武俠世界

天龍八步（鬼面俠的故事之五）歐陽雲飛著

豆腐大俠明明是正牌欽差大人，却一直以爲自己是個冒牌貨，其故安在？且看余貴妃如何移花接木？石娘娘如何無中生有？馬雲飛又如何呼風喚雨？鬼面俠、紅玫瑰的身份之謎將於本期揭曉，不可不看。



$4.00

一團和氣

第27年

48

編者話

歐陽雲飛的鬼面俠故事刋出已很多個了，故事篇篇獨立，人物個個神秘，高深莫測，身份傳奇。今期的﹂天龍八步﹁也不例外，而且會把故事中很多個重要人物的眞正身份揭露出來，如：豆腐大俠馬雲飛明明是個正牌欽差大人，為什麼他却一直以為自己是冒牌貨？余貴妃如何移花接木？石娘娘因何無中生有？鬼面俠、紅玫瑰的身份之謎等等，一一將會在今期刋出之﹂天龍八步﹁故事中揭曉無遺，過程相當精采，不可不看。

☆　☆　☆

西門丁的﹂麒麟鎖﹁今期已告終結，情節高潮迭起，難以蠡測，切勿錯過。下期起，馬雲先生的千門故事﹂靈媒﹁開始刋出，是一個現代社會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的現實寫照，屆時敬請購閱。

☆　☆　☆

下期本刋出版適逢新春大吉，龍乘風君特別貢獻一部迎歲佳作給各位，在一片恭喜發財聲中，一面閱讀他的嶄新巨著﹂龍鳳呈祥﹁。是篇內容充滿劃時代氣息感，文筆清新，又是一部現代社會技擊鬥智動作小說，保証令你滿意，切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天龍八步（鬼面俠故事之五）
豆腐大俠明明是個正牌欽差大人，却一直以為自己是冒牌貨，其故何在，而鬼面俠與紅玫瑰的眞正身份，令人撲索迷離，今期本文將會揭露無遺……歐陽雲飛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太空生死戰（美蘇太空星球爭霸戰）……羅唐納　39
天降横財（龍鳳探案故事）
意外横財　招來麻煩……李斯　51
岳飛（說岳全傳連圖故事）◀完▶……徐玉珊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旋風花（俠情中篇故事）
小小羅漢陣　圍困三大俠……陳瑜　64
霹靂無情（俠義傳奇故事）
以人作釣餌　擬一網成擒……黃鷹　69
緊急追緝令（民初技擊鬥智故事）
即景詩情趣　醋姐兒刁難……尉遲紅　75
九龍刀（歷史宮幃故事）
王府共團聚　定計誅奸臣……歐陽雲飛　83
金縷甲・秋水寒（俠情中篇故事）
一柄假寶劍　救回丁藥師……東方玉　91
易水寒（四大名捕故事）
垂死掙扎　仍逞餘勇……溫凉玉　99
麒麟鎖（﹂雙鷹神捕﹁後傳故事）◀完▶
打開鋼櫃　水落石出……西門丁　103
子午石（奇俠司馬洛故事）
狂人計劃　盜取核彈……馮嘉　11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鐵胆傲骨（新派武俠長篇）
打賭闖陣法　一諾値千金……藍田玉　117
魔鳳遊龍（新派武俠長篇）
受魔法威脅　求後府劍功……金童　123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8期
（總號1388）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天龍八步

鬼面俠故事之五／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太白樓酒色添香

太白樓在北京城可不是小字號，當朝權貴，江湖豪客，多在此酬酢宴客，當中的一間敞廳，少說也可以擺得下百來桌，廳堂中空，四週建有板樓，樓上樓下總共隔成了數十間套房雅座，專供貴客住宿飲宴。

時値未申之交，並非正膳的時間，太白樓依然是上了三四成的座，生意相當興隆。

這時又有兩位客人踏進了太白樓。男的衣着講究，儀表堂堂，仿若臨風玉樹，是豆腐大俠馬雲飛；女的清麗脫俗，明艷照人，只惜眉宇間有一股子濃濃的憂戚之色，鬢角還簪着一朶白花，是父親新喪的卓巧兒。

馬雲飛的懷裏揣着保定知府余如德孝敬的十萬兩銀子 依照他一向的作風，身懷巨金，必然會在脂粉堆中作三日遊，然後豪賭一塲，甚至長駐青樓，醉臥不起。但此刻情形不同，有佳人作伴，實在不忍心傷害這位紅粉知己，又負有鬼面俠交代的特殊使命，只好領着卓巧兒，來到太白樓。

沒有錢馬雲飛會裝少爺，擺闊氣，現在有錢了，自然更加神氣，一進門便直趨櫃台，對一名五旬開外，白淨矮胖，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的老者說道：「那一位是掌櫃的？」

老者略一欠身，温文有禮的道：「老漢正是。」

馬雲飛胸有成竹的道：「你這太白樓，一天的營業額大概有多少？」

這話問得太唐突，掌櫃的甚覺詫異，遲疑了一下，和顏悅色的道：「承舊雨新知抬愛，生意尚稱不惡，差不多日進三千上下。」

「純益的有幾成？」馬雲飛單刀直入的問。

「不多，不多。」掌櫃的支支吾吾的回答。

「該有一千兩吧？」

「天下那有這麽好賺的錢，不到，不到！」

「那麽，日付白銀千兩，掌櫃的可願將太白樓包租給在下？」

乖乖，說了半天，馬雲飛是想將太白樓全部包下來，猶憶在七里溝時，這小子身無分文，依舊吃喝玩樂，揮金如土，這會兒腰纏萬貫，自然要好好風光風光，豆腐大俠最是懂得享受，也只有他這種人，才會有這樣的大手筆。

巧兒天性温柔，千依百順，始終未發一言。

掌櫃的聽了却大吃一驚，道：「客爺別開玩笑，小小年紀包下偌大的太白樓作甚？」

馬雲飛早將銀票兌開，取出一張三萬兩的票子，輕輕一彈，以極其優美的姿態，彈送至掌櫃的面前，爽俐寫意的道：「先別管做什麽，生意一旦成交，咱們再談細節，這是三萬兩銀子，北京『大德堂』的鐵票，算是預付一個月的租金，掌櫃的意下如何？」

掌櫃的尚未開口，猛聽一個嬌冷而又熟悉的聲音破空而來：「我不同意！」

霹靂嬌娃白梅怒氣冲天，從樓下的一間客房內應聲衝出來。

豆腐大俠馬雲飛驚「咦」一聲，道：「赫，是妳？這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名妓金鳳不在青樓鬻歌賣騷，幹嘛住進了太白樓？」

話中充滿冷嘲熱諷，差點把白梅氣昏了頭，呼！她一掌摑來，馬雲飛矮身避過，霹靂嬌娃杏眼圓睜的道：「馬豆腐，你家白姑娘喜歡住那兒就住那兒，你管不着，反正是姑奶奶先住進太白樓，誰也撵不走。」

馬雲飛一點也沒生氣，一語雙關的道：「看在妳曾經請我大吃一頓的情份上，直管住下去，一切免費，這樣吧：妳睡我下面，我睡妳上面好了。」



這個玩笑開的太大，白梅老羞成怒，粉拳如雨，狠狠的揍了他三四下！

這兩個歡喜寃家打鬧慣了，馬雲飛並未發火，嘻笑如故，諢話一籮筐，還是巧兒居間說合，始行化解！

掌櫃的捧着銀票，盤算了好一陣，道：「難得貴客如此豪邁，月租三萬，亦尚稱合理，只是敝號開業已久，不便中斷歇業，夥計們更不宜投閑置散——」

馬雲飛不等他把話說完，便截口說道：「掌櫃的，你想到那裏去了，太白樓照常營業，在下只是想借用部份塲地，增加一些新鮮玩藝兒自娛娛人，還需要借重寶號夥計帮忙，怎麽會投閑置散。」

掌櫃的疑雲滿面的道：「小老兒是否可知道貴客想增加那些新奇的玩藝？」

馬雲飛道：「眼前仍在籌思之中，付諸行動時自當提出知會，掌櫃的如果不同意可提出異議。」

租金優厚，條件亦復不算苛刻，掌櫃的幾經考慮，與馬雲飛講妥了一些大的原則，當即欣然同意。

馬雲飛好不興奮，在保定府幹了一天的假欽差大人，現在在北京城却眞的要呼風喚雨，立命掌櫃的先來一桌山珍海味，壓一壓饞鬼酒蟲。

詎料，屁股尚未坐熱，還沒有來得及起箸擧杯，老丐仙温三爺倒拔了頭籌，搶先吃喝起來。

老規矩，扒了幾口菜，灌了幾口酒，三爺才有說話的精神：「豆腐，眞有你的，居然有本事包下太白樓，够氣魄，大手筆，看來我老人家時來運轉，用不到再愁

吃愁住，梅丫頭，來來來……你不吃白不吃！」

強拉着白梅，入席同飲。

豆腐大俠馬雲飛喜不自勝的說道：「三爺怎麽也來了，是訪友？還是另有他事呢？」

老丐仙忽然收起了笑臉，正經八百的道：「當年蒙先皇不棄，優遇有加，如今聽說他做皇帝的兒子遇上麻煩，我老人家不能置身事外，所以特來相助。」

馬雲飛亦鄭重其事的道：「好極了，咱們殊途同歸 雲飛此來，是因爲鬼面俠接到一票空前絕後的大買賣，據說亦與皇上的安危有關，受託在此建立了這個地盤，以備羣俠起居運籌之需。」

老丐仙朝四下裏望望，道：「怎麽沒見鬼面俠？」

馬雲飛道：「昨夜我們曾匆匆一晤，目下可能正忙着。」

老丐仙道：「鬼面俠在忙甚麽？皇上又有了什麽麻煩？」

馬雲飛道：「在下也不甚了了，須待鬼面俠到時方可眞相大白。」

取出一張鬼面具，霍地拔身而起，四平八穩的釘在門口橫匾「太白樓」三字的上方，以示鬼面俠人已在京，開張營業。

霹靂嬌娃白梅不甘馬雲飛專美於前，蓮步輕移，玉手微揚，篤！的一聲，一枚玫瑰釘不偏不倚的釘在「白」字中間那一橫上。

大家都知道，馬雲飛已經是鬼面俠的正式業務代理人，貼出鬼面具，不足爲奇，但由白梅打出玫瑰釘，則事出意外，馬雲飛同座說道：「白梅，妳終於不打自招了。」

白梅飲了一杯酒，說道：「我招了什麽？」

馬雲飛道：「承認妳就是鐵胆羅剎紅玫瑰。」

白梅矢口否認：「姑娘我只是她的業務代理人。」

丫鬟小玉也從房子裏及時跑出來幫腔：「而且，已經代理了很久很久，你想搶也搶不走。」

的確，馬雲飛曾有意代理紅玫瑰的業務，却爲鐵胆羅剎以已有代理人而婉拒，儘管仍對白梅的身份存疑，奈何缺乏有力的直接證據，故而未再窮究下去。

老丐仙肅容滿面的道：「豆腐，且別管梅丫頭的眞實身份如何，且說說鬼面俠要你在此建立這一個據點的目的何在？」

馬雲飛不假思索的道：「鬼面俠的意思是，想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北京城打出字號，以廣招徠，希望能接到幾筆特殊的惹眼生意，釣幾條超級大魚。」

「嗯，北京乃天子脚下地方，朝中又値多事之秋，接幾筆特殊惹眼生意，釣幾條超級大魚，應爲意料中事，問題是如何以廣招徠，將字號打響？」

「這一點，在下已經考慮過了，想那茶樓酒肆，賭坊妓院，最是龍蛇混雜，消息靈通，我想在太白樓開一個特別的大賭場。」

「說下去。」

「所謂特別，就是創新，只有新奇的玩藝才能引人注目，除一般賭坊的骰子、牌九等傳統賭局之外，我還想賭酒、賭女人。」

「如何賭酒？」

「自然是賭酒量，喝得下某一定量的酒的人，免費奉送，外加一筆不太少的采頭。」

「女人又是個怎樣的賭法？」

馬雲飛的目光從白梅、巧兒的臉上一掃而過，滔滔不絕的道：「做一個滑板，塗以滑油，從北京城的胭脂巷中，挑選幾名絕色的佳人，以撩人的姿態，火樣的衣着，玉體橫陳，躺臥在滑板的頂端，任何人只要付出少許代價，便可參賭。」

聽得白梅花容大變，卑夷不屑的道：「哼，狗改不了吃屎，虧你想得出這種餿主意，我眞爲巧兒妹妹抱屈，這麽一個大美人不知憐香惜玉，成天想拈花惹草。」

馬雲飛高擧雙手，直着喉嚨嚷嚷道：「冤枉，冤枉，天大的冤枉哪，馬某純粹是爲了打響知名度，絕無絲毫猥褻之心，否則，大可上賭場，逛窰子，何必大費周章。」

巧兒柔情似水的道：「是呀，梅姐，妳誤會馬大哥了，他確是想藉此造成轟動，釣幾條大魚。」

皇帝不急，急死太監，正主兒都不反對，旁人那有插嘴的餘地，白梅白了她一眼，只得閉口不言。

溫三爺道：「豆腐，你還沒有說，這女人到底如何來賭？」

馬雲飛有條不紊的道：「很簡單，滑板傾斜，參賭者由下而上，凡是能够摸到美人的玉足、肥臀、雙乳的人，皆有一定的獎額，若能到達頂端，攬頸親吻，便可贏得與美人共度良宵三日，同時，鬼面俠還答應，願爲這位朋友免費做一件事。」

這點子眞花，也眞絕，恐怕也只有像馬雲飛這樣玩世不恭的人，才能設計出如此絕妙的花招來。

老丐仙搖頭晃腦的說道：「點子雖花，玩藝倒很鮮，尤其獲勝的人可得到鬼面俠的免費服務，定可引來有心人，値得一試。」

三爺一點頭，馬上付諸行動，掌櫃的那邊雖稍有微詞，怕壞了太白樓的形象，經馬雲飛一番解說，也就順利過關。

首先，在敞廳的中間，設下數桌賭枱，左邊是賭酒的地方，右邊才是壓軸大戲，賭女人的所在。

美人，都是從青樓妓院中，由馬雲飛親自出馬，精挑細選，以重金禮聘而來，雖不敢說個個都是國色天香，却也風華絕代，婀娜多姿。

特意爲三名美女訂做了數套艷麗奪目的貼肉短裝，越發襯托出了她們胴體的曲綫美，玉腿修長，腰瘦臀肥，隆凸的雙乳半隱半現，眼波生媚，朱唇若火，橫臥在滑板頂端，擺出各種撩人的姿式，眞是春意盎然，我見猶憐。

吃喝嫖賭，馬雲飛是大行家，老經驗，辦起來也就格外得心應手，奔波三日便告鳴炮開張。

巧兒肩挑重担，總理一切，太白樓的夥計們忙進忙出，各有所司，經過丐帮的弟兄廣爲喧騰後，第一天便大發利市，人山人海。

賭場的生意平平，看熱鬧帮閑的人多，眞正下注的倒不甚踴躍。

酒櫃前的情形就不同了，幾乎是大排長龍。賭酒的器皿最簡單，一隻特大號的，可以裝五斤酒的大酒壺，一隻海碗，參賭的人只要交一兩銀子，便取得資格，喝下五斤酒尚能穩立不倒者，退回銀子，再贈十兩花紅。

而五斤酒的時價已接近一兩，馬雲飛所以作此安排，目的就是爲了助興招徠。

尤其，五斤酒量的人比比皆是，故而參予者衆，盛況空前。

約莫估計，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過關獲獎，但眞正保持清醒如常，能走着離開太白樓的却爲數不多。

是以，整個太白樓內，步履蹣跚，酒話連篇，吵嚷叫喊，爛醉如泥的人，幾乎隨處可見，蔚爲奇觀。

滑板前的景況最熱烈，簡直人潮如湧，水洩不通。

賭女人的規則簡易明瞭，交付二兩銀子，便可一顯身手。

摸到美人的玉足，賞銀十兩，大腿二十兩，臀腰三十，雙乳四十，能到達頂端，親吻美人者，賞銀百兩，並可帶走作三日遊，還可以取得鬼面俠免費做一件事的權利。

美女、銀錢、再加上服務，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大家皆爭先恐後，趨之若鶩。

可是，這也是最難取勝的一個場子，滑板長達丈八，塗以黃油，是四十五度傾斜，踩在上面滑不溜丢，根本無處使力，一個個弄得滿身油汚，乘興而上，敗興而下。

然而，佳人秀色可餐，誰不想一親芳澤，是以前仆後繼，歷久不衰，屢敗屢戰者有之，愈挫愈堅者有之，馬雲飛大發利市，白花花的銀子滾滾而來，從晨至暮，進帳盈斗，僅一二人觸及脚尖，獲銀十兩而已。

馬雲飛就喜歡這個調調，賠賺不談，有樂子就好，太白樓的掌櫃的也感染到歡樂的氣氛，笑口大開，對豆腐大俠的眼光頭腦，佩服的五體投地。

歡樂之餘，馬雲飛却也不免在暗暗發愁，開張三日，始終沒見一個够份量的，特殊可疑的惹眼人物踏進太白樓。

是第四天的上午，馬雲飛循例往各個場子上巡視一遍，剛剛返回自己在樓下的小客廳，一名太白樓的夥計進來說道：「馬爺，有人求見。」

馬雲飛一楞，道：「是那一位？」

夥計回答道：「不認識，是一個老頭兒。」

「有什麽事？」

「他不肯說。」

「好，請他進來。」

夥計去沒多久，便領着一個年逾六旬，身穿長衫，瘦巴巴的，絡腮鬍，紅臉，尖鼻子尖嘴，活像一隻猴子的老頭兒走進來。

這是一個完全陌生，也並不十分起眼的人，馬雲飛心裏打鼓，表面上以禮相迎，連說：「請坐，請坐。」

猴臉老頭並未落座，一雙猴眼骨碌碌的轉來轉去，似在尋覓什麽，待那夥計去後，關好房門，才神秘兮兮的開口說道：「朋友可是馬雲飛，人稱豆腐大俠？」

「馬雲飛正是區區在下。」

「聽說馬大俠代理一位殺手的業務？是嗎？」

「是鬼面俠，老丈有事？」

「想跟鬼面俠談一筆交易。」

「殺人？」

「跟殺手自然不會談別的。」

「請問要殺誰？」

「小老兒想跟鬼面俠當面談。」

「很不巧，鬼面俠現在不在。」

「那我改天再來好了。」

「在下是他的業務代理人，跟區區談也一樣。」

「事關重大，小老兒想見見他本人的面。」

「那這樣吧，請老丈留下名諱尊址，鬼面俠改天專程造訪？」

「不敢當，不敢當，看幾時方便，小老兒再來看他。」

「明晚如何？」

「可以，可以。」

二人皆步步設防，言來甚是小心，猴臉老頭話完，當即躬身告退，馬雲飛拱手送客，直送至太門之外。

正巧紫衣少女趙婷婷從外面走進來，回頭瞄了兩眼，說道：「這位是誰，來幹嘛？」

馬雲飛淡淡一笑，道：「在下也不認識，是來找鬼面俠談生意的。」

「他這一張臉好生眼熟，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他，」趙婷婷沉思有頃，臉色忽然大變，道：「我想起來了，在我們趙氏全家滅門之前，這個猴臉老兒曾一連數天在我們家門外徘徊不去，案發當日，亦曾去過我家。」

馬雲飛亦頗爲吃驚，道：「姑娘是說，當年貴府滅門血案，除卓不羣、硬要命之外，還有漏網之魚？」

趙婷婷咬着牙說：「不錯，他說不定才是眞正的元兇主犯。」

嬌軀疾轉，本待追下去，那猴臉老頭早已遠去不見，急得趙婷婷直跺脚，馬雲飛及時說道：「趙姑娘，放長綫，釣大魚，別急，他還會再來的。」

經過這一陣談話，已驚動巧兒姑娘，迎上來見是趙婷婷，先是一怔，但她爲人甚是寬厚，尤其趙婷婷慘遭滅門之禍，値得同情，復經馬雲飛穿針引綫，化解一番，彼此也就前嫌盡釋，未再心存介蒂。

馬雲飛道：「趙姑娘是什麽時候到北京的？來太白樓何事？」

趙婷婷道：「我來京已久，原意只是想祭一下先人亡魂，偶然發現趙家滅門之事，幕後牽扯甚廣，故而留下來想一探究竟，此來太白樓是想投宿的。」

馬雲飛道：「太白樓已被在下包下，歡迎，歡迎。」

言吧，領着她踏進太白樓，並將來京的目的約略的說了個大概，繼道：「巧兒，這兩天怎麽沒見到三爺？」

巧兒道：「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三爺天天跟人比酒量，一次可以喝下兩大壺，三天兩頭醉，這會兒八成又醉倒了。」

「怎麽也沒有見白梅主僕？」

「梅姐看來好像很忙，進進出出的，一天難得跟她說上幾句話，一大早就出去了。」

談話被一羣扎眼的人打斷了，有五名衙門捕快狼行虎步的走進來。

爲首之人年約五旬上下，生得虎背熊腰，甚是魁梧威猛，兩邊的太陽穴高高隆起，一雙虎目烱烱有神，一看就曉得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

更令人驚異的是，他右手拿着一張鬼面具，左手的手掌心上托着一枚玫瑰釘，顯然是從匾額上取下來的。

馬雲飛、卓巧兒睹狀心頭一震，皆佇立原處，不動聲色，靜待事情的發展。

來人一逕朝櫃台行來，掌櫃的認得是刑部總捕頭「四海遊龍」張傑，忙趨前迎迓，作揖打拱，左一聲張大人，右一聲總捕頭，猛拍馬屁，沒完沒了。

張傑却連正眼也沒瞧他一下，眸光掃向敞廳各處，語冷如冰的道：「本座是來找一個人。」

掌櫃的畢恭畢敬的道，「不知是那一個？請大人示下。」

一名捕快替張傑說道：「一個叫馬雲飛的江湖小混混。」

豆腐大俠馬雲飛聽得一呆，上前說道：「在下馬雲飛，張大人有何見教？」

四海遊龍張傑冷眼打量了一下馬雲飛，晃動着手中的鬼面具、玫瑰釘，威風凛凛的道：「有人告密，說你是鬼面俠，紅玫瑰的業務代理人？」

馬雲飛不亢不卑的道，「區區僅代理鬼面俠一人的業務。」

「叫鬼面俠出來答話。」

「他不在太白樓。」

「在那裏？」

「大概在京城内。」

「什麽時候回來！」

「沒有一定的準兒。」

張傑聞言大爲不悅，略一沉吟後，忽然三把兩把的將鬼面具撕了個粉碎；接着，左手握拳，一枚精鋼打造的玫瑰釘，竟被他弄得四分五裂，散落在地，然後沉聲說道：「馬雲飛，你聽清楚，告訴鬼面俠與紅玫瑰，三日之内，叫他們自己去刑部自首投案，或者得到他們的消息時，去通風報訊，如其不然，本座連你們也一起抓起來！」

講話的語氣像下命令，肯定果斷，毫無轉圜的餘地。話一說完，隨即率衆大步離去。

巧兒喘了一口大氣，道：「馬大哥，這個人怎麽這樣兇，是誰呀？」

紫衣少女趙婷婷搶先說道：「是刑部總捕頭張傑，人稱四海遊龍，其人内外兼修，鐵面無私，在六扇門中，不作第二人想。」

馬雲飛補充道，「張總乃將門之後，家學淵源，江湖上的梟雄巨擘，官場中的貪官惡吏，栽在他手裏的不計其數。」

巧兒不由的大爲緊張起來，道：「糟糕，這一來鬼面俠與紅玫瑰的麻煩可就大了。」

馬雲飛朝滑板那邊一指，道：「且先別爲鬼面俠操心，眼前的這一位朋友也不是省油的燈。」

順着馬雲飛手指之勢望過去，只見一位衣着十分講究，儀表冷肅威嚴，言談舉止間，皆自然流露出一股子懾人盛氣，年約二十七八歲的人，正與一名執事的夥計談話。

這時，只聽那錦衣青年冷傲的聲音說道：「這賭局是什麽人設下的？」語氣生硬，好似長官對下屬，父母對兒女，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感覺。

執事的夥計連忙躬身回答道：「是馬爺。」

那個錦衣人面無表情的說道：「叫他來！」

察言觀色，馬雲飛知道遇上了扎手的傢伙，心中暗喜，這正有他渴望出現的角色，急忙越衆而前，抱拳爲禮道：「區區馬雲飛，尊駕如何稱呼？」

趁便再細加審視，赫然發現，此人目光如電，面皮却甚生冷呆板，無疑是戴着人皮面具，心内更加疑雲重重。

錦衣人並沒有亮出字號，目注豎立在面前的賭約木架，聲音簡潔有力：「這賭約算不算數？」

「當然算。」

「摸一下脚，十兩？」

「保證一分不少。」

「到達頂端者，百兩。」

「這是最高的奬額。」

「鬼面俠眞的願爲獲勝的人免費做一件事？」

「絕無戲言。」

「包括任何疑難大事。」

「是，鬼面俠金字招牌，一定劍及履及！」

「不是騙人的把戲就好！」

錦衣人話一說完，馬上掏出三兩銀子來，往夥計面前一丟，立刻舉步踏上滑板去。

這舉措大異常情，一般人皆退後數步，全速助跑，再衝上滑板，這位仁兄則不同，直接登上滑板，好像拾級登樓一般。

長靴落處，木板吱吱作響，被他印出一個寸許深的脚印來。

好大的脚勁！

好深的内力！

全場的人都看呆了，齊皆靜止不動，單看錦衣青年一個人的表演。

以内功脚力攀登，一步一個大脚印，滑油根本奈何他不得，眞像是上樓梯，爬陡坡一樣，輕鬆寫意，瀟洒自如，很快便至美人玉足伸手可及之處。

奇怪，錦衣人並不曾摸美人的脚，也不曾撫美人的柳腰肥臀，更不曾攬頸親吻，而是單掌托腰，直接將她擧了起來。

贏得滿堂采，哨聲掌聲齊鳴。

美色當前，錦衣人却視如不見，無動於衷，對馬雲飛道：「這樣算不算贏，還是一定要摸一摸屁股，親一個嘴？」

豆腐大俠馬雲飛朗聲說道：「算，算，尊駕人中龍鳳，殘花敗柳，自然不屑一顧。」

「那麽，叫鬼面俠出來。」

「抱歉，鬼面俠目前不在此地。」

「這是什麽話，訂下賭約，爲何避而不見？」

「不是不見，是不在，尊駕想要鬼面俠做什麽事，告訴在下也一樣。」

「哼，江湖末流，人間腐蟲，你也有資格參與機密，告訴鬼面俠，明日子夜，本公子就在平夷侯府對面高樓上等他，不見不散，倘若失信，叫他小心那吃飯的傢伙。」

話落人起，式行「大鵬展翅」，再變「乳燕穿波」，最後「鯉魚打挺」，人已落在太白樓外。

與此同時，那位半裸的美女亦被他拋出，直奔馬雲飛，豆腐大俠手裏邊正捧着百兩白銀，準備照章行事，睹狀忙不迭的棄銀接人，蹬蹬蹬！連退七八尺，始卸去勁道，穩住馬步。

錦衣人功力深厚，馬雲飛的心頭不由的蒙上一層沉重的陰霾。

毫無疑問，此人來頭不小，稱得上是一個特殊惹眼的人物，此番乃有所爲而來，但是不知找鬼面俠辦的究竟是何機密大事？

正思忖間，賭場那邊也有了麻煩。

原來，打從開張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位賭徒參與賭局，天天到，天天賭，從未間斷。

這位賭徒手面很大，喜歡當莊，喜歡玩大的，一把牌的輸贏，往往動輒萬二八千兩，但不論是輸是贏，甚至是大輸大贏，皆面不改色，一點也看不出他有半絲半毫喜憂之情，成天板着個臉，不苟言笑，大家因爲不知道他的眞實姓名，都叫他無情公子。

無情公子的賭品極佳，不會見好就收，也不會見壞就吼，總是賭到大家輸光或贏足才歇手，四天來，他差不多都是第一個到場的人，也是最後一個離開的。

今天，無情公子又是到場最早的一個，與昨天的情形如出一轍，大贏之後接着是大輸，到這個時候，連本帶利數萬兩銀子，已經輸的一文不名。

贏的人多已見好就收，滿載而去，只有無情公子仍獨坐在莊家的位子上，去意全無。

非但不走，還指名要與賭場的負責人馬雲飛放手一搏。

豆腐大俠馬雲飛只好欣然前來，滿臉堆笑的道：「請教這位公子貴姓！」

「無。」

「無？台甫是——？」

「公子。」

「公子說笑了，無情公子只是賭友們送給閣下的一個雅號，在下是請教公子的眞名實姓。」

「本公子很喜歡這個雅號，你就叫我無情公子好了。」

「聽說公子想跟馬某賭一賭？」

「不錯，是有這個意思。」

「抱歉，在下很忙，無暇奉陪。」

「賭一局如何？」

「一局，怎麽賭？」

無情公子先不答話，環目掃視了全場一眼，慢吞吞的道：「你這個場面，據說是跟太白樓包下來的，不知租金多少？」

經過這一陣觀察，馬雲飛發現，這位無情公子跟那位錦衣人一樣，臉上也戴着一張人皮面具，是以絲毫看不出他的面部表情，聞言據實說道：「不多，月租三萬兩。」

無情公子立從懷中掏出一大叠銀票來，銀票的票面好大，每一張都是一萬兩，沙！沙！沙！從上面取下三張來，往牌九桌上一放，道：「本公子買下了。」

豆腐大俠馬雲飛愕然一楞，道：「對不起，不賣。」

「再加一萬如何？」

「不賣！」

「加二萬？」

「還是不賣！」

「那就賭好了。」

「賭？賭什麽？」

「賭這個場子，本公子贏了，場子歸我經營，若是輸了，付你三萬兩銀子。」

「朋友，說來說去，你還是想要這個場子，不幹！」

「那咱們就賭人吧！」

「賭人，這又是怎麽個賭法。」

「一把牌定高下，本公子贏了，你立刻遠走高飛，不得再入北京城，要是你贏了，本公子願付你三萬兩。」

「奇怪，朋友好像千方百計的想接收這個場子，或者將馬某趕出北京城。」

「你猜對了，這正是本公子來太白樓的目的。」

「這是爲什麽？」

「不爲什麽？本公子高興。」

「難道說我們之間有深仇大恨？或者碍着了閣下？」

「馬豆腐，別把話題扯遠了，你到底敢不敢賭？」

馬雲飛拿出三萬兩銀票來，往面前一擺，說道：「可以，馬某身爲賭場的主人，有義務陪客人賭，但是賭銀子，不是賭人。」

無情公子好大的賭注，將手裏的銀票攤開，當衆清點，共是二十張，語冷如冰的道：「賭銀子也成，一把牌二十萬兩，少了不幹！」

一把牌二十萬兩，無情公子好大的手筆，馬雲飛傾其所有，也不過七萬兩，不禁驚愕一下，道：「朋友簡直是在玩命嘛，馬某恕不奉陪。」

無情公子盛氣凌人的道：「哼！這可由不得你，賭場的規矩，場主有陪客人一賭的責任，除非關門，是賭銀子？還是賭人？悉聽尊便。」

誠然，賭坊裏是有這麽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場主不得拒絕賭客的賭注，如果賭客的賭注超過了場主的能力範圍，那麽：這爲場主的人，只好將場子拱手讓人，直至籌足資金贖回爲止。

另一個途徑就是武功解決。這也就是，爲何開賭場的人皆有雄厚的資金，與扎實的打手陣容的原因所在。

馬雲飛開場子的目的，就是想招徠特別惹眼的人物，無情公子無疑是條大魚，豆腐大俠自然不想訴諸武力，拿不出二十萬銀子來，只好慨然說道：「難得公子如此豪氣，好吧，咱們就賭人。」

無情公子洗牌的技術簡直出神入化，嘩啦啦一陣清脆的響聲過後，已將三十二張牌齊齊整整的排成兩叠。

賭法十分新鮮，無情公子要求，兩叠

牌打點後一人一疊，可任取其中兩張一博高下，但其餘的牌不可以看，更不能倒，只要倒下來一張，便無條件以羸十論。

這不單需要好的賭運，還需要好的賭技與功力。

也足以顯示，無情公子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馬雲飛不甘示弱，當即滿口答應下來了。

打完骰子，分完牌，馬雲飛的右手掌輕輕地往高聳的骨牌上一貼，當他縮回手來的時候，從下面起算，第三第六兩張牌，已被他以強勁的內功吸力吸在手中。

原來的牌疊依舊紋風未動，只是矮下去兩張牌身的高度罷了。

馬上贏得一片掌聲，巧兒更是連聲叫好不迭。

無情公子很難得展齒露出一絲冷笑，只見他屈指輕輕一彈，最中間的兩張牌，彷彿長了脚一樣跳出來。

跳的姿勢美妙至極，始終黏合不分，輕巧的落在一旁。

而原來的牌疊，同樣紋風未動，只是矮下去兩張牌身的高度而巳。

單憑這一分功力就駭人聽聞，掂斤論兩，馬雲飛似是略遜半籌。

啪！無情公子亮牌了，是天槓。

場中一陣騷動，咸認爲馬雲飛必輸無疑。

啪！馬豆腐也亮出了牌，是一對長三，贏了。

無情公子一把牌輸掉三萬両，依舊面不改色，拍拍屁股，起身就走。

馬雲飛拾起銀票，交還無情公子，道：「以人賭錢，有欠公允，請朋友收回去，馬某不能接受。」

無情公子却偏不領這個情，三把兩把撕了個粉碎，陰惻惻的聲音說道：「馬豆腐，小小三萬両銀子本公子還輸得起，改天鬼面俠坐鎭太白樓，本公子願與他再豪賭一場。」話落人起，當即揚長而去。

四海遊龍、瘦巴老頭、錦衣青年、無情公子，相繼出現太白樓，前者官大權大，冠蓋京華，逼令鬼面俠出面投案，後三者同樣來頭不小，有理由相信，都是響叮噹的拔尖人物，四個人皆有志一同，定下一定的期限，非鬼面俠本人親自出面解決不可。

偏偏，鬼面俠却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太白樓還是老樣子，賭場呼盧喝雉，酒國醉態百出，破損的滑板早巳撤換，與高采烈，人山人海，依然是最引人的一個場子。

氣氛的確熱鬧，熱鬧之中却別有另一種緊張、窒息的氣氛。

馬雲飛的感受最敏銳，除非鬼面俠及時出現，眞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些扎手的傢伙。

這倒並不是說馬雲飛難担大任，而是他根本不知道鬼面俠究竟接到一票什麼樣子的大買賣，希望出現的惹眼人物又是什麼路數，因此，無法在一定的分寸輕重上放手去做。

也是個樂天派，即使一文不名，也不會皺眉頭，這時却嚐到愁滋味，衆人都睡，只有他一個人仍孤燈獨對，困坐愁城。

「他媽的，鬼面俠眞不夠意思，場子都開了，鑼鼓喧天，主角偏避不上場，哼哼，我馬雲飛可不替你收這個爛攤子，撐不下去的時候休怪我放手不管，一走了之，我可不願意再嚐鐵窗風味，也不可能再客串欽差大人了。」

馬雲飛就是馬雲飛，提得起，放得下，心意一決，重負釋然，跳上床舖便睡。

「罵得好，罵得好，罪在本俠，特致歉意。」

窻櫺輕啓，人似飄風，鬼面俠全套鬼裝，飄然入室。

「你跑到那兒去了？」馬雲飛氣猶未消，語多辛辣，躺在床上未起身。

鬼面俠坐在床沿上，心平氣和的道：「本俠疲於奔命，忙碌不堪，一直在暗中追查那瘦巴老頭，錦衣人，與無情公子的身份來歷。」

「哦，太白樓的事你全知道？」

「一多半的時間本俠皆混雜在人羣之中。」

「何不現身出來？」

「冷眼旁觀，處在暗中更容易發現眞相，同時，本俠也想給你一個磨練的機會呀。」

「算了，豆腐就是豆腐，我也不想幹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可說不定，有一天黃袍加身，你不幹也不行。」

「怎麼樣，太白樓的這些新奇玩藝鬼面俠兄還滿意吧？」

「新鮮刺激，確巳轟動京城，達到招徠的目的，也引來了想釣的魚。」

「張傑可不是魚，是一頭獵人的鷹，不易對付。」

「嘿！小事一椿，本俠有辦法圓滿解決。」

「你有什麼辦法？」

「到時候老弟就會明白的。」

起身來至中間的小客廳，二人相對而坐，馬雲飛一本正經的道：「鬼面俠大哥，你到底接到一票什麼樣子的大買賣，値得如此勞師動衆，建據點，開場子？」

鬼面俠尋思一陣後，有條不紊的說道：「數年之前，皇后突告無疾而終，當時朝中謠諑四起，有的說是被人下毒害死，也有的說皇后是自己服毒自殺，但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至今仍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但却立即引起后位之爭，三宮六院，羣起而競，彼此又勢均力敵，相持不下，連皇上都感到左右爲難，是以，母儀天下的后位，到現在仍告虛懸未決。

「就在諸大臣各展奇謀，利用權勢美色繼續爭逐后位的檔口，朝中又爆出了另一奇案，有人夜闖大內，盜走了天朝三寶——『銀刀、金劍、天龍步』，身爲禁軍統領的平夷侯石天成之子石忠，職責攸關，因而獲罪下獄。影响所及，原本封后呼聲最高的石貴妃，也就是平夷侯之女石鳳仙，也美夢成空。

「石貴妃行情一降，定國公余百忍之女余如玉馬上水漲船高，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御史趙志高，也就是趙婷婷全家又傳出滅門血案，兇手經查雖爲沙漠之虎殷耀民，與快刀聖手卓不羣，但大興縣令余如天的罪責却並未完全洗清，余貴妃封后之望亦隨之變成泡影。

「本俠接到的生意，就是要買毒害皇后，主謀盜寶，及趙氏滅門血案的唆使者的命！」

馬雲飛聽得目瞪口呆，良久才沉聲說道：「赫，這一筆買賣好大，也好複雜，簡直是在辦案子嘛，可是皇上親自買的？價錢也一定空前絕後，大得驚人吧？」

鬼面俠喝了一口茶，潤潤嗓子，緩緩說道：「不，是一位業巳告老還鄉的前朝宰相買的，本俠念他一門忠義，公忠體國，僅僅收了他老人家十両紋銀，所以又要委屈老弟你，沒得佣金紅利拿。還要掏腰包，開場子。」

馬雲飛哈哈一笑置之，道：「據趙姑娘說，那個瘦巴老頭，當年在趙家血案發生的前後，曾徘徊不去，血案當日亦曾去過趙家，並說此案牽扯甚廣，可能另有隱情秘辛。」

「嗯，事情的確正如趙姑娘所言，另有唆使主謀之人，如果本俠推斷不錯，連瘦巴老頭也僅是一個跑腿傳話的角色，可惜此人比猴子還精，本俠親眼見他走進一幢破舊民宅，起灶舉炊，再也沒離開。」

「那錦衣人又是什麼路數？此人技深若海，似是大有來頭。」

「不錯，這是一條大魚，來頭一定不小，出現太白樓，絕非偶然，必然有所圖謀。」

「可曾查出一點眉目端倪？」

「他進了一家妓院，召妓作樂。」

「這小子一向冷傲不羣，似乎不喜女色。」

「都是在作戲，遮人耳目。」

「他一直泡在窰子裏？」

「他又跑去賭坊，大輸大贏，面不改色。」

「何不直接了當，武力解決？」

「時機未到，一動不如一靜，眞相大白之日才是殺人的時候。」

事情波譎雲詭，如霧裏看花，明明峯迴路轉，偏又水盡山窮，馬雲飛一口氣喝了大半杯茶，道：「小弟以爲，最最重要的還是那位無情公子，鬼面俠兄高見以爲如何？」

鬼面俠鄭重其事的道：「一點不假，這是一條特大號的大魚，是最難對付的一個傢伙，可惱也是知道最少的一個人。」

「聽你的口氣，好像沒踩上無情公子的綫？」

「可不是嗎，這小子身法太快，一追出太白樓，便失去他的踪影，本俠懷疑他巳經練成了『天龍步』的身法。」

「天龍步？鬼面俠兄，小弟其生也晚，見聞有限，只知銀刀金劍乃絕世瑰寶，却不知天龍步是何寶物？」

「這『天龍步』並非兵刄，而是一部練功的秘笈，相傳笈內並無拳掌刀劍功夫，只有一種步法，而且只有八步，故又稱『天龍八步』。」

「只有八步？」

「老弟千萬別小瞧這八步，實則天地間的河圖陣法，陰陽八卦之學的精髓，盡皆融貫於此，雖然僅僅只有八步，却變幻萬端，神鬼莫測，進則可在千軍萬馬之中取人首級，退則如風如電，如烟如霧，即使在十面埋伏的情形下亦可來去自如，是只有皇上才可以修練的一種身法秘技，故有『天龍』之名，其珍貴之處，猶在銀刀、金劍之上多多。」

「銀刀爲雷霸天所盜，金劍又是何人的傑作？」

「據本俠來京之後的瞭解，係龍雲所盜，後來又被雲飄飄偷走，交給仇恨男使用。」

「那天龍步又是落在何人之手？」

「神劍龍雲與雷霸天受人之命，盜得『銀刀、金劍、天龍步』後，坐地分贓，『天龍步』無疑是被主謀人得去，如果本俠沒有看走眼，無情公子所施身法確爲天龍八步，那他就是主謀之人。」

「大內三寶，也在這位告老老丞相的買賣範圍之內？」

「當然，此事與全案息息相關，查明了三寶的確切下落，皇后暴卒之謎，趙家滅門的內情，大概差不多也就可以迎刄而解了。」

「銀刀、金劍巳解繳朝廷，咱們只要釘牢了無情公子，定可查個水落石出。」

鬼面俠雙目如電，凝視着窻外的夜空，聲沉語重的道：「事情並不如想像中的順遂，押送的人中途遇襲喪命，銀刀、金劍又失，並未解繳朝廷。」

「保定府的捕頭鐵捕王剛，不是說過也要隨後護送的話嗎？」

「王剛正在北京，就住在保定知府余如德之父，定國公余百忍的府中。」

「知道他的下落就好辦，何不去一趟定國公府，當面問一下王捕頭？」

「不，此事只可暗訪，不可明查，本俠早巳決定要夜探定國公府。」

「何時動身？」

「就是現在。」

「小弟敬候佳音。」

「老弟，本俠希望你能同行，當然，此去可能危機重重，吉凶未卜，你可以拒絕。」

請將不如激將，馬雲飛呼地站了起來，道：「哼，誰怕誰呀，我馬雲飛再豆腐也不會做縮頭的烏龜，走！」

當即穿窻而出，與鬼面俠投入寂靜的夜空中。

國師府波譎雲詭

定國公余百忍乃三公之一，曾是當今聖上的老師，故滿朝文武皆尊爲國師。底邸寬廣，高樓櫛比，亭台閣榭更不知凡幾，展目望去，黑壓壓的好一片壯麗景象。

二人此來的目的，主要是想查證一下，鐵捕王剛是否確在國師府，尤其是銀刀、金劍的確切下落如何？

侯門似海，國師府的氣派比侯門還要大，又不知王剛的居停之處，二人只得分道摸索，掩身暗行。

繞荷池，越小亭，池外有池，亭外有亭，余家像是一座大花園，花樹之中有綠瓦紅磚，房舍之外又是無盡花樹，馬雲飛宛若瞎人摸象，轉了半天也沒轉出半點頭緒來。

好在未曾驚動護院武師，馬雲飛悄沒聲息的登上一座高樓，極目四望，發現遠處尚有燈火外洩，當下不遑多想，循光越屋而行。

進入府中，已有頓飯之久，總覺得身後似是有人跟踪，但數次回首却一無所見，此刻覷準了一個機會，猛地一個急轉身，屋面之下，花樹之中，果然發現了一個人。

看身材，辨容貌，無疑是無情公子。

可惜，無情公子的身法太快，馬雲飛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便如烟霧一般消失了。

無情公子怎麼會出現在國師府？

難不成他壓根兒就是余家的人？

馬雲飛滿頭霧水，疑雲滿腹，更不敢掉以輕心，眼觀四路，耳聽八方，處處注意，時時留神。

豪門巨賈，金山銀山，有錢沒處用，常在建築上爭奇鬥異，有的地方巍峨雄壯，媲美皇宮大內，有的地方小巧雅緻，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正如美女燕瘦環肥，各饒趣味。

正行間，突覺身後金風貫耳，馬雲飛以爲是無情公子暗中出手，反應好快，矮身、探臂、曲肘，三個動作連在一起。矮身避過追魂一刀，探臂抓住了對手的腕脈，曲肘一撞，立將那人的昏穴制住，原來是一名護院武師，並非無情公子。

這一切皆發生在一瞬之間，並未發出多大聲響，馬雲飛剛將那護院平放在屋面之上，左右兩側又冒出來兩個人，招尙未出，便自大聲呼喊。

「有賊！」

「有賊！」

餘音未落，一下子又出現十幾條人影，下面是個四合院，院內立着一位白髮飄飄的長者，由四名持刀的大漢護着。

老者蒼勁有力的喝道：「是什麼人敢在我國師府行搶？」

馬雲飛猜想，這白髮長者八成是定國公余百忍，眼見四面受敵，心知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現身也不行了，當下脚尖猛一點地，人已彈射而出，在半空中連續翻了三個美妙的觔斗，照準老人的頭頂疾射而下。

「放肆！」

「看打！」

「住手！」

吼喝聲，喊叫聲，刀光劍影，拳飛掌舞暗器飛，亂成一團，馬雲飛施出渾身解數，連破重重強敵，輕巧自如的落在白髮長者的身後。

衆護衛又要一湧而上，以多爲勝，被老人攔住了，聲若鐘鳴似的道：「快退下，這位俠士若有傷人之心，本公早已橫屍當場，爾等只能唬唬毛頭小賊，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

馬雲飛出其不意，掠頂而過，是別具用心的，因爲無情公子出現在國師府，事非等閑，豆腐大俠懷疑他也是余家的人，存心想一探虛實，試一試余百忍會不會「天龍八步」身法，結果大失所望，定國公毫無一點武人應有的舉措反應，忙把手一拱，道：「打攪了，小可就此告退。」

定國公余百忍輕咳一聲，說道：「國師府又不是茶樓酒肆，任人說來便來，說走便走，俠士夜闖本府，總該有一個理由吧？」

「是有一件事，據聞王捕頭現在府上，想來拜訪一下。」

「你想會見王剛，可以白天來，走大門。」

「小可原非專程而來，只因路經尊府，臨時起意，本是想進來碰碰運氣，後來發現國師府的人多已入睡，無人可問，正欲退走——」

臨時編造的鬼話，難免漏洞百出，老國師却未加深究，反而笑容滿面的打斷他的話，接口說道：「既是王剛舊識，來了就別走，老夫這就傳他來與俠士相見。」

不待老國師傳喚，鐵捕王剛已聞訊趕至，一見是馬雲飛，臉色微微一變，抱拳爲禮道：「啊，原來是馬大人，請恕下官來遲。」

憑天地良心，馬雲飛對假欽差的身份一點興趣也沒有，但既已被王剛一語道破，想否認也不行，當下靈機一動，以欽差大人的口吻說道：「那裏，客氣了，不知王捕頭此來京都，是訪友？或是另有公幹呢？」

王剛誠恐誠惶的道：「卑職是爲護送銀刀、金劍而來。」

馬雲飛明知故問：「寶物可已安全運達，繳交朝廷？」

「卑職罪該萬死，趕至青龍鎭時，押送的弟兄們俱已遇害，銀刀、金劍不翼而飛。」

「什麼？這麼重要的寶物，居然被你給弄丟了，可有綫索脈絡可尋？」

「歹徒作案乾淨俐落，目前尚未理出一個頭緒來。」

「既無頭緒，就當繼續追查下去，來國師府作甚？」

「卑職是專誠來移樽就教，請老國師指點迷津。」

話完，特意往余百忍身邊移近兩步，正容說道：「老國師，這位就是下官說過的，那位欽差大人馬雲飛馬大人。」

定國公余百忍不由的多看了馬雲飛幾眼，笑道：「大人小小年紀，竟能膺此重任，可能是我朝自開國以來最年輕的一位欽差，實在可喜可賀。」

馬雲飛才不願意幹這個勞什子假欽差，言不由衷的道：「謝謝老國師謬讚，但願鞠躬盡瘁，不負皇恩。」

余百忍輕撫着及胸長鬚，道：「老夫歸隱數載，久違聖顏，有一個不情之請，馬大人可肯玉成？」

馬雲飛一楞，道：「老國師有什麼事直管吩咐就是，雲飛敢不從命。」

「可否借老夫看一看皇上的令牌？」

「這——」這下可糟了，馬雲飛身上那來的令牌，硬着頭皮說：「老國師可是懷疑本座的身份？」

「不不不，馬大人言重了，老夫說過，只因久違聖顏，有機會一睹御賜金牌，亦足慰老臣孺慕。」

「很不巧，金牌不在本座身上。」馬雲飛只好說實話。

「金牌何等貴重，理當隨身携帶，敢莫是不愼遺失？或者——？」余百忍的語

氣態度已有所轉變。

「御賜之物，怎敢丟失，是放在一個僕從的身上。」

「是那一個僕從，可否叫來容老夫一見？」

余百忍步步緊迫，打破砂鍋問到底，馬雲飛處境狼狽，正感不知如何應付，四合院外闖進一個二十出頭，一身僕役打扮的人來，語頗不雅的道：「俺就是我家公子的跟班的，老太爺找俺有什麼貴事？」

老國師凝目而視：「你眞是馬大人的跟班的？」

「假不了，我家公子穿開襠褲的時候俺就跟着，一塊兒拉尿抓泥巴。」

「馬大人說金牌在你身上？」

「是呀，不信俺拿出來給你瞧瞧。」

眞的從懷裏取出一個錦緞小包來，打開時金光閃閃，果然是皇上御賜之物。

定國公余百忍乃是兩朝重臣，見多識廣，瞧一瞧正面的「令」字，再看一看背面的「代天巡狩」字樣，詳推細敲，始終看不出任何破綻瑕疵。

「吾皇萬歲萬萬歲！」

沒有瑕疵，就是眞品，金牌出現之處，如皇上親臨，余百忍等人皆撲跪在地。

參吧大禮，余百忍連聲致歉道：「老臣一腔愚忠，深恐宵小假借聖名，玷污聖德，失敬之處尙祈馬欽差海涵，如今得見令牌，於願已足，快請入內小坐，容老夫略盡地主之誼。」

馬雲飛知道是鬼面俠替他解的厄，互換一道眼神，道：「不了，夜色已深，雲飛不敢攪擾，告辭了。」

不顧老國師的熱情挽留，環施一禮，立與鬼面俠退出定國公府。

「鬼面俠兄，眞嚇人，如非你喬裝改扮的快，小弟今夜非栽在余家不可。」

「老弟，有什麼好怕的，有本俠在，包你逢凶化吉，平安無事，以後就當作是眞的欽差大人，端足架子，擺足威風，就不會瞎嘀咕了。」

「算了，撇開繁文縟節不談，說話還得咬文嚼字就受不了，我不幹，這是最後一次，下不爲例。」

「起碼在余百忍、王剛的面前，你的身份早就敲定了，非裝下去不可。」

「眞倒楣，寧願摸一把癟十，也不願再碰上姓余之人。」

將余家之行，彼此交換一下見聞，馬雲飛道：「這一次余府之行，最大的收獲就是遇上了無情公子。」

「老弟之言極是，無情公子在余家出現，應非偶然，尤其他對國師府的一切極爲熟悉，本俠發現他時，並未及時轉身，是選了一個最有利的時地始猝然回撲，結果還是被他溜走了，本俠覺得，除身法之外，無情公子尙得地利之便。」

「你是說無情公子是余家的人？」

「這個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

「可知余老國師共有幾位公子？」

「四個，保定知府余如德已死，大興縣令余如天身繫囹圄，還有一個余如柏，一個余如松。」

「怎麼沒有見到他倆？可是外放出去了？」

「據本俠所知，俱在朝中爲官。」

二人邊談邊行，這時已至太白樓門前，忽見那瘦巴老頭候在門外，馬雲飛不禁錯愕了一下，道：「老丈，在下不是說過請你明晚再來嗎，怎麼現在就來了？」

瘦巴老頭顯得很焦急的樣子，連聲說道：「對不起，對不起，實在是因爲事情十分緊急，想來碰碰運氣，不知道鬼面俠回來沒有？」

鬼面俠一身僕役打扮，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便搭腔說話，馬雲飛道：「請老丈在此稍候，待馬某進去瞧瞧，看看你的運氣如何。」

返回居處，二人略作商議，認爲此人係趙家滅門血案的重要關係人，最好有趙婷婷在場，以便確認。而此刻正值深夜，又不便吵醒紫衣少女，馬雲飛只好折轉回去，請他明天再來。

第二天，馬雲飛跟往常一樣，日上三竿才離開熱被窩，來到小客廳，巧兒早已打好了一盆洗臉水等着。

「馬大哥，早！」

有一股暖意襲上心頭，一瞬之間，馬雲飛突然發現，巧兒雖非絕色美女，却有一般美人所沒有的純眞樸實，再加上她天生的柔順性格，無異是婦女美德的典型化身。

當即投去感激的一瞥，道了一聲：「早！」目注另一間臥室，笑說：「請再準備一份，還有一位貴客呢。」

巧兒瞪大了眼，含情脈脈的道：「還有誰？」

「鬼面俠大哥。」

「哦，鬼面俠來了，這樣事情就好辦了。」

說至一半時，人已出門，不一時，當她返轉的時候，不僅又打來一盆洗臉水，還送進來兩份早餐。

不用說，是鹹豆汁，夾肉燒餅，外加一壺酒，一盤醬肘子，都是馬雲飛喜歡吃的東西。

鬼面俠亦已起身，還是那一身僕役打扮，巧兒面露訝異，馬雲飛及時說道：「巧兒，妳忘了，鬼面俠還有一個外號叫千面人，往後這一段日子，可能會客串一個跟班的，經常跟咱們聚在一起，以方便行事。」

巧兒忙以禮相見，盥洗完後，二人開始用餐，鬼面俠道：「巧兒姑娘，我們一起用吧？」

「兩位請用，我已經吃過了。」

說着，就要去倒洗臉水，被馬雲飛攔住了，感慨萬千的道：「說眞的，巧兒，跟妳在一起，我的生活就完全變了樣兒，就好像生活在搖籃裏的嬰兒，一切都是那麼舒坦美好，但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這些事還是由我自己來做吧。」

巧兒一楞，怯生生的道：「這是爲何，可是有什麼地方小妹做的不夠好，惹大哥生厭？」

「恰恰相反，妳做的太好了，比任何人都要好十倍，我是怕自己浪蕩成性，將來會辜負妳。」

他說的是實話。

「馬大哥，快別這樣說，你對我恩重如山，雖粉身碎骨亦難報大恩於萬一，我沒有任何企求，且不存任何奢望，你高興

，願意留在身邊，爲妻爲妾，爲奴爲僕，全憑馬大哥處置；你不高興，隨時可以叫我走路，小妹絕無半句怨言。」

這是多柔，多順，多麼善良可人的女人啊！

連鬼面俠亦爲之大受感動，朗聲說道：「雲飛，我要是你，不當皇帝，不要六宮粉黛，寧願娶巧兒爲妻，比翼雙飛。」

馬雲飛拉下一張苦瓜臉，以充滿感情的語調說道：「巧兒對我好，是不可多得的一位好姑娘，我知道，我又何嘗不想找一處幽靜的地方，築一個安樂的窩。可是，在江湖朋友們眼中，我是一塊不學無術的豆腐，在社會大衆面前，是一個遊手好閑的浪子，而且，人家且沒有寃枉我，我自己的確遊蕩成性，不克自拔，不是不喜歡她，而是怕愛之適足害之。」

言來眞情洋溢，感人至深，巧兒滿含着一眶熱淚，一字一句的道：「雲飛哥，這話對你自己太不公平了，其實你一點也不豆腐，只是淡泊名利，不喜與人爭强鬥勝，更不是一個浪子，你那些行爲，不過是一個懷才不遇的人的適度宣洩罷了。你心地善良，宅心仁厚，如遇明主，得貴人提携，應可前程無量。退而言之，在泰安縣我們還有五福樓，就算是一無所有，只要兩情相悅，男耕女織，照樣可以安度一生。」

鬼面俠亦從旁慰勉道：「可不是嗎，雲飛，你是深藏不露，遊戲人生，切勿妄自菲薄，且先幹一幹欽差大人，亦復地位崇高，威風八面，將來本俠助你飛黃騰達，永享榮華。」

馬雲飛自我解嘲的笑一笑，說道：「一個冒牌假欽差，有什麼好神氣的，說不定那一天會弄丢腦袋，不幹也罷，請別拿小弟窮開心，咱們言歸正傳，該談點正事了。」

卓巧兒像依人小鳥，靠在馬雲飛的肩膀上，柔情似水的道：「有事？」

馬雲飛道：「趙姑娘現在何處？」

「住樓上，梅姐的隔壁。」

「咦，白梅不是住樓下的嗎？」

「都是大哥的一句玩笑話惹的，梅姐主僕早就搬到樓上去了。」

「那瘦巴老頭今天就要來，去跟她打個招呼，在鬼面俠兄談生意的時候，希望趙姑娘能隱身暗中，以便就近辨認。」

巧兒頷首應是，見二人用膳巳畢，收拾好碗盤臉盆，悄然退出。

太白樓天天生意興隆，人潮如湧，今天也不例外，酒櫃旁醉酒的人有增無減，滑板前滑倒的人前仆後繼，馬雲飛陪着鬼面俠，來到牌九桌前一看，原是來尋無情公子的，孰料，天天到，天天賭的無情公子，今日却突告缺席。

豆腐大俠馬雲飛大失所望，坐下來，正想摸幾把牌，藉此等候，一隻乾瘦如猴爪的手突然搭上他的肩胛，回頭一看，連忙起身說道：「這麼早？」

瘦巴老頭面上表情全無的道：「不早了，午時巳過。」

「怎麼樣，玩兩把？」

「不會。」

「可以學，很簡單，一翻兩瞪眼。」

「不！久賭必輸，不學也罷，小老兒是來——」

「我知道，請！」

鬼面俠早巳離開，一切安排均巳就緒，馬雲飛領着他走進小客廳，還爲他倒了一杯茶，道：「老丈請在此稍候，鬼面俠馬上就到。」

不稍停留，言吧便自退出，隨手帶上房門。

鬼面俠巳換上鬼裝，從臥室內緩步而出。

老頭目賽銅鈴，散發出精明的光燄，迅捷掃視一下鬼面俠，道：「尊駕就是大名鼎鼎的鬼面俠？」

鬼面俠穩如泰山，僅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坐在瘦巴老頭的對面，道：「好說，江湖上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要不要試一下本俠的『乾坤指』？」

「這倒不必，武學一道，小老兒純屬門外漢，一竅不通。」

「那就談談你的來意吧。」

「小老兒想請大俠辦一件事。」

「殺人？」

「是，兩個。」

「兩個？那價錢要加倍。」

「這不成問題，要多少？」

「要看對方的身份來決定高低。」

「只是一個女子，一個嬰兒，甚或是胎兒。」

「且慢，本俠不殺孤兒寡婦。」

「他們絕不是孤兒寡婦，還請大俠明鑑。」

「既非寡婦，爲何不殺她的丈夫，而要——」

「鬼面俠，曾聽江湖傳言，閣下受僱殺人，從來不過問結仇的始末曲折，亦不論雙方的善惡忠奸。」

「這是事實，但有一件事本俠必須查明。」

「是那一件？」

「你是何人？」

「老夫王明。」

「幹什麼的？」

「目前賦閑在家。」

「夠了，一條命五千兩，兩條命一萬整。」

「目前小老兒窮途潦倒，可否寬讓少許？」

「殺人買賣，不二價。」

「可否分期付欵？」

「老丈在說笑話，請便吧！」

瘦巴老頭王明精打細算，鬼面俠毫不寬減，猶疑片刻後，老頭從一個錦緞小包裏取出兩張五千兩的銀票，放在桌上。

鬼面俠注意到，那錦囊小包甚是精巧雅緻，顯非一般平常百姓家所有之物。同時，王明的穿著雖然破舊，言談擧止之間，却不像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不由的心裏冷冷一笑，說道：「老丈，你可以將對方的資料說出來了，這個女人姓甚名誰？」

「眞對不住，小老兒對她的姓名亦不甚了了。」

「沒有名和姓，你叫本俠如何去尋找呢？」

「小老兒知道她的住址。」

「住那兒？」

「昌平縣，西醋房，一個叫張大媽的回回家裏，挺着個大肚子，或者抱着小娃娃，年紀不大，是富貴人家的女兒，很好找，也很好認。」

「好找好認何不自己去找，一萬兩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小老兒手無縛鷄之力，怎麼幹得了，何况她身邊可能還有護衞之人。」

「有一句醜話本俠要提醒你，老丈所言，句句都是實話？」

「如有半句虛言，天打雷劈。」

「天公也許不怎麼公正，雷公也許不怎麼分明，但本俠規矩森嚴，說一不二，誰要是騙了我鬼面俠，小心自己項上的人頭。」

王明嚇一跳，情不自禁的摸摸自己的脖子，道：「這怎麼可能，誰會花了銀子自找麻煩。」

「本俠的意思是說，是老丈自己花錢消災，還是受別人的指使？」

「自然是小老兒自個兒的事，沒有人指使。」

「有你這一句話就夠了，三天後可以來聽好消息。」

「三天太久，兩日如何？」

「這麼急？」

「小老兒怕夜長夢多。」

「本俠可以考慮，老丈也不妨常來打聽。」

生意巳成，儘管鬼面俠設詞留人，老頭王明却不肯多躭擱，立即退出小客廳。

趙婷婷就藏在馬雲飛的臥房裏，早將瘦巴老頭看了個一清二楚，現身說道：「鬼面俠，沒有錯，這個老小子就是當年我親眼目睹的那個傢伙。」

餘音未落，一隻脚巳跨出門檻，鬼面俠叮嚀道：「趙姑娘，本俠事先巳說過，只可釘梢，不可出手，如果研判無誤，他的幕後必然另有主子，那才是我們眞正要找的人。」

趙婷婷點頭稱善，轉身就走，馬雲飛、卓巧兒携手而入，鬼面俠拿起兩張票子，全部交給巧兒，道：「一張是雲飛應得的，本俠代爲作主，送給妳買胭脂花粉，另一張算是本俠的一點心意，北京城百物齊備，正是辦嫁妝的好地方。」

直羞得巧兒面如桃花，連脖根子都紅了。

但心底深處則是甜甜蜜蜜的，眼角生春，眉目傳情，不時將眸光投注在馬雲飛的身上。

瘦巴老頭王明業巳離去，趙婷婷就緊跟在他身後數丈之外，如影隨形。

許是王明根本不知有人跟踪，或是他自視太高，另有虎胆妙算，始終安步當車，在大街上蹓躂。

還順道在街上買了一斤鷄蛋，兩斤木炭，兩張白紙。

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雨來，老頭就近走進一家小麵館去。

晚膳時間尚早，食客本甚稀少，因爲避雨的關係；上了約莫五成的座，趙婷婷跟着大夥，隨便叫了一碗麵，坐在王明的斜對面。

趙婷婷不餓，也沒有吃的心思，隱身在一根木柱的後面，一直在密切注視着瘦巴老頭的一擧一動。

王明則胃口奇佳，正在低頭疾食，始終沒有抬過一次頭，吃完麵，拿起木炭，開始在紙上塗塗寫寫。寫完後，將其中一張壓在碗下，另一張則交給了小二哥。

趙婷婷正自納罕，這老小子在攪甚麼名堂，小二哥却來到她的面前，道：「姑娘，那邊那位老先生叫小的將這張便箋交給你。」

便箋折叠的很有技巧，打開來費了不少工夫，上面只有寥寥四個字：「小心上當！」

揚目望去，糟了，瘦巴老頭巳不見，跑過他的桌上一瞧，碗下的另一張紙上也有六個字：「請代會帳，笨蛋！」

好傢伙，被人釘上了梢，還有閑情逸緻消遣、幽默對方，趙婷婷氣得牙癢癢的，見身後有一道門，丢下一塊碎銀子，拔腿就追。

不巧，一出門又踩上一堆破鷄蛋，差點滑一跤，展目望去，老頭王明巳不知去向。

面前是一條窄巷，有一個胖女人，撑着一把傘，正踽踽而行。

這胖女子好奇怪，時而兩條腿，時而四隻脚。

趙婷婷雙眉一挑，巳弄懂了是怎麼回事，足底抹油，腋下生風，連越過好幾個行人，很快便追上胖婦。

奇怪，胖婦只有兩條腿，短衣窄褲，不可能藏下一個人，趙婷婷急急追問道：「請問這位大娘，剛才妳身後是不是有一個人？」

胖婦點頭道：「是有一個人跟在後面借傘。」

「那是一個瘦瘦巴巴的老頭子，對不對？」

「對，是一個瘦巴老頭子。」

「人呢？」

「雨小了，他跑到前面去了。」

趙婷婷仔細一瞧，果見瘦巴老頭王明在前面十數丈外，當她追至巷口，前面是一條大馬路，王明巳到了對街，方待穿街而過，却被一名兵士給擋住了，滿面不悅的道：「這位軍爺是什麼意思？」

兵士手握鋼刀，威風凜凜的道：「街道暫時封閉，我們大人要通過。」

「你們大人，誰？」

「九門提督石孝，與老侯爺平夷侯石天成。」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前面巳行來一隊開道的兵士，中間有一頂敞轎，上面坐着一位全副戎裝的老將軍，一位白袍的年輕將軍騎馬相隨，後面又有一隊儀仗，浩浩蕩蕩，好不威風。

苦候一陣，平夷侯石天成父子總算很快通過，封閉解除，可是，也失去了瘦巴老頭王明的踪影。

雨巳停，夜幕低垂，趙婷婷只好敗興而歸。

× × ×

子夜。

平夷侯府外。

有一條人影疾逾流星般來到對面的高樓之下，略一張望，便即騰空而起，輕輕巧巧的落在屋面上。

來人臉上的面具青面獠牙，正是前來赴約的鬼面俠，藉着淡月流星，又是居高臨下，平夷侯府的景象盡收眼底，只見華屋無數，廣廈凌雲，與定國公府相較，毫不遜色。

平夷侯石天成的女兒石鳳仙，一度曾是最有希望封后的熱門人物，乃兄前禁軍統領石忠，則因盜寶一案，獲罪入獄，至今仍未平反，她的另一個哥哥便是現今的九門提督大人石孝，石家一門富貴，功在朝廷，兵符在握，權傾天下，在北京城，恐怕只有定國公余家差可比擬。

令鬼面俠不解的是，錦衣人為何將約見的地點選在這裏，是無意中的巧合？或是有意的安排？

仰觀天象，正當子時，却不見錦衣人到來。

鬼面俠甚覺懊惱，以為對方食言爽約，正欲拂袖而去，乍然遠遠看到，有一個黑色人影，以驚人的速度，從平夷侯府內箭射而出。

這人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看在鬼面俠眼中的只是一溜烟，一陣風，眼皮子才一眨，便已越過馬路，飛上高樓。落地時更是氣不喘，塵不揚，袂不飄，縱然是江湖上第一等的高手，也不過如此。

鬼面俠是大行家，一見錦衣人的輕功身法如此絕妙，不禁看得呆住了，脫口讚道：「尊駕好功夫。」

錦衣人哈哈一笑，道：「那裏，跟你鬼面俠相比，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客氣，以尊駕的功力修高；在武林中巳屬罕見少有。」

「對不起，本公子來晚了。」

「本俠也是剛到，請朋友賜教。」

「首先我想證實一件事，馬豆腐應允的事，你鬼面俠是否認可？」

「馬雲飛是本俠的業務代理人，本俠準時赴約就是認可的表示。」

「如此，你當眞願意為本公子做一件事？」

「賭約規定，理當履行。」

「不畏任何疑難險阻？」

「嗯！希望不要超出本俠能力範圍之外。」

「舉手之勞，能，只怕不為。」

「本俠可否請教尊姓大名？」

「有這個必要？」

「是行規！」

「要眞名還是假名？」

「報假名依規要吃『乾坤指』。」

「姓名只是符號的一種，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好幾個符號，也可以隨時更換，無所謂眞假。」

「朋友可是平夷侯的仇家？」

「鬼面俠，你為何作此評斷？」

「因為本俠眼見你從侯府出來。」

「那麼，你為何未懷疑本公子是石家的人？」

「瓜田李下，既是秘密交易，石家的人理當避嫌。」

「貴公子還沒有答覆本俠的話。」

「本公子與石家毫無過節，僅是抄捷徑借石家一角經過而已。」

「你姑妄言之，本俠姑妄聽之，請將你的人皮面具拿下來，本俠有權知道服務的對象是何許人。」

「鬼面俠，請攪清楚，是你們賭輸了還債，不是本公子僱你殺人，你輸不起就算了，不必推三阻四的找歪理，再見！」

錦衣人好像眞的動了心火，雙臂一抖，飄然而下，不願再和鬼面俠談下去。

毫無疑問，這是一條大魚，一個特別惹眼的扎手貨，錦衣人各方面的表現均令人刮目相看，鬼面俠自不願意就此放手，隨後接踵躍下，說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賭輸了自當踐約，馬馬虎虎，破例取消附加條件，說吧，尊駕要本俠辦什麼事？」

錦衣人昂首望天，語氣聽來像是在問案子：「你的業務代理人馬雲飛，可知是幹什麼的？」

鬼面俠沒有料到他會有此一問，隨口回答道：「一個江湖混混，四處遊蕩的浪子。」

錦衣人道：「你錯了，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告訴你，他是朝廷密使，皇上特派的欽差大人。」

此話一出，鬼面俠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想馬雲飛「欽差大人」的身份，連前帶後，也不過才被迫客串兩次，既未渲染，知道的人又少之又少，摸不透這錦衣人是如何得知的，從而也更加認定，此馬來頭大，自己說不定巳踩上了主綫。

心裏雖然是異常訝駭，表面上仍鎮靜如恆，反以更輕鬆的語氣道：「哦，原來是這檔子事，尊駕消息靈通，比本俠知道的還要早。」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不久。」

「知道了就當速作了斷，有必要讓他在太白樓繼續張牙舞爪？」

「朋友，老實說，是時機未到，不是不做。」

「本公子不明白，你說清楚。」

「官府撒下天羅地網，十面埋伏，要緝捕本俠與紅玫瑰，殺了一個馬雲飛，不足以拔除所有的心腹大患，不如將錯就錯，善加利用，攻入核心，待偵知全盤部署，後再一網打盡，永絕後患。」

「話是不錯，但風險太大。」

「君不聞置之死地而後生，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

「鬼面俠，空口無憑，本公子要你拿出行動來證明。」

「證明什麼？」

「證明與馬豆腐的立場不同，誓不兩立。」

「本俠不明白，豆腐來京尚不足旬日，貴公子為何視他如眼中之刺，必欲拔之而後快，難不成有什麼不欲人知的醜事怕被馬欽差發現？」

「鬼面俠，別扯遠了，本公子需要的是具體表現。」

「殺了姓馬的小子？」

「這小子嘴上沒毛，城府心機甚淺，正如你自己說的，還有利用的價值，暫且留下他的狗命——教訓教訓就可以了。」

「揍一頓？」

「這似乎又太便宜，本公子要你將他的金牌盜出來。」

「盜金牌？這——」

「怎麼？顧念舊情，下不了手？」

「殺手沒有朋友！」

「那你還猶豫什麼？」

「這是天子脚下，怕的是姓馬的面聖再拿一塊，豈不徒勞？」

「遺失金牌，是殺頭的大罪，他不敢去，再說皇上正在鬧病，入宮也不一定能見得着。」

「尊駕知道的事情，比本俠想像中的要多得多！」

「好說，盜取金牌之事，閣下到底答不答應？」

「賭約巳輸了，本俠還有選擇的餘地嗎？」

「痛快，何時交貨？」

「半月如何？」

「交的愈早，誠意愈高，對你的好處也愈大，閣下自己估量着辦吧！」

出道以來，還不曾遇上如此難纏的對手，錦衣人的確是個厲害的角色，鬼面俠沉吟一下，道：「好！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朋友既然這樣說，本俠也不想拖泥帶水，現在就去辦，請尊駕在此稍候，也許馬上就可以弄到手。」

其實，金牌壓根兒就在他自己身上，裝模作樣的故意離開，特地返回太白樓，兜了一個圈子，磨菇了半盞茶的工夫才溜出來。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錦衣人巳躡踪追來，萬幸鬼面俠回到太白樓，若是在別處亂轉，怕不早巳當場揭穿騙局，反目成仇。

掂一掂金牌，錦衣人志得意滿，笑意盎然的道：「閣下果然是位信人，難得，難得！」

迅將金牌納入懷中，取出一張銀票來，在手上輕彈幾下，道：「這是本公子的一點額外賞賜，如肯眞誠合作，以後的好處還多得很。」

「盛意心領，本俠無功不受祿。」

「有功，盜得金牌，功不在小。」

「是還賭債，本俠乃依約行事。」

「數目不小，省着點也許可以用上三年五載。」

「多寡都一樣，本俠不接受施捨，不欠人情。」

「有骨氣，放眼塵世，皆追名逐利的碌碌俗子，像閣下這樣有稜有角的漢子，可謂萬不及一，希望我們還有再度合作的機會，謝了。」

揮揮手，去勢如風，一霎時便消失在街底巷尾。

看得鬼面俠又是一陣駭異，暗忖：「莫非此人也巳習得『天龍八步』？」

夜巳深沉，大夥兒俱巳進入夢鄉，迎接他的只有豆腐大俠一人，鬼面俠將經過的情形細說一番，並為明日昌平之行稍事商議後，便即入睡。

翌日凌晨，東方才露出一點魚肚白，大地仍朦朧一片，鬼面俠與馬雲飛便趕着一輛馬車，急速駛出西直門。

鬼面俠一身僕役打扮，一手持鞭，一手執韁，客串車把式，馬雲飛則穿綢衣緞，一派公子模樣。

二人並肩而坐，談笑自若，經過清河、沙河，中午之前便到了昌平縣。

原以為「西醋房」是一家賣醋的店鋪，停好馬車，吃一頓飯，細一打聽，才曉得是一條街。

眞巧，整條街上，十之八九都姓張，這一家的老婆婆是張大媽，那一家的主婦也是張大媽，王明語焉不詳，可把鬼面俠、馬雲飛折騰慘了。

還好，並非每一家都是回回，憑着這一條綫索，終於找到瘦巴老頭口中的張大媽家。

張家十分簡陋，只有三間破舊的老房子，院子裏有一羣鷄，屋子裏却沒見半個人。

「張大媽！」

「張大媽！」

連叫數聲，始終無人現身應話。

不得巳，只好就教於左隣右舍，找到隔壁的一個婦人，馬雲飛問道：「請問這位大娘，這一戶可是張大媽家？」

婦人點點頭，沒有說話。

豆腐大俠馬雲飛道：「最近，張家是不是有一位孕婦要生孩子！」

婦人想一想，道：「嗯，前一陣子在他們家是看到一個大肚子的女人。」

鬼面俠道：「是張大媽的媳婦吧？」

婦人說道：「張大媽是個苦命人，當家的死得早，一直守寡至今，常年在京裏靠帮傭為生，連個兒子都沒有，那來的媳婦。」

「是女兒？」

「張大媽也沒有女兒。」

「那這位孕婦是從那兒來的？」

「是坐着大轎子，從京城裏來的。」

「見過她本人嘛？」

「見過，長得柳眉杏眼，櫻桃小口，皮膚潔白似雪，反正很美很美，很高貴很高貴就是，我老婆子活了大半輩子了，還沒有見過那樣嬌俏華貴的可人兒。」

「可是，我們剛剛去看過，張家沒有人。」

「搬走了，三四天前就搬走了。」

馬雲飛大吃一驚，道：「搬到那兒去了？」

婦人猛搖頭：「是夜裏搬走的，誰也不知道。」

瘦巴老頭王明買下的是一個孕婦，如今地點是找對了，而且，這個孕婦似乎大有來歷，絕非出身寒門，鬼面俠內心頗為振奮，以為又是一條大魚，可惱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點頭緒，現在又斷了綫。

鬼面俠仍不死心，道：「街坊隣居，總該會有人知道吧？」

街上行來一位少婦，一看就知道是屬於長舌型，喜歡搬弄是非的那種女人，狠狠地瞅了馬雲飛兩眼，自說自話的道：「魏大娘，你們這條街上的風水可眞好，前幾天來的是一位貴婦人，現在又來了一位闊少爺，這位大少爺是問路？還是在找人呀？」

鬼面俠上前一步，道：「我們公子在找人。」

少婦不單長舌，還生就一雙勢利眼，不理會鬼面俠，死盯着馬雲飛，嗲聲嗲氣的說道：「公子，你在找誰呀，有名有姓的人，在昌平縣，沒有我林春花不認識的人。」

魏大娘說道：「他們在找隔壁的張大媽。」

少婦林春花尖叫一聲，道：「哎喲，這可眞是應了一句古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剛從東街來，親眼見張大媽走進李三嬸家去了。」

事情峯廻路轉，馬雲飛好不高興，道：「李家怎麼走？還請這位大嫂指點。」

少婦林春花長舌、勢利之外，還格外熱心，道：「那個地方巷道很多，住戶又密，亂七八糟的不好找，乾脆我帶你們去好了。」

朝婦人魏大娘招招手，扭着屁股，邁開蓮步，領頭往東邊行去。

李家的確不好找，小巷子，大雜院，老遠就看到一個身穿長袍的人，四平八穩的坐在院子裏，一個老婆子就站在他旁邊，臉朝着李家的門。

少婦林春花比手劃脚的道：「那個站着的老婆子就是張大媽。」

熱心過度，拉着馬雲飛的手就往裏面走，鬼面俠及時掏出一錠碎銀子來，往她手裏一塞，道：「找到就好了，謝謝妳，這位大嫂請回。」

知她不見得肯自動離開，趁塞銀子的機會，暗中使力，林春花身不由己的向後退去，口中嘟嘟喃喃的道：「喂，你這個楞小子，怎麼吃我的豆腐呀。」

鬼面俠閉口不言，繼續使勁，直至將林春花逼出小巷才歇手。

李家門口的男子，留着一撮八字鬍，看上去已是五十開外的人，這會兒似已久坐不耐，對老婆子道：「張媽，這麼久了，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妳倒是再進去瞧瞧呀，別光站着發呆。」

老婆子張大媽很聽話，立刻跑進屋裏去，不一時又走了出來，手上抱着一個娃娃，哭聲響亮，顯然是個男的。張大媽一邊哄着娃娃，一邊說道：「好了，好了，牛管事，人家孩子的娘捨不得，多溫存溫存也是應該的。」

身後跟出一個滿頭白髮的老頭子來，抽着旱烟袋，聲音有點哽咽：「管事老爺，這是我們李家的長孫，如非孩子的爹受人誣攀，被關進牢裏，需錢打點，我們說什麼也捨不得。」

牛管事將手裏的一個包袱往椅子上一放，道：「這裏是三百兩銀子，你收好了，老夫的話早已說得很清楚，過兩天也許會有一個女嬰請李家代養，也許會將你們的孩子送回來，不過，無論如何，這三百兩銀子我們不會再收回去，請放心。」

言吧，便頭也不回的大步離去。

張大媽抱着孩子，緊隨在身後，寸步不離。

鬼面俠、馬雲飛就躲在附近，弄得兩個人一頭霧水，莫名所以。

這牛管事，張大媽幹嘛要花錢買娃娃呢？

為什麼將來可能有一個女嬰請李家代養？

又為什麼也可能將這個男嬰再度送回來？

王明要殺的那個孕婦在何處？

跟這一件事又有什麼關聯？

尤其，王明為甚麼要殺一個待產的女人？

問題一連串，疑難一籮筐，思前想後，搜腦煎腸，馬雲飛與鬼面俠，始終無法將這一連串的問題串連起來。

惟一可以解開謎底的途徑，就是盯牢牛管事、張大媽，一探究竟。

這牛管事像是有身份的人，大街上還有馬車侍候，一上車就揮鞭疾駛，出東門，直奔東北。

馬車目標大，易追，二人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在後面跟進，約莫駛出十里左右，將車趕進一大片茂密的森林裏。

二人急忙加快步伐，飛身入林，但因距離稍遠，已失去馬車的踪影。

一輛馬車能有多快的速度，不信能逃出手掌心，二人放步疾追，深入百丈左右，發現林內的道路縱橫交錯，四通八達，這一來，事情可痲煩了，憑二人的身手，追一輛馬車，易如反掌，問題是事前小心過度，距離稍遠，此刻摸不準方向使不上力。

兩人只好在樹林子裏盲人瞎馬，亂尋一通。

樹林甚是廣闊，由平地直往山上延伸，鬼面俠決定直撲山頂，屆時居高臨下，馬車定將無可遁形。

眼見山頂將至，路旁突然冒出一個樵夫模樣的人來，豆腐大俠馬雲飛立即追前說道：「老鄉，有沒有看到一輛馬車經過這裏？」

樵夫很客氣，指着南邊，道：「不久前經過這裏往那邊去了。」

馬雲飛道：「車上坐着兩個人，一男一女？」

鬼面俠不待那人開口，乍然駢指如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點了樵夫的瘂、啞二穴。

二穴被制，人如木樁般呆在原地，手不能動，口不能言。馬雲飛驚疑不迭的道：「有問題？」

「你看他未帶刀斧工具，根本不是樵夫。」

「是幹什麼的？」

「腰藏短劍，手握毒砂，八成是阻路放哨的樁子。」

「何不問一下口供？」

「問也是白問，不見得會說實話。」

「對！」

「有蒼蠅的地方必有腐臭，此處既設有樁卡，咱們要找的地方大概不遠了。」

打開那樵夫的手掌，確有一把毒砂，腰裏鼓鼓的，正是一把短劍。

豆腐大俠馬雲飛暗喊一聲：「慚愧！」跟着鬼面俠，直上山頂。

余如玉移花接木

時值秋季，山上滿目楓紅。

山風過處，落葉紛飛，如置身在圖畫中。

再陸續制伏數名樁卡，前行里許，林木深處，露出瓦稜簷角，再往前去，便見到一座尼庵展現眼前。

尼庵不大，前面五間佛堂，後面兩排禪房，總共加起來也不過十來間房子，正有一個小尼姑在佛堂念經，木魚梵唱之聲

不絕。

最惹眼的是，牛管事乘坐的那一輛馬車就停在門口。

牛管事、張大媽不在，車把式正準備卸下馬來去吃草。

鬼面俠與馬雲飛沒去驚動趕車的，越牆而進，在佛堂外張望一下，除唸經的小比丘外，再無他人，當即順着側旁通道，往堂後禪房行去。

甫至佛堂屋角，馬上看到，牛管事就在後面院子裏，北上房裏有好幾個女人，進進出出，似頗忙碌。

張大媽也在北上房裏。

其實，張大媽也是剛到不久，男嬰就臨時擱在一張籐椅上。

這禪房本是僧尼或信徒住宿之處，南男北女，一律木板通舖，三間連在一起，如今却在中間懸起一幅黃幔，隔成二間。

張大媽放好孩子，掀起黃幔走進去。

床上，正有一位孕婦臨盆待產。

一位接生婆，在一旁小心照顧。

兩名年輕的姑娘，圍立四周侍候着。

另有一位老尼，端坐蒲團之上，手持唸珠，口誦阿彌陀佛，正在為產婦祝禱祈福。

一名姑娘眼尖，張大媽一進來，便搶先說道：「大媽，都辦好了？」

「嗯。」

「那娃兒俊不俊？」

「還蠻俊的。」

「俊就好，粗俗之人，那配入皇宮大內。」

「娘娘快生了吧？」

姑娘還沒有來得及開口，接生婆頭也不回的道：「快了，快了，大媽等着好消息，娘娘一定會生一個太子。」

張大媽張着嘴巴，想要再說什麼，聽到外面的男嬰在哇哇大哭，只好退出去哄孩子。

忙乎了半天，總算把娃娃弄睡，黃幔內却突然傳出來另一聲哭聲。

「生了！」

「生了！」

屋裏屋外，所有的人均不約而同的喊出了聲。

張大媽衝進黃幔去，牛管事也來到禪房門口，大家都在等待另外一個喜訊。

一忽兒，張大媽出來了，牛管事劈面就問：「是男的？」

張大媽的臉色不太好，道：「是一位公主。」

牛管事「唉」了一聲，沒再言語。

黃幔內傳出產婦嬌弱的聲音：「牛管事，照原定計劃行事，即刻派人回府報訊，請我爹進宮面聖，說哀家為皇上生了一位太子。」

牛管事躬身應是，道：「奴才這就去辦，但不知小公主如何安置？是否照原先的打算送交昌平李家代養？」

「哀家突然覺得，留她許是禍根，不如棄屍荒山。」

「小公主乃娘娘嫡親骨肉，這——」

「后位比骨肉重要，以後還可以再生，你懂什麼。」

「是，娘娘……」

牛管事轉身欲去，突聞後窗之外，有人大聲喝道：「好一個后位比骨肉還重要，妳簡直毒如蛇蠍……」

鬼面俠、馬雲飛同聲一喝，一齊破窗而入。

屋子裏的人全部嚇一跳，兩個年輕的姑娘探出半個頭來一看，趕緊又縮回去，還是牛管事比較沉着，問道：「兩位是什麼人？」

馬雲飛道：「過路的。」

牛管事怒冲冲的道：「那就快走吧，別惹禍上身。」

馬雲飛道：「既然來了，這檔子閑事我們管定了。」

牛管事聲色俱厲的喝道：「管閑事也要擦亮眼睛挑對象，你知道我們小姐是誰嗎？」

鬼面俠道：「在下正想請教。」

「我們小姐姓余。」

「啊，是余小姐。」

「余姓在北京城是望族，權傾天下，你最好當心。」

「牛管事，在下明白了，這位余小姐大概就是定國公余百忍的掌珠，保定知府余如德的胞妹，皇上的愛妃余如玉余貴妃吧？」

黃幔猛地被人扯了下來，余如玉坐在床上，新產之後，臉色略顯蒼白，但仍掩不住她天生的麗質。

初生的女嬰甫沐浴完，接生婆忙着給她穿衣服。

兩位年輕的宮女嚇得臉色泛青，全身索索而抖。

還是老尼最沉着，仍自端坐原地，猛唸阿彌陀佛。

只聽余如玉怒不可當的道：「既知哀家的身份，還不快跪下求饒。」

鬼面俠冷然一笑，說道：「江湖中人一向放浪形骸，傲骨天生，不作興下跪求饒。」

余貴妃氣得銀牙緊咬，一揚柳眉兒，放聲吼道：「來人呀，將這兩個草寇給本宮斃掉！」

鬼面俠道：「娘娘，省點力氣吧，新產之後不宜動怒，怒則傷肝，肝傷則早夭，妳派在外邊的那些人已經發生不了作用了。」

余如玉鐵青着臉道：「說，你們來此的目的何在？」

「簡而言之，有人出錢買下了你們母女的命。」

「什麼？有人敢買本宮母女的命？是誰？」

「一個長着一張猴臉的老頭子，叫王明。」

「哀家不認識這個人。」

「多想一想，肯花大把的銀子，定有深仇大恨。」

鬼面俠是想從余如玉的口中，打探瘦巴老頭王明的路數，孰料，余貴妃却始終想不起曾經結識這樣的一個人。

反倒是打從馬雲飛現身起，牛管事就覺得好生面熟，這時驚「哦」了一聲，指着豆腐大俠，惶急萬狀的道：「娘娘，奴才想起來了，這位就是前天晚上，夜訪國師府的那位欽差大人馬雲飛馬大人。」

一語驚四座，大夥再一次承受驚駭，

余如玉的氣燄頓歛，代之而起的是滿面惶恐。

馬雲飛却暗暗叫苦，他討厭冒充欽差，現在似乎又不能不冒充，猛然想起鬼面俠的話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端足了架子，擺足了威風，大模大樣的道：「本來本座是想暗查，如今身份既已被人識破，只好明審，首先，本座想知道，余如玉身為貴妃，懷的又是皇上的骨肉，不在宮裏待產，為何要跑來這荒郊尼庵？」

豆腐大俠的身份是被牛管事認出的，余如玉根本沒有懷疑的餘地，略作尋思後，答道：「哀家是為了躲避別人的惡毒陷害。」

「誰有胆子敢陷害娘娘？」

「凡是有志后位的人都有可能。」

「舉幾個例子。」

「孫家，石家，還有羅家等。」

「他們都有女兒在皇上身邊？」

「而且還眞眞假假，均身懷六甲，臨盆待產。」

「本座不明白懷孕跟后位會有什麼相干？」

「這完全是因為皇上的一句話。」

「說下去。」

「皇后崩逝，后位虛懸，由於三宮六院羣起而爭，致使禍事不斷，枝節橫生，影响所及，滿朝文武幾已全部捲入漩渦，明爭暗鬥，各逞奇謀，皇上眼見事態嚴重，各不相讓，於是，終於想出一個堪稱允當，各方面都無話可說的好法子。」

「什麼樣的好法子？」

「皇上鄭重宣佈，不論三宮六院，或貴妃宮娥，誰要是先產下一位皇子，便册封為后。」

「皇上睿智，這辦法很公正，也很公平。」

「是的，是很公平公正，但並未戢止紛爭。」

「這是為何？」

「各家私心自用，志在必得，事情反而愈演愈烈，歹謀詭計，層出不窮，哀家就是為此避禍尼庵待產。」

鬼面俠接口說道：「避禍尼庵待產，雖情有可原，但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企圖以民間俗子，冒充皇上骨血，藉以滿足妳册登后位的私慾却法所難容。」

牛管事聞言大怒，破口就罵：「放肆，一個僕從竟敢放言高論，這兒沒有你說話的份兒。」

馬雲飛立即還以顏色：「大胆，本座在與娘娘說話，輪不到你這個奴才大放厥詞，你再胡言亂語，小心本座先拿你來治罪。」

欽差大人的威風，再一次得到證實，牛管事連聲應諾，沒敢再放半個屁。

馬雲飛臉色一整，上前兩步，對余如玉說道：「關于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一節娘娘作何解釋？」

余如玉聞言杏眼圓睜，花容倏變，十分潑辣的說道：「這是欲加之罪，絕無此事。」

「妳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牛管事、張大媽他們剛才到昌平縣去幹嘛？」

「腿長在他們身上，本宮管不了。」

「娘娘好硬的一張嘴，」馬雲飛指着那名男嬰，語氣無比的强硬：「但鐵證在此，任妳舌燦蓮花，也改變不了既成的事實。」

「馬大人，你少設詞誣攀，這並不能證明什麼。」

「妳敢否認這孩子不是抱來冒充皇子的？」

「本來就不是。」

「那他來此作甚？」

「那是張大媽的孫子，是她抱來此地玩的。」

「娘娘騙錯人了，張大媽連兒子都沒有。」

「也許是外孫。」

「娘娘別再白費心機，張大媽沒兒沒女，妳自己剛才說的話，早已招認一切，本座全部聽在耳中，覆水難收。」

「本宮什麼也沒有說！」

「哼！妳休想一手遮天，本座有證人在此。」

「誰？」

「本座的這位跟班家丁。」

「你們一鼻孔出氣，無人肯採信。」

「還有牛管事，張大媽等人在場。」

「你做夢，他們什麼也沒聽見。」

「余如玉，妳這是强迫本座要採取激烈行動。」

「馬雲飛，哀家貴為皇妃，諒你也不敢妄動！」

余如玉橫蠻潑辣，馬雲飛寸土不讓，二人唇槍舌劍，詞鋒犀利，場面火爆，氣氛緊張。

但事情發展到這步田地，面對的又是名媛貴胄，在馬雲飛的生活領域裏，從來沒有處理類似事件的實際經驗，他這個假欽差大人不免有點猶豫起來了，下一步行動究當如何處斷，頗難掌握分寸。

豆腐大俠正感騎虎難下，鬼面俠及時獻計道：「大人，這婆娘不可理喻，何不拿下治罪。」

這不是建議，而是鬼面俠的決定，馬雲飛當即大聲說道：「好，給我拿下！」

「是，大人！」

鬼面俠閃電出手，牛管事、張大媽等想阻攔也攔不住，余如玉連半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藕一般的皓腕已經被鬼面俠扣住。

余如玉勃然大怒，喝道：「奴才，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竟敢對本宮動手動脚。」

鬼面俠傲骨天生，吐字如刀：「哼！天子犯法，尚與庶民同罪，妳又算得了什麼。」

余如玉不甘雌伏，尖聲叫嚷：「馬雲飛，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欽差，憑什麼對本宮這般無禮，你又有什麼資格治哀家的罪？」

鬼面俠道：「少嚕嗦，這件事我家大人自會奏明聖上，請陛下親自處理。」

余如玉出身名門，復得皇上寵幸，說什麼也不甘心栽在兩個毛頭小子的手裏，叫罵的聲音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潑辣，鬼面俠聽得不耐，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點了她的昏穴，當場栽在床上。

接着，命兩名宮女，將余如玉母女抱上尼庵外的馬車，命張大媽隨車同行，順

道將男嬰送還李家，留下牛管事，處理善後，令他事畢之後，應自動到太白樓報到，聽候發落。

該事調度完畢，二人安步當車，就緊越在馬車後面押解，及至城內，始改乘原車，離開昌平，踏上歸途。

由於張大媽躭誤了一些時間，有婦孺隨行，又不便太快，黃昏時分才通過清河鎭。

到這個時候，馬雲飛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鬼面俠兄，小弟一直很納悶，昌平之行，既是殺人的買賣，為何不以鬼面俠的身份作一了斷？」

鬼面俠振振有詞的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本俠事先研判，王明要殺的孕婦，必與后位之爭有所牽扯，亦與那位退休老臣託辦之事息息相關，早已决定要暫時留下這個活口，以為人證，伺機再行偵訊，以期更上一層樓。另外一層原因是，本俠既已將金牌給了那錦衣人，就當盡可能的疏遠老弟你，以資取信於他，繼續合作，獲取更多的內幕秘辛，故而只得以僕從身份同赴昌平。」

金牌易主之事，馬雲飛早已瞭然於胸，但聞聽之下依然吃驚不小，道：「我的媽呀，剛才好險，假如余貴妃要看金牌，包準會吃不了兜着走。」

鬼面俠笑笑，道：「沒有那麼嚴重，憑那個潑婦還奈何不了咱們。」

「但是，不論如何，這個假欽差就到此為止，我可不願意再活受罪。」

「本俠倒覺得你愈來愈上路，神氣活現，差不多跟眞的一樣了。」

「好了，且別再談這件惱人的事，前面的這一車女人該如何處置？」

「先押回太白樓再說。」

「押回太白樓？你不怕老國師興師問罪？」

「本俠正愁他不來。」

「鬼面俠，你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后位之爭，枝節橫生，三寶之失，趙家滅門血案，皆與此有所牽連，目前已可斷定，余家為爭后座不擇手段，就常情常理言，盜寶滅門二案余家必也難脫關係，問罪太白樓，正可藉機找出更多的綫索來。」

「嗯，言之有理，由此推論，爭后位的另一個主要對手，十九是王明幕後的主子？」

「不錯，惡徒雖然狡獪異常，一直假手他人，借刀殺人，如今總算理出一點頭緒來了，只要再進一步查清楚王明、錦衣人、無情公子的眞實身份，便可突破，眞相大白。」

車行轆轆，滿天晚霞，兩輛馬車一前一後，正從一大片高粱地經過。

驀地，官道前方出現一羣人，二話不說，早有人跳上車去，快馬加鞭，將余如玉乘坐的那一輛馬車刧走。

其餘的人却橫在路中，阻住鬼面俠與馬雲飛的去路。

鬼面俠一言不發，第一個激射而出。

馬雲飛也不稍慢，凌空飛渡，企圖截住前車。

蓬！蓬！蓬！震聲如雷，砂飛石走，來人騰身攔截，雙方大打出手，馬雲飛一點也不豆腐，左拳右掌，脚踢腿掃，一霎時便打退了四個人，落地復起，再退强敵，彷若一頭猛獅，將刧車之人一拳打下地來，緊緊控住馬韁。

馬車疾駛疾停，顚簸太甚，已駛離路面，嚇得幾個坤道驚叫不已。

鬼面俠的情形却大異其趣，與人對了三掌，被震得横飛數丈，摔進路邊的高粱地裏去了。

這時候，馬雲飛才弄清楚整個情勢，來人大約有十來個，一個個皆身穿黑衣，面蒙黑巾，只有為首之人是惟一的例外。為首之人是無情公子。

這一發現，令豆腐大俠驚駭不已，沉聲說道：「無情公子，想不到賭場不見，咱們會在此重逢。」

無情公子果然身手不凡，衝至他面前五尺許處，揚腕猛拍一掌，殺氣騰騰的道：「馬豆腐，對你來說，重逢不是好事，正是你小命結束的時候。」

豆腐大俠馬雲飛反手還擊，單刀直入的道：「朋友可是余家的人？」

「不是。」

「是親友？」

「八輩子也打不着。」

「那你此來目的何在？是刧車？還是殺人？」

「既刧車，也殺人！」

「朋友，請把話說清楚。」

「小子，少耍嘴皮子，接招！」

無情公子不欲多言，說幹就幹，呼嘯的掌風好似巨颷狂飈，尤其步法詭異，身形飄忽，馬雲飛施出各種奇技，包括老丐仙的「醉拳」在內，却始終封不住無情公子的强猛攻勢。

無情公子則游刃有餘，大聲吆喝道：「發甚麼楞，還不快將馬車趕走。」

鬼面俠一「摔」不回，馬雲飛自知不是無情公子的對手，聞言駭然，陡生一計，乍然飛出一拳，通！正中馬頭，立時頭破腦溢而亡。

這是釜底抽薪之計，馬兒一死，車子再也動不了啦。

「馬豆腐，這樣你死的更快更慘！」

喝聲中，無情公子招出如雨，快如風，猛如山，明明是從正面出手，勁力却自身後湧至，明明左翼遇襲，偏偏右翼涉險，「天龍八步」的身法神鬼莫測，與溫三爺的「醉拳」相較，高明甚多，交手未及十合，馬雲飛已是險象環生。

「馬小子，明年此日就是你的一週年，拿命來吧！」

無情公子叫足全力，一掌貫頂而下。

馬雲飛已吃足苦頭，那還敢再逞强硬接，疾施「懶驢打滾」，旋身退出三身之地。

無情公子不肯罷休，决心要置他於死地，揚掌猛追，一絲一毫也不放鬆。

驀在此刻，有一條人影像旋風一般殺進來，好幾個蒙面人起身截擊，奈何當者披靡！非死即傷，剎那間便已殺入重圍。

是鬼面俠。

原來鬼面俠是佯輸詐敗，僕役的身份，諸多不便，潛入高粱地，很快換穿鬼裝，恢復他鬼面俠的本來模樣兒。

無情公子呆了一呆，道：「鬼面俠，你來做什麼？」

「做生意。」

「做生意，莫不是有人買下了本公子的命？」

「正是這樣。」

「買主是那一個？」

「前禁軍統領石忠。」

「石忠現在大牢，你——」

「是本俠自動爲他免費服務。」

「本公子聽不懂你在胡說些什麼。」

「三寶之失，害石統領蒙不白之寃，你是主謀者。」

「朋友何敢如此肯定？」

「你身懷『天龍八步』絕技，就足以說明一切。」

此刻，馬雲飛已看清楚，無情公子左脅佩有一刀，右脅掛有一劍，正是金劍銀刀，不由怒眉雙挑的說道：「無情公子，你還是殺害保定府護送寶刀寶劍捕快的兇手！」

無情公子默然不語，已將銀刀，金劍亮出。

銀刀銀虹勝雪，寒氣襲人！金劍金光四射，璀璨奪目。

霎時間，鬼面俠與馬雲飛都看得呆住了，做夢也想不到，大內三寶，居然會全部落在無情公子一個人的手中。

半晌，鬼面俠才沉聲說道：「無情公子，事實俱在，你就是盜寶一案的主謀者，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當然有話說。」

「什麼話？」

「本公子最初只是想刦走車上的幾位嬌客，享受享受，如今秘密已被爾等識破，只得臨時改變主意。」

「怎麼樣？」

「殺人滅口。」

無情公子話一出口，人也跟着朝鬼面俠走過去，舉步沉穩有力，眸中殺機濃重，一刀一劍，提自腰際，不知道他是要揮刀？還是要出劍？

鬼面俠一點也不敢輕敵大意，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右手屈指如鈎，隨時準備以「乾坤指」迎戰克敵，左掌則五指箕張，打算施展掌上奇招。

「找死！」

喝聲出自鬼面俠之口，噗！噗！連彈二指，却不是射向無情公子，而是發現有人卸下後面馬匹，牽往前車，顯然是想載着余如玉主僕開溜，被鬼面俠擊中要害，一頭栽下去。

「看打！」

紅影乍閃，晚霞燒天，相互輝映，氣象萬千，在奪目霞采中射出兩道寒芒，好快，像天邊流星，似空際閃電，兩個蒙面人抬走死馬，正準備以活馬入替，陡覺喉頭一緊，已各自釘上一枚「玫瑰釘」，倒地了帳。

瞬息之間，無情公子帶來的人已傷亡殆盡，碩果僅存的一名幸運者，仍圖作最後掙扎，欲將余貴妃背負而去。被豆腐大俠馬雲飛眼尖發現，飛起一腿，踢昏在丈許之外。

現在，僅僅還剩下無情公子獨自一人，却是最爲難纏難惹的一個，早就在鬼面俠、紅玫瑰、馬雲飛出手的同一時間，他亦以雷霆萬鈞之勢猝然施襲，銀刀金劍齊舞，招式如春雷乍展，身法若幽靈鬼魅，雖未能及時救下同夥性命，三人仍承受極大壓力，連連退避。

這時，鬼面俠，紅玫瑰，與馬雲飛鼎足而三，將無情公子困在核心，無情公子却仍然神態自若，懼意全無，目註鐵胆羅刹，冷聲說道：「紅玫瑰，鬼面俠是爲石統領打抱不平，妳又是爲了那一樁跟本公子過不去？」

紅玫瑰瞟了鬼面俠一眼，扶正一下面上薄紗，緩緩說道：「本姑娘是來討東西的。」

「討什麼東西？」

「金劍！」

「金劍是妳的？」

「是的，當初仇恨男曾將此劍贈予本姑娘。」

「據本公子所知，仇丫頭她也是偷來的。」

「無情公子，這金劍難道你不是搶來的？」

「偷來的是贓物，姑娘名不正，言不順！」

「搶刦者是强盜，閣下理不直，法不容！」

「好一個理不直，法不容，好吧，想要得到金劍不難，但妳必須替本公子做一件事。」

「什麼事？」

「殺掉鬼面俠！」

「假如本姑娘不同意呢？」

「那妳就與他同歸於盡。」

「好狂妄的獨夫，看打。」

紅玫瑰好快的動作，纖手揚處，先打出兩枚「玫瑰釘」，緊接着嬌軀乍閃，人去如矢，「十八玲瓏手」連環出招，如雨點子般激射而出。

鐵胆羅刹是武林中一顆明亮的星，縱橫江湖，所向無敵，但她面對的是身懷「天龍八步」奇技，功力高深莫測的無情公子，但見金光漫天，銀虹瀉地，無情公子刀劍齊揮，兩枚「玫瑰釘」似撲火燈蛾，四分五裂，傲視江湖的「十八玲瓏手」竟亦無法沾上無情公子的邊兒。

無情公子身份如謎，功力如謎，鬼面俠自然不肯坐視，兩顆明亮的星，再加上一個豆腐大俠馬雲飛，決心要將無情公子留下來，查明一切，可惱此人技深若海，依然奈何不了他。

技不如人倒不盡然，銀刀金劍，鋒芒太銳是其一，最重要的原因是，無情公子身法詭異，大家均摸不準他的方位，無法施以痛擊。

當然，三人聯手合擊，勢如萬丈驚濤，無情公子也沒有討得半點好。

這對無情公子而言，亦頗爲不利，久戰不一，深恐敗露行藏，猛地突施奇招，環攻一匝，趁三人全力封阻，還手無及的當兒，冷不防已抽身退走。

而且，在他退走的時候，還頻施殺手，擊斃了幾位負創未死的同夥。

「別逃，把金劍給本姑娘留下！」

紅玫瑰不肯歇手，彈身就追。

事實上，無情公子早已去遠，鬼面俠



無情公子手持刀劍追擊鬼面俠及馬雲飛。

伸手一攔，道：「『天龍八步』，獨一無二，他要是想走誰也攔不住！」

退而求其次，三個人繞場一週，想從他的同夥中覓一個活口，探隱索密，不料，無情公子做得很澈底，竟無半個活命的人。

豆腐大俠恨得牙癢癢的道：「他奶奶的魔崽子龜孫，這傢伙眞不是東西，連他自己窩裏的人都這樣殘酷無情，難道說就沒有一點辦法來對付他？」

紅玫瑰想了想，道：「辦法倒是有一個。」

馬雲飛道：「雲飛願聞其詳！」

「大家都知道，『天龍八步』本是皇上防身的不傳之秘，換句話說，除無情公子外，皇上也懂得這種絕妙身法。」

「姑娘的意思是請聖上親自出馬？」

「這個昏君只知道沉迷女色，聽說最近又在鬧病，叫他拚死拚活，恐怕此路不通。」

「那芳駕的意思是——？」

「可以找他學。」

「皇上深居禁宮，一般人怎麼請得着呢？」

「本姑娘可以設法。」

她說這話時，神態從容，語氣溫和，沒有一點誇張、吹噓、言過其實的味道。

鬼面俠不由一怔，道：「聽姑娘的口氣，好像跟當今能扯得上一點關係。」

紅玫瑰冷笑一聲，道：「關係是有，而且還不遠，但本姑娘並不稀罕。」

跟皇上能搭上關係，而且挺近乎的，紅玫瑰却不高興，不稀罕，此馬來頭眞大，馬雲飛聽得一楞一楞的，咋舌不已。

鬼面俠笑道：「有關係何不善加利用，想奪回金劍，捨此莫由，皇上風流倜儻，姑娘美若天仙，香國說不定會再添名花呢。」

「哼！宮苑猶如囹圄牢籠，伴君如伴虎豹豺狼，本姑娘寧願遨遊四海，遁跡三山。」

「姑娘對皇上似乎成見很深？」

「他優柔寡斷，昏庸無能，當然不滿意。」

「姑娘可有事實根據？」

「皇后崩逝，至今寃沉海底，此其一；后位虛懸，至今未决，以致紛爭迭起，禍事頻仍，此其二，天龍八步，無人能敵，他視而不見，袖手旁觀，此其三，這還不夠嗎？」

「夠了，夠了，但願姑娘能學得奇技，早伏此獠。」

馬雲飛已命車把式將前車套好，道：「兩位，請上車吧，此非談話之所，有什麼話回太白樓再作深談。」

紅玫瑰的眸光從二人臉上一掃而過，道：「謝謝，本姑娘另有別事，現在還不打算回城去。」

紅影三閃，芳踪已失。

鬼面俠給馬雲飛使了一個眼色，縱身進入高粱地，當他再出來的時候，又改成僕役跟班的打扮，步履蹣跚，灰頭土臉，裝作成受傷不輕的模樣，以避入耳目。

× × ×

這一夜，爲了安置及看管余如玉那一夥人，馬雲飛幾乎沒有闔過眼，直至天亮前，才由鬼面俠接替，返回臥室。

詎料，甫入夢鄉，酣睡正濃，又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巧兒在門外喊道：

「馬大哥，快起來，快起來。」

「我的小姑奶奶，我一夜沒睡，讓我多睡一會兒好不好。」

「雲飛哥，我知道你一夜未睡，可是事情很急，你非起來不可。」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快說呀，眞是的。」

「刑部總捕頭張大人要找你。」

「叫他等等，天王老子也不能叫人家不睡覺。」

「馬大哥，你還沒有弄懂小妹的意思，我是叫你快走，不是會客。」

「我又沒有犯法，幹嘛要逃？」

「張大人說你冒犯了當朝貴妃，要拿你治罪。」

「噢，張傑的消息倒蠻靈通的。」

「馬大哥，刑部的人正在開始搜查，你快走，再遲就來不及了。」

「哼，我爲什麼要逃，誰怕誰呀！」

這小子眞有種，非但不退縮，反而穿好衣服，大踏步的走出去。

巧兒急得眼淚直流，推也推不開，馬雲飛四下一望，果見四海遊龍張傑就站在敞廳正中，像一座鐵塔，正指揮捕快們亂搜一通，此時天巳大亮，一些早上門的客人全被他們嚇走了。

馬雲飛跨步而上，說道：「張總在找我。」

四海遊龍張傑眼一瞪，聲音冷而硬：「馬豆腐，你的胆子眞不小呀，居然沒有逃。」

「好漢做事好漢當，逃得了今天，能逃得了明日？」

「有種，這樣說你自己是認罪了。」

「在下並未做作奸犯科的事，何罪之有？」

「你敢否認在昌平縣曾經抓了幾個人嗎？」

「是事實，沒有否認的必要。」

「如此說來，你也有正當的理由？」

「當然，天人共憤，罪不在輕。」

「馬豆腐，你以爲你是誰，捕快，縣太爺？知州知府？』

「都不是。」

「什麼都不是，就是撈過了界，撈過了界就——」

「奸佞惡婦，人人得而誅之，並不一定非六扇門中人不可。」

「馬雲飛，你這張嘴一點也不豆腐，希望在老虎凳上也能保持你的硬骨頭。」

「張總似乎想要抓人。」

「這正是本官來此的目的，你且先說出將貴妃娘娘藏匿何處？」

「對不起，馬某不清楚。」

「人是你抓的，會不知道？」

「是區區一個跟班的關的，我在睡大覺。」

「哼，你倒推得乾淨，須知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不論是小偷飛賊，江洋大盜，甚至貪官汚吏，都得交由有司，他律論處，何況你是私心自用，恣意胡爲。」

「有一天會將人犯交給刑部的，但不是現在。」

「馬豆腐，你——」

「有些事尙混沌未開，有些事也許還需要他們作證對質，時機成熟，你張總想再請我代勞，區區還會嫌累贅呢。」

四海遊龍張傑聞言大怒，聲若洪鑼的道：「你好大的口氣，老夫不禁要再問你一句，你以爲你是誰？」

有一個蒼老的聲音接口說道：「張大人，人不可貌相，別看他年紀輕輕，這位馬公子是欽差大人。」

語聲未落，太白樓又來了三位貴客，一位是定國公余百忍，一位是三公子如松，另一位是四公子如柏。

這余如松，余如柏，生來都是一表人才，年齡約在廿五三十之間，眉尖眼角，煞氣甚重，四隻眼珠子直瞪瞪的盯着馬雲飛，頗不友善。

後面還跟着好幾個人，是鐵捕王剛，牛管事及數名家丁。

老國師的神色倒很平靜，對馬「欽差」執禮甚恭，馬雲飛亦以禮相待，張傑抱拳問候過余家公子後，臉色接連數變，疑雲滿面的道：「老國師，自我朝開國以來，還沒有聽說過有江湖人榮膺欽差的，這中間會不會——」

他本來想說「有詐」，但張傑久於官途，懂得明哲保身，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

却被余如松一語道破：「張大人是否懷疑他的身份有詐？」

豆腐大俠馬雲飛暗中苦不堪言，最不願人五人六的裝扮欽差大人，偏偏接二連三的跟着來，事到如今，又不能否認，只好硬着頭皮說：「張大人，本座的身份老國師應該可以代爲證實。」

定國公輕撫着及胸長鬚，面容冷肅，毫無喜怒之情，慢吞吞的道：「老夫相信沒有用，要張大人相信才行。」

馬雲飛說道：「如何才能使張大人相信？」

余如柏道：「舉手之勞，馬大人何必明知故問。」

馬雲飛嚇一跳，暗道：「要糟，常走夜路，果然遇上了鬼，都是死鬼面俠害的，他將金牌給了錦衣人，我今天非被人剝一層皮不可。」

繼而一想，這件事極爲隱密，知道的人僅鬼面俠，錦衣人、與自己三人而巳，余家父子不可能得知此事，姑且唬他一唬，再見機行事。

於是，力持鎭定的道：「本座的金牌，老國師曾親眼目睹，如假包換。」

定國公余百忍一本正經的道：「馬大人說那裏話來，老夫年近七十，老眼昏花，什麼也沒有辦法替馬大人担保。」

余如松說道：「是嘛，想要證實自己的身份，需要馬大人自己拿出有力的證據來。」

父子二人一唱一和，雖然無激烈的言詞，馬雲飛則巳感受到沉重的壓力，無疑正欲一步一步的將自己逼向絕路，逼向死亡。

鬼面俠迄未現身。

金牌巳送入，現身又能怎麼樣？

刑部總捕頭張傑耳聞目見，更加疑雲重重，道：「馬豆腐，此事最是單純不過，何必轉彎抹角，拿出聖上御賜金牌來，就是欽差大人，拿不出來你恐怕就難逃牢獄之災。」

馬雲飛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矛盾過，一方面痛恨假冒欽差大人，一方面又多麼盼望別人能肯定他的身份，心裏七上八下慌得很，表面上却不得不端足架子耍威風，道：「張傑，你眞以爲本座年紀小，身在江湖，就以爲是冒牌貨，你說話可要當心！」

眞把張傑給唬住了：「張某不敢，請出示御賜金牌！」軟中還是有硬。

「眞不巧，那金牌被一個跟班的帶走了。」

「帶往何處？」

「本座要是知道，早巳命人尋回。」

原想打個馬虎眼，蒙騙過關，余如松不放過他，道：「張大人，此人言詞閃爍，態度曖昧，不敢出示金牌，足證此物是假，存心招搖撞騙，請即刻拿下，打入天牢。」

張傑遲疑未決，余如柏擅作主張道：「上，帮張大人將這個惡棍拿下。」

鐵捕王剛等人怎敢不聽，立時一擁而上，看來豆腐大俠的這一場牢獄之災巳是無可避免。

「慢着！」

突聞一聲暴喝劃破長空，鬼面俠應聲而現，身爲僕役，不得不粗聲大氣的道：「不許動，誰要是敢動欽差大人的一根汗毛，俺就告到皇上那兒去。」

馬雲飛五內如焚，暗忖：「吹牛有什麼用，沒有金牌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余如松冷笑一聲，道：「傻小子，發什麼狠，拿出金牌來才管用。」

四海遊龍張傑亦道：「聽說金牌在你身上？」

鬼面俠環視全場一眼，粗獷的聲音道：「前天夜裏，不曉得那個千刀萬剮該死的傢伙，將金牌給盜走了。」

老國師余百忍道：「我看是假貨，你不敢拿出來！」

鬼面俠極力爭辯道：「是眞的，一點不假。」

張傑道：「是被誰盜走的？你又跑到那裏去了？」

「俺要是知道是誰，早就將他的頭扭下來了，怕大人責怪，又不敢明言，一大早偷偷溜進宮去見皇上去了。」

「丟了金牌，你還敢入宮見皇上，不怕砍腦袋？」

「皇上仁德，並未怪罪，還賞了俺一塊新金牌。」

鬼面俠可不是說着玩，當眞從懷裏拿出一塊金牌來，雙手遞給馬雲飛，道：「大人，這塊牌子俺再也不敢保管了，請大人自己收好。」

弄得馬豆腐滿頭霧水，對鬼面俠更加高深莫測，怎麼也想不透，這第二塊金牌他是如何弄到手的，當即交在張傑手上，道：「請張大人過目。」

張傑，余百忍、余如松、余如柏，四個人傳來傳去，你瞧瞧，我看看，怎麼也找不出半絲半毫毛病來。

是眞品，一點不假。

余百忍父子臉色大變，面如死灰，首先撲跪在地，張傑等人也不稍慢，倒地三呼萬歲而起。

馬雲飛收回金牌，冷言冷語的說道：「那一位還心存疑慮的，不妨再拿去仔細審視，免得日後再三番兩次的藉故挑撥是非。」

余家父子啞口無言，張傑躬身說道：「下官不敢！」

互換一道眼神，意外地，像是鬥敗了的公鷄，余家父子就此垂頭喪氣的率衆告辭而去。

烏雲密佈，應有大雨傾盆，結果却滴水未降，寧非咄咄怪事？

馬雲飛亦未攔阻，僅將牛管事一人扣留，對張傑道：「張大人，本座有一件事想麻煩貴屬，不知可肯大力賜助？」

「請欽差大人明示，下官自當全力以赴。」

「犯婦余如玉等人，就囚禁在太白樓後面的一個小跨院裏，想請刑部派幾個人來嚴加看守。」

「打入天牢，豈不更好？」

憑實而論，馬雲飛響往的是閑雲野鶴般地神仙生活，才不願意管這些累人的閑事，許多事情，差不多都是因緣際會，或誤打誤撞碰上的，聞言正中下懷，巴不得張傑能立刻將余如玉那一夥人押走，却被鬼面俠以目示意阻止了。

馬雲飛會意，只得改口說道：「本座說過，有些事尙混沌未開，需要繼續察查，必須暫囚此處，以便隨時訊問。」

「是！是！」

張傑百恭百敬，親自領着一羣捕快，押着牛管事，在後面跨院裏妥爲部署了一番。

這人前倨後恭，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馬雲飛再一次領受到「欽差大臣」的威風，嚐到「權力」的甜頭。

許多居高位者，佔着茅房不拉屎，身披袈裟不唸佛，大概就是「權力」在作怪吧？

送走張傑，連馬雲飛自己都忍不住笑出來，兩個人相偕返回小客廳，滿腹的疑問，立即說出口：「我的媽呀，你的本事眞大，這第二面金牌是如何弄到手的？」

鬼面俠不慌不忙的道：「本俠說的差不離都是事實，是從皇上那兒弄來的。」

「你眞的進宮去見到了皇上？」

「是託那位業巳告老還鄉的前朝宰相代辦的。」

「那位老相爺正在京裏？」

「是的，他深得皇上的寵信，言聽計從。」

「可是，金牌有如尙方寶劍，豈可予取予求！」

「老相爺神通廣大，終於說服了陛下了。」

「如此說來，你果然是正牌的欽差大人？」

「現在是，以前不是。」

「以前不是？那你的第一塊金牌是從何而來？」

「本俠說過，是家傳之物。」

「令祖上曾任欽差，係先人故物？」

「大概是吧。」

鬼面俠支吾其詞，馬雲飛知道再問下去也是白搭，主動將話題岔開：「老相爺既能得見皇上，何不提一下『天龍八步』的事？」

「提了，但遭陛下一口回絕。」

「皇上不肯傳授這種絕妙身法？」

「是的，因爲這是陛下防身的獨門功夫，只傳太子，不傳外人。」

「這樣就麻煩了，擒不住無情公子，必將貽無窮禍患。」

「陛下曾親口答應，必要的時候就會親自動手。」

「嗯，這還差不多，老是窩在後宮中吃喝玩樂，讓別人去拚死拚活，這算什麼嘛。」

這小子生性豪放，口沒遮攔，不知天高地厚，連皇上也敢出言批評。

鬼面俠道：「老弟，你有沒有覺得，余家父子來勢洶洶，頗有鼓噪張傑將咱們

問罪下獄的意圖，從種種跡象顯示，他們似乎已知金牌易主的事。」

「小弟也有這個感覺，存心要我下不了台，出洋相，莫不是那錦衣人與余家有勾搭？」

「這個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

「然而，小弟甚覺納悶，余如松公子只打雷，不下雨，悄然退走，難不成會甘心就此罷手不成？」

「余家財大勢大，絕不會就此雌伏的，如果本俠判斷不錯，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果，從今往後，咱們的痲煩將會層出不窮。」

「篤！篤！篤！」外面有人敲門，馬雲飛開門見是巧兒，立道：「有事？」

巧兒指着敞廳一角，道：「馬大哥，有人指名要請你吃飯。」

請客，在馬雲飛來說是家常便飯，黑大痲子與霹靂嬌娃的那兩頓飯就頗饒趣味，但在此時此地，却摸不透是誰想當冤大頭，二百五？

「是什麼人？」

「掌櫃的說是一位貴客，小妹沒有見着。」

鬼面俠道：「管他是誰，見了便知分曉，這個節骨眼上，應非無名小卒。」

豆腐大俠馬雲飛沒有再言語，跟着候在外面的掌櫃的，來至太白樓最豪華的一間單室雅座。

掌櫃的親自啓門揖客，馬雲飛昂首而入，出乎意料之外，主人赫然是剛剛離去不久的余三少爺余如松。

「原來是三少爺，幸會，幸會。」

「馬大人，別客氣，快請坐！」

余如松起身相迎，親自搬椅子，請馬雲飛入座，表現的相當熟絡親切。

立即交代掌櫃的，擺下盛宴，舉凡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應有盡有，花樣之繁，品味之精，連馬雲飛這個老饕客亦歎為觀止。

余如松此來，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又在朝中為官，一向作威作福慣了，今天却一反常態，非但卑躬屈膝，執禮甚恭，而且絕口不談公事，一個勁的敬酒勸茶，馬雲飛落得耳根子清靜，食指大動，猛吃猛喝。

直至酒過六巡，酒酣耳熱後，馬雲飛才忍不住開口說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三少爺有何見教，但請直說無妨。」

余如松舉起一杯酒，懸在空中照着，語氣相當緩和：「馬大人，首先我要聲明，下官是以私人的身份專誠拜訪。」

馬雲飛微微一笑，道：「既是私人聚會，就希望不要涉及公事。」

「那裏，下官的意思是，希望以私人的身份，在私下了斷這一樁公案。」

「公事就是公事，如何私下了斷！」

「想人生在世，東奔西跑，或則寒窗苦讀，或則雪地練功，為的也不外是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簡而言之，為名為利而已。」

「三少爺說的倒是幾句老實話。」

「名之為物，虛無飄渺，變幻無常，抓不到，摸不着，眞正信而有徵，能呼風喚雨，為吾人所用者唯利而已，還有什麼比白花花的銀子，黃橙橙的金子更實用可靠，馬大人可以為然否？」

「對，這話不假，有錢能使鬼推磨，無錢餓死英雄漢。」

乾掉酒，放下杯子，望着馬雲飛，余如松顯得相當從容自信：「所以，有什麼條件，要多少錢，馬大人不必客氣，不妨坦白說出來，咱們好商量。」

「這件事已經驚動刑部，恐怕不易私了。」

「官場中事，可大可小可無，全在人一念之間，只要你馬大人點個頭，就算功德圓滿，至於張大人那邊，下官自會打點，萬無一失。」

「就算張總沒問題，又如何杜衆百姓悠悠之口？」

「此乃小事，村夫村婦，愚夫愚婦，人微言輕，發生不了作用，必要的時候只要略施小計，便可雲散烟消。」

依馬雲飛的性子，早就一口回絕，把他趕跑了，但碍於身份，尤其怕壞了鬼面俠的大事，只好虛與委蛇的道：「余大人，此事非比尋常，本座須得琢磨，可否寬限數日？」

「不急，馬大人儘可好好考慮一下，至於條件嘛，」余如松從懷裏取出一張銀票來，放在桌子上，道：「這是一張空白票子，是北京大票號『大德堂』的，馬大人在上面填一個數字，隨時可以提領兌現，只要不太離譜，百八十萬兩銀子我們余家還付得起。」

站起身來，正要準備告辭而去，馬雲飛道：「在本座尚未有所決定之前，請三少爺將票子帶回去。」

余如松人已到了門口，轉身說道：「在尚未填寫數字以前，形同一張廢紙，留着何妨，況且，這也不是第一次，馬大人該不會忘記家兄在保定府的那一點點心意吧？」

這話等於是在要脅，若不就範，就會將醜事抖出來，馬雲飛不由的心頭一震，暗罵了一句：「王八蛋！」

余如松軟硬兼施，皆不溫不火，恰到好處，足見功力頗深，又道：「馬大人請慢慢用，慢慢琢磨，一有結果，歡迎隨時賜教，下官失陪了。」

當即跨步而出，離開太白樓。

老丐仙溫三爺却聞香而至，脫口就說：「豆腐，你小子時來運轉，越來越踱，也越來越春風得意，趁明兒將那塊牌子借給我老人家用一用，老叫化子也好走走老運，抖一抖。」

豆腐大俠馬雲飛苦笑一下，道：「得了，別拿晚輩窮開心，在下正為此苦不堪言，三爺想要隨時可以拿去玩。」

面對山珍海味，時饈佳釀，老丐仙那還有閑工夫跟他磨牙，猛灌猛扒，一點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馬雲飛羨慕不已的道：「三爺，看你狼吞虎嚥，何等逍遙自在，比神仙還樂，皇位讓給你都不見得肯幹。」

老丐仙塞着一嘴美食，吐字不清：「這倒一點不假。」

「三爺請盡量享用，在下折騰了一夜，想回房去睡一覺。」

「且慢，先留在這兒陪我老人家喝幾杯吧，鬼面俠那邊有客。」

豆腐俠人頭有價

鬼面俠的房裏的確有客，是瘦巴老頭王明，他是在馬雲飛離去不久來到太白樓的，幸好巧兒機伶，先擋了駕，待鬼面俠換好鬼裝，才放他進去。

趙婷婷得到消息，精神大振，忙隱身暗中窺伺。

小客廳裏，二人對面而坐，瘦巴老頭王明開門見山的道：「鬼面俠，小老兒是來聽消息的。」

鬼面俠故意吊他的胃口，道：「本俠已去過昌平，找到西醋房張家，可惜張大媽不在。」

「可以問問左隣右舍呀。」

「本俠問了，最後也找到了張大媽，以及那個大腹便便的孕婦，她正在臨盆生產。」

「生男的？抑是女的？」

「本俠沒進去，不清楚。」

「你沒有如約要了他們的命？」

「本俠發現她是定國公余老國師之女，皇上的愛妃余如玉余貴妃。」

「鬼面俠，小老兒我花錢消災，你既已受託，自當踐約殺人，不論貴賤，總得給王某人一個圓滿的交代。」

「話是不錯，奈何余家的人戒備十分森嚴，一時間找不到下手的機會，如果老丈能提供一些協助，將會大有裨益，定可叫那余如玉一命歸陰。」

「你需要那些協助？」

「找幾個人，帮本俠引開護衛。」

「小老兒窮愁潦倒，孤家寡人一個，到那兒去找人帮忙。」

「哈哈哈哈……老丈說笑話了，一個孤獨老頭子會和皇親國戚結下仇，請別把本俠當作三歲孩童。當然，拿了你的銀子，本俠有義務結果余如玉的性命，但無支援，免不了會拖延一些時日，尚請老丈三思。」

「好，容小老兒回去想一想。」

「老丈似有難言之隱，可是要回去請示他人？」

「不，小老兒是想，看能不能找幾個人來助大俠一臂力。」

鬼面俠旁敲側擊，循循善誘，想盡辦法欲從王明口中套出一點底細來，怎奈此人老奸巨滑，步步設防，堅不吐實，費了半天口舌，還是一無所獲。

王明精明如猴，處處小心，話一說完，便起身離去。

紫衣少女趙婷婷就守在暗中，咬着尾巴追出去。

豆腐大俠馬雲飛甫告別老丐仙，欲回房去睡大覺，聽到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在這後叫道：「喂，馬豆腐，請慢走一步。」

回頭一看，來人一身錦繡，正是討走金牌的錦衣人。

對此人，鬼面俠特別交代，要小心應付，馬雲飛笑呵呵的，像對待多年老友一般道：「怎麼樣，多日不見，朋友是否想再一顯身手！」

錦衣人就停在滑板前人羣外圍，並沒有進去的意思，簡短有力的道：「本公子是來找人的。」

「誰？」

「鬼面俠。」

「他不在。」

「兩位不是合夥做生意嗎？」

「生意歸生意，他人不在太白樓。」

「要怎樣才能找到這位殺手？」

「你可以按照正規的法子約他。」

「在鬼面具反面鬼畫符？」

「是的，這是他的老方法，保證準時赴約。」

「這太痲煩了，本公子寧願再上一次滑板，請他出面服務。」

「有一件事馬某想先言講當面，賭約略有改變，贏者現在由區區出面服務，區區無能為力時，再商請紅玫瑰捉刀。」

「怎麼？鬼面俠出事了？」

「那倒不是。」

「那是兩位拆夥了。」

「也不是，是他太忙，分身不易。」

為了金牌的事，怕錦衣人起疑，更為了與他保持接觸，以便蒐隱索密，鬼面俠擬定了一套應對之策，馬雲飛據此與千面人劃清界綫。

錦衣人沉吟一下，以命令似的口吻說道：「豆腐，你告訴他，說本公子在老地方等他，有一票買賣要交給他辦，不見不散。」

馬雲飛道：「朋友，他要是來太白樓，區區自然可以把話傳到，否則，閣下可能會喝西北風。」

「哼！」

錦衣人沒再多說一個字，冷哼聲中，掉頭就走。

他那兒也沒去，直奔平夷侯府，在高大的粉牆之外，有一排大楊樹，如今並非開花的季節，楊樹上却出現一朵紅色的花，錦衣人情不自禁的停下來。

這時看得清楚，是一朵玫瑰花，一朵精鋼打造的玫瑰花——鐵胆羅刹的信物「玫瑰釘」。

錦衣人稍作思考，隨即彈身而起，好妙的輕功，比猴子還要輕巧快捷，拔下玫瑰釘，在原處樹皮之上，寫下了約見的時地。

無獨有偶，三丈以外，另一棵樹上，掛着一副鬼面具，錦衣人胃口不小，竟亦如法泡製，跟鬼面俠訂下了約。

平夷侯府的斜對面，也就是鬼面俠上次與他相會的那棟高樓的下面，是一家茶館，錦衣人選了最靠路邊的一副座頭，叫了兩盤瓜菓一壺茶。

他漫不經心的磕着瓜子，喝着茶，注意力則全部集中在那兩棵大楊樹上，可是，直至傍晚時分，仍未見鬼面俠與紅玫瑰的影兒。

打從他一進來的時候，茶館裏就有一個操琴的小老兒，領着一個大姑娘在唱歌獻藝，由於模樣兒俏，歌聲又甜，許多茶客皆流連不去，歌女賺了不少賞錢，店東也樂得多賣了幾壺茶。

歌者乃白梅主僕，來平夷侯府外獻藝，自然是有所為而來，但她三番兩次，想跟錦衣人攀個交情，錦衣人却始終連正眼也沒瞧她一下。

倒是跟不少茶客，平夷侯的部份差役混的很熟。

霹靂嬌娃不死心，這時又過來搭訕道：「這位爺，喜歡聽甚麼京戲？大鼓？蓮花落？」

「不喜歡！」錦衣人鐵青着臉說。

「那麼，梆子？流行調怎樣？」

「也不喜歡！」

「這位大爺好面善，我們好像在那兒見過？」

錦衣人索性閉上嘴，沒再說半句話。

白梅一肚子的火，却發不出來，只好轉到別桌去。

天黑了，突然之間，大楊樹下，出現一個人，好快，錦衣人的眼皮才一眨便不見了。

定目再看，好似在變魔術，那人又從樹上一瀉而下，鬼面具已戴在自己臉上。

鬼面俠朝樓上望望，方待舉步，錦衣人主動迎上去，說道：「鬼面俠，咱們就邊走邊聊吧，樓頭目標太大，免得惹人注目。」

「也好，有甚麼事尊駕就直說吧。」

「鬼面俠，本公子想知道，馬豆腐的第二面金牌是那裏來的？」

「赫，尊駕的消息好快，可惜本俠也不甚了了，據說，是他身邊的那個傻小子，進宮去找皇上要的。」

「你相信？」

「本俠就知這麼多，信不信由你。」

「他是你的業務代理人，對豆腐的事你應當瞭如指掌才對。」

「實不相瞞，自從上次盜了他的金牌之後，豆腐就有點疑神疑鬼，好像處處在防着我，爲免彼此不快，本俠已有數日未去太白樓。」

「未去太白樓，你怎知本公子在此候駕？」

「尊駕開甚麼玩笑，本俠是看到面具才知道。」

已行出十四五丈，昏黯幽靜，路人絕跡，二人不約而同的停下來。

鬼面俠道：「貴公子對馬雲飛身上的金牌，似乎很有興趣？」

「不錯，馬豆腐憑着他欽差大人的身份，處處跟本公子過不去。」

「豆腐跟尊駕過不去？本俠怎會毫無所悉？」

「有些事，他是瞞着你幹的，閣下當然不可能全部掌握。」

「既然討厭他那塊牌子，再盜出來不就結了，沒有了御賜金牌，馬豆腐欽差大人的戲就唱不下去了。」

「這小子本事不小，要是再弄一塊來豈非徒勞。」

「那就這樣吧，乾脆把他幹掉，一了百了。」

「本公子正是爲了此事而來。」

「你眞的有意將馬雲飛幹掉？」

「這也是對你鬼面俠的一個攷驗，會不會顧念舊情，下不了手？」

「本俠說過，殺手只認銀子，沒有朋友，也沒有感情。」

「好極了，本公子需要的就是你這樣的人，說吧，活的要多少銀子？死的又若干？」

「聽朋友的口氣，似乎不一定非要斃掉不可？」

「活捉最好，本公子想要親手砸爛這塊豆腐。」

「閣下既欲手刃此人，大可殺進太白樓去，何必假手本俠？」

「太白樓臥虎藏龍，本公子恐力有未逮。」

「這樣好了，死的一萬、活人加倍如何？」

「死活都是一條命，區別在那裏？」

「死人乾淨俐落，拍拍屁股就走，活人却必須看管押送，痲煩多多。」

「這倒不假，本公子先付你一萬死錢，若是擒到活的，再一手交人，一手交銀子。」

「可以，本俠答應你，但期限不能太急。」

「三日如何？」

「可能力不從心。」

「鬼面俠，你與豆腐關係不同，猝然施襲，定可一擊建功，本公子以爲三天都太長了。」

「貴公子之言差矣，須知馬雲飛乃是身懷絕技之人，一擊不中，後果就不堪設想，本俠必須選擇最有利的時機，需要等待。」

「那閣下自己說一個期限吧。」

「殺人的事那有一定的準兒，不如擒獲豆腐之後，再與尊駕連絡，朋友是那一府的公子，可否明示一言？」

「不必費事，閣下一旦大功告成，可將鬼面具高掛太白樓，書明時地，本公子自當準時前往驗收。」

丟下一張一萬兩的銀票，一轉眼，錦衣人便在鬼面俠的視線內消失，隱約中千面人似是有所發現，暗自驚訝道：「假如我不曾眼花，此人明明也練成『天龍八步』的身法，莫不是與無情公子原來是一夥的？」

錦衣人奔勢極快，穿街過巷，如烟似霧，不久便到達東城，停在一座古剎前。

此時夜色已深，明月高照，萬里無雲，星光反而顯得甚是黯淡，不停的閃着小眼睛。

錦衣人的眸子也閃閃發光，不時引頸張望，若有所待。

忽見紅雲滾動，香風撲鼻，來了一位身著紅色勁裝，面蒙黑色薄紗，胸前別着一朵玫瑰花的姑娘。

鐵胆羅刹冷眼掃了一下古廟橫匾，再瞥了錦衣人一眼，道：「是你在約見本姑娘？」

錦衣人回以冷傲一瞥，道：「如果芳駕是紅玫瑰就沒錯。」

鐵胆羅刹指着自己的胸前的玫瑰花，道：「本姑娘正是紅玫瑰，你也可以叫我鐵胆羅刹。」

「鐵胆羅刹，妳來的倒挺快的。」

「那裏，還是比閣下晚了一步。」

「客氣，地點是本公子選的，又是抄近路——」

「本姑娘沒有磨牙的習慣，請談正事吧。」

「姑娘眞是快人快語。」

「這樣大家都節省時間。」

「老實說，我請姑娘來，是想借重大力。」

「要殺人，對不對？」

「跟殺手約，大概不會談風月，論古今。」

「對象是誰？說！」

「在未提對象前，本公子想先瞭解一件事。」

「在我紅玫瑰的僱主中，你是最嚕囌的一個。」

「前不久，本公子一直在平夷侯府附近不遠，姑娘是如何進出現場，取走玫瑰釘？」

「八仙過海，各有巧妙不同，這要怪你跟鬼面俠談斤論両，沒留神。」

「姑娘也在附近，偷聽？」

「是巧合，你的胃口不小，可惜馬豆腐的命不太値錢了。」

「莫非江湖傳言是眞的，妳就是霹靂嬌娃白梅？」

「朋友別想歪了，紅玫瑰只會殺人，不會鶯歌。」

紅玫瑰當門而立，像一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語音一頓，續又說道：「本姑娘可沒工夫陪你聊天，再不談正事，恕我不再奉陪了。」

錦衣人冷哼一聲道：「芳駕好傲的性子，本公子正是要妳殺兩個驕傲的人。」

「兩個？那兩個？」

「一個是石鳳仙，一個是鬼面俠，但必須在他解決掉馬豆腐之後再下手。」

「你好毒辣的手段，這叫做狡兔死，走狗烹。」

「殺手爲的是銀子，不必管這麼多，開價吧。」

「本姑娘一次只能接一個案子，鬼面俠與石鳳仙之間隨你選。」

錦衣人猶豫了一陣，道：「就先替本公子殺石鳳仙吧。」

「閣下所說的這位石鳳仙，可是平夷侯石天成之女，九門提督石孝的妹妹，皇上的枕邊人？」

「就是她，再加上她肚裏的娃娃。」

「朋友的胃口大，胆子更大，連皇后娘娘也敢動。」

「紅玫瑰，妳惹不起就算了，不必找理由。」

「笑話，只要價錢適合，天王老子都敢幹，何況是一個小小的石貴妃。」

「那就說個價錢吧？」

「三萬。」

「這麼貴？一條命不是五千両嗎？」

「那是一般的行情。」

「石鳳仙只是一個文弱的女子，與平常百姓何異？」

「她的後台硬，身價不同，而且是一屍二命。」

「一屍兩命也不過一萬両，姑娘做的可不是獨門生意。」

「嫌貴可以找別人，再見！」

紅玫瑰做事一向明快果决，沒有絲毫擺姿態、矯揉造作的味道，話落人起，當眞頭也不回的走了。存心要試試他的輕身功夫，三起三落，人已在十丈開外，果如心中所料，腦後風聲掠頂，錦衣人後發而先到，已搶在她前頭。

「閣下好俊的輕身功夫。」

「那裏，是姑娘客氣承讓。」

「這種身法，武林中未聞未見，莫非是『天龍八步』？」

「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姑娘想到那裏去了。」

「自古生意不成仁義在，你擋住本姑娘去路，不知居心何在？」

「本公子勉爲其難，照着姑娘的條件付銀子就是。」

「何必勉强自己，你可以再找別人談談。」

「天下烏鴉一般黑，堪當大任的人並不多。」

「那就請將石鳳仙的行方交代清楚，在後宮？或是侯府？」

「都不在。」

「都不在？人海茫茫，叫本姑娘如何下手？」

「姑娘會殺人，尋人的功夫自然也高人一等。」

「但在時間上免不了會有所延誤？」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請姑娘從速進行即可。」

錦衣人做事向來很痛快，從不婆婆媽媽，生意已成，毫不遲延，付過銀票拱拱手，隨即放步離去。

紅玫瑰卓立原地，本想再一睹錦衣人的絕妙身法，無奈錦衣人似已警覺，行來大搖大擺，如常人漫步逛街一般，直至沒入街底，始終未再顯露任何武功。

鐵胆羅刹不禁心有所感，喃喃自語道：「哼，又是一隻狐狸。」

「豈止是隻狐狸，很可能是北京城裏最難惹的頭號扎手人物。」

豆腐大俠馬雲飛，應聲從相反的方向大步行來。

紅玫瑰一怔，道：「是你？三更半夜的，不在太白樓睡覺，跑來此地作甚？」

「找人，找紫衣少女趙婷婷。」

「趙姑娘怎麼了？」

「她去釘人的梢，從午後至今，音訊全無。」

「趙姑娘身懷絕技，不是弱手，誰能把他怎麼樣。」

「話是不錯，但也要看對手是什麼樣的人。」

「豆腐，你是怕她栽在那個糟老頭子的手裏？」

「更可慮的是他幕後另有更厲害的角色。」

「嗯，此話不假，無情公子就挺難纏的。」

「眼前剛走的這一位錦衣公子也不好惹。」

「對了，馬豆腐，本姑娘剛才發現，這小子可能也練成了『天龍八步』。」

「不是可能，是事實。」

「你們動過手了？」

「是鬼面俠親口說的。」

「奇怪，就本姑娘所知而言，普天之下，只有皇上才可以修練『天龍八步』的身法，無情公子是個異數，無疑是盜寶一案的主謀者，這個錦衣人是如何學得？」

「雲飛懷疑他們壓根兒就是一條船上的人。」

「可能嗎，一個處處在跟咱們作對，一個却不惜巨資一再與我們打交道？」

「這就是他們高明厲害的地方，化阻力爲助力，花些銀子，買鬼面俠與妳紅玫瑰爲他賣命。」

「這話固然言之有理，但本姑娘曾細加觀察，他們之間，固有相似之處，亦有相異之點，只惜接觸的機會不多，不夠深入，難下斷語。」

一陣晚風吹來，樹上落葉繽紛，馬雲飛不經意的拉一下衣領，道：「紅玫瑰，恭喜妳，且不管他是誰，銀子總假不了，這一票買賣不小吧？」

鐵胆羅刹道：「生意是不小，但也很棘手，說不定還需要你馬豆腐跑跑腿，帮帮忙，當然，本姑娘不會叫你白跑白忙，會分你一杯羹的。」

紅玫瑰素來高高在上，目空一切，擧止跋扈，言詞冷傲，這一陣子馬雲飛却覺得她頗爲友善，故亦不跟她斤斤計較，大大方方的說：「帮忙跑腿是小事情，直管吩咐就是，說什麼湯湯水水，只要彼此推誠相見，縱然是水裏火裏，我馬雲飛也不會皺眉頭。」

鐵胆羅刹滿懷感情的道：「豆腐，有你這一句話就夠了，過去本姑娘一直把你當作是一個專門騙吃騙喝的混混，原來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馬雲飛哈哈一笑，意氣風發的道：「紅玫瑰，妳把我當作是一個純混混，也許有點寃，說成是頂天立地的漢子，恐怕也未必，馬雲飛就是馬雲飛，我是在爲我自己而活，率性而爲，追求快樂，不欲爲小人，亦不欲爲君子，寧願生活在小人與君子之間。」

這一番話雖談不上擲地有聲，却也頗引人深思，率性而爲，追求快樂，生活在小人與君子之間，沒小人的污穢，也沒君子的牽絆，無憂無慾，我行我素，是何等悠遊自在的境界。紅玫瑰亦不禁爲之怦然心動，道：「豆腐，你好幸福，我追求的也是這樣的境界，可惜本姑娘辦不到。」

「個人的命運應該掌握在自己手裏，這是爲什麼？」

「當然是有原因的。」

「雲飛願聆高見。」

「譬如身份、地位、責任、榮譽等等都可能左右一個人的一生。」

「哦，姑娘原來走的是君子的路，其實這些都是身外又身外的東西，早該丟進臭水溝裏去了。」

二人且談且行，不知不覺間，太白樓已遙遙在望，鐵胆羅刹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豆腐，錦衣人向鬼面俠買下了你的命，不論死活，知道嗎？」

「鬼面俠已約略提過，這小子的野心不小。」

「另有一檔子事你可能還不知道，錦衣人又欲向本姑娘買鬼面俠的命。」

「這樣他的企圖就更加明顯了，想將咱們一網打盡，芳駕不會答應吧？」

「爲免他起疑，並未正面回絕，他在石鳳仙與鬼面俠之間選擇了石貴妃。」

太白樓業巳打烊，樓內寂靜無聲，馬雲飛停在敞廳裏，指指點點的道：「這太白樓巳被在下包下了，姑娘如果不嫌棄，隨便找一個房間住下吧，有吃有喝還有玩，一切免費。」

紅玫瑰展目四下望了一眼，道：「我是來找我的業務代理人梅姑娘的。」

「白梅住樓上，我帶妳去。」

「我知道，本姑娘自己去，說不定會長此住下來。」

「歡迎之至，歡迎之至。」

紅玫瑰擧步上樓，馬雲飛也返回自己的臥室，心裏邊却一直在犯嘀咕，據他所知，紅玫瑰根本不曾來過太白樓，怎麼也想不通她是如何得知白梅香閨的位置的。

× × ×

第二天早晨，鬼面俠與馬雲飛正在吃着巧兒送進來的早餐，豆腐大俠道：「巧兒，趙姑娘回來沒有？」

巧兒沉聲說道：「今天一大早就回來了，只是受了重傷。」

「哦？是誰幹的？可是那瘦巴老頭王明？」

「是一羣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快說，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

「據趙姑娘說，爲了探明王老兒身後主使的人是誰，始終緊釘着姓王的逛街吃飯蹓公園，傍晚時分又出了城。」

「王明出城去做什麼？」

「是個陷阱，進進出出的跑了好幾個莊子，轉得趙姑娘暈頭轉向，最後姓王的突然失踪了，黑暗之中，却冒出來一大羣人。」

「是武林中人？公門中人？」

「誰知道，一個個好似啞巴，閉口不言，還蒙着蒙面巾，一現身，二話不說，便將趙姑娘困住幹上了。」

「趙姑娘出身天山神尼一脈，劍法精純超卓，自保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馬大哥，俗話說好漢抵不住人多，據趙姑娘講，那些人個個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存心要將她置之死地，惡鬥一個時辰後，卒告負創不支，危在旦夕。」

「後來又是怎樣脫身的？」

「大概是趙姑娘命不該絕，就在這個緊要關頭，老丐仙溫三爺突然及時趕到，以『醉拳』解了圍。」

「既然三爺在昨夜就找到了，爲何遲至今晨才返回太白樓，該不會又橫生意外吧？」

「主要是因爲趙姑娘傷勢太重，需要就地療治將息的關係。」

「三爺有沒有查淸楚這些惡徒的來歷呢？」

脚步聲起，老丐仙溫三爺及時跨步而入，肅容滿面的道：「如果老化子的研判無誤，王明三訪太白樓，爲的就是誘趙姑娘入彀，那一羣人必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埋伏，幕後策劃者必係王老兒的主子，是以，眼見制不住我老人家時，便一哄而散，不曾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鬼面俠憂心忡忡的道：「糟糕，這樣一來，這一條綫恐怕就要斷了？」

老丐仙道：「這也未見得，其中一個頭頭被趙姑娘砍中一劍，倘若有再相見的機會，應該可以認出來。」

馬雲飛望着巧兒，道：「巧兒，走，帶我去看看趙姑娘。」

老丐仙道：「我老人家剛從趙姑娘的房裏來，傷勢巳無大碍，睡了。」

豆腐大俠馬雲飛聽老丐仙這麼一說，

只好作罷，轉對卓巧兒道：「昨夜，鐵胆羅刹就睡在白梅房裏，有沒有見到她？」

卓巧兒搖頭未語，霹靂嬌娃白梅適時推門走進來，馬雲飛朝她身後望望，道：「咦，紅玫瑰呢？」

白梅盈盈一笑，說道：「一大早就走了。」

馬雲飛愣然一楞，道：「紅玫瑰也眞是的，昨晚還說要我馬雲飛爲她跑跑腿，帮帮忙，怎麼就這樣不告而別？」

白梅笑道：「我正是爲此而來，錦衣人出三萬两銀子的高價，要買平夷侯石天成的女兒石鳳仙的命，但石貴妃又不在侯府或後宮，所以想請你助一臂力，查一下她的行方居處。」

鬼面俠揖客入座，沉思有頃後道：「錦衣人肯花高價買石鳳仙的命，看來參予后位爭奪者，平夷侯石家必然也是主角之一，而出錢的錦衣人則是處於敵對的地位，照這般情形推斷，這石鳳仙很可能跟余如玉一樣，八成是覓地生孩子去了。」

他這時穿的並非鬼裝，但因同住一樓的關係，白梅對他的身份早巳懷疑，今聞他自稱本俠，始恍然大悟，不由的多看了他幾眼，道：「鬼面俠，江湖傳言，說你不僅武藝卓絕，尤精易容之術，故又贏得千面人的雅號，今日一見，果眞高明，樸實憨厚，像極了欽差大人的跟班的，這也就難怪你會眼高過頂，目空一切了。」

白梅的最後一句話乃是有感而發，鬼面俠知道她仍在爲「望天礁」上的往事耿耿於懷，以異乎尋常的語氣說道：「梅姑娘，請恕本俠鹵莽，實因當時心緒欠佳，以致諸多冒犯，願致歉意。」

女兒心，海底針，一句道歉的話，冰山盡溶，嗔恨不再，白梅瞟了鬼面俠一眼，欲言又止。

馬雲飛打破了沉默，道：「覓地生孩子是沒錯，問題是北京城這麼大，我們到那兒去找她！」

鬼面俠慢條斯理的道：「京城雖大，但懷孕待產，尤其是最近就要臨盆的人畢竟不會太多，又是侯門千金，有名有姓，身邊婢僕護衛必多，查探起來，應該不會太難才對。」

一語提醒夢中人，馬雲飛敲了一下桌面，說道：「是不難，這件事就交給丐帮的弟兄去辦，不出三天，定可查個水落石出。」

白梅聞言甚表贊同，取出一張銀票來，往桌子上一放，道：「這是紅玫瑰的一點心意，給大家買酒喝，至於如何分配，就請你全權作主好了。」

馬雲飛定目一看，訝然失聲：「這麼多，三萬两？」

「是這一票買賣的全部所得。」

「紅玫瑰自己一文也沒留？」

「願給大家分享。」

「妳身爲代理人，也該留一份呀。」

「太白樓承你馬豆腐免費招待，要銀子何用。」

「對，人生在世，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銀子何用，你瞧着，這三萬两銀子保證用的轟轟烈烈，皆大歡喜。」

豆腐大俠馬雲飛實在有一套，腦筋快，點子多，推陳出新，於徵得老丐仙、鬼面俠、白梅等人的同意後，馬上將賭博的玩藝兒全部停掉，另起爐灶。

首先，將三萬两銀票全部換成碎銀子，分裝在六個大籮筐裏，擺在太白樓的門口、中央、及四個角落。

在太白樓的敞廳裏，命掌櫃的設下流水宴，馬雲飛特別交代，盤中菜不斷，杯中酒不乾，菜必佳餚，酒必上品，通宵達旦，樓開不夜。

這不是生意經，是專爲招待丐帮弟兄而設，他要窮門朋友們好好的樂乎樂乎。

自然，吃喝玩樂之餘，窮門子弟也肩負起找尋石鳳仙的重責大任。

老丐仙是丐帮的太上帮主，立刻顯現出無上的權威，登高一呼，丐帮的朋友便如決堤之水一般，陸續不斷的湧進太白樓來。

叫化子過的是沿門乞討的生活，吃的是殘羹剩飯，幾時見這種場面，幾時被人如此敬重過，在小二們的慇懃欵待下，個個都是佳賓，個個都是貴客，大家夥高高在上，大快朶頤。

一時，太白樓變成菜市場，甚至瘋人院，陷入近乎瘋狂的歡樂中。

酒香撲鼻，肉味四溢中，還夾雜着汗臭氣，以及窮門朋友們身上特有的那股子辛辣刺鼻的味道。

有的人三年不知肉味，肚子早巳脹滿，仍在不要命的往肚裏塞。

有的人酒量本來就不高明，却偏要貪杯，以致喝過了頭，醉臥在地。

吃得一塌糊塗！

喝得一塌糊塗！

也樂得一塌糊塗！

當然，他們也並非完全是白吃白喝的，酒足飯飽之後，就得在馬雲飛的指點下出去辦事，可以帶一些銀子，作爲盤川零用。

銀子不是隨便亂拿，有一定的分寸，每一次出門只能抓一把。

一把之抓，差距頗大，功力深厚，手掌特大者，可抓百十來两，功力淺，手掌小的僅二三十两而巳。

這是出門銀，另外還有回門銀，這可能是馬豆腐的小說看多了，靈感定是來自曹孟德上馬金下馬銀故事的變通運用。

所謂回門銀，乃是論功行賞，最低一抓，高者可五抓，端視消息的價值而定，一點消息也沒有的人，當然沒得抓。

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消息像雪片一樣湧進太白樓，銀子則如水一樣流進窮門朋友的口袋裏。

而消息本身却品類龐雜，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或則虛僞不實，或則誇大其詞，甚至還有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的，經過濾後，眞正有所裨益的委實少之又少。

馬雲飛心裏也明白得很，仍舊通統有奬，從來沒有挑剔計較過。

反倒是老丐仙溫三爺看在眼裏，有點過意不去，道：「豆腐，這那是在辦事，簡直是在開救濟院嘛。」

馬雲飛愛的就是這個歡歡喜喜，熱熱鬧鬧的調調兒，答得很妙：「有錢大家花嘛。」

「可是，像這樣花下去，金山銀山都會崩。」

「言重了，三萬兩銀子，還沒有用完哩。」

「依我老人家看來，不到黃昏就會花光。」

「不打緊，余如德孝敬的七萬兩還沒有動。」

「這筆銀子用完了又何以爲繼？」

「事情約莫也就該成了。」

「消息雖多，皆雜亂無章，老叫化子是怕愧對紅玫瑰重託，誤了大事。」

「不會的，百中選一，千中選一，總該可以整理出一條可靠的綫索來。」

「然而，到現在依然頭緒全無，老叫化子以爲，不如改弦更張，另謀發展。」

「梅姑娘、鬼面俠，還有紅玫瑰他們也在同時進行，並非全賴丐帮弟兄。」

「豆腐，那就乾脆將太白樓的塲子結束掉，你這是在施捨。」

「三爺，施捨多難聽，能爲窮朋友們做點事，乃衷心所願。」

熱熱鬧鬧的喧騰的一天多，三萬兩銀子便告吃完取盡，馬雲飛一點也不心疼，立將另外七萬兩銀票兌成碎銀，供窮門弟兄們吃喝花用。

人們出出進進，進進出出，消息像狂風暴雨般湧進太白樓，遺憾的是，不是鷄毛蒜皮的小事，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閑事，連某一家的娃娃在拉屎，某一戶的老婆在上吊，有人在酒樓買醉，有人在街上撒尿，也當作寶貝，找馬雲飛大把大把的換銀子。

眞正有參攷價值的消息，鳳毛麟爪，少之又少。

這已經是第二天，石鳳仙的行踪仍在雲霧中，太白樓卻來了兩位非比尋常的大人物。

兩位都是身着戎裝的將軍，虎背熊腰，威風凜凜，年長的約六十出頭，年輕的約三十上下。在他們的身後，另有一隊校尉相隨。

馬雲飛睹狀一怔，急忙衝上去，將人堵在門外，一本正經的道：「諸位可是要來吃飯的？眞對不起，太白樓不對外營業，請到別家。」

年輕將軍踏上一步，冷厲的聲音道：「本將軍不是來吃飯，是來抓人的。」

馬雲飛疑雲滿面的道：「要抓誰？」

年輕將軍的手臂上有一道刀痕，是新創，尚未結疤，手指着太白樓內熙熙攘攘的人羣，大聲吼叫道：「抓這一羣無法無天的臭要飯的。」

馬雲飛掃了他手上的刀痕一眼，道：「區區可否請教將軍如何稱呼？」

年輕將軍遲疑了一下，道：「本將軍九門提督石孝。」

九門提督的官兒可不小，與刑部總捕，禁軍統領，鼎足而三，分担京畿重地的安全大任，馬雲飛聽得一呆，拱手道一聲：「久仰！」復將目光移往老將軍的身上，道：「這位老將軍，想必就是威震邊陲，屢建奇功，揚我國威的平夷侯石老將軍吧？」

老將軍一臉肅穆，散發着懾人的威嚴，冷冷的應道：「老夫正是。」

馬雲飛臉色一整，作勢道：「不知是老侯爺駕到，未曾遠迎，裏面請。」

退後丈許，揖客入門，這時候太白樓依舊坐無虛席，想找一張乾淨的板櫈都不容易，豆腐大俠尷尬的笑笑，道：「失禮，我這些窮朋友們隨便慣了，請兩位將軍勿怪。」

九門提督表情全無的道：「好說，還沒有請教這位小友高名上姓？」

「在下馬雲飛，江湖上戲稱『豆腐』的就是區區。」

「馬豆腐，本將軍要抓的主要對象就是你！」

石孝動作好快，話甫出口，右手已然迅捷無倫的扣向馬雲飛的右腕脈門。

速度快，力道足，馬雲飛又猝然無防，一扣便扣個正着。

好一個馬雲飛，處變不驚，反應奇快，石孝的一絲得意方自心扉產生，豆腐大俠猛一個大甩手便自掙脫，餘威所及，震得石提督馬步不穩，上身搖晃。

馬雲飛甚覺惱火，冷聲說道：「石大人，在下可是規規矩矩的良民百姓，你憑什麼隨便亂抓人？」

九門提督石孝一抓未成，反而吃了暗虧，聞言更惱更怒，道：「馬豆腐，少裝糊塗，你自己心裏有數。」

「在下就是不明白，才要請將軍你明示。」

「本將軍問你，派這一羣臭叫化子到處尋人的人可是你？」

「有這回事。」

「找誰？」

「一個姓石叫鳳仙的女人。」

「你可知石鳳仙是何人？」

「區區正想請教。」

「她是侯府的千金，本將軍的胞妹，皇上身邊的貴妃娘娘。」

「噢，這麼尊貴，在下要找的也許是另外一個。」

「不管是誰，憑你一個江湖混混，皆不得任意胡來。」

「石將軍，區區只是在找人，不是殺人，談不上胡來，況且——」

「況且怎麼樣？」

「九門提督掌管的是京畿門戶，抓人理當是刑部張總的事，將軍難脫越俎代庖之嫌。」

久未開口的平夷侯石天成忽然大聲吼喝道：「好狂的雛兒，左右，快給我拿下來。」

「是，老侯爺！」

老將軍叱咤風雲，威風八面，一聲令下，衆校尉個個爭先，登時，太白樓內人頭鑽動，戰雲密佈，有不少丐帮的高手攏上來，欲爲馬雲飛賣命。

突聞有一個洪亮無比的聲音說道：「住手，我家主人乃是欽差大人，誰要是敢動一動，就等於是對皇上不敬。」

發話的人是鬼面俠，一身僕役打扮，從門外大步而入。

老侯爺聞言臉色大變，一把抓住了鬼面俠的衣領，怒聲喝問：「你說什麼，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兒是欽差大人？」

四海遊龍張傑也正巧來到太白樓，接口說道：「侯爺，石大人，這位馬少俠的的確確是欽差大人。」

張傑的一句話，比鬼面俠的十句話還

管用，平夷侯連看一下金牌的念頭都沒有，父子二人面面相覷，一臉惶悚，默默然未再說半句話。

馬雲飛一疊聲的在心裏叫苦，不願意幹的事再一次逼到頭上來，在內心暗罵了三聲死鬼面俠，不得不擺出欽差大人的架子，兩道冷芒罩定石孝將軍，道：「石將軍，你現在是否還認爲本座無權尋人？」

九門提督石孝躬身答道：「請恕末將無狀。」

薑是老的辣，平夷侯石天成說道：「不知馬大人要找的女子，是否確爲小女鳳仙？」

馬雲飛據實說道：「不瞞侯爺，確爲貴府千金石鳳仙石娘娘。」

石提督與老父互換一道眼神，道：「末將可否知道，欽差大人何事相尋？」

馬雲飛道：「事關機密，目前本座還不便明言。」

「這可是皇上的旨意？」

「沒有皇上的聖命，本座豈不當眞是仕意胡來了。」

「這就奇了，娘娘深居後宮，爲何反而出外相尋？」

「聽石將軍的口氣，娘娘好像也不在侯府？」

「末將已有數月未曾與娘娘相見。」

「可知行踪？」

「一無所知。」

鬼面俠當然不相信他的鬼話，道：「石將軍，你是石貴妃的嫡親哥哥，會不曉得她的行方居處？」

平夷侯石天成大發雷霆，氣冲斗牛的道：「哼，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還嚕嗦什麼。」

鬼面俠不爲所懼，理直氣壯的道：「小的是爲侯爺好，最好請娘娘親自出面，我家大人仁厚寬大，一定會在皇上面前多進美言的。」

「哼！」

平夷侯冷哼一聲，拂袖而去，不願再多說一句話。

石提督亦待轉身離去，被老丐仙溫三爺給攔住了，指着他手背上的刀痕，道：「恕老叫化子冒昧動問，將軍手背上的刀痕是怎麼回事，不碍事吧？」

石孝將軍的臉色接連數變，道：「不碍事，是末將練功時不小心劃傷的。」

老丐仙可毫不放鬆，振振有詞的道：「昨夜在城外，有人集體械鬥，圍殺一名單身女子，其中一位頭頭受傷的部位，正巧也在手背上，雖然蒙着面，耳目難辨，但身材體型，跟將軍似乎有幾分神似。」

九門提督石孝的臉色更加難看，說道：「老要飯的，本將軍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轉過身去，放步就走，樓頭響起一聲嬌叱，瀉下一條人影，正是大傷初癒的趙婷婷，她身法極快，疾如怒矢，落脚處恰巧擋住石孝的去路，怒冲冲的道：「我看設伏翦徑的人，十之八九就是你。」

石孝將軍臉色一沉，道：「本將軍何等身份，豈會做那鷄鳴狗盜之事，女娃兒休得信口開河。」

趙婷婷毫不退縮，詞鋒咄咄迫人的道：「哼，你的身份並不能證明什麼，天底下的壞事，差不多都是豪門巨室的人幹的，昨夜本姑娘曾與那厮交手三百合，他中劍的部位與你一般無二。」

石孝將軍怒目而視，未再出言，從趙婷婷身邊擦肩而過。

滅門之恨，山高海深，趙婷婷說什麼也不肯輕輕放過他，正欲不顧一切的追上去，鬼面俠趨前說道：「姑娘請勿莽撞，目前只能說他很像翦徑惡徒，並無確切證據，他不承認誰也拿他無可奈何。」

趙婷婷氣忿忿的道：「那要怎麼樣才能使他俯首認罪？」

鬼面俠道：「最好是能逮住那姓王的老兒，使他百口莫辯，無所遁形。」

巧兒道：「那個瘦巴老頭王明還會再來嗎？」

霹靂嬌娃白梅道：「我看是不會了，以前他料準只會有人釘他的梢，不會要他的命，現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不可能來自投羅網。」

趙婷婷急得不得了，道：「梅姐，用什麼法子才能逮住姓王的？」

白梅道：「如能查出石鳳仙的行踪，或許可以一箭雙鵰，因爲石女乃爭奪后位的主角，正臨盆待產，藏身之處，必甚隱密，姓王的正可托庇於此。」

霹靂嬌娃言之有理，奈何石鳳仙的芳踪始終飛鴻冥冥，頭緒全無。

石鳳仙無中生有

已經是第三天了，最後的七萬兩也已花去了一大半，窮門朋友們熱情不減，消息不斷傳來，論斤逾千，論件逾萬，重要的訊息也不少，就是缺少一則正中目標的大消息。

豆腐大俠馬雲飛忽發奇想，將大家夥集中在小客廳裏，開始去蕪存菁分門別類，有條不紊的整理可能有關的一切消息。

結果發現下列數則怪異的情況：

有三名產婦離奇失踪。

有四名產婆不知去向。

有一家藥舖連續賣出十幾帖「催生藥」，買藥的竟然是同一個人，丐帮的弟兄曾不止一次見他登上前門樓。

前門的兵士，比別的門多一倍以上。

九門提督石孝將軍，經常親至前門巡查。也經常有人將吃食飲用之物往前門樓上送。

這些東西雖非直接來自平夷侯府，却是從平夷侯府出來的人手中接過去的。

夠了，這消息已經可以連成一條綫，編成一個網。

鬼面俠綜合研判一下，道：「成了，石鳳仙必然是藏在前門樓上待產。」

馬雲飛頻頻點頭道：「錯不了，爲了爭奪后座，不擇手段，石家也想玩移花接木的把戲，故而預先準備了產婦產婆，石孝身爲九門提督，前門樓正是他的勢力範圍，可謂萬無一失，鬧中取靜，險中求安，任誰也不會想到，他們會選中這麼個目標顯明的地方。」

巧兒道：「前門的兵馬那麼多，我看咱們非得全體出動不可，包括丐帮的衆多弟子在內。」

鬼面俠道：「茲事體大，爲求必勝，自然是全體出動，但絕大部份的人只担任

掠陣掩護的工作，頂多鬧點事故，將官兵引開，或者唱歌跳舞瞎胡攪，以轉移官兵的注意力。」

趙婷婷道：「上樓抓人的工作由誰來做？」

鬼面俠不假思索的道：「生意是紅玫瑰接的，當然由她出面，本俠斗胆建議，暫時勿傷她性命，石鳳仙不僅懷着皇上的骨肉，也是一個重要的關係人。」

白梅道：「這一點我白梅負責轉達，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希望豆腐能與紅玫瑰同行。」

馬雲飛眼一瞪，道：「爲什麼單單挑上我？一個大男人去看女人生孩子，多嘔，昌平縣尼庵的那一幕，想起來現在還想吐，我寧願在外面歌唱跳舞瞎胡鬧。」

白梅正經八百的道：「豆腐，紅玫瑰不是要借重你的人，是身份，鬼面俠既然不希望殺人，就必須帶走，你這個欽差大人已經打出知名度，定可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痲煩。」

「不幹！」馬雲飛連想都沒想。

鬼面俠道：「老弟，你的欽差大人越扮越滑稽，也越演越逼眞了，定國公，平夷侯等人亦皆認可了你的身份——」

豆腐大俠馬雲飛不等他說完，便截口說道：「別人認可，我自己可不認可，同時我覺得，你與紅玫瑰已漸漸偏離了殺手的本分，似是別有懷抱，從事的不再是殺手生涯，而是君國大事。」

鬼面俠理直氣壯的道：「雲飛，生爲天朝子民，即便是唯利是圖的殺手，亦應以邦國爲重，爲了后位之爭，衍生出連串風波，幾已動搖國本，凡是有血性的漢子豈能不挺身而出。」

老丐仙溫三爺一直在側耳傾聽，這時似乎想通了什麼，道：「鬼面俠之言不差，老化子當年蒙先皇厚愛，優遇有加，如今他做皇帝的兒子遇上了痲煩，我老人家此來就是想拔刀相助。」

語首一頓，繼又說道：「不過，我老人家必須問你一句話，定國公，平夷侯都不是省油的燈，事情一旦鬧大了，能否承担一切責任，有無辦法治他們的罪。」

鬼面俠馬上鄭重其事的道：「三爺請放心，放手去做，本俠願負全責，保證有辦法治任何人的罪。」

老丐仙緊鎖的眉頭忽然展開，對鬼面俠的身份似已猜到了七八分，猛地擊掌說道：「好，有你這一句話就夠了，丐帮子弟，雖赴湯蹈火，亦追隨到底。」

受三爺的影响，豆腐自己也想通了一些事情，沒再堅持己見。

於是，經過一番商議後，當天傍晚便展開行動。

先是一羣丐帮的弟子，在前門鬧事，守門的兵士上前干涉，事情反而越鬧越大，干涉的兵士也越來越多，惡性循環的結果，不到一頓飯的工夫，便吸引來一大羣看熱閙的人潮，無形中將守門的官兵全部淹沒在人海中。

沒多久，前門樓右側的城牆上，又出現了另一羣窮門朋友，這些人更絕，一路敲鑼打鼓，唱歌跳舞，像是慶祝廟會節慶一般，浩浩蕩蕩的往城門樓這邊走。

很快便驚動了門樓內的兵士，紛紛出面攔阻。

老丐仙、鬼面俠、趙婷婷還有巧兒等人均在其中，出面攔截的人又非一流好手，打也打不贏，擋也擋不住。

鬼面俠等人志在掩護，並無傷人之心，更不想與官兵全面衝突，是以，前進的速度甚緩，亦未大打出手，只是在不斷的亂攪和，希望將城門樓內的兵士全部引出來。

同一時間，紅玫瑰與馬雲飛也進入事先計劃好的預定位置——門樓左側數丈，城牆垜子後面，待機而動。

二人相距不遠，聲氣相通，馬雲飛忽有所感，道：「紅玫瑰，生意是妳接的，苦差事却全部交給我馬雲飛，非但沒撈頭，還要大把大把的賠，妳倒落得輕鬆，這幾天到底跑到那兒去了。」

「豆腐，別誤會，本姑娘也在忙。」

「忙什麼？」

「忙着查探石鳳仙的下落。」

「坐鎭太白樓，運籌帷幄，豈不更有效？」

「太白樓有白梅，我的事就是她的事，可以代我全權處理。」

「奇怪，現在妳來了，而白梅又失踪了。」

「是本姑娘叫她去辦另外一件事。」

「妳爲何不說是她根本不可能與妳同時出現？」

「什麼意思？」

「紅玫瑰，別捉迷藏了，我看你們本來就是一而二，二而一，兩位一體。」

此刻，紅玫瑰發現，城上城下的官兵，差不多已被丐帮弟子全部吸住，良機不再，稍縱說不定雙方會正面衝突起來，那還有閑工夫答馬雲飛的話，纖手一招，當先電縱而出。

馬雲飛如影隨形，二人奔勢極快，三四個起落便達樓側，見樓門口尚有兩名兵士把守，正傻呼呼的望着前方密切注視着丐帮人潮的動態，甫落復起，凌空飛渡，二人兵分兩路，同時下手，兵士懵懵然在毫無所覺的情況下便着了道兒，僵直在原地不動了。

時機稍縱即逝，三人飛身入樓，發現這裏空無一人，觸目全是擺滿刀槍劍戟的兵器架。

拾級上樓，亦頗令人失望，四個房間清一色都是兵士的寢室，屋內空空，迄未見到半個人。

莫不是判斷錯誤？

難道已聞風逃走？

二人心裏犯疑，腳下可未停留，再上三樓。

三樓果然有重大發現，一個陰暗的角落裏，像犯人似的，關着七個女人，其中兩個大腹便便的孕婦，正在被强迫灌服「催生藥」，另一名孕婦巳生，橫臥在地，狀至憔悴憂戚。

從她們的談話中，知道這正是北京城內近來離奇失踪的三名孕婦，及四名接生婆。

可是，遍尋其他各屋，却再無他人。

紅玫瑰，馬雲飛不死心，續往上衝，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頂樓發現目標。

這裏的裝璜陳設，與樓下截然不同，

豪華富麗，別緻高雅，簡直就是一個小小皇宮的縮影，有個身着宮裝，頭挽雲髻；貌相冷艷嬌妍的女子，挺着個大肚子正在房裏踱來踱去，顯得甚是焦灼的樣子。

一旁有兩名女婢小心侍候着，其中一人端着一隻羊脂小磁碗，送至宮裝女子的面前，恭恭敬敬的說道：「娘娘妳該吃藥了。」

宮裝女子伸手推開，滿臉不悅的說道：「哀家又沒有眞的懷孕，吃什麼『催生藥』呢。」

女婢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道：「這也不是眞的『催生藥』，是娘娘慣吃的燕窩湯。」

「燕窩湯、燕窩湯，天天都是燕窩湯，本宮早就吃膩了，你們不會換點別的，其實只要下面的那幾個婆娘生個兒子就行了，何必再裝模作樣，眞累人。」

「侯爺鄭重交代，在那幾個女子尚未產下男嬰前，娘娘必須裝下去，以免啓人疑竇。」

「這是前門樓最高的一處地方，誰會知道。」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小心一點準沒錯。」

「樓下的婆娘們不是有一個巳經生了嗎？」

「可惜是個女的，想要榮登后位，一定要男的才行！」

「那就叫她們快生呀。」

「娘娘，這種事急不得，『催生藥』少說也喝下了三大桶，就是不生。」

「本宮不管，無論如何，得設法叫她們快生，要是被余如玉那個賤人搶了先，我們的一切心血全都白費了。」

猛聽外面有一個嬌冷的聲音接口說道：「生了也沒有用，歸根結底還是別人的，對妳毫無帮助。」

紅玫瑰破門而入，一出手便將那宮裝女子的右腕脈門扣住，兩名女婢想要上前援救，馬雲飛擧手投足間將二女震退出丈許開外，嚇得渾身發抖，臉如死灰，一隻羊脂小碗早巳落地碎裂。

宮裝女子大發雌威，厲色斥叱：「胆大妖女，竟敢對本宮無禮，妳可知哀家是誰。」

紅玫瑰如數家珍的道：「石鳳仙，平夷侯石天成的女兒，九門提督石孝的妹妹，皇上寵愛的枕邊人石貴妃，對不對。」

「既知本宮身份，還不放手求饒。」

「石鳳仙，本姑娘就是爲妳而來。」

「妳是什麼人？」

「姑娘我紅玫瑰，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殺手。」

「一個女殺手？」石鳳仙杏眼圓睜，滿面驚惶。

「沒錯，有人買下了妳的命。」

豆腐大俠馬雲飛補充道：「同時，妳金玉其外，蛇蠍其心，假裝懷孕，企圖以別人的孩子冒充皇子，竊奪后位，犯下了欺君大罪，就算沒人要妳的命，同樣也難逃一死。」

石鳳仙也是個潑辣貨，不甘雌伏，破口大罵不止，紅玫瑰懶得跟她磨蹭，伸手點了她的啞穴，叫她有口難言，强行將她拉下門樓，拉下城牆。

丐帮的弟兄睹狀可樂了，不論城上城下的，齊皆圍攏過來，築成一道人牆，一面載歌載舞，以示慶賀，一面也是嚴加戒備，以防不測。

九門提督石孝巳聞訊趕至現場，此人威武驃悍，力大無窮，硬將窮門朋友們前進的隊伍給擋下來，聲色俱厲的道：「你們簡直胆大包天，竟敢劫持貴妃娘娘。」

紅玫瑰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他唬住，立即還以顏色：「石將軍，你這位大妹子不是被劫持，是被捕！」

石提督兵權在握，腳一跺，半個北京城都會打顫，怎會將一個江湖女子放在眼裏，刷！的亮出佩劍，怒聲說道：「紅玫瑰，一個小小的江湖殺手，竟然如此胆大妄爲，再不將娘娘放開，休怪本將軍要以兵馬相對。」他這話一點也不誇張，在他的身後，早巳排好一隊兵馬，不是張弓搭箭，就是舞槍弄刀，只要石提督一聲令下，馬上就會衝殺上來。

鬼面俠不願傷及無辜，及時上前說道：「石將軍，你最好別亂來，逮捕令是我家大人下達的，紅玫瑰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

說話中頻頻給馬雲飛使眼色，豆腐大俠本不願再「沐猴而冠」，粉墨登場，但事到如今，似乎又別無選擇，當即取出金牌，高擧過頂，神氣十足的道：「大家聽着，皇上金牌在此，那一個敢妄動干戈，就是違抗聖命，論罪當就地正法。」

金牌到處，如聖駕親臨，誰還敢再大呼小叫，一大片人潮齊都仆跪在地，萬歲之聲不絕於耳。

豆腐大俠馬雲飛一馬當先，就在如此莊嚴風光的塲面下，領着大家夥離開前門，返回太白樓。

將石鳳仙交刑部捕快收押，命四海遊龍張傑小心護送孕婦產婆返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則是在太白樓設下慶功宴，大宴丐帮弟兄。

事情發展至今，爭奪后位的主角業巳查明，但盜寶的主謀者，與謀殺趙御史全家的主使人，却忽隱忽現，仍在五里雲霧中。

鬼面俠籌思良久，決定立刻進行與錦衣人的買賣地點就選在太白樓後面不遠處的一座廢園內，時間三更，也就是大約兩個時辰之後，鬼面具巳經如約高掛在太白樓上。

馬雲飛道：「哈哈，我馬雲飛看來眞是越活越有出息了，居然有人肯出高價買在下的命，是打算給他『活』的？還是『死』的？」

鬼面俠道：「不死不活最好。」

「什麼叫不死不活？」

「本俠自有安排，到時候你就會明白的，免不了要老弟你受點委屈。」

「受點委屈算不了什麼，只要不幹欽差大人，其餘的都好商量，問題是，你我關係密切，錦衣人又是個鬼靈精，他會相信你的『誠意』？」

「他信不信都無關緊要，本俠主要的目的是想藉此與他攤牌，揭開他的身份之謎。」

「準備大幹一場？」

「惡戰可能無法避免。」

「如果此人真的身懷『天龍八步』之技，怎麼辦！」

「還是要訴諸一拚。」

「有幾分獲勝的把握？」

「假定錦衣人就是無情公子，情況還較爲樂觀，如若根本是兩個人，而且同時出現，事情就可能險惡萬分。」

「你認爲是一個人，或兩個人？」

「很難說，但如爲兩個人，也必定是同路人。」

「何以見得？」

「道理很簡單，錦衣人肯花錢買石鳳仙的命，無情公子不僅曾經出手截殺咱們，企圖救走余如玉，甚且還情願花大把的銀子，擺平這件事，在在都證明他們即使不是一家人，也是一路人。」

聽到這裏，馬雲飛不由的心頭一震，道：「無情公子已習得『天龍八步』身法，錦衣人又高深莫測，萬一不幸言中，果然是一家人或一路人，痲煩就大了，可有萬全的應敵良策。」

「萬全不敢，本俠已有相當準備。」

「可否說清楚點，不要打沒有把握的仗。」

「放心，殺手的本色，就是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不過，風險還是無可避免，稍待咱們再合計合計，請快叫人買一具棺材來備用。」

「要棺材做什麼？」

「錦衣人買下你的命，死活不論，棺材是少不了的點綴。」

接着，鬼面俠又交代了一些事，馬雲飛頷首稱善，沒再多言，急忙找了幾名丐帮的弟兄，出門辦事，然後，兩個人便退回小客廳，一面更衣，一面密商大計。

× × ×

廢園就在太白樓後面百丈左右，也不知是出了敗家子，還是絕了後嗣，整個庭院，瓦礫遍地，殘破不堪，好像巳有數十年無人居住，散發着一股濃濃的霉臭腐朽的味道。

東北角上，靠牆的地方放着一口新棺，附近荒草沒脛，一片空曠，冷冷清清的連一個人也沒有。

夜很靜，靜到任何人身歷其境，都會頭皮發炸，心裏發毛。

遠處，有一位更伕經過，響起三聲梆聲，喊着「小心門戶，謹防火燭」的口頭禪。

三更到了。

乍然，一條人影，像從地底冒出，天上落下，一聲不響地，突如其來地，出現在廢園裏。

是錦衣人。

他的一雙眸子，比鷹眼還要亮，還要冷，朝新棺一瞥，立又飛上牆頭。

很快的將牆裏牆外的一切景物掃視一遍，然後抱着雙拳，朗聲說道：「鬼面俠，你該出來了。」

一陣刺耳的破舊爛門粗重的啓門聲過處，鬼面俠緩步踱出，邊走邊說道：「尊駕很守時，本俠甚是感佩。」

錦衣人打了一聲哈哈，道：「鬼面俠，你約本公子來，可是要交差？」

「是呀，受命巳久，早該完成。」

「人呢？」

「就在新棺之內。」

「是死的？活的？」

「打開一看不就知道了。」

「說的也是。」

話是這樣說，意思是要打開看一看，却依舊迎風立在牆頭，一動不動。

鬼面俠曉得他在心裏想什麼，猛地彈身落在棺木上，還刻意的踩一踩，踩一踩，道：「要不要本俠帮你開棺？」

錦衣人笑呵呵的道：「不敢勞駕，本公子自己來。」

鬼面俠彈身退落，錦衣人飄然而下，同時雙掌齊出，一壓一吸一放。

這事簡直不可思議，一吸之力，無與倫比，棺蓋赫然凌空飛起，再一放，立又輕輕落地，塵不飛，土不揚，功力深厚，收放自如，的是一等一的好手。

鬼面俠鼓掌讚道：「好功夫。」

錦衣人報以一個微笑，向棺內望去，只見棺內四平八穩的躺着一個人，正是豆腐大俠馬雲飛，以懷疑的語氣道：「是馬豆腐嗎？」

「如假包換。」

「聽說你的易容術也是武林一絕。」

「不信可以問一問豆腐本人。」

「噢，是活的？」

「這是保證信譽的最佳途徑。」

「本公子倒覺得他動靜全無，似死去一般。」

「是本俠點了他的睡穴，片刻後當可醒轉。」

「不必等了，本公子信得過你。」

你字出口，陡地發步欺身，劈出一掌，一陣轟然巨震聲中，不僅棺木破成碎片木屑，地上還出現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洞。

當然，再神的武功，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威力，原來棺材是放在一口枯井上。

棺木巳碎，竟未見一血一肉，半衣半縷，錦衣人心頭恍然，怒吼一聲：「你幹的好事，本公子現在活埋給你看。」

雙掌平推，力猛如山，一道矮牆彷若生了翅膀似的，土石磚塊紛紛落入井中，一霎時枯井巳塡至目力可及之處。

馬雲飛却突然出現在錦衣人適才所站的牆頭上，譏笑道：「好朋友，不必再費蠻力了，井內有一條暗道，塡滿了也是白塡。」

錦衣人急怒攻心，吐字如刀：「鬼面俠，你言而無信，竟敢設局行騙！」

鬼面俠冷冷一笑，道：「本俠將豆腐制伏，裝入棺木之中，親手交給你，是尊駕自己無力殺人，本俠何騙之有？」

錦衣人的肺都氣炸了，指着枯井道：「難道這不是你的刻意安排？」

鬼面俠傲然地回答道：「只能說是巧合。」

「那麼，本公子願再出一萬兩銀子，立刻將馬豆腐給老子斃掉。」

「抱歉，一條人命，本俠只做一次買賣，絕不做第二次，倒是另外有一件事，本俠想就敎於尊駕。」

「說說看。」

「請將你的人皮面具拿下來。」

「哦！這恐怕辦不到，除非你親自動手。」

「如果這是最後的手段；本俠自當討

教。」

「可惜本公子並不想與你對決，告辭了！」

沒見他怎樣作勢，人巳旋飛而起，在旋飛的過程中，迭出奇招，先攻馬雲飛，再襲鬼面俠，其勢如濤，其快如電，原來錦衣人用的是以退爲進的奇襲戰法。

萬幸二人早有防備，躲得快，馬雲飛施出老套，「懶驢打滾」式貼地橫飛，鬼面俠則正好相反，振臂飛上了天，然後凌空發招，將錦衣人的退路堵住。

錦衣人全力封阻，依舊鎭靜異常的道：「兩位可是要以多爲勝？」

鬼面俠勢竭而落，從容不迫的道：「只要尊駕不下手偷襲或逃走，豆腐不會隨便出手。」

馬雲飛上前數步，沉聲地說道：「不錯，只要朋友你不逃走，不偷襲，馬某保證不出手，免得壞了鬼面俠的名頭。」

錦衣人懼意全無的道：「鬼面俠，本公子花了銀子，你未能完成任務倒也罷了，爲何反而對你的僱主動起粗來，可是存心要砸掉你自己的金招牌？」

鬼面俠道：「這事最是簡單不過，因爲你犯了本俠的規矩。」

「什麼規矩？」

「沒有報出眞姓名，展露眞面目。」

錦衣人欲語未語，驀聞一聲嘿嘿陰笑聲劃破長空，說話聲更似鬼哭魅嚎：「嘿，鬼面俠，只怕你今生今世也不可能得知我們的眞姓名，得見我們的眞面目了。」

言畢，又是一長串嘿嘿狂笑，時遠時近，忽左忽右，倏地見到一條黑影，霎時又告消失，弄得人七魂離位，六神無主，如置身幽冥鬼域。

鬼面俠屛息而觀，識得來人用的是「天龍八步」身法，笑聲漸歛，人影乍現，原來是無情公子。

豆腐大俠馬雲飛看得一呆，道：「是你，無情公子，你們果然是一夥的！」

無情公子未曾答話，將銀刀丟給錦衣人，自己也亮出了金劍，道：「放手去殺，今夜絕對不能放走一個活口。」

鬼面俠最担心的情況卒告發生，兩個練成「天龍八步」的同路人，再加上銀刀金劍，簡直如虎添翼，威勢倍增，饒他傲視寰宇，睥睨武林，也不免爲之寒意透體，心兒打鼓。

還好事先設想週到，有所準備，暴退丈五，從地上拾起一根預置的八尺長，兒臂粗細的鐵杵，始免於空手入白刃之險。

馬雲飛也取到了鐵杵，舞得虎虎生風，猛往無情公子身上招呼，無情公子却毫無懼意，獰笑着吼道：「豆腐，你就是再拿八根鐵棍，就算躲在大鐵鐘裏也救不了你的命。」

他可不是吹牛說大話，金劍出手，無堅不摧，馬雲飛攻了八杵，無情公子還了八劍，杵杵硬拚，劍劍接實，八尺長的鐵杵，眨眼工夫便剩下六尺不到。

鬼面俠那邊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惡戰三十合，鐵杵也少了一尺多，主要是錦衣人的身法太詭異，神鬼莫測，攻則招招落空，避則處處受制，只有挨打的份兒，殊少還手的機會。

金鐵交鳴，火花四濺，馬雲飛知機識相，本巳揚棄硬碰硬的打法，改採遊鬥閃擊，避開金劍的鋒芒，奈何無情公子太精明，却不肯放過他賴以護身保命的鐵杵，幾番拚搏後，馬雲飛的鐵杵又被削去一尺多，更嚴重的是，無情公子得寸進尺，藝高胆子大，金劍游杵而上，緊貼着鐵杵，疾取豆腐的心胸要害。

「豆腐，你認命吧！」

幸好馬雲飛不曾逞强，沒有玩命，「懶驢打滾」式，再摻以老丐仙的「醉拳」步法，連滾帶爬，退出去三身之地，險險逃過一刼。

「豆腐，你──」

「看打！」

「無情公子志在必得，毫不放鬆，趁馬雲飛馬步不穩，挺劍再上，可是，話說一半，倏忽間迴身轉劍，咔！咔！兩聲，兩枚玫瑰釘應聲而毀，定目處，鐵胆羅刹已經到了他面前五尺許處。

來的不止一個，老丐仙溫三爺，紫衣少女趙婷婷，還有巧兒姑娘也接踵而至。

無情公子睹狀一驚，道：「紅玫瑰，妳又來攪局，還帶着帮手。」

鐵胆羅刹嬌叱一聲，道：「本姑娘今夜決心要收回金劍，你插翅難飛。」

口中說話，手可沒停着，「十八玲瓏手」連環出擊，早巳和無情公子幹上了。

這二人打來極爲快速，也極爲慘烈，無情公子憑着詭異的身法，縱橫全場，紅玫瑰藝業超卓，亦迭有佳作，刀光掌影，風聲如濤，十合一過，看在旁人眼裏的不過是一團黑影與紅雲，根本分不清誰是誰，想插手也插不進去。

不論是鬼面俠、紅玫瑰，或錦衣人、無情公子，毫無疑問，都是頂頂尖尖，拔頂拔尖的人物，這一交上手，直打得風雲色變，地動天搖，堪稱武林中百年難得一見的一場大對決，一場武者藝術的昇華。

老丐仙，馬雲飛、趙婷婷等人皆嗜武如命，看得如瘋如狂，如醉如痴，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

惡戰仍在繼續，交手巳過百合，鬼面俠的鐵杵還剩下三尺不到，銀刀鋒芒益熾，錦衣人的攻勢銳不可當。

另一邊，紅玫瑰手無寸鐵，情勢更加危急，無情公子金劍光芒四射，纏身繞體，百合一過，雙方强弱之勢巳現端倪。

趙婷婷緊握着劍柄，道：「三爺，我們──」

老丐仙明白她的意思，截口說道：「千萬不可輕舉妄動，漫說咱們無從下手，就算能投入鬥圈，也不一定能發生作用，一個不小心很可能會使鬼面俠、紅玫瑰進退失據，妨礙了他們出招的準頭，或退避的路綫。」

三爺是老江湖，言之不差，這時候橫插一脚，妨礙了攻守進退的路綫，或影响到出手的角度部位，毫釐之失，說不定就會血染黃沙，趙婷婷頷首稱是，果然未敢貿然出手助陣。

猛可間，無情公子大喝一聲：「納命來！」分明金剛迎面飛來，紅玫瑰打出一枚玫瑰花，全力封架反擊，孰料劍歛人杳，倏忽間，不知怎地，無情公子却突然在她身後出現，劍光暴吐，巳竄上鐵胆羅刹的後腦勺。

「小心身後！」

馬雲飛出聲示警的同時，人也揮杵撲上，噹！鐵杵撞上金劍，又斷掉八九寸，所幸豆腐大俠拾命馳救，用力極猛，金劍亦告被震走歪，從紅玫瑰的腦後滑下，削下一握秀髮，連帶的也將她蒙面黑紗的結頭削斷了，面紗立告落地，這位叱咤江湖的女殺手，原來果如馬雲飛所料，眞的是霹靂嬌娃白梅。

場中馬上掀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趙婷婷、卓巧兒頗感意外，老丐仙、鬼面俠則在意料之中，錦衣人與無情公子因爲戴着有人皮面具的關係，看不出任何喜怒之情。

且說紅玫瑰白梅適才本是全力施展，兼之身後受襲，前衝之勢甚猛，一個踉蹌，竟連身子都煞不住，險些栽倒，無情公子覷中了這機會，挽起一片劍花，「流星趕月」、「靈蛇吐信」、「百鳥朝鳳」，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咬着尾巴殺上去。

趙婷婷睹狀大駭，揮劍迎戰，無功而退。老丐仙的「醉拳」也沒能截住無情公子。卓巧兒更不必提，連人家的邊兒都沒摸上。

還是馬雲飛犧牲了一尺鐵杵，冒着生命的危險，硬生生的在一髮千鈞的關頭將無情公子截下來。

紅玫瑰總算喘了一口氣，嬌軀滴溜溜的一轉，立又投入戰圈，與馬雲飛聯手合擊，將險惡的局面穩下來。

這情形給了老丐仙、趙婷婷、卓巧兒很大的鼓舞，三個人眼波流轉，心意已通，想找一個機會助一臂力，不約而同的皆向前欺去。

「找死！」

先下手爲强，喝聲出自錦衣人之口，擺脫鬼面俠，狼行虎步，像一團迷迷濛濛的烟霧，以極其怪異的身法角度撲向老丐仙等人，企圖先斃此三人，解後顧之憂。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鬼面俠的身法比他還要怪異，角度比他還要玄妙，一步、二步、三步……就在錦衣人邁出第八步，銀刀寒芒吞吐，眼看就要砍到老丐仙等人身上的那一剎那，兩團路徑不同的烟霧殊途同歸，突然撞在一起了。

刀光頓歛，指風如電，噗！噗！兩聲，霧消人現，錦衣人雙手撫乳，指縫中血流如注，銀刀已到了鬼面俠的手中，臉上的人皮面具也被鬼面俠撕了下來，露出一張熟悉的臉孔來。

「是余老四！」

「是余如柏！」

立刻有人驚呼出聲。

「乾坤指」擊中他的乳部，深達數寸，痛得余如柏鼻歪嘴斜，聲音比鬼叫還難聽：「你是誰？普天之下除余家的人外，還想不出有誰也練成了『天龍八步』？」

鬼面俠出奇招，一擊奏功，危機可並未完全解除，無情公子發出一聲厲嘯，早將白梅、馬雲飛撇下，踏空蹈虛而來，欲救走余如柏。

却不料紅玫瑰、馬豆腐、老丐仙等人如影隨形，已啣尾追到，鬼面俠復將銀刀架在余如柏脖子上，無情公子心知大勢已去，頓蒙退意，一個大迴旋，越牆而去。

「追！」

「追呀！」

「不要讓他跑掉！」

老丐仙、紅玫瑰、馬雲飛、趙婷婷、還有卓巧兒，大家心意相通，步調一致，從各個不同的方向追下去。

鬼面俠道：「余如柏，按照本俠的規矩，在你臨死之前，可以看到本俠的眞面目，你看清楚了。」

收回銀刀，取下面具，當余如柏看清楚鬼面俠的面貌時，面部全部都是惶恐、驚悸、震駭的神色，似是遇上了熟人，而且是他極爲忌憚畏懼的熟人，雙膝一軟，已自跪倒在地，結結巴巴的道：「你——你——我——我——」

余如柏已嚇破了胆，魂兒出竅，說來說去只有這兩個字，其餘的話都哽在喉裏說不出來了。

鬼面俠屈指如鈎，「乾坤指」再顯神威，老規矩，雙眉的中間戳下一個血窟窿，將鬼面具往余如柏的臉上一戴，戴着另一副面具揚長而去。

返回太白樓不久，老丐仙、紅玫瑰、馬雲飛他們也相繼折轉，無情公子則憑藉「天龍八步」神技，逃之夭夭。

出人意表，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瘦巴老頭王明却跌跌撞撞的闖進了太白樓，趙婷婷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一股怒氣直衝腦門子，拔劍而上，分心就刺。

馬雲飛看得眞切，忙將趙婷婷一把拉住，道：「趙姑娘暫勿動手，這個老小子傷勢不輕。」

的確，王明傷勢不輕，入樓後便栽坐在地，雙手雙脚俱被血水所污，有幾處明顯的刀傷劍痕，胸前衣衫不整，同樣傷痕纍纍，不待衆人開口問話，便自惶聲說道：「馬大人，小老兒是來投案的。」

豆腐大俠馬雲飛錯愕一下，道：「王老兒，你說是來投案的？你這一身的傷又是怎麼回事？」

瘦巴老頭王明喘息一陣，咬牙切齒的道：「他們眞不是東西，爲了保護自己，不惜殺人滅口。」

白梅與趙婷婷異口同聲的道：「他們是誰？」

王明道：「平夷侯石天成父子。」

趙婷婷急聲追問：「前幾天圍攻本姑娘的人是誰？領頭的又是那一個？」

「都是提督府的兵勇，由九門提督石孝親自率領。」

「老匹夫，你說，當年你與沙漠之虎殷耀民設計誆卓不羣入彀，共同殺我們趙氏全家，幕後主使人可也是石家父子？」

「沒錯，是他們，一切都是石家的人精心設計的，小老兒只是奉命行事，現在東窗事發，怕我洩了他們的底，竟然要殺人滅口，想起來眞是悔不當初。」

一想起毀家之恨，趙婷婷就痛不欲生，揚手賞了他兩個耳光子，道：「他們父子現在何處？」

王明道：「可能很快就會追到太白樓來。」

鬼面俠沉思有頃，這時沉聲說道：「王明，余如柏已死，余如玉，石鳳仙被擒，你自己又差點被石家滅口，事情發展到這步田地，是你該說實話的時候了吧？」

瘦巴老頭王明抬起一雙失神的眸子，橫掃了大夥一眼，有氣無力的道：「是啊，他們對我無義，老夫已了無顧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紅玫瑰白梅道：「這件事應該先從皇后的崩逝說起，是不是有人暗中下毒害死的？」

王明點頭道：「是石家買通皇后身邊的一位宮女下的毒，目的自然是爲了母儀天下的后位。」

馬雲飛道：「害死皇后已是駭人聽聞，後來怎麼會又發生盜寶的事？」

王明道：「石家的計算很精，害死皇后，石貴妃便可恃寵扶正，事實也確是如此，沒料到却遭到余家的抗拒力爭，終於使老國師父子興起了盜寶的念頭。」

馬雲飛道：「三寶怎麼又跟后位扯上關係？」

王明道：「當然有關係，石忠時任禁軍統領，盜寶的原始目的就是爲了嫁禍，爲了打擊石家，打擊石鳳仙。」

趙婷婷道：「余家嫁禍成功，石家一敗塗地，事情也該落幕了，爲什麼會演變成現在這個局面，連我們毫不相干的趙家也牽扯進去？」

王明道：「這是惡性循環的結果，怪只怪趙御史與余家素有嫌隙，正好給了石家一個報復的機會，余如天的下獄正是石家父子嫁禍的結果。」

老丐仙望了鬼面俠一眼，道：「另外一層原因，想是皇上聖明，未曾殺石忠與余如天的頭，亦未罪及石、余二家，因此他們兩家仍然不知悔改，相持不下。」

白梅冷哼一聲，道：「我看他是一個昏君，皇后駕崩之後就當嚴查嚴辦，盜寶事發，更應窮究到底，尤其不該頒下誰先生皇子就封誰爲后的聖命，這簡直是視同兒戲。」

鬼面俠道：「梅姑娘，想那老國師，在朝中地位崇高，權傾天下，沒有眞憑實據，誰也扳不倒他。平夷侯更是兵權在握，威震八方，一個處理不當，便有激起兵變的可能，后位所以遲遲未決，甚至有產生封后之言，想必都是緩兵之計。」

白梅朗聲說道：「的確，這是不爭的事實，但要有實際的行動配合才行。」

老丐仙溫三爺道：「傻丫頭，其實陛下早已採取了實際行動。」

鐵胆羅刹白梅瞟了鬼面俠一眼，忽有所悟，「哦」了一聲，沒再吭氣。

豆腐大俠馬雲飛道：「說了半天，有一個最重要的傢伙給漏掉了，那無情公子可是余老三余如松？」

王明道：「正是余如松，余家盜得『天龍八步』後，他們兄弟倆曾閉關苦修，成就非凡，給石家帶來極大的壓力，從而使石、余二家各方面皆勢均力敵，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

王明傷勢極重，全憑精神力量在支撐，經過這一陣談話，已是力盡精疲，再也沒有說話的力氣了。

馬雲飛雙眉一挑，道：「鬼面俠大哥，事情已眞相大白，元兇主犯擺明了是定國公余百忍，與平夷侯石天成，是先對付余家？還是石家？」

語甫出口，一名站在門口的丐帮弟子忽然大聲嚷嚷道：「他奶奶的，用不到咱們去，九門提督府的兵馬已經開到了。」

鬼面俠、紅玫瑰、老丐仙、馬雲飛等人聞言大驚，衝到門外去一看，可不是嗎，遠處盔甲顯明，刀槍成林，平夷侯石天成，九門提督石孝走在最前面，已到達太白樓前的廣場上。

仇人見面，趙婷婷氣冲斗牛，當下二話不說，拔劍就往上衝。可是，脚尚未動，廣場的另一個入口處，又湧進來一大撥子人，是定國公余百忍，余三公子余如松、鐵捕王剛，以及保定府的一批捕快，國師府的家將護衛等數十人。

禍不單行，四海遊龍張傑神色慌張的從後院跑到樓前來道：「馬大人，事情不好了，提督府的兵馬與國師府的人，已將拘押兩位娘娘的跨院圍住，强迫放人。」

馬雲飛揚目橫掃全場一眼，不怒反而笑起來，尖酸刻薄的臭罵道：「兩隻貪心不足的狼，爲了爭一塊肉，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玩陰的，使辣的，合展奇謀，什麼卑鄙無恥的手段都用了出來，恨不能喝對方的血，吃對方的肉，現在可好，居然改了腔，變了調，又湊在一起，連成一氣，你們還要不要臉？」

話雖粗俗不雅，意境却頗嚴正深遠，罵得痛快淋漓，狗血淋頭，余百忍、石天成不禁爲之臉上一熱。

余如松大踏步的衝了上來，道：「馬大人，請少逞口舌之利，下官有一句話要請教。」

馬雲飛見那一柄金劍仍佩在他身上，只是被衣襟下袂遮住大半，道：「本座也有一件事想動問。」

「馬大人請說。」

「剛才在廢園裏的無情公子可是三少爺？」

「你這是明知故問，」余如松下意識的握住了金劍劍柄，道：「事到如今，本公子也不想隱瞞什麼，下官想知道馬大人對那一張空白票子的意見？」

「火已經燒到了屁股，你還不忘行賄本座？」

「這也是交易，一筆大交易，各取所需。」

「余大人是說要本座放人，你付出銀子？」

「再加上湮滅一切證據，下官追加一批珠寶。」

「假如本座拒不接受呢？」

「那就很抱歉，太白樓內所有的人恐將鷄犬不留！」

鬼面俠聞言勃然大怒道：「你們簡直無法無天，竟敢謀殺欽差大人。」

定國公余百忍陰惻惻笑道：「不是謀殺，日後公諸於世的可能是死於天火。」

平夷侯石天成互爲唱和，補充了一句：「也可能是其他的天災意外。」

鬼面俠更惱更怒，道：「欽差乃是代天巡狩，對馬大人不敬，就等於對皇上不敬。」

九門提督石孝將軍道：「本將軍壓根兒就懷疑他的身份有問題。」

無情公子余如松一旁添油加料：「其中必定有詐！」

鬼面俠道：「馬大人的金牌各位差不多都看過——」

（以下轉入90頁）

美蘇太空星球爭霸戰／羅唐納・文

太空生死戰

一個飛行物體從亞拉伯鬼沙漠升空，美國三隊太空戰機在太空恭候，只要它用激光毀滅人造衛星就向它圍攻，果然爆發一幕驚心動魄的太空生死戰。

這一場劇戰等於石油王國向美國挑戰，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沙漠核心建造地下城

一九八四年的春季，美國海外情報局的中東區，負責人「施維多」以密電碼方式向華府「聯邦統計調查當局」的局長胡谷，送出一項緊急情報，指出這一點，在「沙地阿拉伯」這個國家的領土之內，有一座神秘的「地下城」，正在進行一種跟太空有關的活動，可能是秘密武器，希望局長密切注意這件事。

美當局一向十分重視沙地阿拉伯這個國家，因爲它財雄勢大，政治動向並不明朗，此外，又因沙地阿拉伯境內有一個古怪的地方叫做「聖城麥加」，每年秋季尾以及冬季的開始，必有二百萬過外的香客進入該城的清眞寺參拜，全是回敎徒的中堅份子，沙地阿拉伯的國王「薩特」不單是沿途保護他們的安全，而且供應糧食和水，想盡辦法籠絡他們，無形中是回敎新興那一派的精神領袖，兼有極豐富的財力支持，一旦發動攻勢，西方國家必然受害！故此胡局長沒有接獲密電碼的報告，已經加派特種情報員秘密走向阿拉伯沙漠的邊緣調查，另一方面，嚴密監視那個國家對外的活動，更加重要的一種偵查方式，由人造衛星主持，每隔一週，必有詳盡的報告。

一切監視工作都做得十分澈底，從各種跡象顯示，薩特王似亦有些不尋常的陰謀正在進行。

胡局長在一個深夜召集有關的專家研究對策，首先指出這一點，五年之前，石油產國二十二個國家聯盟，每年協商石油價格升降，那個組織是沙地阿拉伯薩特王發起的，他是一方之霸，那個階段他已經對美國不滿，原因是美國不斷以人才物力

圖爲在鬼沙漠起飛的飛行南瓜型物體，誘美國戰機出擊時，加以殲滅

協助「非石油產國」開發石油，既然石油的數量增加，根本上使用石油的數量不會增加，互相競爭，石油的價格就不能夠在高處企穩，節節下降，隨後五年之內，便發覺美國在許多個地方設核電廠，靠核子發電，不再需要石油，供給核子的國家正是美國，這種情況，美國變成石油產國的敵人了，後來他們又從側面調查得到一項情報，認爲伊朗跟伊拉克的戰火，係美國燃燒出來，目的是把美國太過殘舊的軍火以及戰機分別賣給他們，使兩伊之戰無限期地延長！伊朗以及伊拉克都是石油國的會員，爲了保障會員的利益，應該制裁美國。

跟著胡局長指出另外一點，雖然石油國的經濟力量龐大，回教徒的勢力遍佈中東以及非洲，亞洲也有他們的潛勢力，可是，蛇無頭而不行，沙地阿拉伯全國只有人口一千萬，兵源不足，兼且缺乏軍事專家，薩特王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向美國挑戰，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極有可能發生一個夢想，認爲收容一些有才幹而沒有地位的科學家躲在一處地方秘密進行一些邪惡活動，企圖以最新而又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打擊美國，不可不防。

最後，他把人造衛星當中稱做「間諜衛星」所拍攝的高空俯瞰照片拿出來，送給各人傳觀，作爲參考。

那些照片就是每週一次拍攝的，它所拍攝的地區正是摩洛哥的沙漠的核心，外表上看來平平無奇，若把它放在一起比較，就可以發覺其中有三幅照片是有些特色的，它好像被一層白霧罩住，不過，說它是烟也可以。

胡谷指了指照片，說：「沙漠的核心從來沒有下雨，地面的沙厚達百呎過外，有些地方的沙層厚達五百呎，沒有半滴水，怎會發現烟霧呢？可見它有古怪，只是這樣細微的變化，沒有顯示甚麼，假如你把國際形勢加在一起，重新估計，不難發覺它可能是製造秘密武器的基地，我們派到中東展開海外情報活動的主任施維多，最近在巴林島拍發密碼電報向我報告，指出這一點，沙地阿拉伯的核心地區正在建築一座地下城，還打算在城內製造能夠飛上太空的秘密武器，叫我進行更爲深入的調查，如果它對美國不利，必須制裁它，各位有甚麼意見，不妨盡量發表。」

座上客大部份保持緘默，沒有發表意見，有些人乾脆點承認自己對沙漠所知甚微，談不到意見。

還有一部份人對「沙漠的地下城」發生懷疑，認爲沒有其事，原因是沙漠核心非常炎熱，地面之上的陽光投射所及之處更熱，不宜作任何一種活動。

又有一部份人認爲中東地區根本上沒有優秀的科學家，屬於西方國家的科學家，決不會貪圖巨額的酬金就投靠沙地阿拉伯，因爲那邊的回教生活方式跟歐洲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就算有一兩個屬於二三流的科學家願意這樣做，也沒有那麼高級的科技知識製造一種能夠威脅美國的秘密武器。

綜合各人的意見，可以說他們十分樂觀，甚至懷疑巴林島的情報主任施維多小題大做，胡谷雖然覺得這件事情極不尋常，無奈他缺乏具體的證據去證實施維多的報告並非瞎說一頓，那一場會議只好不了了之。

散會之後，他忽然接獲一個長途電話，由巴林島打出來，說：「胡局長，你說過關於地下城一切重要的消息，叫我立刻呈報，現時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情報，並非我們的情報員調查出來，而是由一個密碼是一七九號的雙面人所提供，他知道這一條綫索可以盜取地下城所製造的一件飛行物體，它的闊度有三萬六千呎，太過巨大，故此需要在沙漠製造，又因爲沙漠地面經常刮風，寧願躲在地面之下製造，只是一幅製造飛行物體的藍圖，索取十萬美元，分文不減，你認爲我們要不要花掉巨欵購買它呢？」

「兩面人」的身份相當特殊，他同時兼做美國特務以及中東的特務，如果美國不是跟中東任何一個國家打仗，他是可以存在的，萬一發生戰爭，他就要表白態度，站在兩個交戰國的任何一邊，再也不能夠在兩邊穿插了，這種人的本身未必有重大貢獻。

不過，碰得湊巧，可以透過他購買對方的秘密情報，那就有用了，碰上了這種處境，如果需要動用一宗巨欵才可以買入一項情報，那一區的情報主任就要打電話跟局長胡谷磋商。

那晚胡谷獲悉這件事，當機立斷，立刻有明確的指示：「施維多，你可以付給十萬美元透過一七九號情報員購買那一幅製造飛行物體的藍圖，但要他遵守一個條件，他交出藍圖之後，就要軟禁在你指定的地方，由你派人把藍圖送到華盛頓交給我，再由我跟秘密武器專家以及太空科技專家研究它，作公正的鑑定，萬一他們一致認爲那一份藍圖毫無價值，一七九號情報員就要判處死刑，由你親手殺他。

「如果一七九號情報員不肯接受這個條件，你不單是沒有給他巨欵，還把他開除，永不錄用。」

凡是這一類長途電話，對方都是有錄音機去錄取它的，這樣做可以在事後互相對證，當時施維多聽了就欣然說：「胡局長，我完全依照你吩咐的說話去做，三日之內，如果我沒有再打電話給你，那就反映出一七九號情報員願意接受你提出來的條件，被我軟禁，至於秘密武器的藍圖，我盡快派人送上。」

十萬美元去買一份藍圖，如果的確是秘密武器，凌駕於美國最厲害的激光炮之上，當然值得購買，因爲有了藍圖就可以動手製造，不再畏懼傳說中的地下城，反之，那種藍圖只是廢物，反映出關於地下城的傳說，不過是謠傳，少了一番憂慮，也是值得去做，因此胡局長接獲施維多的長途電話之後，對於「地下城」這個不利於美國的消息，放心了許多。

單人匹馬闖入鬼沙漠

三天之內，沒有另外一個長途電話，胡局長知道地下城所製造的飛行物體圖形，已經買入，兩三天內就會送來，更加興奮。

打完長途電話的第七天，有一個英俊

而又壯健的情報員，叫做「白蒙沙威治」，從巴林島乘搭航機到華盛頓求見，他就是施維多派出來的人，携帶一份用十萬美元購入的飛行物體藍圖。

這個人當然是施維多的親信，不單是特務當中十分出色的一個，而且十分熟悉波斯灣以及阿拉伯沙漠的形勢，除了把藍圖雙手奉上之外，他還講述關於沙地阿拉伯地下城方面的消息，說：「我們沒有透過一七九號的雙面人去購買神秘飛行物體的藍圖之前，我曾經奉命調查地下城的準確所在地，因此經歷過相當凶險的戰鬥，證實了沙地阿拉伯確有這個地方，爲了使你更加瞭解那裏的地理形勢，阿拉伯的核心雖然係沙地阿拉伯所佔有，可是，最凶險的一區叫做鬼沙漠，却不是緊貼它的首都利雅特，而是在十分荒凉的南也門這個國家附近，我想作深入觀察，只好從南也門的高崖那邊走。

「我當然要找個藉口，以商人的姿態出現，騎在一匹駱駝的背上，另有一匹駱駝，背負一些毛巾和鬧鐘之類的日用品，最大的特色就是牠還替我携帶五個大水壺之外，還有三十個椰子，準備口渴的時刻取食。

「從來沒有人走過高崖之後再向北方走的，因爲它相距不遠就是鬼沙漠。驟然聽了進耳，你可能發生誤會，以爲那一處沙漠有鬼，可能是遊客坐在駱駝背上對沙漠看得太多，眼花撩亂，發生錯覺，其實沒有鬼，實情怎樣呢？那裏的沙漠並非一片黃沙，仍有多少建築物，係七百年前摩沙族的舊址，當年摩沙族人抗拒皇帝的命令，被阿拉伯皇索巴征伐，把全族二千二百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縛在十字架的木柱上面，活活的晒死，在沙漠區烈日如火，沒有水喝，只是晒了兩天，便即喪命，他們晒到變成人乾，皇帝下令封閉該區，七百年來，極少人斗胆入內，白天看來並不覺得它甚麼可怖，入黑之後，彷彿羣鬼現形，胆汁薄弱的人，可能活活的嚇死，稱做鬼沙漠，名符其實。」

胡谷雖然是局長的身份，可是，跟部下交談，有如朋友那麼親熱，聽了這番話，發生興趣，插進一句，問：「呂龍先生，你大概在鬼沙漠那裏跟甚麼人發生過十分厲害的戰鬥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不止在鬼沙漠發生一場極爲艱苦的戰鬥，而是透過它進入地下城，確確實實死裏逃生。說到這裏，我必須提及在鬼沙漠附近居住的一族人，叫做殘肢族。

「該族的人在五百年前被回教領袖沙卡懲罰，施以天誅之刑，把族人一手一脚截斷，他們仍然可以生存，但却變成廢人，倘不是失去了右手左脚，就是失去左手右脚，他們仍然可以活下去，全靠當局救濟，這樣做已經夠殘忍了，更加殘忍的是他們的子女在出生之後活到了五歲就受到斷肢之刑，其中有些兒童沒法活下去，能夠活下去的人，必然是終身殘廢的了，那些人爲了親情的關係，不想自殺，只好一代代的活下去。

「殘肢族的人根本上沒法求生，故此他們雖然對沙地阿拉伯的皇朝極端憎恨，仍是一代代的活下去，由於他們的內心有極度仇恨，凡是有人闖入他們的地區，一窩蜂走出來，把這個人捉住，施以極刑，使他同樣的殘廢，才感滿意，當時我剛剛穿過鬼沙漠，再往北走，立刻跌在那些人的手中，驚懼莫名，我以爲這一回必死無疑，殊不料他們一定要守候到月圓之夜才動手割除我的一手一脚，我可以苟延殘喘，距離行刑只有三天我居然不斷的把綁縛手腕的繩子在木柱上面使勁磨擦，弄斷了它，擺脫了身上的綁縛，伏在地上爬行，襲擊看守我們的一個殘肢武士，死裏逃生，喜出望外。

「當時我傾全力襲擊看守的人，奪取他的彎刀，正想逃走，聽到隣室有呻吟之聲，我的同情心驟然湧起，疾走過去，發覺有一個人被縛在木柱上面，所受的磨折跟我受的磨折相同，不再考慮，把彎刀割斷他身上的繩子，扶着他蹣跚而行，盡可能的離開那個牢獄。

「走出了被禁制的地方，夜色沉沉，不辨方向。

「當時我只知道有辦法逃出魔窟，值得慶幸，忘記了一件事情，我是坐在駱駝背上走了兩天兩晚的路然後闖入鬼沙漠的，從原路走回去，沒有駱駝寸步難移，如果我向別的方向走，更加沒有希望逃生，如此一想，我的心就像是掉在冰水之內，冷了半截。

「我的身邊還有一個重傷的人，我要扶着他走，更加艱苦，走不了多遠，忽然聽到背後一股狂奔的脚步聲，好像有人殺到，我趕快轉身迎戰。

「我的身邊本來有一柄手槍，我落在殘廢人的手上，它已經被他們拿走，幸而我奪取了一柄彎刀，總算有些武器在手，可以抵擋一陣。

「假如向我圍攻的人是四肢齊全的戰士，我必然不是他們的敵手，因爲寡不敵衆，可是對方全是僅有一隻手以及一條腿的殘肢戰士，那就不同了，儘管他們一簇簇的戰士撲攻，全是用一隻手握刀，沒有一雙手就不能夠放箭，對我來說，那些人全是不堪一擊的，故此我把心一横，大開殺戒，先行用刀斬斷他們的獨脚，然後揮刀砍劈，大獲全勝，百忙中，我還要保護另外一個重傷的人，相當吃力，經過一番劇戰之後，我雖然身上只是受到一些輕傷，已經渾身軟弱乏力，坐着喘息，跟身邊的俘虜，那種頹態甚爲相似。

「我在那樣子的絕境完全失去了自己信心，姑且用英語跟他交談，說：『朋友，你聽得懂英語嗎？』

「『略爲聽得懂，你救了我，我一定拚死救你脫險。』他很爽朗的說。

「『你救我脫險？你多走幾步也不容易辦得到，憑甚麼救我脫險呢？』此外，我們沒有駱駝支持，根本上無法走出沙漠，留在這裏簡直是等候死神的駕臨。』

「『不，我們並非活着等死，因爲我懂得吹口哨，沙漠的風很是猛烈，狂風把我吹出來的口哨傳送到很遠去，可能使地下城的人聽到，這樣就可以把我們救出生天。』

「聽到他說的話，我覺得有一綫生機，更妙的是他提及地下城，它正是我想去的地方，我當然是喜出望外，爲了要掩飾

我的狂喜，我佯作絲毫不懂得地下城的樣子，聽了反問一句：『沙漠裏面即使是建築在地面之上的城市也看不見，那裏有地下城。』

「『不，在沙漠核心的確是有一個地方稱做地下城的，不過，很少人知道它在那一處，我是誰，地下城裏面的人幹些甚麼？所有問題你都不要開口，也不要設法打聽，假如你在地下城看到甚麼怪異的景象，切勿把它擺在心上，離開了沙漠，永遠不要對任何人講述半句，明白嗎？』

「『好的，我完全信任你，你現時立刻吹口哨吧！』我很興奮的說。」

太空總署召開緊急會議

呂龍所講的故事全是身歷其境，他講到這裏不自覺的稍爲停頓，胡局長說：「那麼，呂龍，你看過地下城了，它是否眞的建在沙漠的地面之下呢。」

「是的，可惜它太過闊大，我們並非被人帶到製造秘密武器的那一邊，實在看不出甚麼，我只能告訴你，傳說中的地下城確有其事。」

「它距離地面大概有多少呎呢？」

「距離地面大概有一百呎，不過，那一處只是地下城向下伸展的第一層，那個朋友不肯吐露眞姓名，甚至假的名字也不肯說出來，至於地下城，由於他帶我走來走去，我知道它不止一層，最低限度有五層，可能有十層八層。」

「呂龍先生，你有沒有看過由施維多主任交給你帶來的一份藍圖呢？」

「我沒有看見過，因爲它放在一個封口的函件包裹之內，我無權拆閱，此外，我對於製造秘密武器一無所知，看它是沒用的，基於上述兩種理由，我沒有理由拆開它偷看。」

「呂龍先生，你很是忠心，且又十分能幹，我由衷的稱讚你一句，有機會的時候一定推薦你踏上更高的職位。」

「多謝你的關心。」呂龍很是高興。

要談的話却談完了，呂龍問胡局長需要他留下來多住幾天抑或先行回到巴林島覆命。

胡谷說：「這兩天我就把藍圖帶到太空總署，找專家研究它是否有用，研究所得的結果跟一七九號雙面人的生死有關，你還是等候幾天的好。」

「是的，一切任由局長吩咐，我一定依照你的話去做。」

他不再多說，隨即告辭。

胡谷叫副官送客，打了一個電話到太空總署，跟署長交談幾句，署長請他在任何一天跟太空戰鬥專家雅拔商量對策。

胡谷知道他很忙，沒有把藍圖的事情很詳細的說出來，可是，翌日的晚上，他到太空總署找雅拔博士作深入的交談時，却不厭其詳的講述那一份藍圖的重要性。

雅拔博士說：「胡局長，你有沒有把藍圖拆閱呢？」

「沒有。」

「爲甚麼你不拆閱呢？施維多主任講明它是交給你的，你是有權把它拆開來看的。」

「雅拔博士，我並非太空科技專家，也不是秘密武器專家，對於太空戰鬥，自問是門外漢，還是由你拆閱好些。」

「胡局長，你太過看得起我了，既然你這樣重視此事，又這樣重視我，我怎會推辭呢？請你在這個辦公室坐坐，讓我們邀請太空總署戰鬥部門的專家到這裏喝杯酒或者喝杯咖啡，隨意交談，然後當衆拆閱。」

胡谷笑了笑，說：「雅拔博士，你這一份輕鬆的心情，眞是難以摹仿。」

過了一會，有關方面的專家都到來晤敍，雅拔博士先行替他們逐個介紹給胡局長認識，跟着把那一份藍圖的來龍去脈，很簡單解釋幾句，再說下去：「這一份藍圖必然是跟太空有關的秘密武器，他們集中人才物力製造它，還在沙漠核心築了一個地下城，貯存大量軍用物資，利用它製造，這一項措施等於回教國家向歐洲國家挑戰，北美的兩個大國，包括美國以及加拿大，也在挑戰之列，將來他們大量生產這種武器，企圖征服全世界，我們絕對不能夠坐視，最好在他們沒有製造成功之前，在地下城的上空投下巨型炸彈，把它毀滅。

「不過，我們進行這一項活動是很危險的，可能觸發一場世界大戰，因爲若干回教國家有人在幕後撐腰，它就是蘇聯。

「實情如此，如果沒有充份的證據去證實那些人正在從事挑戰的行爲，美國總統列根一定不准許我們向沙地阿拉伯的沙漠核心進攻或偷襲，現時我們派遣到巴林島的海外情報局已經盜取了製造秘密武器的藍圖，希望各位稍爲動腦筋，研究它是否一種比激光炮更加犀利的武器。」

說完，他把那一個超級巨型的文件套拆開，放在套子裏面的圖表相當多，還有許多頁文字，厚達一吋，所有圖形文字俱是用微粒攝影機偷拍之後放大到它原來的形狀相似，故此他們很容易看得出來，唯一的憾事就是那些文字以及圖表下面的解釋，俱是用阿拉伯文字寫的，不容易看得懂，僥倖在座的專家當中有一名五十多歲的「華拉博士」，懂得阿拉伯語言文字，由他翻譯過來，他們就算不能夠完全看得懂也懂得七七八八，只是三十分鐘，各人對它就覺得心裏有數。

仍是胡局長先開口，他向座上客環顧一眼，說：「你們看了，不知道全部眞相，最低限度可以看出那個圖表上面有些甚麼，懂得那件飛行物體的實際情形，希望你們輪流發表意見，由雅拔博士開始講述吧，他可以說是專家當中的專家，希望雅拔博士站起來說幾句話。」

由於太空總署一向有這種習慣，任何一個人想講話，先要站起來，故此胡局長這樣說。

雅拔博士果然站起來，說：「在座各位都是對太空素有研究，我現時所講的話，可能你們並不同意，既然胡局長叫我發表意見，我只好依照我眼中所見的情況講述，我認爲稱做南瓜的一種飛行物體，只是升空欣賞風景的東西，絕對不是攻擊性武器。即使一個對太空完全沒有認識的人也會懂得，凡是攻擊性武器，一定講究速度，那一個飛行物體本身固然要有速度，發射出去的子彈或激光，又或毒氣，以及



呂龍被獅頭人捉住，抬入岩洞，料不到救星從天而降。

熱氣都要爭取速度，藍圖顯示出來的飛行物體稱做南瓜，這個名稱倒是很貼切的，它的形狀又肥又闊，眞的像是一個南瓜，別說它在太空的以戰鬥姿態出現了，即使它在地球上的上空作戰，仍是不妙的，它不單是在速度方面吃虧，還有一個很大的弱點，由於它的體積太過闊，又太過厚，很容易被人看做攻擊性的目標，故此我認爲它決非秘密武器，整整一份藍圖根本上就是不倫不類，似乎你的情報工作人員太過缺乏太空科技知識，以致如此，希望你們今後有所改善。」

雖然雅拔博士的爲人十分和藹，說到太空戰鬥方面的知識，他必然據理力爭，絕不客氣。

一來他是太空總署關於太空戰鬥部門的首席科學家，學識淵博，經驗豐富，二來他所說的話很有道理，因此之故，他坐下來之後，再也沒有人發表談話，整個局面登時冷落不堪。

胡谷逼於開口，替自己辯白，指出這一點，從事海外情報活動的人，一向都是不需要太空科技知識的，他們必須勤於練習的科目只是貼身戰鬥以及跟蹤可疑份子之類的技巧，買錯了一份毫無用處的藍圖，亦非奇事，不過，眼前這一份藍圖可能並非齊全，也許它的窟口能夠噴射毒氣或激光，不能夠把它過份輕視。」

懂得看阿拉伯文字的科學家「華拉博士」，站起來說：「我同意雅拔博士的解釋，即使叫做南瓜的飛行物體能夠發射死光或激光之類的秘密武器，它仍非理想的戰鬥武器，因爲它的形狀扁平，被攻擊的部位太過闊大，坦白點說，我澈底否定它的戰鬥價值，充其量也只是作爲遊覽用的飛船。」

沒有人站起來講話了，胡谷再度站起來，說：「這件事情可大可小，我很想知道大多數人的觀感，請各人伸手表示它有用抑或無用，借此決定我們應不應該派遣戰機轟炸，現時請你們用右手表示，認爲它沒用的人，把右手擧起來，反之，認爲它有用的人，不必擧手。」

各人同意這樣做，只是短短的一瞬間就作出最後決定了，胡谷坐下來，各人不約而同的把右手擧起來。

雖然這一場會談有了結果，却使胡谷感到面目無光。

散會之後，他回到聯邦統計調查局，立刻作出一項決定，召見呂龍，親手把一份函件交到他的手上，說：「呂龍先生，我不想打長途電話給施維多了，因爲這是一項機密的行動，我認爲你値得信任，故此我只是憑着你的一雙手把文件帶給他，你仍然是乘搭普通的航機到巴林島好了，走出機場，立刻把文件交到他的手上。當然的，如果你忠於職守，你就不會去偷看它。」

跟着他再加上一句：「那種文件套是特製的，封口之處用火漆塗上去，再在火漆加印，難以複裂，至於文件套，只要拆開一點，露出一條縫，它透了風就會發生化學變化，整個白色的信套內外變色，到時它變成藍色，再也沒法使它恢復原來的白色了，這一層妙用也許你不知情，故此我要提醒你一句。」

呂龍聽了，說：「這句話是很重要的，我必然緊記在心。」

返巴林島傳達殺人命令

巴林島其實是一個半島，從沙地阿拉伯那邊的陸地伸展出來，它跟沙地阿拉伯緊貼，故此在地理形勢方面十分重要，如果有人企圖從波斯灣登陸，進攻沙地阿拉伯，首先要佔領它。

由於巴林島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急待開發，沙地阿拉伯的國君薩特索性借錢給它，十多年來，爲數超過一百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之下，它的政治力量受到薩特控制，理所當然，另外一種力量控制它，就是美國，美國除了貸款給它作出建築公路橋樑以及敎堂學校之外，還駐軍五萬，保護它的海岸，故此它日漸繁榮，近年在境內到處都可以看見工廠和高樓大厦，充滿了時代氣息，置身於現代化的城市之間，毫不遜色，夜總會以及其他消遣地方非常多，遊客旺盛，原因是中東有許多富豪，自從綽號「小巴黎」的貝魯特被戰火摧殘之後，它就繼承了那個空缺，變成中東第

一級的遊覽區。

巴林島如此重要，當然是各國特務活躍的地方了，美國派出去作為海外情報活動中東區的「分站」總部，正是那個地方，施維多管轄三百多名最有份量的特務工作人員，由巴林島派出，在許多個地方潛伏下來，做許多種工作，他們全是受到施維多指揮的，施維多的郊區住宅，就是他的總部。

當時施維多把飛行物體的藍圖交呂龍送往華盛頓之際，已經把一七九號軟禁在郊區別墅的地窖之內，屋裏和屋外都有大狼狗監視他的活動，事實上他沒法跟外界接觸，從地面進入地窖，另有鐵門兩層，就算有人企圖營救他，亦不容易，至於他本人，倒是挺樂觀的，他認為那幅藍圖是阿拉伯的核心特務潛入地下城最機密的保險庫取出文件用紅外綫偷偷的拍攝，確實眞正的製造飛行物體圖形，他十分放心，根本上他完全沒有逃走的念頭，施維多看在眼裏也覺得高興，認為呂龍前往華盛頓必有好消息帶返。

他們太過樂觀了，施維多從呂龍手中接獲那一份密函，當面拆開它，發覺白色的信套逐漸變成藍色，知道呂龍沒有把它拆開過，很是喜悅，想不到拆開了函件套，看見放在套內的一張紙，他就臉色大變，因為紙上沒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個數字，用紅筆寫出來，正是一七九三個字，另外有黑筆在那個數字上面左右兩邊劃下了一條直綫，望之正是一個交叉，剛剛罩在紅色數字上面，十分刺眼。

那是特務組織傳達命令的一種方式，任何一個數字用紅筆寫下來，上面加上了黑綫，那就等於那個編號的特務要判處死刑。

施維多以為胡局長一定嘉獎他，料不到他所期望的事情適得其反，無怪他十分難過，臉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呂龍在旁看到這種景象，暗吃一驚，說：「施主任，我是你的親信份子，你看過的一張紙可以送給我看看嗎？」

施維多默然，把那張紙交到他的手上，呂龍接過，只是看了一眼，大驚失色，說：「一七九號卡廸亞立了大功，為甚麼要處決他呢？」

施維多沉着氣說道：「我也是莫名其妙。」

「你是否馬上執行這個任務呢？」

「我當然要執行任務，不過，執行任務之前，我必須打長途電話向胡局長查問，最低限度，我也要瞭解一下這件事情的眞相。」

「是的，你是卡廸亞的頂頭上司，論情論理，你應該問清楚他犯了甚麼錯誤，然後動手。」

「是的，我同意這樣做。」施維多順口說了一句，反問呂龍：「你在華盛頓謁見老總的時候，他的態度怎樣呢？」

「他很高興，不過，他跟太空總署裏面的專家商量一遍之後，態度突變，如果這件事情出了毛病，可能是那些毛病出現在太空專家的口中，換句話說，他們對那一份藍圖作出惡意的批評。」

施維多聽了，心上一沉，說道：「會不會發生這種不幸的遭遇，藍圖被人換過呢？」

「這個可能性很小，因為我負責送出藍圖的時候，盡心盡力保護它，此外，據我所知，胡局長接過藍圖沒有拆閱它，直到他們在太空總署專家在場，由雅拔博士主持，召開會議，研究藍圖的效用，然後拆閱它，當時有許多個專家在場，看來不易掉換。」

「好，多謝合作，呂龍，我知道你跟卡廸亞一向十分親熱，多次並肩作戰，相信你只是維護他，不會害他，因此之故，我十分相信你，至於那一份藍圖，我把它送入特製的文件套之前，我也看過一遍，認為它沒有甚麼不妥，為甚麼胡局長會下令處決他呢？我必須向胡局長查問，打完長途電話之後，有甚麼結果，我才把它告訴你。」

「多謝施主任關心每一個效忠於你的人。」

說完這句話，呂龍站起來告辭。

呂龍跟卡廸亞的友情特別深刻，有一個因素是很重要的，他們都不是純粹的美國人。呂龍係華裔的混血兒，身上有美國人以及華人的血液，他的中國功夫相當精湛，是家傳的成就，根本上他的父親呂龍飛就是中國教頭，母親嘉麗絲是美國人，故此他的型格也兼有中國以及美國種族的優點，很有氣派。

至於排名一七九號的卡廸亞，他是阿拉伯人跟美國人湊成的混血兒，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阿拉伯的勇士，為人豪爽，故此他跟呂龍合得來。

照事論事，呂龍絕不相信卡廸亞會作出如此荒謬且又愚蠢的行為，斗胆自製飛行物體的藍圖騙取巨欵，如果它是眞的藍圖，太空戰鬥部門的專家偏偏說它是假貨，把卡廸亞處決，那就太過冤枉了，因此他耿耿於心，設法營救這個好朋友，不管他怎樣想，他仍要等候施維多跟胡局長交談之後，作出決定，然後進行他的營救工作。

那天的晚上，施維多在他的園林別墅秘密召見呂龍，施維多愁容滿臉，說道：「我在今晚九點鐘以長途電話跟胡局長交談，我們的談話已經錄了音，現時我把錄音機扭開，讓它播出當時我們交談的每一句話，請你聽聽，看來卡廸亞是難以活命了。」

呂龍心上一震，沒有做聲。

施維多扭開錄音機，呂龍在旁傾聽，錄音機開始播出施胡兩人的談話了，首先，他們二人談及一些近況，很快就把話題落在卡廸亞的身上。

施維多說：「局長，我已經接獲你的命令了，我很想知道一七九號卡廸亞有甚麼地方出錯，你可以談談它嗎？」

「當然可以，根據太空專家所述，如果我們依照那一份藍圖製造一種南瓜形狀的飛行物體，絕對不能夠升空作戰，因為它太過巨型，缺乏速度，任何攻擊性的飛行物體必然是頭部特別尖銳的，決不會頂上平坦，形如南瓜，故此我們認為那幅藍圖決不是地下城製造的秘密武器。」

「也許那些秘密武器藏在飛行的物體之內，從它每一個窗口發射，它本身有如一隻航空母艦，只是負責收藏各種秘密武

器呢？」

「關於這點，我們曾經多方面的忖測，認為絕無其事，即使是航空母艦，本身也要爭取速度，何況在太空飛行的物體呢？任何一種太空飛行物體決不會如此笨重，只是那個扁平的體型，加上了南瓜似的圓頂，且又圓中帶扁，已經決定它絕對不能夠升空或升上太空作戰，換言之，那一份藍圖是不切實際，把它交到我們的手上，不單是騙取巨欵，還有點開玩笑的意味，為了維護情報局的尊嚴，一七九號情報員非處決不可。」

這是最後一句反駁的話了，施維多想了想，說：「胡局長，也許對方的特務看見藍圖就急急忙忙的拍攝，把它交到一七九號情報員，一七九號盡快把它交到我的手上，他只是負責收貨，出錯的人不是他，是沙地阿拉伯的特務，憑着這個理由可否饒他一死呢？」

「不能夠饒他一死，因為他接過藍圖的時候，它並非封口，他有時間看個仔細，然後付欵收貨，平頂的飛行物體絕非作為戰鬥之用，只能升空作為遊覽之用，沙地阿拉伯千辛萬苦然後闢了一個地下城，怎會製造遊覽用的飛行物體呢？憑着這一點，我認為一七九號情報員並非缺少科學常識，只是蓄意行騙，所差別的是他單獨行騙抑或串同敵人的特務行騙而已，雙面人這種特務永遠靠不住，言盡於此了，三天之內，如果不殺他，我們就要派人去殺你了！」

錄音機的錄取的談話，到此為止，下面沒有語聲，顯然是施維多談到這裏無話可說，站起來告辭。

呂龍聽了，呆若木鷄，稍停，他然後勉強說出這麼一句：「既然上峯下了處決的命令，誰也沒法救他了，站在朋友的立場，我可否在他受到處決之前，見一見他呢？」

「這是情報局的慣例，凡是必須處決之前，不准任何人跟死囚見面，只能隔開玻璃看他怎樣死亡，我不能夠破例讓你在他被行刑之前看看他。」

「你打算選擇甚麼地點行刑呢？如何處決他呢？」

「我打算在這一座園林別墅的地窖之內行刑，處決的方式是槍斃。至於行刑的時間，既然上峯急於解決這件事，我想在我們二人交談之後，立刻動手！」

聽了這番話，呂龍感到營救好朋友的願望已經落空，只好接受命運的安排。

儘管如此，他仍想看看卡迪亞怎樣死以及死前有甚麼遺言，因此他仍然留在園林別墅，半小時後，尾隨着施維多進入地窖最陰冷的一個角落，它就是「刑場」。

呂龍抱着哀傷的心情守候到行刑的時刻，看見卡迪亞被人押解到地窖的一個角落，很是傷心，他看見卡迪亞的時候，卡迪亞也看見他，但却一聲不響。

卡迪亞雖然沒有開口，那雙眼睛透着一股怒焰，他可以看得出來。

他跟卡迪亞雖然相距不遠，只是隔開了一塊絕大的玻璃，那種玻璃是由白鋼以及玻璃纖維混合鑄成的，子彈也沒法射穿，假如那個死囚在行刑之際突然反抗，殺出重圍，他也沒法擊破玻璃，在玻璃後面坐着監視行刑的人，除了高官，還有四個保鑣，荷槍實彈，隨時向死囚掃射，四柄手提機槍一齊出擊，他沒法逃生，在這種情況之下，被押到刑場的人，必死無疑。

快要行刑的一瞬，監刑官問卡迪亞有甚麼遺言，卡迪亞獰笑，說：「我是冤枉的，奉命跟對方的特務聯絡，購買藍圖，即使那一份藍圖並非秘密武器，也不是我的過失，如果貨不對辦，你們可以不買，怎可以把過失全部推在我的身上？我的遺言只有一句，活着的時候不能夠報仇，變了鬼，我一定報仇！」

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目光如電，向呂龍注視，好像他有些秘密向呂龍訴說，却又沒有時間，只好憑着那種不尋常的目光表露出來，呂龍看了，毛骨悚然。

再過幾分鐘，監刑官就叫人把他縛在木柱上面，用黑布罩眼，一聲：「發槍！」一連續響了幾聲槍響，他以半跪姿勢倒下，流了許多血，很快就有醫官走近，證實他已死亡，施維多揮了揮手，由四個人合力把那個屍體抬出去。

行刑一幕慘劇就此結束了，呂龍知道那些人把卡迪亞的屍體送到火葬場，一把火燒掉，還把他的骨灰洒在海上，甚麼東西都沒有留下，整個卡迪亞化為烏有，他的好朋友如此收場，十分痛苦，多次想哭，仍要在許多人的臉前硬充好漢，不敢哭出來，直到他回到酒店，一個人留在房間裏，然後放聲大哭。

他的哭聲沒有終止，突然聽到電話機嗚嗚的聲響，走過去接聽，出乎意外，對方竟然是一個嬌滴滴的女性口音，她柔聲問：「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多方面轉彎抹角調查，才知道你住在這一座酒店，希望我沒有弄錯，你是很英俊的呂龍先生，是也不是呢？」

呂龍說：「我並非英俊，不過，我的確是呂龍，小姐，既然你不認識我，為甚麼你花掉許多時間調查我住在甚麼地方，而且在深夜打電話給我？」

「你不必認識我，我也不必認識你，我只是受人所托，有一個文件包裹交到你的手上，他既然死了，我當然急於完成任務，我們在甚麼地方約見呢？」

呂龍聽了，心上一沉，說：「如果我不是太過笨拙，應該想像得到，你必然是卡迪亞的女人！」

「不，我只是他的女友，並非他的太太或未婚妻，因為他有恩於我，死前拜托我做這件事情，在情在理，我不能不做，總之，我很想見你，把他留下來的一小包文件交到你的手上，只是這些，你還是快些講述一個地點跟我見見面吧。」

「這裏是巴林島的二級酒店，叫做維納絲，它是一個女神的名稱，我的房間是七一七號，如果你不介意，索性到來找我好了，我覺得心亂如麻，今晚一定失眠，隨便你在那一段時間駕臨都可以，你只要在房門伸手敲三次，次次敲五下，我就會開門迎你入內，如果你不想吐露身份和眞姓名，我不會纏住你問長問短。」

「好極了，呂先生，你眞是通情達理，一個鐘頭之後再見。」

對方掛斷了電話，呂龍心中感到有些迷惘。

那時漸近午夜，超過了午夜半個鐘頭，那一個神秘的女人翩然駕臨，呂龍打開房門，發覺她是一個非常嬌艷的女人，心裏暗暗喝采。

摩洛哥「金字塔古董店」

他把她迎入房間落坐，她把隨身帶來的一個細小包裹放在枱上，說：「呂先生，包裹裏面的東西全是你的，你用那一種態度對付死去的朋友呢？任由你決定，我只是負責送貨而已，再會！」

她似乎想立刻轉身走開。

呂龍趕快走前兩步，說：「小姐，即使你不想留下姓名，也可以留下腳步的，坐一會再走，好嗎？」

「不，我不想捲入漩渦，還是快些走開的好。」

她看來很是柔和，料不到她的性格却是如此剛强的，說走就走，呂龍知道沒法挽留她，只好送客。

為了避嫌，他只是把她送出房門之外，便即分手。

他回到房間，關上了房門，把視綫投在枱面那個「文件包裹」上面，那個包裹稍為扁平，不過，它必然有些東西，如果它只是一叠文件，決不會那麼厚，因此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很快就把它拆開。

「文件包裹」拆開之後，在燈光投射之下，他看到一大叠鈔票，花花綠綠，為數不少，除了鈔票之外，只有一封信。

他知道那封信十分重要，因為信套上面只是寫下「送給我最信任的朋友」，沒有寫下姓名，可見它是極端秘密了，沒有看到它寫的是甚麼，他已經隱約感覺到，那一封遺書以及那些鈔票必然是跟藍圖有關。

果然不出所料，信上以最簡單的文句寫下他的心聲。

他如此寫下來：「我不知道這封信交到甚麼人的手上，由麗娜自行選擇好了，我把五個好朋友的姓名寫下來，交到她的手上，同時拜托她把現鈔五萬元一起交給那個人，盼望他替我報仇雪恨。事情是這樣子發生的，在摩洛哥那邊有一間古董商店叫做金字塔，以金字塔為名，很易記憶，店翁嘉倫斯，就是跟我接觸的一個埃及人，他是回教徒，宗教的觀念極深，因為回教的聖城麥加在沙地阿拉伯那邊，他多次進香，被沙地阿拉伯的皇族賞識，拉攏他加入組織，後來回教的核心份子組織一個神秘的集團，建造地下城，還在地下城之內建造秘密武器，他索價五萬美元，替我盜取藍圖的副本，我向施維多拿了十萬美元，只是分一半給他，故此有五萬美元留下。初時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順利，後來我忽又發生另外一種想法，由於那一份藍圖不像是秘密武器，如果它透過施維多主任之手，呈送老總，再交太空專家鑑定，否定了它的價值，我就惹下殺身之禍。

「其實我冒險跟沙地阿拉伯的特務聯絡，還作出秘密交易，無非盡忠於美國，萬一我因此被上峯處決，那就死不瞑目，希望有資格看這封信的朋友替我報仇，把美國情報透露給對方知道，徹底剷除巴林島施維多那一幫人，那個朋友注意這一點，我所指的報仇，只是指人事上的糾紛，並非存心賣國，替敵人做任何一種危害美國的工作。我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就此永別！」

閱讀了這封遺言，呂龍的熱淚奪眶而出，他十分瞭解卡迪亞的心境，這是事實，即使藍圖本身有甚麼不對，跟他無涉，怎可以不問情由的把他殺掉？事實擺在面前，老總害怕太空總署的專家說他無能，一定要找一個人開刀，假如卡迪亞不死，就要輪到施維多喪命了，總括一句，卡迪亞之死是很寃枉的，無怪他死前揚言做了鬼要報仇。

變了鬼的人怎能報仇呢？不過，有一個活人承担這個任務，把施維多的組織連根拔起來，那就可以報仇，眼前的形勢十分險惡，呂龍已經無法把鈔票退回，假如他不想負起報仇的責任或者他不敢負責幹這種艱巨的工作，他必須把那個小包裹連同鈔票以及遺書呈上施維多，不過，這樣做是很危險的，萬一施維多翻臉無情，認為他跟死者同是一個鼻孔透氣，隨時出賣整個組織，索性斬草除根，他就完了，這樣做並非善策。

剩下來的一條路可以走，他親自到摩洛哥找「金字塔古董商店」的老闆嘉倫斯，可能達成任務，依照死者的願望去做，一方面剷除施維多的組織，另一方面，不會危害美國。

主意打定了，他打算離開巴林島，以渡假為名，前往摩洛哥。

那時他已經得到施維多主任的信任，來他認為呂龍是自己人，相當可靠，二一來呂龍立了功，想找幾天假期，應該允許，施維多很快就答應了他，但却向他提出警告，摩洛哥在撒哈拉沙漠那邊，並非自己的勢力範圍，切勿輕舉妄動，此行只是渡假性質好了，呂龍先行向他道謝，然後很鄭重的說道：「我一定遵守你的吩咐去做。」

摩洛哥這個國家相當古怪，同時含有現代化的氣息以及古代氣息，這種地方，遊客必多，既然天天有遊客，自然有古董商店，有一條窄街兩邊都是賣古董的店舖，街巷和商店都是歷時二百多年，店主也是屢經易手了，「金字塔古董店」就是其中的一間，很易尋找。

呂龍扮成遠道而來的遊客，走到該店找尋店主嘉倫斯，見面後，他很冷靜的說：「我由一個朋友的口中獲悉貴店所售出的珍貴古董，必要時肯九折收回，是否眞有其事呢？」

「是的，那是敝店經商的宗旨。」

「好極了，我由一個好朋友介紹，想買一件最偉大的古董，他指定我找你商量，怎樣的高價也肯買，不過，他認為世界上只有你這個人然後有資格做這一宗生意，我不能不極端審慎，我的意思就是想你提出證據去證明你確是嘉倫斯本人，你可以辦得到嗎？」

「當然辦得到，現時輪到我問你了，你想買的一件古董是甚麼？」

「我想買的古董是金字塔，它是一般人稱做世界上七大奇蹟之一的金字塔，亦即四千年前庫福王建造的金字塔，你明白嗎？」

「先生，大概你有些誤會了，你找錯了地方，照我看，你應該到瘋人院去。」

「眞是奇怪了，卡廸亞竟然捉弄我，叫我找一個傻瓜交易。」

聽了這一句，嘉倫斯臉色一變，說：「先生，原來你是卡廸亞的朋友，失敬了，請入後堂細談。」

進入後堂，嘉倫斯扭亮了壁燈，說：「懸掛在牆上靠近壁燈之處，有一個鏡框，框內裝嵌一個人的照片以及商業登記牌照，那張照片就是我，請你細心看看。」

呂龍說道：「我眞的可以細心的看看嗎？」

「當然可以！」

「好的，請你把那個鏡框取下。」

嘉倫斯照做。

呂龍叫他在鏡框的背後把那一張商業牌照拿出來，細心檢查一遍，認為那個水印跨過照片以及商業牌照，决非偽造，那一張照片並非貼上去，然後微微一笑，說：「你眞的是嘉倫斯！」

嘉倫斯沒有開口。

呂龍忽又伸手在對方的臉孔抓了一把，摸摸他的鬍子，說：「你沒有做過整容術，顯然是眞的嘉倫斯了。」

嘉倫斯說：「先生，你這樣小心去辨認我是否眞的嘉倫斯，顯然你負有十分重大的任務了，既然你已經相信我是嘉倫斯，不妨一切坦然說出來。」

呂龍說：「我沒有肩負任何一種任務，不過受人所托，進行報仇雪恨的工作，現時我把五萬元現欵送給你，同時把卡廸亞的願望說出來。」

跟着他寫了一張五萬美元的支票給嘉倫斯，那是一張劃綫的支票，又把卡廸亞怎樣慘死的情形說出來。

嘉倫斯很冷靜的傾聽他所講的每一句，稍停，說：「呂先生，你眞是英勇，卡廸亞有你這個朋友，做了鬼亦當自豪。」

「嘉倫斯先生，你還沒有很清楚的看看我寫在支票上的簽名，怎樣知道我是姓呂的？」

「那是小女對我說的，麗娜，呂先生來了，快些出來相見！」

聽了這句話，有一個艷麗如花少女走出來，她正是那晚呂龍看見過的女人。

她美極了，呂龍不覺眼睛一亮。

麗娜走近，嫣然一笑，說：「大家是自己人，甚麼話也可以說，我們同入地下室喝杯酒細談吧。」

呂龍點了點頭。

三個人走入地下室，那個地方十分幽靜，麗娜說：「呂先生，聽說你負責把藍圖交到胡局長的手上，後來，它被太空總署裏面的科學家否定它的價值，那些科學家是誰？他們憑甚麼道理否定了藍圖的價值？」

呂龍說：「當時召開太空科學家秘密會議，我不在場，我只能把我從胡局長口中獲悉的資料講述，照胡局長說，那個會議是由太空總署戰鬥部門首腦雅拔博士主持的，有七八個科學家列席，他們否定了藍圖的價值，因為藍圖表現出來的形狀是平頂的，只有少許圓形的東西突出來，認為它很容易受到別的武器攻擊，絕非秘密武器，等於指控卡廸亞騙取十萬美元，故此他要受到組織的制裁，在施維多那座園林別墅的地窖行刑。」

麗娜嘆息了一聲，沒有開口，眼角吊下豆大的熱淚。

嘉倫斯很傷心的說：「卡廸亞有希望做我的女婿，如此喪生，眞是死得寃枉！我不妨對你說出眞相，那一份藍圖確是製造升上太空的飛行物體，它快要製造成功，不過，沙地阿拉伯王製造它的目的，並非為了作戰，只是做出一些準備，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們那些屬於皇族的人，全部坐在那件飛行物體升空，借此避難，它本身完全沒有戰鬥力。」

「那麼沉重的物體，怎能升空？」

「利用反地心吸力的一種儀器，即可升上太空。」

呂龍並非太空科學家，很難聽到這一句話立刻可以判斷它是否屬實，不過，他憑着常識判斷，仍有另外一個疑問，說：「嘉倫斯先生，假如眞的有一場大戰爆發，禍延中東，薩特王帶領皇親國戚集體升空避難，那時烽烟四起，戰機密佈，在空中擋住去路，它怎樣升空呢？」

「你忘記一件事情，甚至可以說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家全部忘記，雖然叫做南瓜的飛行物體太過笨重，缺少戰鬥力，不過，它升空之後，如果有戰機向它攻擊，薩特王仍有別的秘密武器保護它，到時被擊落的飛行物體並不是它，而是敵方的戰機！」

呂龍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如此！卡廸亞沒有做錯甚麼，他死得實在太過寃枉了！」

「你不是說過打算替他報仇嗎？」麗娜衝口而出的說。

「是的，我的確有這個願望，不過，我這樣做只是替他報仇，把施維多那一批人連根拔起來，甚至胡局長也要受到應得的懲罰，至於美國，我不會危害它，因為我不是賣國賊！」

嘉倫斯趕快聲明：「呂先生，不單是你自己並非賣國賊，我也不是賣國賊，我跟卡廸亞合作，無非想分別賣出一些並不重要的秘密，企圖賺錢，作為日後兩人結婚之後的生活費，絕對不想危害本國的安全。其實南瓜只是為了避難而設，給全世界的人知道也不要緊，何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一定爆發？閒話休提了，我們還是比較深入的研究怎樣替卡廸亞報仇吧，麗娜，快些拿酒來！」

那天三個人在地下室密談，一邊喝酒，一邊研究對策，十分開心。

麗娜在談話當中頻頻向呂龍暗送秋波，呂龍很是興奮。

呂龍離開古董店的時候，已經入黑，他揀一間很普通的酒店房間歇宿，相當奇怪，他的腦海中不斷的閃出一個倩影，她就是「麗娜」！

連續三晚，嘉倫斯向他提供許多寶貴的消息，此外，還有一個很有份量的計劃說出來，請他愼重考慮，充份合作。

呂龍獲悉全部計劃之後，毅然說：「好的，就這樣辦，我徹底合作。」

他們好像演戲，把全部計劃表演出來，一週後，呂龍就回到巴林島，謁見施維多，說：「我到摩洛哥渡假，本來是娛樂

性質，料不到有人跟踪，企圖把我加害，我僥倖被人救活，那個人就是以前我在殘肢斷臂城救出來的一個朋友，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的眞姓名，不過，從他的口中獲悉一項秘密，它跟南瓜號的飛行物體有關，我認爲這個消息是相當重要，故此趕快回來，向你報告，你未必知道南瓜號的秘密，如果你知道，你就覺得殺錯了卡廸亞，不過，處决卡廸亞這個命令是上峯頒發的，你不能不依，仍是值得原諒。」

施維多聽了，沉住氣說：「成爲過去的事，不必再提，幹特務工作的人，有時爲勢所逼，不能夠考慮太多，殺錯了人，是常見之事，你還是爽快點把你歷險的遭遇以及你獲悉南瓜號的秘密說出來吧，我十分賞識你，希望你半句不要說謊。」

呂龍很快回答：「施大哥，你一百個放心，我是你最得力的助手，怎會叛變呢？我早巳知情，幹我們這一行，說謊等於叛變。現時我開始報告這件事的驚險遭遇了，我一向喜歡走到山深林密的地方，獨來獨往，我之所以走向摩洛哥渡假，就因爲摩洛哥的邊境跟阿爾及利亞的邊境相接，我早巳聽見過，阿爾及利亞那邊的懸崖峭壁十分出色，打算到那邊暢遊一番，出乎意外，我進入阿爾及利亞的一座高山遊玩之時，忽然殺出一簇獅頭人，他們凶神惡煞，身上有刀，我孤掌難鳴，不是他們的對手，變成俘虜，不過，當時我曾經傾全力打鬥，最後，被人打暈，然後落在他們的手中。」

說到這裏，他稍爲停頓，施維多說：「呂龍，你的驚險遭遇煞是有趣，獅頭人是否科學家創造出來的怪物呢？」

「不，世界上怎會出現這種怪物呢？所謂獅頭人，頭部如獅，不過是戴了面具，身上穿了毛衣，那就看來有如渾身長毛了，假如那些人眞的是怪物，張口咬人，巳可取勝，何必身上帶刀呢？我初時不知道他們是回敎信徒當中的飲血殺手，天天飲血，殺人不必講道理，直到我被神秘客喚醒，才知道其中奧妙，原來那些殺手也是地下城的爪牙，我離開巴林島，抵達摩洛哥，沿途有人跟踪。」

「摩洛哥在非洲那邊，距離沙地阿拉伯的地下城相當遠，難道那些獅頭人把你送到阿拉伯沙漠嗎？」

「不，他們抓住我並非送到別的地方，拘留我的一個岩洞，仍是在阿爾及利亞的岩洞，至於神秘客爲何那樣湊巧，在岩洞出現，那就不得而知了，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的職位必然高過獅頭人。」

「你說的神秘客是否以前你救過他的一個阿拉伯人呢？」

「是的，他一直不肯吐露身份，他是否阿拉伯人呢？我也不得而知，由於他的臉孔以及膚色棕黑，大概是阿拉伯人，我直覺到他是沙地阿拉伯薩特王的親信，職位很高，只是如此，他才有權釋放我。」

「你眞是幸運！」

「儘管如此，我對他的眞正身份，仍有可疑，因爲他釋放我之前，曾經用英語跟我交談過，說出地下城的秘密。」

「那時岩洞內僅有你們二人嗎？」

「是的，沒有一個獅頭人在旁，照他說，即使有獅頭人偷聽也是不會闖禍，因爲所有獅頭人都不懂得講英語。」

「妙極了，他有甚麼話是涉及地下城的？」

「他以爲我一直都是對地下城發生興趣，索性叫我向他提出任何一種關於地下城或飛行物體的疑問，他有問必答，詳細解釋，希望我明白一切，以後不再搜索地下城的秘密，免得身陷險境。」

「他眞是一個好人！爲甚麼他肯對你吐露地下城的秘密呢？關於這點，暫時不必研究，請你把他說過的話複述出來。」

呂龍想了想，說：「他認爲在地下城製造出來的秘密武器，叫做南瓜，看來笨重，似乎它沒法闖入太空，其實它是很有份量的，它的底層裝置了反地心吸力的一種推進器，可以把重達三萬磅過外的飛行物體，離開地面，越升越高，闖入太空，由於那種飛行物體的容積相當大，隨時可以携帶三年的糧食和水菓以及三百個乘客，一起升空，在太空的一角停留下來，直到地球上面的戰火熄滅爲止，然後降落，那是指地球上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而言的，如果阿拉伯集團的首腦全部升入太空，遠遠的離開地球，直到地球不再打仗，然後回到原處降落，他們就有力量控制整個世界，因爲那時美蘇兩個大國可能同歸於盡，歐洲的大國也會打到殘。」

「確是妙計，他們不怕美國或蘇聯的戰機追擊嗎？」施維多插進一句。

「照神秘客稱述，沒有一個國家向他們出擊，假如他們製造的南瓜這種飛行物體，平時升空，說是一種奇異的飛機或氣球，作爲空中瀏覽景色之用，相信沒有人向它襲擊，反之，戰火熊熊高燃，他們是中立國，放一件笨重的飛行物體升空，相信美蘇的戰機不會攻擊它，除非它先下手爲強，毁滅所有用作偷拍地下景物的間諜衛星，即使南瓜缺少攻擊性武器，它仍有力量把所有人造衛星毁滅。」

「你以爲薩特王有勇氣這樣做嗎？」

「照神秘客的解釋，他不單是有勇氣這做樣，他還打算在今年十一月之前把南瓜放射，使它離開地球，升上太空，這種行徑是很機密的，第一次升空，它巳經負有秘密任務，打算把美國所有人造衛星全部毁滅，嫁禍給蘇聯，希望它加倍刺激美蘇之間的仇視行爲，如果各種仇視行爲逐項加深，總有一天，兩個大國宣戰。」

「薩特王心狠手辣，多謝你的報告！那神秘客還有甚麽重要消息告訴你呢？」

「讓我想想吧，他似乎講過一些頗爲重要的話，他認爲南瓜的窗口可以發射激光去毁滅人造衛星的，它有許多個窗口，能夠同時發射激光，美國戰機不容易取勝，它怕敵人的戰機在高處俯衝下來，用激光槍向它的圓頂掃射，因爲圓頂沒有開口的地方，而且又太過闊大，不易躱閃，一句話說，它能夠出擊，完全沒有力量招架，此外，神秘客還說它第一次升空一定是秘密進行的，那一晚必然是月圓之夜，只要它離開地面，它就會在十五分鐘之內進入太空，飛行的時候，它本身能够旋轉得很快，有如一個風磨。」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分手之前，施維多向他再度稱讚一句，認爲他所報告的一切很有價值，交談之際，巳經用錄音機把它錄取，盡快呈報最高當局，怎樣應付此事呢，由胡局長自行决定。

最後，他很鄭重的說：「呂龍，你再度立功，明天開始，你升爲海外情報局的組長。」

呂龍佯作十分感激的姿態，向他再三道謝。

胡局長接獲報告之後，怎樣對付「南瓜」呢？他沒法預測，因爲施維多沒有派他把錄音帶連同報告書交他送到華盛頓。

憑他的想法，他認爲施維多巳經中計，遲早大禍臨頭，英名盡喪，他離開了施宅的園林別墅，樂得心花怒放。

太空爆發大戰美機盡毁

胡局長接獲施維多的報告，大吃一驚，立刻打電話分別通知國防部長以及太空總署的署長，從速召開會議，希望在緊急會議之後作出决定，然後報告總統列根。

那一次會議仍是在太空總署進行，原班人馬，另外加上由國防部派出來的參謀長白理士以及國防部次長杜波。

各人到齊，仍是由胡局長主持，並且由太空總署戰鬥部門的雅拔博士負責解釋關於太空戰鬥方面的技巧和戰略。

首先由胡谷把沙地阿拉伯核心的沙漠地下城以及關於飛行物體的消息詳述，另外加上最新的報告，它就是施維多的錄音帶以及報告書。爲了保存原來的意念，錄音帶當衆播放。

跟着胡谷提出一個問題，他的問題是關於「反地心吸力」的，希望科學家指出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在座有一個科學家叫做「居里博士」，一生研究地心吸力，站起來說：「我們想跳得高一點，始終辦不到，因爲有地心吸力，假如有人研究出一種有力的科學方法可以使地心吸力以相反的方式出現，他就可以跳到一百呎高，同樣的情形，如果有一種飛行物體能夠利用，反地應吸力的方法使它飛入太空，即可達到目的，把幾萬磅的南瓜彈到天頂，進入太空，並非難事，還有一點，我們尚未研究成功的科學實驗，未必別人不能夠研究成功。」

另外一個科學家認爲「反地心吸力」遲早可以成功的，到時，所有升上太空的飛行物體就不必倚賴火箭升空了。

胡谷向他們講述第二個問題，希望知道美國戰機如果密集射擊，圍攻南瓜，有沒有機會取勝，各人一致認爲必勝，雅拔博士反問一句：「假如南瓜只是遊覽性質的飛行物體，我們是否仍要襲擊它呢？」

「倘若它實在是遊覽性質，我們當然不會襲擊它，不過，我們仍要準備展開攻勢的，假如它眞的發射激光，毁滅人造衛星，我們的戰機就要出擊。」胡局長說。

這些話差不多是有决定性的了，國防部派出來參加緊急會議的兩個大員也同意這樣做。

終於胡局長把那個會議的紀錄連同他的意見書密呈總統列根，果然列根總統立刻批准，可以在太空調動三十六架戰機在指定的地點守候，如果由沙地阿拉伯升空的飛行物體企圖破壞美國巳經升空的人造衛星，立刻集體出擊，反之，對方只是遊覽性質，不管它只是升到高空抑或進入太空，不准採取行動對付它。

一切問題都迎刄而解，有關部門的人都有些緊張。

呂龍曾經向施維多講過，沙地阿拉伯的地下城决定在月圓之夜，放出那個飛行物體升空，巴林島的情報工作人員嚴密監視，在沙漠邊緣使用效能極高的雷達網探測對方的秘密，特別重視月圓之夜。

每一個月眞正是月圓之夜的一天，只有一個黑夜，很易守候，到了十一月的中旬，月圓之夜，銀河瀉影，他們在雷達網測量到沙漠核心有一團火光出現，跟着有巨大的震動力在地面發生，立刻報告最爲接近的「安曼空軍基地」，只是短短的幾分鐘，有一件龐大的物體升空，不過，它的速度並非像傳說中的飛行物體那麽快速，體型扁平，很似南瓜，施維多立刻向空軍基地報告，說清楚南瓜巳經升空，極有可能升到太空。

他知道從地面監視「南瓜」升空的情形，只是短短的幾分鐘，它就超越雷達網的效能之外，只好呆呆的守候安曼空軍基地拍發過來的密碼。

施維多心焦如焚。

呂龍也十分緊張。

不過，兩人所期望的景象是完全相反的，施維多希望美國戰機把南瓜擊落，呂龍希望美國戰機全軍盡墨，間接毁了施維多的情報主任前程。

兩人十分焦躁，每隔三分鐘就接獲空軍基地的「戰報」。

呂龍的消息異常準確，南瓜升空後，初時速度不快，後來它逐漸加速，一口氣升到地球大氣層的邊緣，開始動手，從窗口發射激光槍，把美國人造衛星毁滅。

它只有機會毁了五個人造衛星，美國戰機就展開攻勢，它索性升得更高，完全擺脫地心吸力的束縛，進入太空。

美國戰機密集射擊，出乎意外的他們所發射的激光，竟然不能夠傷害南瓜，很快就給南瓜反攻了，它的扁圓形上蓋忽然揭開，有一架形狀古怪的戰機飛出來，以雷霆萬鈞的姿態衝到美國戰機陣營之內。

美國戰機有火箭，飛彈，激光槍以及熱力溶解網這四種武器，以爲憑着它對付南瓜，綽綽有餘，怎料碰上了好像犀牛似的戰機，屈居下風，不過一會，紛紛被對方的戰機撞到爆炸，化爲烏有。

這種奇異的飛行物體的極快的速度，出擊，不怕任何武器，它不斷的撞擊對方戰機，全部獲勝，美國太空戰機十二架爲一隊，三隊戰機只有兩架逃生，幾乎全軍盡墨。

直到那時，施維多才知道對方故意走漏消息，讓美國戰機，自投羅網，悔巳無及。

那一場空戰，美國大敗，南瓜緩緩的回到地球降落，施維多沒法責備呂龍，只好請求上峯判罪。

其實他也是無辜的，因爲他也不知道南瓜的機艙之內還有另外一些秘密武器。

實情如此，誰也沒法埋怨誰，胡局長爲了平息外間的怨言，只好把施維多撤職，呂龍總算是對老友卡迪亞出了一口氣。

（全文完）

龍鳳神探故事／李斯．文
可飛．圖

天降橫財

意外橫財

連綿不斷的大雨，使得深沉的黑夜，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只看到一絲絲的雨光閃躍，路燈發出的光芒，也被雨水蓋了下去。

一個穿着淺黃色雨衣的人，沿着馬路匆匆地走，他的身子彎曲着，縮着頭，已經深夜了，路上根本沒有什麼車子。

那人走到一根燈柱之前，略停了一停，就在這時候，一輛黑色的小車子，疾駛而來，車輪的轉動，將路邊的積水，濺起老高，車子在那人的身邊疾駛而過之後，突然停了下來，車門打開，車中走出一個人來，他將一隻手提箱，拋向那個人，同時大聲叫道：「照你們要的，全在了！」

當那隻扁扁的占士邦型的手提箱，向着那人直飛過來時，那人不禁呆了一呆，但是他的反應還算是快的，他一伸手，已接着那手提箱。手提箱相當沉重，使得他的身子搖晃一下，他張開口來叫了一聲，但是大雨藉着狂風，撲面而來，令他自己也不知道叫了一下什麼，而那輛小車子，則已濺起老高的水花，疾馳而去了，那人略呆了一呆，提着手提箱，走了開去。他並不知道，他走開了之後一分鐘，另一輛車子馳到，從車子下來了兩個穿黃色雨衣的人，匆匆來到那燈柱下。站着，等候了約莫十分鐘，當車子又駛來時，他們上車走了。

那個在大雨中走得匆忙的夜歸人，是一個獨身漢，他的職業是一間出入口公司

招來麻煩

的外勤經紀，他獨自住在一個相當小的居住單位中。他不習慣於夜生活，這一次的夜歸，只不過是爲了他一個親戚結婚，他的收入也不錯，但他却是一個很節儉的人，他的名字是王敏，王敏拐過了幾個街角，就到了一幢大廈的門口，大廈門前裝着門閘，他來到鐵閘前，大廈看更人就替他打開了鐵閘，和他說了一句：「好大的雨！」但是王敏並沒有回答，他的心情很緊張，因爲他憑空得了一隻很沉重的手提箱，他急於知道手提箱中是什麼東西！

王敏直到走進家中，才脫下了雨衣，雨實在太大，他的衣服還是濕了不少，他並不去換衣服，而只是將那隻手提箱放在桌上，仔細地看着，手提箱鎖着，他用一柄小刀撬着，很快就將鎖撬着鬆動了，但是他却並沒有揭開箱蓋來，他的心中忽然升起了一股恐懼感，這隻箱子，來得實在太突然了，會不會裏面是顆炸彈，一揭開箱蓋，炸彈就立時爆炸呢？一想到這一點，王敏不由自主，後退了幾步，屋中靜得出奇，他可以聽到自己異樣的喘息聲，他又望了那箱子片刻，竭力設想着那箱子之中，可能有着一些什麼東西。

過了好久，王敏的手心在隱隱冒汗，他找了一支竹竿，那支竹竿大約有四呎長，然後，他又在胸前，背後，各綁了一隻枕頭，以防萬一眞是炸彈爆炸，可以預防。當他用竹竿去頂開箱蓋的那一刹間，他眞想提起那隻箱子，從窗口拋出去，就當

完全沒有那回事發生一樣，如果根本沒有這回事發生，他這時已經洗好了澡，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了！但是，那隻箱子中究竟是什麼呢？爲什麼在大雨之夜，會有人駕着車，把這箱子棄在自己的手中？王敏的心中，充滿了好奇，要他將箱子拋去，他是萬萬不肯的，竹竿頂住了箱蓋，慢慢掀起來。

等到箱盖在緩緩掀開來之際，王敏心頭的緊張，實在是難以言喻的，他的手，什至在發着抖，但是那終究只是極短時間的事，他終於將那占士邦型手提箱的蓋頂弄開來，箱中的東西，映入他的眼睛，他整個人都呆住了。鈔票，全是大額的鈔票，一手提箱，全是一束一束，整整齊齊的大額的鈔票，王敏屏住了氣息，呆立了足足一分鐘，然後，他發出一下呼吸聲，拋開了手中的竹竿，奔向前去，他捧起了鈔票，鈔票自他的手中滑下來，他又細心地蓋上箱蓋，將箱子抱在懷中，足足過了半小時，他才定下神來數一數，總數是一百萬。

× × ×

一輛汽車在一片急轉彎後，駛進了一條巷子，大雨仍在持續着，巷中的積水十分深，汽車過處，積水飛濺，該車停在一扇門口，自車上跳下個穿着黃色雨衣的人來，推開門，走了進去，門內是一個很簡單的工場，那兩個人的雨衣上，直向下滴着水，他們又推開了另一扇門，走了進去，那是一間小得幾乎難以喘氣的房間，除了一隻大木箱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在大木箱上坐着一個人，那人立時說：「拿到了？」

進來的兩人滿面怒容，罵了一句粗言，說道：「屁，等了十分鐘，連影子也沒有。」

箱子上那人怒道：「好，給他厲害看看！」

箱子上那個人跳了下來，三個人合力掀開箱蓋，在箱子中，發出一陣微弱的呻吟聲來，三個人用力從木箱中提出一個人來。

那人是一個矮胖子，他的手足都被縛着，眼上貼着膠布，口中塞着布，樣子極其狼狽，那三個人將他從木箱中提了出來之後，一鬆手，任由他重重地跌在地上，矮胖子又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

三人中的一個，拉下了胖子口中的布，那矮胖子的聲音在發着抖，道：「你們可以放我了，我的家人一定已經付了錢，你可以放我走了，他們一定會付錢的！」

三人聽了却一起冷笑起來，那種冷笑聲，使人心頭發涼！

矮胖子的雙眼上全都貼上膠布，他顯然看不見甚麼東西，是以他只是無助地聽着笑聲轉動着頭部，他急急道：「你們笑什麼？你們收到了錢，就該放我了。」

三人中的一個厲聲道：「收到了錢，我們自然會放你，我們不要你死，只要錢，你家中的人却希望你死，因爲他們不給錢，我們只好撕票了！」

一聽到「撕票」，矮胖子的全身肥肉，都在發顫，他急忙叫道：「不會的，你們要一百萬，我拿得出來，他們一定會照付的！」

三人冷冷地道：「可是剛才我們照約定的時間，地點，等到過了時，依然也沒有人來！」

那矮胖子道：「你們……你們請久等一會！」

三人怒罵道：「放你個屁，等多一會，等警察來麼？」其中一個道：「將他拖出去！」

胖子殺豬也似叫了起來，但他只叫了半聲，布子塞進了他的口中，他拚命掙扎，却一點用處也沒有，兩個人將他抬了起來，向外走了，外面依然下着大雨，雨勢很大，兩個人將矮胖子塞進了車子，他們也跟着鑽了進去。

另一個人駕着車，車在大雨中向前疾駛而去，不一會，便來到了郊區，到了一個懸崖之前，停了下來，三個人一起出了車，將車子向前用力推去。

× × ×

在一個陳設極其華麗的客廳中，雖然水晶燈發出的光芒很明亮，客廳裝飾，也是金碧輝煌，但是，却有一股愁雲慘霧，籠罩着整個客廳。在電話機旁，聚集着好幾個人，有一個中年婦人，不斷抹眼淚，另一個年青人，也是一臉焦急的神氣，還有兩個中年人，在不斷吸着烟，他顯然在等候着一個十分重要的電話。那個中年婦人一面抹眼淚，一面向另一個人道：「你是將錢交給他們了？」

那人身上的衣服還是濕的，他急急道：「阿嬸，這怎麼能開玩笑？一個穿雨衣的人，我車子到時，他已經在了，我將那一百萬給了他！」

中年婦人又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道：「怎麼付了錢，還一點消息也沒有？這班强盗，收了錢，還要殺人。」

一個在抽烟的中年人道：「阿嫂，我早已說過了，應該報警，和這種强盗，怎可以付錢給他們？」

那中年婦人哭道：「他們威脅說一報警就撕票，我……」

那中年人「哼」地一聲，道：「好了，現在一百萬付出了去，有什麼消息？」

那中年婦人只是哭，另外幾個婦女過來勸她，還有的七咀八舌地道：「再等一會兒看看，强盗的目的只是要錢，他們會放人的。」抽烟的中年人冷笑着，屋中亂成了一團。

× × ×

王敏呆呆地望着那一百萬鈔票，整整的一百萬，全是一紮一紮的大鈔，王敏緊張得連氣也不敢喘過來，刹那之間，他根本無法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呆了很久，才漸漸地靜了下來，他仍然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總算明白了一點，那就是：他發了橫財，突然之間，有人將一百萬元塞到了他的手中，王敏的手有點發抖，當他撫摸着那一紮一紮鈔票之際，他的神經，是極度緊張的，他開了箱蓋，將手提箱抱在懷中，他不知道爲什麼這一百萬會到他的手中，但是他明白，其間一定有着誤會，他必須把那一百萬元好好地收藏起來！

這一百萬元原來是由什麼人交給什麼人的，王敏根本不去想他，他可以肯定，在大雨之中，在路燈黯淡的光芒下，那個

將錢交給他的人，根本未曾看清楚他的面目，那人也絕找不到他，這一百萬是他的了，他可以慢慢用出去，他發財了，他抱着手提箱團團亂轉，可是却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可以收藏它，他先將之塞在衣橱下面，覺得不妥當，拿了出來，放在床下，但不到一分鐘，又在床下將之取出來。最後，他撬開了一具大型收音機底層，將那隻手提箱放進了收音機之中，再取了一疊鈔票，放在身邊，這才倒在床上。

× × ×

黃龍駕着車，在雨夜中飛馳，駛向郊區，他並沒有什麼目的，只不過自尋刺激，在這樣的大雨之夜，郊區的公路上一定沒有車子，可以供他黑夜飛車，在這個繁忙的城市中，這並不是容易享受到的樂趣，在車頭燈的照耀下，雨密得像是天上有人在倒水一樣，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三個人站在路上，在揮着手，黃龍陡地踏了煞掣，車子在路上打了一個轉，才停了下來，那三個人的身子很靈活，在車子打了一個轉時，他們一起跳了開去，一等車子停下，他們便又奔了過來，黃龍絞下了車窗，大聲罵道：「王八旦，想找死麼？」

那三個人來到了黃龍的車前，雨十分大，他們雖然穿着雨衣，但是臉上都是雨水，三人中的一個走近黃龍，道：「對不起，先生，想借借你的車子用一用！」

黃龍陡地一怔，一時之間還弄不明白對方那樣是什麼意思，但是另外二個人，却已從斜刺裏竄了出來，在黃龍面前的那人，也陡地擊出了一拳。那一拳，正打在黃龍的面門上，黃龍用手推開車門，他才一下車子，「砰」地一聲撞在那人的身上，他也跟着竄了出來，他才一出車子，腰際就中了兩拳，黃龍拳頭揮動，在大雨之中，他也可以聽到清楚的牙齒崩裂聲，他一拳打落了其中一人的兩顆門牙。

黃龍的外號叫「鐵漢」，他好勇鬥狠是出了名的，他一拳打脫了對方的兩顆門牙，自己的拳頭，也是好一陣疼痛，但是他立即轉過身來，飛起一脚，又踢中了另一個人的胸口，可是天雨路滑，他一脚雖然踢中了對方，自己却也一個站不穩，跌倒在地，他身子一倒，另外兩個人立時撲了上來，黃龍雙手抱住了頭，連推了幾脚，勉力站了起來。

他剛一站起，還未曾來得及發拳，後腦之上，便受了重重一擊，令得他又跌倒在地上，黃龍在路上，接連幾個打滾，滾到了路邊，當他扶着石塊，站起身來時，那三個人已駕着他的車，疾馳而去！

黃龍在大雨下木然而立，他後腦上腫起高塊，痛得像針刺一樣，他的車子被搶走了，而且又在大雨之中的郊外，這使他又怒又狼狽，而且，他不明白那三個人究竟是爲了什麼，才向他動手的。黃龍開始在大雨中步行，等到他終於來到了一個汽油站和金鳳通了電話之後，他眞是筋疲力盡了，金鳳駕着車接黃龍回市區，替他包紮好了傷口，聽黃龍敍述着事情的經過，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然而，到第二天早上，他們看到了報紙之後，就明白了，報上刊載着富商譚公道被綁匪撕票的消息。

黃龍拿着報紙衝進金鳳的辦公室，金鳳也正在看報，每一份報紙都以此作爲頭條新聞，譚公道是家財千萬的大商富，他的屍體，在郊區外的山坡上被發現，警方經證明，他在死前，曾受過毆打，車子墮下山坡時又受了震盪，不治致死，報上還刊登着譚公道遺孀的照片，那是一個中年婦人，用手遮住了臉在哭着。譚夫人那時，正在韓探長的辦公室中，警方人員找到了她之後，她就未停止過哭泣。同時警方已經肯定了那是一件綁匪撕票的殘酷案件，因爲譚公道失踪已歷兩天，綁匪還曾和譚家家人接過頭。

報上還登載着譚公道家人談話，譚公道的一個兄弟憤然向記者說出，他們已付出了一百萬贖金，由譚公道的姪子，依照匪徒的指定，將贖金送了去，可是匪徒在收到贖金之後，却並沒有放人，反倒殺了譚公道。金鳳和黃龍互望着，兩人沉默了好久，金鳳才勉强笑了一下，道：「太可怕了，是不是？」黃龍蹙着眉不出聲，金鳳又問道：「你想到了甚麼？」

黃龍的聲音很低沉，道：「我想到了昨天向我襲擊的那三個人，一定就是綁匪，我曾經打落了其中一個幾顆牙齒！」

金鳳呆了一呆，立時拿起電話來。

× × ×

王敏一面在看報紙，一面手在發抖，以致他手中的報紙，也因爲他雙手的震動，而發出刷刷的聲响來，王敏闔上報紙，他的手在冒汗，現在，他完全明白他那一百萬橫財是怎樣來的了，譚家的家人，將他當作了綁匪！他穿一件黃色的雨衣，恰好在那時，經過匪徒指定的地點，那一百萬元到了他手中，匪徒未曾收到分文，自然憤而殺死譚公道，這一百萬元橫財，關係着一條人命，王敏的手抖得更甚，他心中在說：那不是我的錯，我怎知道會有這種事呢？但王敏立時想到，當自己接過那一百萬元之際，匪徒在什麼地方？

當王敏一想到這點的時候，他立即發起抖來，他出現在那地點的時候，一定正是譚家和匪徒約定的時間，匪徒可能正在附近，只不過因爲有他在，所以才不敢現身。那麼，匪徒可能看到他得到了一百萬，那麼，匪徒會不會跟踪到他的住所來呢？就在王敏想到這一點時，門鈴突然响了起來，王敏突然一震，他睜大了雙眼，望着大門，門鈴不斷地响着，可是王敏却坐在椅上，幾乎像是癱軟一樣，一點力氣也沒有，他在冒汗，是不是匪徒已知道他住在這裏，找上門來了？他無論如何沒有勇氣去開門，而門鈴還在不斷地响着。

門鈴响了足足三分鐘，在那三分鐘之內，王敏沒有停止過發抖。然後，門鈴停止了，他聽到門口已有人在說話，可隔着門，他却又聽不清楚那人在說些什麼。

他等了一會，沒有聽到什麼聲音，他鼓起勇氣，走到了門口，從防盜鏡中望出去，他看到，就在那門口，站着兩個陌生男人，那兩個陌生男人中的一個，提着一個占士邦的公文箱，一看到那隻公文箱，王敏整個人，都禁不住抽搐了起來，那兩個是什麼人？王敏立時又想到，不論那兩個是什麼人，都要保有那一百萬，那是他已到手的橫財，他不能吐出去！

有了那一百萬橫財，他可以舒舒服服

地享用，他可以不必再終日奔波，他可以不再爲了少得可憐的佣金，而向人陪盡笑臉。在沒有一百萬的時候，王敏從來也未曾想到過自己有了一百萬會怎麼樣，但是在已經有了一百萬之後，他絕不能再沒有那一百萬了。他看到門外那兩個人，在交談着，然後，其中的一個，看來一副兇相的，又按起門鈴來，門鈴聲那麼刺耳，使得神經已經極度緊張的王敏，簡直有點受不了，他後退了一步，突然奔進了廚房，握了一柄鐵鎚在手，門鈴仍在响着，王敏來到了門口，大聲道：「來了！」他拉開了門。

門一拉開，門外那兩個人道：「是王先生麼？」

王敏緊張得聲音有點異樣，他道：「是的。」

那兩個陌生人中的一個道：「王先生，昨天晚上……」他一面說一面走進來。一聽到「昨天晚上」四個字，王敏已緊張得氣也喘不過來。那人剛一在他的身邊跨過，他就揚起鐵鎚來，向着那人的後腦，重重擊下去，中鎚的人，立時昏倒在地，另一個嚇得呆了，揚起頭來，道：「你……」那人也只說了一個字，王敏的第二鎚，也已將他擊昏了過去，王敏探頭向走廊中看了一看，並沒有人，匪徒可能就只來了兩個，他必須趕快逃走！

王敏奔進臥房，拿起了那隻手提箱，出了大門，將門關上，奔到了電梯之前，當電梯到達時，他一看到電梯中有人，連忙又將電梯門關上，奔到了樓梯口，向下再奔了下去。

他的一顆心跳得幾乎從口腔中跳了出來，他緊抱着那隻公文箱，那是他的一百萬橫財，他絕不能失去它！他奔過了馬路，截了一輛街車，上了車之後，他喘着氣，說出了郊區一家酒店的名字，街車司機向他投以好奇的一瞥，道：「先生，你是不是不舒服？」

王敏忙道：「沒有，我沒有事，快走！」街車司機開動車子，疾馳而去。

× × ×

韓探長來到了金鳳的事務所，靜靜地聽黃龍敍述着他被三個人雨夜襲擊，奪走了車子的經過。等到黃龍講完，金鳳道：「探長，黃龍遇到的那三個人，極可能就是綁匪！」

韓探長來回踱着步，過了好一會，他才道：「有可能，他們的車子墮下山崖，他們要車子回市區去，當然只好攔截，可惜黃龍未曾看清那三個人的模樣！」

黃龍裂着嘴，笑了一下，道：「不過，我曾揮拳擊中其中一個的面門，我敢肯定，他至少掉了三顆門牙！」

韓探長點頭道：「這是很好的綫索，我們現在，先着力尋找那能失去的車子，再知會全市的牙醫。」

金鳳道：「祝你成功！」韓探長苦笑了一下，著名的富商被綁匪撕票，發生了那樣的案子，上司與社會輿論的壓力，是極其沉重的，他心中着實很感謝黃龍提供的綫索，他向門口走去，等到他來到門口的時候，金鳳突然又道：「探長，那筆贖金，是怎麼一回事？」

韓探長轉過身來，道：「死者的家屬堅持說他們已付了一百萬贖金，但是，死者的家人，却曾接到匪徒的電話，說他們因爲未曾收到贖金，所以才撕票的。」

就在這時，電話鈴响了起來，黃龍拿起電話，聽了一聽，便交給了韓探長聽，韓探長不耐煩地道：「派別人去查！」韓探長重重地放下電話，金鳳順口問道：「又有什麼事？」

韓探長「哼」地一聲，道：「有兩個經紀，去找他們的同行，却被人打昏了過去，我自己事情還忙不過來，這種小事，也要來找我！」

他憤然走了出去，黃龍在他走後，皺着眉說道：「照一般情況來說，綁匪的目的是錢，如果得到了贖金，是很少再撕票的。」

金鳳道：「有一個可能，那就是綁匪認爲事主已經識出了他們，或者他們根本就是事主的熟人，那麼他們就會撕票！」

他們兩個人正在討論着，一個面色蒼白神情憤然的年輕人突然推門進來，問：「誰是金小姐？」

金鳳揚了揚眉，說道：「我是，你請坐！」

那年輕人直來到了桌前，雙手按在桌上，道：「我姓譚。」他喘了喘氣，才又道：「我是現在的新聞人物，譚公道的姪子，譚森。」

金鳳微笑着，道：「你本身也是新聞人物，譚先生，我相信警方已經傾全力在追緝綁匪，這一件事，我也不能帮什麼忙了。」

譚森忙道：「我來，不是請你追緝綁匪，而是請你證明，那晚，下大雨，我的確是將一百萬交給綁匪，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家族中的人，都以爲我吞沒了那一百萬！」譚森的神情越來越激動，金鳳欠了欠身，感到了很大的興趣。

黃龍在一旁插口道：「當晚的情形怎麼樣？」

譚森道：「當晚，下大雨，我帶着一百萬，全是大鈔，放在一隻占士邦型的公事包中，找到了指定的地點，一個穿雨衣的，站在那裏，我就將錢給了他！」

金龍道：「你沒有和他交談？」

譚森憤然道：「當然沒有，我明知他是綁匪，和他談什麼？」

金鳳緩緩地道：「你沒有和他交談，怎可以肯定他一定是綁匪？」

譚森瞪大了眼，道：「一切全是電話中所說的那樣！」

金鳳問道：「你什至沒有看清他的樣子？」

譚森道：「沒有，當時雨太大，那人站着，雨帽的帽簷直向下淌水。」

金鳳嘆了一聲，道：「譚先生，我認爲你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我相信你的確送出了那一百萬元，但是收到一百萬元的，却不是綁匪，而是一個恰好在那時，經過那裏的人！」

譚森張大了口，顯然，他絕未想到事情會有那樣的可能！黃龍的手指相扣，發出「得」的一聲，道：「好傢伙，那人不是發了一筆橫財麼？」

金鳳道：「我不過是揣測而已，但是我們也不妨將這條綫索，提供給警方，譚

先生，你放心，只要你沒有做虧心事，總會水落石出！」

譚森有點口吃地道：「如果眞是那樣，豈不是我死害了伯父？」

× × ×

當王敏的街車駛過一家中級旅館之際，王敏叫了起來，道：「停一停！」街車停了下來，司機按下了旗，轉過頭來。王敏在身邊摸索着，摸出了幾枚硬幣，那幾枚硬幣，絕不夠支付車費，司機皺着眉，他顯然已經失了耐心，王敏出來得太匆忙，他身邊根本沒有帶零錢，司機咳嗽了一聲，道：「我們到警局去解決吧！」

王敏怒道：「爲什麼？你以爲我沒有錢？我有的是錢！」

司機冷冷地說道：「車費一共是四元六角。」

王敏道：「你等一等，我到酒店的櫃枱上找錢給你！」

司機冷笑着，道：「先生，這種花樣，我見得多了。」

王敏更是怒不可遏，他才擁有百萬現鈔，有錢人的許多好處中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得到無數人的奉承。但是現在，他却爲了區區的四元六角，在遭人白眼，他大聲道：「你可以跟我一同進去！」

司機對他的提議，像是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只是冷冷地道：「對不起！這裏是不能停車等候的，如果你沒有錢——」

王敏聽到這裏，起了一陣衝動，他陡地打開了那公事包來，大聲喝道：「睜大你的一雙眼睛看看，我是有錢的，還是沒有錢！」

剎那之間，那司機呆住了，一個人一生之間，是很少有機會可以看到那麼多鈔票的，那一紮一紮，全是大鈔！

司機呆了半晌，出不了聲，王敏憤然闔上了箱蓋，他擺出了富豪的威風，道：「在這裏等我！」

那司機也已忘了回答，任得王敏打開車門，走進了酒店。王敏自己並沒有再出來，他只是命酒店的侍者，將車錢送出來的。

王敏要了一間豪華的套房，當他坐在軟綿綿的沙發上的時候，他心中實在亂得可以。他有了那麼多錢，可是，應該怎麼化用呢？在本市，絕對不安全，剛才已經有人找上門來了（那兩個倒霉的經紀，直到現在，還被王敏認爲是綁匪），那麼，該到甚麼地方去呢？最好是南美洲，那裏，是有錢人的天堂！

王敏的住所內全是警員，那兩個倒霉的經紀在向查案的警官敘述着事情的經過，他們是一醒來之後，就致電報警的。

其中一個憤然道：「昨天晚上，在喜宴上，由主家介紹我們和他相識，他說手上有一個客戶，有一批廉價手錶，我們今天來找他，怎知一進門，就被人打昏了過去！」

警官問道：「你們看清楚是誰打你們的？」

那兩個經紀互望了一眼，都苦笑着搖了搖頭，由於王敏下手太快了，以致他們根本未曾看清楚是誰下的手，那警官聳了聳肩，這可以說是一件怪案子。屋中並沒有甚麼異樣，警方祇好暫時派人看管着，同時找尋王敏。

全市的牙醫都受到了通知，因爲黃龍向韓探長提供消息，說三個匪徒之中，曾有一個，被他打落了門牙，所以有脫落門牙來求治，就要向警方報告。在一個有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中，每日到牙醫去，因爲門牙脫落而求醫的人，眞還不少，黃龍在這一天之中，爲了認人，眞可以說是疲於奔命，本來，事情發生的時候，是在雨夜，黃龍也未必能將對方的面目完全認得出來，但是他却記得對方中拳之後的那種神情，所以他每見一個人，就在那人的臉前晃上一拳，看看對方的反應，有好幾個人，憤怒地向警方抗議，韓探長也只好苦笑。

到了下午六時，韓探長陪着黃龍，自探長辦公室走出來，經過報案室的時候，只見到一個人，神經緊張地走了進來，衝着黃龍便問：「請問報案室在哪裏？」

黃龍順手指了一指，那人向報案室走了兩步，却又突然站定了身子，看他的神情，像是在猶豫不決，黃龍望了他一眼，那人突然又轉身走了出去，黃龍伸手在那人的肩頭上輕輕一拍，道：「爲什麼不報案了？」

那人攤了攤手，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報案，不過，事情不怎麼妥。」

黃龍道：「你見到了罪案，就應該報案。」

那人道：「我沒有見到罪案，但是見到了鈔票，那麼多！」

那人一面說着，又道：「我是一個的士司機，今天早上我送一個客人到酒店去，那客人的神色很緊張，他帶着一大箱鈔票！」

黃龍心中陡地一動，向韓探長望了一眼，韓探長也立時點了點頭，道：「說下去！」

那司機道：「也沒有什麼了，我車他在一家酒店前，他進了酒店，我想來想去，總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所以，我想來報案！」

黃龍忙道：「什麼酒店，你還認識他？快帶我們去！」那司機不住地點着頭，韓探長拿出證件來，給那司機看了看，司機立時帶着他們，來到了酒店門口，一起下了車，走進酒店。

進了酒店，再要查問王敏是住在那一間房中，那是很容易的事了。

王敏進了酒店之後，一步也沒有出過房門，他只是叫了他心目中認爲最好的食物，那都是他平時最想吃的東西，可是當食物送到他面前之後，他吃起來，竟一點滋味也沒有，毫無享受可言。

而就在他帶點氣憤地推開餐車之際，房門上有了叩門聲，王敏站了起來，神情緊張地望着房門，道：「誰？」門外的回答，是：「是管房，請開門。」王敏遲疑了一下，打開了房門，他還未曾來得及將門拉開，黃龍、韓探長就一起衝了進來，黃龍還立時抓住了王敏的手臂。

王敏的臉色，在刹那間，變得煞白。他張大了口，喘着氣，道：「你……你們終於找到我了，別……殺我，別殺我，是你們自己弄錯了的！」

王敏連說了兩遍「別殺我」，倒將黃

龍和韓探長兩人弄胡塗了，黃龍呸地一聲，道：「你以爲我們是什麼人？」

韓探長已拿出了證件來，在王敏的面前，晃了一晃，道：「警務人員！」

王敏的眼睛睜得更大，他喃喃地道：「警務人員？你們……是怎麼找到我的？我沒有犯罪，實在沒有，那一百萬，是一個人硬塞到我手中來的！」

黃龍放開了王敏的手，道：「一筆橫財，嗯，你運氣倒不錯！」

王敏苦笑着，道：「運氣，我倒霉透了！」

黃龍望着韓探長，道：「要不要拘捕他？」

韓探長道：「那筆錢呢？」

王敏道：「在，全在，我祇用了一張，探長，我有什麼罪？」

黃龍厲聲道：「因爲你收了那一百萬，使得譚公道死在綁匪之手！」

王敏叫道：「我和綁匪一點關係也沒有！」

韓探長皺着眉，道：「你是不是有罪，要等法庭來決定，但是你現在必需跟我們回警局去！」

王敏用手掩住了臉，自他的喉際，發出了一陣痛苦的抽搐聲來。黃龍在這時，打電話給金鳳，告訴她，譚公道的姪子的委託，已弄明白，他的確是已經交出了那一百萬。

金鳳在電話中聽黃龍敘述着，她祇講了一句話，道：「等一等，請韓探長和那位發了橫財的先生別離開，我立即就來，我有一個很好的主意！」

黃龍放下了電話，韓探長已立時點了點頭，王敏雙手捧着頭，坐了下來，一動也不動，像是泥塑木雕一樣。不多久，金鳳就趕到了，韓探長急不及待地問道：「你有什麼主意？」

金鳳反問道：「有那三個綁匪的消息沒有？」

韓探長搖了搖頭，金鳳望着王敏，道：「我想，這位先生可以做魚餌，將那三條大魚引得上鈎。」

黃龍和韓探長望着金鳳，不知她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金鳳道：「那三個綁匪未曾收到錢，雖然他們殺了事主，但一定心有未甘，我想，這位王先生曾發過橫財，應該也爲警方做些事！」

王敏抬起頭來，他的聲音十分嘶啞，他道：「我能做什麼？」

金鳳道：「你在報上登一個啓事，說明你曾在那種情形下，得到一百萬，要該得這筆欵項的人，來和你聯絡！」

韓探長搖頭道：「這怎麼行得通，綁匪又不是傻瓜！」

金鳳沉聲道：「天下所有犯罪份子，自以爲是聰明人，但是都全是傻瓜，不是傻瓜，怎會以身試法？反正匪徒不上鈎，也沒有損失，爲什麼不試一試？」

第二天，各大報章之上，顯著的地位上，都出現了一則廣告，但是廣告的內容，在過百萬的人中，看得懂的，只怕不過十個。

廣告內容如下：「雨夜穿黃色雨衣的人，你的朋友由於誤會，將不應交給我的東西，交給了我，我不想和任何人結怨，如果能說出那是什麼，請來信郵箱×××號，當原物奉還。」

廣告連續登了三天，收到了很多回信，都是胡言亂語的，只有在第三天收到的一封，寫着：「一百萬，是我們的，你一個人，單獨在晚上十二時，在紀念碑下，將它們還給我們，記住，一個人！」

金鳳和韓探長看着信，都不禁地笑了起來。

王敏提着那一百萬元，在紀念碑下，一連等了兩晚，每晚都是十二時到達，一直等了兩晚，都未見有人來。

韓探長有點氣餒了，但金鳳却堅持王敏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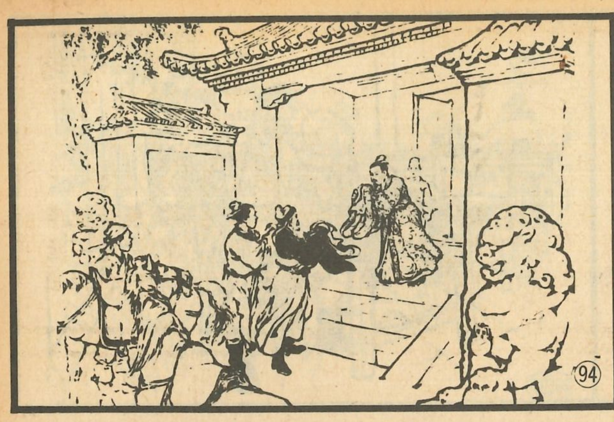
第三晚，一到十二時，就有一個人走了過來，迅速地自王敏手中，拿走了手提箱，臨走時，還在王敏的肩膊上拍了一下，說道：「朋友，有橫財都不要，眞是難得！」

那人迅速地進入了一輛汽車中，駛走了，王敏登時感到全身輕鬆，匪徒用了兩天時間來觀察，肯定了王敏只有一個人來，這才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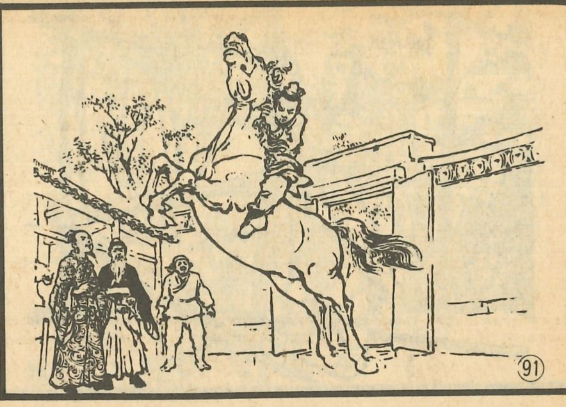
但是他們却料不到，在那手提箱中，有着一具無綫電追踪儀。眞是不錯，犯罪份子，全是傻瓜。

警方就憑這樣指示之下跟踪，於是匪徒便一網成擒。

（全文完）



94　三人重新入席，又喝了幾杯，看看天氣已經不早，周侗起身告辭。李春叫家僮另備一匹馬，給周侗騎坐，然後才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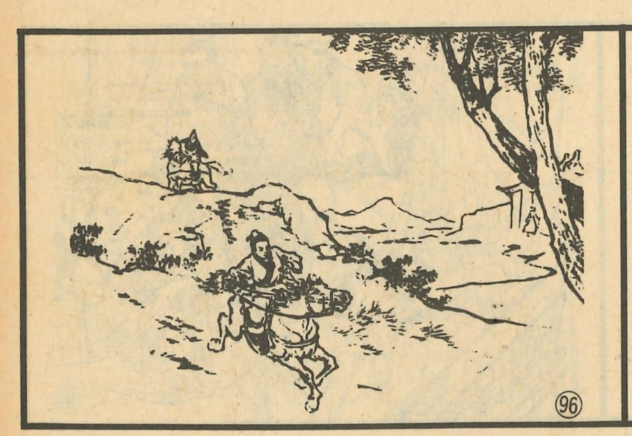
91　那馬又回頭亂咬，岳飛就勢一把抓住馬鬃，跳上馬背，馬亂跳起來，岳飛只是緊緊握住毛鬃不放，後來馬跳累了，才服服貼貼的站住。



95　出了縣城，周侗想看看那匹馬脚程怎樣，就叫岳飛加一鞭試試。岳飛也不揚鞭，只把雙腿略微一夾，那馬就好象閃電一樣飛奔起來。



92　岳飛仔細看這匹馬：長大約一丈，高八尺，兔頭，鈴耳，小圓蹄，樣樣都好，就是看不出毛色。他牽去刷淨了，才看出那匹馬渾身雪白，連一根雜毛都沒有。



96　周侗一陣高興，忘記自己年老，也加了一鞭，隨後趕去。父子二人，一前一後，直跑到麒麟村口，才下馬進村。



93　岳飛謝了岳父，李春又叫家人取出一副好鞍轡，備在馬上，大家看了連聲讚美。

説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一

徐玉珊・編繪

岳　飛（三）

〔説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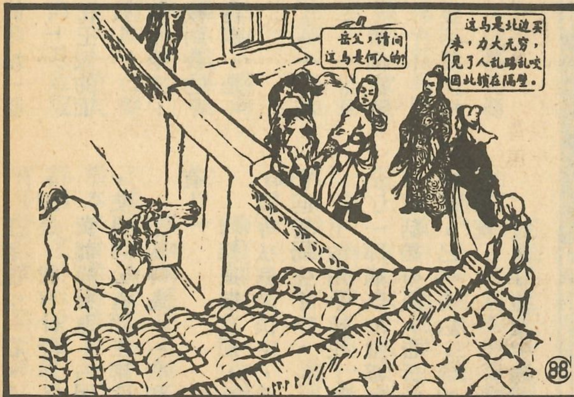
85　第二天中午，李春派了一個書史，把女兒的庚帖送來，岳飛拿到家裏交給了母親，岳母見兒子訂了親事，當然喜歡，便把庚帖珍重的保藏起來。



86　周侗又帶岳飛去謝親，李春想試試岳飛文才，就不談武藝，專說經史。岳飛有問必答，李春非常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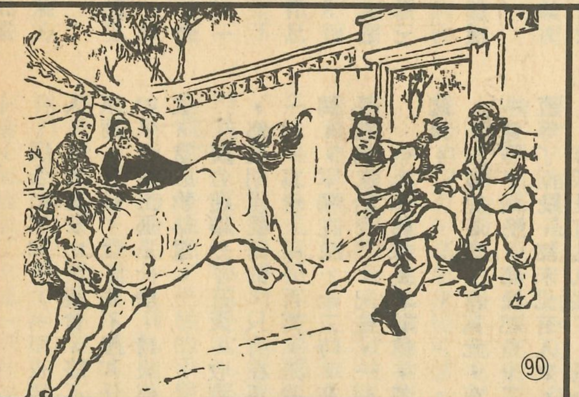
87　李春見岳飛沒有馬騎，要岳飛同到馬房去挑一匹。但岳飛試了幾匹都不合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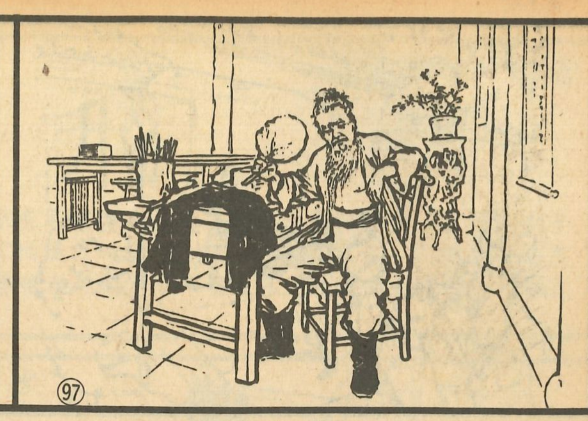
88　猛然墻那邊一陣馬叫，岳飛仔細聽了一下，臉上立刻露出歡喜的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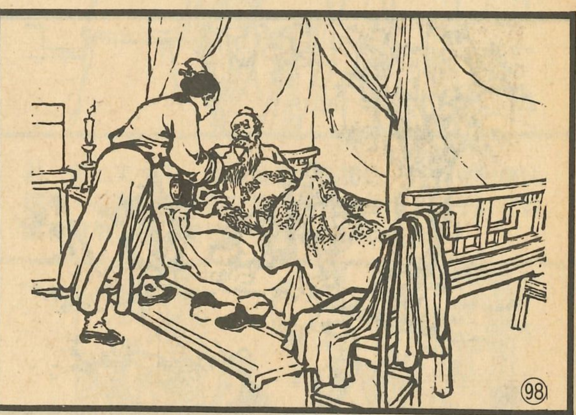
89　李春叫馬夫開了門，岳飛正想側身進去，不料那匹馬已一頭鑽出來。



90　岳飛向着馬看了一下，他脫去長衣，預備過去拉馬，那馬不等岳飛臨近，就用蹄子亂踢，幸虧岳飛躲了過去。



97　周侗累得通身大汗，回到書房，脫掉外衣，坐了好一會，喘息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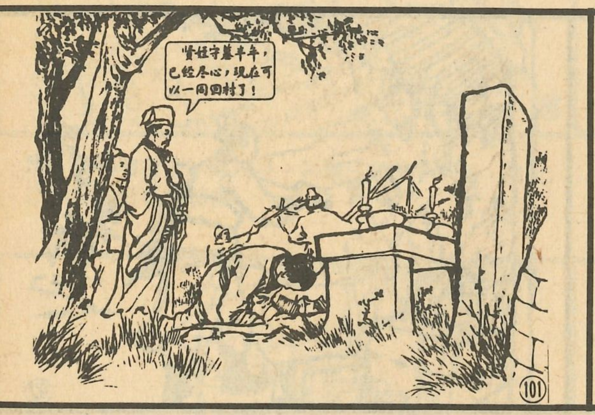
98　晚上周侗身體忽然發起高燒，頭痛眼花，坐立不住，只得上床去睡。岳飛聽說了，立刻過來侍候。



99　過了兩天，周侗病勢一天天沉重，他自己知道年紀大的人不容易好了，就把王明等人請來囑托後事，又將自己所有的衣物，全都送給岳飛做紀念。



100　周侗死後，大家十分悲傷，岳飛更是嚎啕痛哭。岳飛葬了周侗，在墓邊搭座蘆棚，獨自住在那裏守墓。



101　轉眼已經是清明時節，王明等帶了兒子來上坟，勸岳飛回家。岳飛不肯回去，王貴就動手拆去了蘆棚，岳飛不能再住，只得哭拜了周侗坟墓，隨大家回麒麟村。



102　王明僱了轎子先走。小弟兄們一路踏青，又說又笑，玩得很痛快。他們先到一座山坡前，大家坐下休息，隨身帶有上祭用過的酒菜，四個人就擺起來坐下暢飲。



103　靠王貴坐的地方不遠有一片亂草堆子，王貴聽見草裏簌簌亂响，他過去用脚往草堆裏一攪，登時就有個人從草裏爬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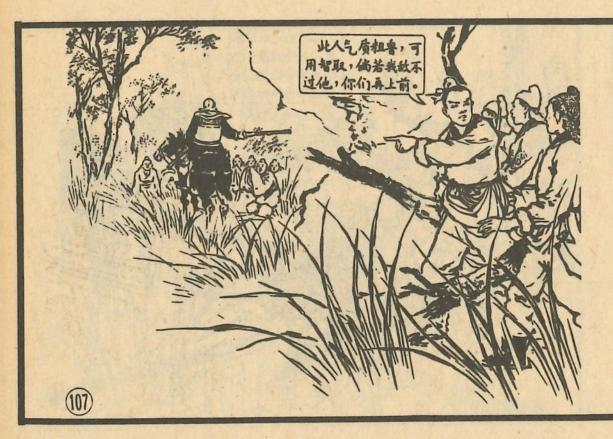
104　王貴掄起拳頭就要打，岳飛連忙攔住。岳飛和氣地問那個人爲什麼躲在草裏。



105　那人見岳飛等不像歹人，就回頭招呼，草裏登時又爬出二十多個人來，他們都背着包袱雨傘，像是走遠路的模樣。



106　岳飛聽說亂草崗出了强盗，他和三個兄弟就各拔了一棵樹幹當作兵器，直向亂草崗奔去。



107　剛轉過山後，就見一個黑臉大漢，騎匹烏騅馬，頭頂盔，身穿甲，手拿四楞賓鐵鐧，正攔住一伙商人不放。岳飛暗暗吩咐弟兄們不要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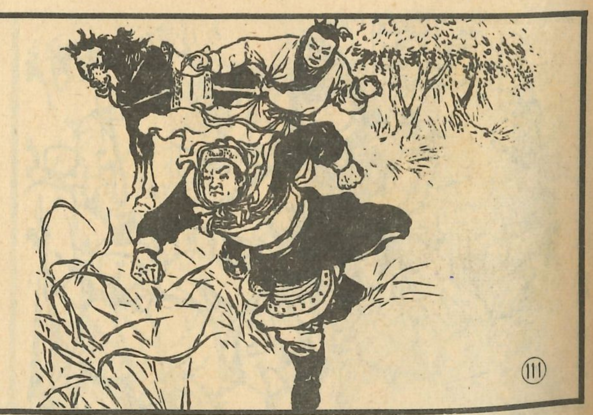
108　岳飛走到黑臉大漢面前，請他放那伙商人過去。



109 黑大漢也還痛快，把手一揮，叫那些商人過去了。商人走後，黑大漢向岳飛要買路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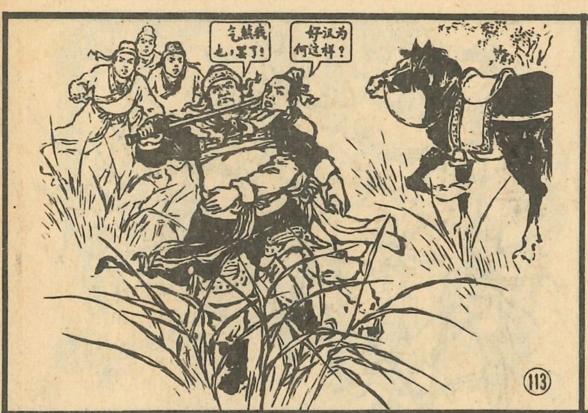
110 黑大漢討不到錢，舉起拳頭朝岳飛臉上就打。



111 岳飛也不招架，只把身體一閃，閃在黑大漢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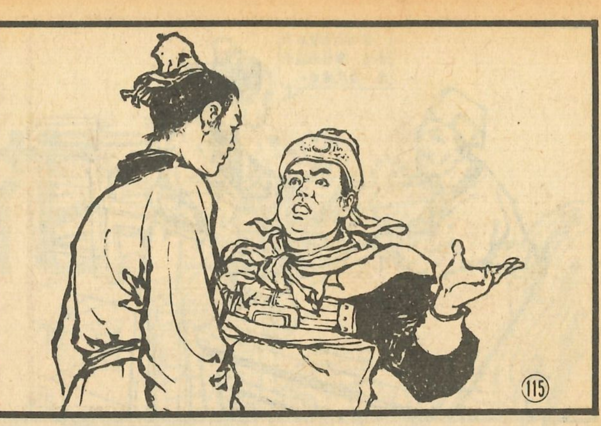
112 黑大漢轉身又是一拳打過來。岳飛向左一閃，飛起一脚正踢在黑大漢的左肋上，黑大漢登時跌翻在地。



113 黑大漢在地上看見湯懷喊好，臊得黑臉都紫了。他一骨碌爬起來，大叫一聲，拔出寶劍就要自刎。岳飛看見，慌忙過去攔腰抱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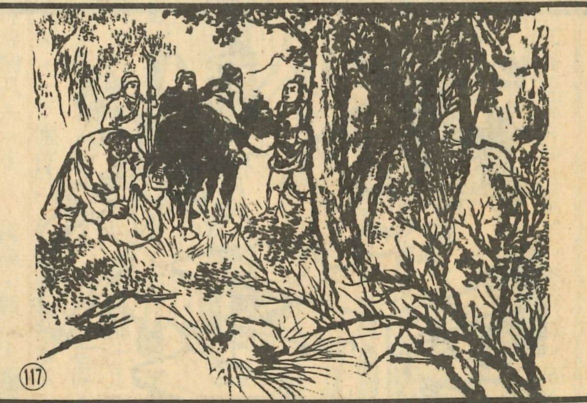
114 黑大漢被岳飛抱住不放，只得放下劍，向岳飛問姓名。



115 黑大漢與岳飛重新見禮，互相問起姓名。他說他叫牛臯，原是陝西人，父親遺言要他到麒麟村找周侗學武藝。他同母親來到河北，盤川用完了，才想劫些錢權作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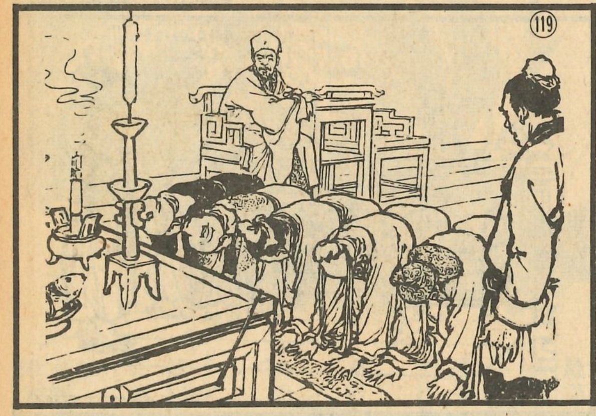
116 岳飛告訴他周侗就是自己的義父，已經在去年去世了。岳飛喜愛牛臯樸實。約他先到自己家暫住，又介紹了王貴、張顯、湯懷。王貴和牛臯一見面就成了好朋友。



117 牛臯說他的母親還在樹林裏，說完就跑到林中，請出母親與岳飛等相見。牛臯扶母親上馬，跟岳飛一同到麒麟村。



118 到了岳飛家裏，牛母與岳母相見。從此牛臯母子就住在岳飛家裏，和親骨肉一樣。



119 第二天，岳飛又領牛臯去見王明。王明也喜愛牛臯樸實，當場又叫他們五個人結為異姓兄弟。



120 牛臯因為周侗已死，就跟岳飛學武藝。岳飛把周侗傳授給自己的本事盡心地教給牛臯和幾個兄弟。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靖隨着丁一郎來到一座莊院，只見周圍景物均是翠綠色，十分怪異，南宮靖在客廳中喝了杯茶，人就昏沉沉地睡去，模糊中有個婦人，問他師傅名字，南宮靖一一答了……河邊，南宮靖呆呆的坐在那裏，龍眠山莊的莊主李天雲和謝東山、霍天柱、李小雲正準備過河，李小雲忽見南宮靖，上前問話，但見南宮靖神情呆滯，心志迷失，不知是中了誰人的暗算，四人便帶着南宮靖離開，一路上設法避開路人的耳目，但最後還是發現有人跟踪，先是虎頭莊的侯家兄弟，隨後又遇上黃龍寺的智光和尚，智光非要李天雲交出南宮靖不可……

小小羅漢陣　圍困三大俠

智光這單掌打訊，正是一種訊號，那站在兩個中年和尚身後的八名青衣和尚，在他們說話之時，業已遠遠圍了上來，他這一發出訊號，八人身形飛閃，一下圍住了皖西三俠，登時展開少林寺的八人「小羅漢陣」繞圈疾走。（在三官殿曾有八個青衣和尚中毒身死）

智光突然大笑一聲，飛身後躍，退出圈子，左手一揮，喝道：「慧修，慧持，看住他們。」

他自己却舉步繞過「羅漢陣」，朝馬車行去。

他這一行動，配合得十分迅捷，也是大出李天雲等三人意外的事。

在李天雲想來，智光就要動手，也會先和自己動手，却沒想到他話聲未落，八個和尚已經四面包圍了上來，而智光却反而乘機後退。

以皖西三俠的武功，當然不會把八個年輕和尚放在眼裏，但等到八個和尚列成陣勢，在四周移動，才看出上了智光的大當，對方使出來的竟然會是少林寺的八人「小羅漢陣」！

李天雲看得不禁大怒，口中暴喝一聲，松紋長劍乍然出鞘，一道劍光宛如匹練橫飛，朝八人攔腰掃去。

霍天柱同時掣劍在手，身形閃動，刷刷兩劍，直朝正在繞圈遊走的八人迎面截去。

謝東山更不打話，右手抬處，呼呼兩聲，擊出兩記「百步神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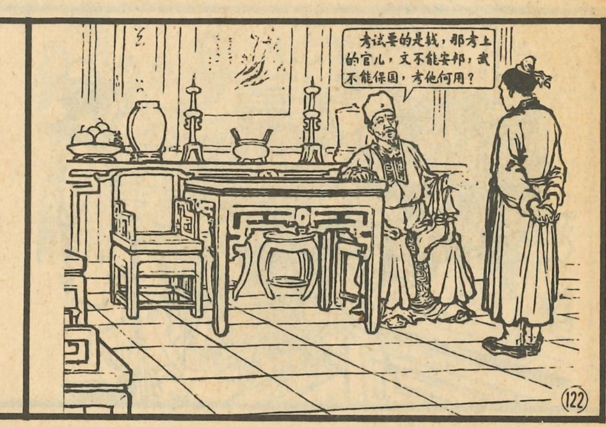
若在平時，別說皖西三俠三個人同時出手了，就算只有一個人出手，謝東山的一記「百步神拳」，就可以擊倒一個人。

但目前情形可不一樣，這八個和尚使的是八人「小羅漢陣」。（少林寺「大羅漢陣」是由一百零八個人所組成，「小羅漢陣」是由十八個人所組成，這由八人組成的應該稱之為「小小羅漢陣」了）

不論「羅漢陣」大小，它陣法變化，是經過數百年來，少林歷代武學大師們的精益求精，改進又改進的經驗所累積。



121　這天弟兄們正在麥場上比槍，里長又來報信，說相州節度使劉光世有公文給各縣，要各處武童都到相州考試，錄取以後，還要到東京大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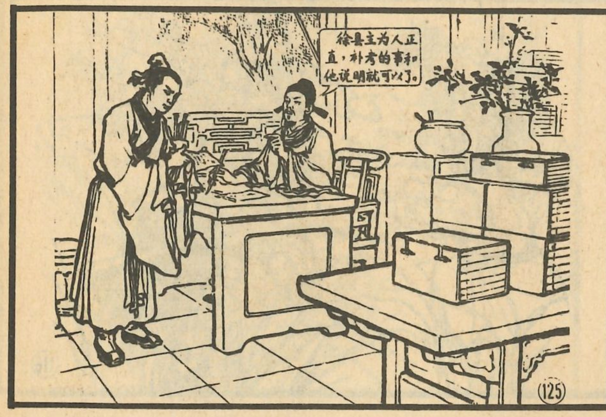
122　岳飛去和王明商量，王明對這件事興趣不大，他認爲這不過又是那羣貪汚的奸黨出花招，出賣官爵，乘機取利。



123　岳飛這幾年却知道關心國事了。他知道北方的女眞和遼國正在互相吞併，宋朝的邊疆，一直被騷擾侵略，朝廷的軟弱，早被敵人看清楚，戰爭隨時都會爆發。



124　他表示願意去投考，國家目前雖然還用不着，但是，若發生戰爭，自己和弟兄就要立功保衛國家，不再讓國家遭受外族的欺侮。王明聽了很受感動，也不攔阻。



125　岳飛又騎馬進城見岳父李春，要求把牛皋的名字也加進去一同送考。李春答應，寫信給湯陰縣官徐仁，托他照應。岳飛拿了信高興地告辭回去。



126　岳飛和衆兄弟，收拾了行李，王貴把他的大刀擦得晶光錚亮，大家准備出發，若問考試情況，請看下集槍挑小梁王，更爲熱鬧。　　　（本段完）

因爲它是少林寺的護法陣勢，旨在困住敵人，而不是傷人，是以千百年來，能從少林寺「羅漢陣」脫困的人，可說寥寥無幾。

尤其八人的「小羅漢陣」，因爲人數少，是少林寺僧人行走江湖，合力抵禦强敵之用，陣法變化，雖無「大羅漢陣」的威勢，但每一個少林寺僧人都懂得使用，遇上同門武功不及對方之時，可以聯手禦敵，先求自保，所以這陣勢之中就含蘊了極爲精妙的變化招式，以求不敗。

在這樣一個八人聯手的「小羅漢陣」中，皖西三俠雖是幾十年的老弟兄，但他們從沒有聯手合擊的經驗，只是各自爲政，個別展開劍法應敵。

這一來，就等於一個人去和流動的八個人應戰，而缺乏以聯手對付聯手的互相呼應。

李天雲的「形意劍法」，原是內家上乘功夫，劍光如電，揮洒自如，霍天柱的「八卦劍法」，更是遊走發劍，使人不可捉摸。

如果對付沒有陣法變化的八個敵人，兩人自可遊刃有餘，要對付深諳陣法變化的八個和尚，就很難得心應手。

因爲你刺出去的劍勢再凌厲，也只能刺向一兩個人，他們却是此去彼來，一兩個人受到攻擊，就有五六個人向你攻到。

尤其對方八人愈走愈快，你剛剛覷定目標，這人已經一晃而過，但他們向你攻來，你却記記非硬接不可。

因此李天雲、霍天柱兩支長劍不論劍勢如何快速凌厲，總是攻少守多，僅堪和他們週旋。

謝東山是武功門的老拳師，最負盛名的是「百步神拳」，此時雙拳奮發，一記接一記的擊出。

以他數十年的功力，並不難把八個和尚一拳一個，擊飛出去；但對方展開陣法之後，八個人就像一道飛旋的洪流，一個接一個的人影，有正有反，交流而過，你擊去的拳風，就像擊在漩渦中一般，很快就被一股旋力帶着洩出，沒有一拳能擊中對方人身。

八柄戒刀和兩支長劍不斷的响起金鐵狂鳴之聲，還有一道道呼嘯而出的拳風，相互呼應。

外面一層是八個和尚的模糊人影，裏面一層是品字形的皖西三俠，雙方居然激戰不下！

不，皖西三俠竟然被困在陣中，無法突破！

在八人的「小羅漢陣」外面，還有兩個中年和尚慧修、慧持，目光烱烱緊盯着陣勢，隨時準備出手支援。

皖西三俠無法突破「小羅漢陣」，智光就有足夠的時間去搜查馬車了。

現在他正舉步朝馬車走去，但他還沒走近車前，車中一聲嬌叱，李小雲手持長劍，一躍下車，喝道：「賊禿，你還不給我站住？」

智光那會把李小雲放在眼裏，目光一抬，深沉的喝問道：「小姑娘，妳是什麼人？」

李小雲道：「你管我是什麼人！」

智光看着她陰笑道：「貧僧如果猜想不錯的話，妳大概就是李大莊主的千金了？貧僧並不想和龍眠山莊爲敵，只是要看看車上還有什麼人？」

「車上沒有人。」李小雲道：「你再走近一步，我可要不客氣了。」

智光淡淡一笑道：「姑娘總該知道，旋風花南宮靖不是要殺令尊嗎？令尊只是運氣好，沒有遇害而已，所以南宮靖應該是大家的公敵……」

李小雲截然說道：「南宮靖不是旋風花。」

智光道：「姑娘怎知他不是旋風花呢？貧僧只想知道他在不在車上？如果在車上的話，貧僧也只要李大莊主答應一聲，把此人交給所有被他殺害的家屬共同處置，並無他意。」

李小雲道：「他不在車上。」

智光詭笑道：「車上既然沒有人，讓貧僧看看何妨？」

李小雲道：「爹不答應，你就不准過來。」

智光陰笑道：「小姑娘，憑妳這點武功，能攔得住貧僧嗎？依貧僧助勸，還是站開去的好，免得貧僧誤傷了妳……」

他隨着話聲，舉步走上前去。

李小雲哼道：「你當我不敢出手？」刷的一劍，直刺而出。

智光早就料到她會出手的，走上去的人，並未停步，只是左手大袖一揚，使了一記「流雲飛袖」朝她劍上捲去。

李小雲自知絕不是這老和尚的對手，但她爲人機智，一見老和尚飛袖朝劍上捲來，身形輕閃，一下避開對方衣袖，劍光隨着往上一挑，使的是一記「魁星點元」，劍勢急如星火，朝他眉心射去，左手屈指輕彈，兩支梅花針却在劍光之後射向老和尚雙肩。

這一記劍先針後，劍明針暗，使到和她武功相彷彿的人身上，也許可以一擊奏功；但智光乃是少林寺十二名長老之一，武功高出李小雲不知多少，豈會中了妳暗算？口中陰笑一聲，左手抬處，伸出食、中兩根手指，輕輕一夾就夾住了李小雲刺去的劍尖，右手同時伸出拇指和食指，一下就凌空抓住她射去的兩支梅花針，隨手一揚，反朝李小雲膝蓋射來。

李小雲劍尖被他夾住，心頭一急，方自用力一掙，沒有掙得脫，陡覺雙膝間一陣刺痛，再也站立不住，口中「啊」了一聲，撲倒地上。

李小雲下車之時，再三叮囑過南宮靖不可下車去，但南宮靖心志被人迷失，腦筋就極爲簡單，在他心目中，李小雲是好人，皖西三俠被人圍攻，他可以漠然視之，李小雲中針倒地，他就看得勃然大怒，一手掀開車門，一個人就像大鵬凌空，口中大喝一聲，人還沒到，右手一掌朝智光當頭劈落！

這一記南宮靖是情急而發，一道掌風直如黃河天來，泰山壓頂，凌厲無！

智光大吃一驚，一時連人影都沒看清，急忙閃身而出。

南宮靖雙足點地，右手已經鏘的一聲掣出長劍，他心中只知道智光是壞人，豈肯放過，身形一落再起，抖手發劍，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青虹，又朝智光飛撲過去。

智光堪堪閃出，他劍光又像青虹射日直劈過來，這下智光當然看清楚了，襲擊自己的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旋風花南宮靖。

不覺豁然大笑道：「好小子，果然是你！」喝聲出口，但究竟南宮靖這一記飛撲的劍勢依然十分凌厲，身形迅快向右挪移，右手抬處，劈出一記劈空掌。

南宮靖心神受迷，武功却絲毫未失，長劍倏然迴轉，身隨劍轉，由直劈改爲橫掃，一道青光攔腰掃去。

智光看得暗暗驚喜，心中忖道：「這小子使的果然是『達摩劍法』！」

他看出南宮靖使的是「達摩劍法」，何以會心中暗暗驚喜？後文自有交代。

却說他眼看南宮靖長劍橫掃過來，身形再次輕旋，立即大袖一揮，一記「流雲飛袖」，直朝劍上捲去，左手凌空點出一指。

他旋身避開劍勢，人已到了南宮靖右後方，也正是南宮靖一劍掃空，招式用老之時，這一指正是朝南宮靖右肩肩後「百勞穴」點去，指風如電，就是他想閃避都來不及。

那知南宮靖一劍掃空，被智光閃開，他身形同樣快速如電，忽然左旋，一道劍光由左向後依然橫掃過來。

這一記簡直是大悖常規，因爲他人還沒有轉過來，劍光已經朝智光攔腰掃到了。按說他身向左旋，必然要轉過身來和智光面對了面，劍勢才會掃到。（因爲使劍的右手）

智光沒想到他劍勢會有這般快法，不由一怔，目光一瞥，才發現他這一劍竟在身向左旋之際，長劍已經交到左手之上，急切之間，閃避已是不及，口中大喝一聲，左手急揚，揮袖捲出，右手迎着南宮靖轉過身來的人，劈面一掌拍了過去。

南宮靖劍勢未變，他右手長劍已交到左手，右手一豎，迎着智光平胸推出。

這下兩人左右雙手，都是硬接的招式，但聽一聲裂帛大响，緊接着又是一聲蓬然大震！

這兩聲不同的大响，也幾乎是同樣發生的，原來智光揮袖去捲南宮靖的長劍，這一記使的自然是「流雲飛袖」，也叫做「鐵袖功」，必須本身功力深厚，以內勁貫注衣袖，可柔可剛，柔則可以一下捲住對方兵刃，剛則堅逾鐵板，可以攔截對方攻勢。

智光這一記却是旨在捲住南宮靖的長劍，但他怎知南宮靖手上這柄青陽劍大有來歷，乃是一柄斬金切玉，削鐵如泥的利器，你衣袖上縱然貫注了內勁，也無濟於事，袖角和劍光一接，登時發出一聲裂帛大响，大袖一角立被切下。

另一聲蓬然大震，則是智光劈出的一記大力手掌也和南宮靖迎來的手掌接個正着！

要知智光乃是少林寺十二位「智」字輩的長老之一，和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是同門師兄弟。他因南宮靖武功極高，爲了不想和他纏鬥，一掌克敵，在這一掌上，使出來的乃是他數十年苦練的「大力金剛掌」。

「大力金剛掌」在少林寺七十二藝中，僅次於「般若禪掌」，震力極强。在智光想來，這一掌定可把南宮靖擊傷，那麼他就可以把人擄走了。

但是，做夢也想不到南宮靖會竟然練成少林寺最具威力的佛門神功——「返照神掌」。

返照，乃是佛光返照之意。「返照神掌」在少林七十二藝中，列名第二，僅次於佛祖「光明拳」。不論你掌力最强，功力最深，遇上「返照神掌」，立時可以把你掌力悉數原壁奉還。少林寺中，也只有戒律堂首席長老才會。

智光這一記「大力金剛掌」會遇上了「返照神掌」眞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就在蓬然大震聲中，他悶哼一聲，一個人被震得連退了七八步，張咀吐出一口鮮血，脚下踉蹌幾乎摔倒。

但還算他命長，這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設若這一掌不被「返照神掌」震出，因爲他左手一記「流雲飛袖」已被南宮靖的青陽劍削斷，沒有擋得住橫掃的劍勢，縱然智光有一身精純武功，遇上削鐵如泥的青陽劍，也非被攔腰斬成兩截不可。

那站在「小羅漢陣」外面，本來準備隨時接應八個師弟的慧修、慧持，看到監寺大師口噴鮮血，一個人搖搖欲倒，不禁大吃一驚，急忙雙雙掠去，一左一右把智光扶住。

智光被「返照神掌」把他擊出的「大力金剛掌」悉數反震，差幸仗着平日修爲功深，但內腑受震，傷得也自不輕，緩緩納了口氣，低喝一聲：「快走。」

慧修撮口發出一聲長嘯，立即和慧持兩人攙扶着智光急步離去。

那八個青衣和尚聽到慧修的嘯聲，同時紛紛躍退，縱身追踪監寺大師而去。

八個青衣和尚的疾快撤走，李天雲，霍天柱兩人也及時收手，謝東山却滿臉怒容，大喝一聲，揚拳凌空搗出！

李天雲慌忙左手一格，喝道：「三弟，讓他們去吧！」

李小雲只是膝蓋下中了自己的梅花針，使針的人，當然隨身也携帶了吸鐵石，跌坐在地的時候，業已把針起出，站了起來，喜孜孜的道：「南宮靖，你把那個賊和尚打跑了，眞該謝謝你。」

南宮靖茫然道：「誰是賊和尚？」

李天雲却朝兩個義弟互看了一眼，皺皺眉道：「看來此子功夫居然極高！」

霍天柱道：「奇怪，那智光賊禿是昔年少林十二長老之一，論武功，在少林寺已是一流高手，怎會……」

李天雲已經走了過去，問道：「小雲，妳沒事吧？」

李小雲道：「女兒是被賊和尚接住了我兩支梅花針，反打上我的膝蓋，女兒已經把針起下來了，自然沒事了。」

李天雲道：「好，那就快上車吧！」

李小雲眼看南宮靖手中還執着長劍，楞楞的站在那裏，這就招招手道：「你可以把劍收起來了，我們該上車啦！」

南宮靖果然依言收起長劍，大家回到車上，馬車就繼續上路。

謝東山依然憤憤的道：「若不是那八個賊禿列成什麼鬼羅漢陣，憑他們的功夫，兄弟一個人都可以把他們打發了，所以

凡事就該先下手為強！」

李天雲笑道：「少林寺羅漢陣名聞遐邇，咱們兄弟也並沒落敗，已經很有面子了。」

霍天柱哦了一聲，道：「那智光離去之時，還要兩人攙扶着走，好像傷得不輕了。」

李小雲說道：「那賊老和尚是和南宮靖對了一掌，我看他還吐出一口血來呢，差點就摔倒地上，活該，誰要他找上我們的？」

李天雲聽得暗暗驚喜，心想：「這小子能把智光一掌擊傷，這到底是什麼武功呢？」

車到界溝（地名），天色早已暗了好一回。謝東山就要車把式在路旁林邊停車，好讓馬匹休息，車把式給馬上了料。李小雲取出食物，也分給車把式一同食用。

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三人一起下了車，就在樹林下找了塊大石坐下來休息，只有李小雲和南宮靖依舊留在車上。

過了沒多久，只聽來路上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正有兩匹馬沿着大路奔馳而來。

李天雲等兄弟三人立即站了起來，那車把式也跟着站起，口中打了一個唿哨。

兩匹馬馳到近前，立時停了下來，馬上兩人迅快的翻身下馬，朝李天雲三人拱手道：「在下見過李大莊主、霍二爺、謝三爺。」

原來他們是王長記車行趕來的伙計，謝東山和他們約好在這裏會合的。

王長記車行，在每一個縣城，都有分號，原來的兩匹馬，已經趕了一天路，所以由伙計從鳳台騎來兩匹馬，好把原來的馬匹換下。

那車把式不待吩咐，就把新來的兩匹馬套好了車，然後朝李天雲拱拱手道：「李大莊主，在下告辭了。」

他趕了一天路，也由新來的車把式接替上趕車。

李天雲含笑點頭道：「辛苦你了。」

那車把式又朝三人拱了拱手，才和另一名伙計各自跨上換下來的馬匹，縱馬馳去。

李天雲等三人也就相繼上車，由新來的車把式駕車繼續上路。

李小雲問道：「爹，我們不找個地方歇息嗎？」

李天雲嘿然道：「今天已經遇上兩撥人了，如果消息傳出去，咱們還能趕得回去嗎？為父早就料到了這一點，所以才要妳三叔吩咐王長記車行把馬匹送到這裏來換的。」

李小雲道：「這麼說我們就要在車上過夜了？」

霍天柱笑道：「乖姪女，今晚只好委曲些，在車上打個盹了，過了明天，就不礙事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過，明天，何以會不礙事了？李小雲自然明白，因為明天趕去八公山，找到劉轉背，替南宮靖易了容，就沒有人認得出來了。

她心中不禁浮起一個問題，他究竟是不是旋風花呢？

那天晚上，他就堅決地否認他是旋風花。

連姨丈（萬青峯）也說他不像是旋風花，但還有這許多人追踪他，好像都要捉到他才肯罷休，這又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她當然無法猜想得到。

接着她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爹沒傷在旋風花下，何以也要來找旋風花呢？如果說為了一記「旋風花」擊中前胸，要找旋風花報仇，今天早晨遇上了他，爹也沒向他下手，只是要把他帶回莊去。

爹既然不念舊惡，那就該算了。

何況爹、二叔、三叔和他也毫無淵源可言，何以不惜和這許多攔截他的人為敵，要全力保護他呢？不但要把他接回龍眠山莊去，而且還要到八公山找劉轉背，去替他易容。

她一直感到爹和二叔、三叔他們，一定有什麼事不肯告訴自己，而這件事，也一定和南宮靖有關！

她越想越覺得自己的猜想不錯。

再一轉念，又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南宮靖好好的一個人，忽然會變成白痴，難道這也和某一件事有關？想到這裏，心中暗暗拿定主意，忖道：「我一定要把這件事弄清楚才好！」

× × ×

車趕了一個晚上，現在朝曦已經升起，晨霧正濃！

車子已經馳過鳳台，突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從車後傳來，一匹快馬迅疾無儔的從車旁掠出，左手連揚，朝車把式打着手勢。

車把式立即勒住了馬韁，兩匹馬拖着車子衝出去了幾步，才算停住。

謝東山急忙問道：「老大，可有什麼事嗎？」

車把式回頭道：「回謝三爺的話，敝行少東特地從鳳台趕來，要見三爺。」

李天雲點點頭道：「老三，你下去看看有什麼事？」

謝東山應着是，掀開車廂，一躍下地，只有路旁站着一個三十來歲的青衣青年，一手拉着一匹駿馬，神色好像甚是緊迫，目光不住的望着前面。

謝東山才一落地，那青衣青年立即抱拳道：「謝三爺請了，在下王三元，奉家父之命趕來，有極重要的消息，要在下面告三爺……」

王長記車行，分號遍佈各地，消息自然十分靈通。

謝東山點點頭道：「令尊要少兄快馬趕來，必要見教，少兄請說。」

王三元忽然壓低聲音說道：「家父得到的消息，是金刀莊和虎頭莊兩撥人今天一早就出城而來，可能會在前途生事，另外還有人看到三姑六婆中人的劉媒婆，縱窮婆昨晚也在鳳台出現，行蹤不明，所以家父要在下一早趕出城來，通知三爺你一聲。」

謝東山哦了一聲，點頭道：「多謝令尊了。」

王三元一拱手道：「家父是生意人，惹不起這些人，要在下務必小心，在下這就告辭了。」

謝東山拱拱手道：「少兄請回吧！」

王三元一下躍上了馬背，立即絕塵而去。

謝東山回到車上，李天雲問道：「王長林要他兒子趕來，有什麼事？」

謝東山就把王三元說的話，述說了一遍。

李天雲臉色為之一變，沉吟道：「虎頭莊的人去而復回，必然已有後援趕來，再加上金刀莊的人，在人手上可能已經超過咱們，智光是少林智字輩的人，他不會和黑道五人互通聲氣，因此也不能把敗在南宮靖手下的事洩露出去，其他的人，也只是猜測，並不能確定南宮靖就在咱們車上，而且這兩撥人一早出城，可能埋伏之處，大概會在王山附近，也是咱們必經之路，目前和咱們相距，最多不過二十里左右了……」

霍天柱道：「大哥之意，咱們……」

李天雲淡淡一笑道：「這裏距八公山也已不遠了。」

一面從腰間解下一方玉珮，回頭道：「小雲，妳和南宮靖在車到前面一片密林之時，就一起下車，行動務必迅速，下車之後，立即投入林中……」

李小雲聽得一怔，正待開口！

李天雲已把玉珮塞到她手中，然後和她低低的說了一陣。

李小雲收好玉珮，只是不住的點頭，說道：「女兒記住了。」

謝東山也在此時交代車把式，馳近前面密林之際，車行稍緩。

李天雲說完之後，接着道：「妳和南宮靖說好了，就準備下車了。」

李小雲點點頭，朝南宮靖道：「喂，你要和我一起下車去了。」

南宮靖道：「為什麼？」

李小雲道：「因為方才被你們打傷的壞人，又約了許多人要來捉你，我們下車去，避他們一避。」

南宮靖道：「我不怕。」

李小雲柔聲道：「我知道你不怕，但他們人多，如果看到你不在車上，就會走了，所以我們還是下去的好。」

南宮靖點着頭道：「妳說要下車，那就下車去好了。」

李小雲道：「下去之後，你一定要跟在我身後。」

南宮靖道：「在下都聽妳的。」

說話之時，車子已經快要馳近密林。

李天雲道：「小雲，你們準備，該下去了。」

李小雲站起身，走近車門，回頭道：「你快跟我下去。」

南宮靖果然也跟着站起。

李天雲低聲喝道：「到了，小雲快下去。」

謝東山已替她拉開了車廂門，李小雲叫道：「快跟我來。」雙足一點，縱身飛出車廂。

南宮靖不敢待慢，接着跟踪縱出，兩條人影，一下投入林中。

車把式拿捏得恰到好處，兩人堪堪飛出車廂，他韁繩一抖，兩匹馬得到他的暗示，腳下立刻加快，朝前馳去。

霍天柱道：「侯敞的兩個兒子敗在老三手下，居然還敢再來？」

李天雲轉過臉去，嘿然道：「怎麼你忘了侯敞是那一門派的人？」

霍天柱又忙道：「大哥是說暴本仁來也？」

李天雲淡淡一笑道：「不然侯敞兩個兒子有胆量再來嗎？」

霍天柱道：「暴本仁是白虎門的掌門人，此人一身武功，純是剛猛一路，在江湖上名聲極為響亮，如果是他趕來，倒是不可輕敵。」

李天雲道：「金刀門聽了咱們三人的名頭，還敢攔路，只怕也來了高手。」

謝東山道：「金刀門除了金刀無敵，也只有一個風雲刀柴崑了。」

李天雲微微搖頭道：「郭東昇和柴崑還有一個師叔。」

說話之時，馬車漸漸馳近王山，蜿蜒的道路，正好打從山嶺前面經過。

李天雲目注遠方，說道：「金刀莊的人可由二弟對付，虎頭莊的來人，則由三弟對付，如無特殊人物，愚兄就不打算出面。」

霍、謝二人同時應了聲「是」。

馬車已經馳到嶺下，這是一片荒蕪的空坂，兩邊有着疏朗朗的雜林。

左邊林前已經站着黑豹侯休、花豹侯元兄弟和虎倀夏侯前三人。

右邊大石上還坐着一個身材高大，濃眉如帚，連鬢虬髯，白髮披肩，貌相威武的紅臉銀袍老者，此人身後，還站着四個身穿藍衣青年。

這一陣仗，分明是在等候皖西三俠的馬車了。

車把式早已聽謝東山吩咐過，因此在馳近嶺下之際，奔馳之勢已經漸漸緩了下來，但並沒停住，對左首林下站立的虎頭莊的人，只作不見，蹄聲得得，車輪轆轆，筆直馳行過去。

黑豹侯休看得臉色微變，朝虎倀夏侯前打了個手勢。

夏侯前身形一晃，一下就攔到了馬車前面，抱抱拳，陰聲道：「虎頭莊侯少莊主請皖西三俠稍留俠駕。」

馬車本來行馳得不快，看到有人攔路，立即勒住馬韁，停了下來。」

謝東山一躍下車，冷然道：「夏侯前，你叫侯休過來。」

黑豹侯休和花豹侯元並肩走上幾步，道：「侯休兄弟已在這裏恭候多時了。」

回頭朝虎倀夏侯前臉色微沉，哼道：「夏侯總管，我要你請皖西三俠下車答話，你把話傳到了沒有？」

他這話是說下車來的只有謝東山一個人。

夏侯前連忙拱手道：「大少莊主，屬下已經說了，但皖西三俠只有謝三俠一個人下車來，這可不能責怪屬下沒有把話傳到……」

謝東山聽得心頭暗暗怒惱，沒待他說完，雙眉一挑，嘿然道：「侯休，昨天你們兄弟無故攔截咱們馬車，謝某本待廢了你們兩人一條膊胳，以示薄警，還是咱們老大認為龍眠山莊和虎頭莊素無過節，爾父侯敞新喪，才要我放過你們，不想你兄弟居然怙惡不悛，今天還敢再來尋釁，是不是認為咱們皖西三英不會殺人嗎？」

（未完・五）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練青霞雖然在高亭、平湖、竹瓦三個地方部署好一切，加强了捕快、軍兵的嚴密監視，仍然發生了毒氣的事故，除了瓷球的碎片，白骨纍纍的人骨，並無其他追尋的綫索，她並不知道燕十三有沒有到過，亦不以爲燕十三能够找到什麼綫索，此事故更驚動了朝廷，輔助皇上的常德郡主召見曹廷商議，決定派長孫無忌協助分頭偵緝。練青霞又折回天塹附近，發現對面形跡可疑，便用樹藤飛索橫跨過去，見一座平台堆了一堆樹木，平台相連着一條小路，通到山野林間，進入一塊谷地，有一個大燒窰和小屋，迎面來了穿金銀盔的二人攔住去路……

以人作釣餌　擬一網成擒

金甲人大搖其頭。「以你這樣的脾氣，我實在奇怪怎麼能夠闖出那麼大的名堂。」

銀甲人笑接：「應付鼠竊狗偷之輩，以她的身手智慧，應該是綽有餘裕。」

練青霞道：「你們却要向我請教，那是鼠竊狗偷也不如的了。」

銀甲人笑聲立斷，金甲人雙臂接一振，猛喝一聲：「讓她知道厲害。」

兩人雙拳接又互撞，暴响聲中一齊轉過身子，撲向練青霞，那顯然是盔甲太重，兩人的身形都並不太靈活，身形移動，甚至有些滑稽。

練雷霞看在眼內，悠然展開身形飛燕般凌空三個變化，落在那間小屋子的瓦面上。

金甲人銀甲人左右繼續迫前，練青霞看着他們迫近，冷笑道：「倒要看你們如何上來。」

語聲甫落，金銀甲人四拳已擊在小屋的牆壁上，那看來也甚爲結實的牆壁迎拳碎裂倒塌，整間屋子也倒塌下去。

練青霞從瓦面上連忙掠下來，身形還未穩定，一塊塊碎裂的牆壁便迎面飛撞而至。

金銀甲人左一抄，右一拳，將那些碎裂的牆壁碎塊就當作暗器一樣，一塊接一塊拳擊出去，撞向練青霞，比起一般的暗器當然是厲害得多。

練青霞實在料不到有此一着，彎刀展開，却是閃避不及才以刀去擋，她當然看出那些牆壁碎塊力道奇勁，以刀硬擋吃虧的是自己。

她也只是以刀擋了兩塊，一個身子便不由被震出丈外，金甲人繼續將碎裂的牆壁碎塊擊來，銀甲人却乘機撲近。

練靑霞的身形完全施展不開，飛擊過來的牆壁碎塊將她的身形迫在一個方向，到牆壁碎塊停下，銀甲人已迫近，雙拳連環擊至。

他方才身形移動是那麼笨拙，現在却靈活得出奇，雙拳連環，旣急且密。

練青霞當然不會硬擋，急忙閃避，然後她突然發覺金甲人箭也似從另一個方向疾衝過來，那種速度，一樣在他意料之外，簡直就像是脚下裝上了輪子的。

事實是裝上了輪子，金甲人脚踏四輪，眨眼間便已衝到了練青霞面前，雙拳擊出同時，輪子竟然已縮回靴旁，脚踏實地，完全不影响身形。

練青霞只有閃避，金銀甲人呼喝連聲，四拳更密更急，交替擊至，左右封住了她的去路，她要往上拔起來也不能，只有後退。

一退再退，到她發現被迫退至那個燒窰的進口，已經不進去也不成。

金銀甲人剎那霹靂一聲暴退，一齊搶攻上前，四拳疾擊。

那刹那練青霞亦不由想起燕十三在燒窰的遭遇，彎刀不由往前擋，一擋之下，整個身子被震得倒飛了出去，倒飛三丈過外，血氣亦被震得一陣浮湧。

她以爲金銀甲人跟着就會封閉燒窰的進口，那刹那她亦已想到以牆壁將燕十三封在燒窰內的就是這兩個人。

只有這兩個人才有那麼可怕的氣力將一面牆壁舉起來，迅速的將燒窰的進口封閉。

也所以接着那刹那她難免有進入地獄的感覺，可是她眼前並沒有黑暗的感覺，燒窰內赫然亮着好些長明燈。

燈光照耀下，金銀甲人的盔甲更加閃亮，他們竟然雙雙衝進來。

練靑霞不由鬆一口氣，這口氣却才鬆開，金銀甲人已到了她面前，四拳連環再擊出，一面連聲呼喝，聲勢當眞是驚人。

練青霞與之同時已瞥見這個燒窰的正中另外有一個燒窰，自己的身形正被迫得向這個窰中窰的進口迫進去，她明白金銀甲人目的要將自己迫進這個窰中窰，却一樣無計可施，不由不退進去。

這一次金銀甲人果然沒有跟進，金甲人雙拳封住了那個進口，銀甲人一旁退開，到他再出現，在他的面前已多了一面牆壁，他也就推着那面牆壁撞向窰中窰的進口。

金甲人配合得恰到好處，牆壁一到，及時退開，反助銀甲人將牆壁推向進口。

練青霞如何阻擋得住他們這個行動，一顆心疾沉了下去，她知道自己將會與燕十三同一遭遇，却不以爲自己會有燕十三那種好運氣，突然來一個童靑及時將自己救出去。

她又有進入地獄的感覺，可是周圍的環境又是那麼的光亮。

窖中窖內一樣放置了長明燈，她人被迫進窖中，心情稍為穩定下來便已能看清楚周圍環境。

窖似乎並非密封，人在窖中甚至有一種清爽的感覺，呼吸暢通得出奇。

練青霞仰首上望，才發覺窖壁上一個個小圓洞，也不知幾千百個。

窖門外隨即又轟然兩聲巨响，練青霞雖然看不見，一聽也知道金銀甲人在那面堵塞窖門的牆壁外再加上兩面牆壁，以自己的氣力，要將之推開，是絕沒有可能的事。

金甲人的語聲跟着傳來：「女娃子放心，窖內空氣流通，絕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練青霞冷笑道：「你們若是有種便將我放出來，公平一決高下。」

金甲人大笑：「天下間根本就沒有公平這兩個字，我們早便已知道。」

練青霞道：「陰謀詭計，算不得英雄好漢。」

金甲人說道：「我們根本就不是什麼英雄好漢，你這些說話，對我們又有何作用？」

銀甲人接道：「無論你說什麼我們也不會將牆壁移開，將你放出來。」

金甲人又道：「也不會生火，將你燒死在窖內。」

練青霞不由問：「那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你一定明白的。」金甲人大笑。「不是說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練青霞心念一動，道：「你們是以我為餌。」

金銀甲人齊聲大笑。練青霞不由追問：「你們要利用我對付什麼人？」

「這還要問我們？」

「燕十三——」練青霞衝口而出。

「這個人除非不知道你跑到這兒來，否則一定會趕至。」金甲人笑問。「你總不會不知道他就在這附近？」

「那有這種事？」練青霞有些懷疑。

金甲人一聽也顯得有些奇怪。「我們還以為你們是分散行動，原來不是。」

銀甲人接道：「也不要緊，他們就是官府與江湖有別，要對付我們的心意則一，知道對方有難，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金甲人笑道：「若是兩個人一齊到來，一網打盡，省得痲煩。」

練青霞奇怪追問：「還有那一個？」

金甲人奇怪的問道：「你眞的不知道麼？」

「到底是那一個？」練青霞着惱了。

「長孫無忌——」金甲人接問：「你應該知道這個人的？」

「他怎會跑到這兒來？」練青霞嘟喃着。「師父應該不會差遣這個人來的。」

金銀甲人沒有作聲，突然有什麼發現的，一齊移動脚步。

練青霞聽着脚步移動，身形移近堵塞進口的牆壁，好像要叫住金銀甲人，但到底沒有叫出來。

對長孫無忌她當然知道不少，也所以長孫無忌南下，實在她意料之外。

× × ×

長孫無忌攀上棧道那面峭壁的時候，燕十三嚴拾生纖纖盈盈正在峭壁上。

纖纖盈盈畏高，但看見燕十三攀上去，還是緊跟在燕十三後面。

嚴拾生最後攀上去的一個，他攀得遠比纖纖盈盈為慢，也顯然畏高，但到底還是攀上去，鬆過口氣，往下望一眼，不由打了一個寒噤，也就在這時候，他看見長孫無忌向這邊走來。

纖纖盈盈應聲往下看一眼，隨即偏開臉，盈盈接嚷：「你就是明知我往下看不得，故意要我看。」

纖纖搖頭道：「他沒有說謊，的確是來了一個人。」

「我看到，可是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看？」盈盈是有些不講道理的了。

纖纖說道：「往下看看其實並沒有壞處。」

「那你看好了。」盈盈探手去扳纖纖的肩膀，不等她的手伸到，纖纖已避開。

嚴拾生那邊又嚷：「看，他要爬上來了。爬得好快。」

纖纖盈盈不由又往下看一眼，纖纖只看一眼便以手加額道：「天，我要昏過去了。」

盈盈看來也並不好受，卻仍道：「你不是說沒有什麼壞處？」

纖纖伸手一舉擊去，盈盈一面閃避一面大嚷：「這不是玩耍的地方。」

嚴拾生那邊亦嚷道：「你們這樣大叫大嚷，不是要他知道我們在這峭壁上。」

纖纖笑說道：「你不是也在大吵大嚷嗎？」

嚴拾生一怔。「你們眞的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誰說的。」盈盈立即接上口。

「當然是我說的了。」嚴拾生接問：「到底是什麼人？」

盈盈道：「除了官府中人還有什麼人會跑到這兒來？」

嚴拾生不由點頭。「對，製造毒氣的那些人當然不會這樣笨，送羊入虎口。」

盈盈笑問：「你像虎啊。」

嚴拾生道：「你們倒是像的。」

盈盈立即道：「好啊，說我們兇了，我們就狠狠的對付他——」

纖纖還未答話，嚴拾生已慌忙搖手道：「我是說着玩的，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地方。」

盈盈道：「這個時候那一個還有心情跟你開玩笑。」

嚴拾生接道：「我就是不明白，官府中人還跑來這裏幹什麼？」

「那我們又跑來這裏幹什麼？」盈盈反問。

嚴拾生很爽快的應道：「當然是來找尋綫索了。」一頓接嚷道：「可是綫索呢？到現在還看不見。」

「要是這麼容易看得見我們怎會待在這裏？」纖纖搖頭。「這些日子我們繞了好大的一個圈子。」

「燕大哥不是說過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我們若是能夠找到別的綫索，根本不會跑到這裏來。」盈盈笑顧纖纖接道：「那個姓練的也是的。」

纖纖道：「我以為那麼多捕快，多少總會有些發現的，那知道跟我們一樣。」

盈盈又笑了。「他們若是管用，姓練的根本就不會找燕大哥帮忙。」

纖纖說道：「幸好我們找那些捕快一問，否則，還不敢肯定姓練的會冋到這兒來。」

「燕大哥可是一早便已推測到。」

「其實我們應該跟姓練的合作，分頭行事。」

「燕大哥原是以為當日在我們離開之後，姓練的會追查下去的，那知道姓練的又跑到高亭、平湖、竹瓦那三個地方去。」盈盈搖頭，說道：「跟我們爭什麼先後呢，我們就是在那三個地方將製造毒氣的人找出來，官府方面，功勞還不是歸她所有。」

「姓練的就是不知好歹。」纖纖亦搖頭，說道：「可不知那個長孫無忌又怎樣呢？」

「那個長孫無忌？」嚴拾生一旁聽着，忍不住插口問一句。

纖纖反問：「官府方面不是有消息，朝廷派出了禁衛統領長孫無忌南下協助姓練的調查？」

嚴拾生嘟喃道：「我又不是官府中人，怎知道官府那樣多消息。」

「我們是官府中人的了？」纖纖冷笑。「你就是不肯花心思去追查。」

「你們既然已花了這個心思，我當然不用再花的」。」嚴拾生笑問：「現在來的那個人就是長孫無忌？」

纖纖道：「等他上來不就可以問清楚明白了？」

嚴拾生笑道：「你們其實也不能夠肯定。」

盈盈隨即拉纖纖一把。「別跟他廢話，燕大哥那邊說不定要我們帮忙。」

嚴拾生大笑。「你們兩個能夠爬上這兒來已經本領，連脚步也站不穩的，還能夠帮姓燕的什麼？」

纖纖盈盈只當作沒有聽到，身形展開，向燕十三那邊奔去。

「你們都跑了，留下我一個人在這兒幹什麼？」嚴拾生嚷起來。

「那是不是長孫無忌，總要有一個答案的。」纖纖冋頭應一聲，脚步更加快。

「是不是又有什麼關係？」話是這樣說，嚴拾生還是留下來，探頭再往下望，長孫無忌已經很接近的了。

他也就索性臥伏在那裏，看着長孫無忌往上攀。

長孫無忌彷彿並無所覺，只顧往上攀，也正好就從嚴拾生旁邊攀上峭壁。

嚴拾生看着他迫近，反而不由自主的站起身子，倒退了三步，他已經感覺到一股殺氣排山倒海般湧來，但與他站起退後同時，突然又消失。

長孫無忌悠然在一塊石上坐下。

嚴拾生怔怔的看着他，忍不住開口：「你就是朝廷派來協助練青霞辦案的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冷冷的笑道：「你不是燕十三。」

「誰告訴你我不是？」嚴拾生板起臉龐。

「你不是燕十三當然就是嚴拾生了。」長孫無忌只是這樣說。

嚴拾生有些着惱。「你是故意還是根本聽不懂我的話？」

長孫無忌冷冷地一笑道：「燕十三若是你這樣子，我們對江湖便要重新估計的了。」

嚴拾生怒道：「早該在你攀上來的時候讓你知道厲害。」

「這種話當然燕十三是絕不會說的。」長孫無忌又笑。

嚴拾生不由又怔住，長孫無忌也沒有再理會他，舉步往前行。

「就因為我不是燕十三，所以我絕對會這樣說，這樣做！」嚴拾生亦步亦趨。

「幸好你方才沒有這樣做。」長孫無忌冷應一句。

「否則你現在已經陳屍峭壁之下。」嚴拾生得意洋洋的。

長孫無忌自顧接道：「若是你這樣做我必定將你當作敵人看待。」

「那時候你已經是一個死人，又還能夠將敵人怎樣？」嚴拾生仰天大笑三聲。

長孫無忌停步，冋頭看一眼，目光就像是閃電般劃過空間，利刄般插進嚴拾生的胸膛。

嚴拾生有這種感覺，混身一震，脚步停下，笑容亦僵結，長孫無忌冷然一笑，再次舉步前行。

呆了一會，嚴拾生才再提起脚步，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接觸那麼凌厲冷酷的目光。

「我又不是要跟你比眼睛。」嘟喃着他脚步加快，但還是被長孫無忌遠遠的拋下。

長孫無忌走來看似並不快，却是流水行雲的，路面雖然崎嶇，對他毫無影响。

嚴拾生的脚步不由一再加快，却仍然追不上。

× × ×

纖纖盈盈才攀下那個平台，長孫無忌亦已從峭壁上攀下來，身形動作比纖纖盈盈靈活得多了。

燕十三仍然在平台上，到長孫無忌落下來目光才從橫越天塹的飛索樹籐轉移到長孫無忌面上。

長孫無忌面無表情，冷冷的看着燕十三。「名滿天下，江湖上人稱第一個燕十三？」

「長孫無忌？」燕十三露出了笑容。

「可惜我不是江湖中人。」長孫無忌冷冷地。「更可惜這一件偏偏是江湖中人弄出來的事。」

燕十三只是笑笑，纖纖忍不住問：「你若是江湖中人便怎樣，難道要跟我們燕大哥一較高下？」

長孫無忌淡應一聲：「也許——」

盈盈接問：「這若非江湖中人弄出來的事又如何，難道我們便是知道了也會袖手旁觀？」

長孫無忌道：「以我所知江湖中人對官場上的爭鬥一向都沒有多大興趣。」

盈盈道：「好了，現在偏偏是江湖中人弄出來的事情了，又怎樣？」

「這我便不能不置身江湖上，也因而才認識燕十三。」長孫無忌輕歎。

燕十三這才再開口：「我們江湖人眞

的在別人眼中只懂得爭所謂第一？」

長孫無忌反問：「除此以外，江湖人在江湖上還有什麽事可做？」

燕十三說道：「要做總有很多事可做的。」

纖纖接問長孫無忌道：「好像這一次，我們插手這件事難道也是爲了爭所謂第一？」

長孫無忌反問道：「製造毒氣的那些江湖人的動機你們以爲是什麽？」

纖纖悶哼一聲。「這可是江湖上的事情，我以爲你不懂得。」

長孫無忌淡然道：「我只知道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江湖人鬧得不太過份則罷了，否則還是要管的。」

燕十三插口道：「我們都各有本身的立場，但面對這件事，還是──」

長孫無忌道：「這件事官府當然是不能夠不管，至於你們管不管，官府都是管不着。」

纖纖立即嚷起來。「你說的倒是輕鬆，可是官府要我們管的。」

長孫無忌道：「練青霞不過是神武營一份子。」

燕十三淡然截道：「神武營不是朝廷所屬？」

長孫無忌沉默了下去，他也實在奇怪，以他一向的鎮定冷靜，面對燕十三竟然會不能夠保持，說出那許多意氣話來。

燕十三目光回到飛索樹籐上，接道：「天塹的那邊必然有一個類似的平台，却是爲樹木遮去，練大人上次縱然到過這裏來，也是認爲樹木所惑，才沒有追查下去，現在樹木枯萎，到底露出了破綻。」

長孫無忌冷然說道：「她總算還不太笨。」

燕十三又道：「樹籐顯然才砍下不久，她找到那邊，相信還是這一天半天的事情。」

長孫無忌道：「要以樹木遮掩那邊平台，可見得那邊必然還藏着什麽秘密，但之前不去現在才去，那些人除非是呆子，否則早已離開。」

燕十三道：「若是可以隨便離開根本不用以樹木遮掩，但事隔多天，也應該不會再有什麽留下來的了。」

長孫無忌道：「不管有沒有，在目前來說，這已是唯一的辦法。」

燕十三說道：「這所以我們都到這兒來。」

長孫無忌目光再落在樹籐上。「以樹籐的斷口來看，練青霞到那邊經已有多個時辰。」

燕十三點頭道：「不錯，那邊若是毫無綫索留下，她應該已回到這邊來。」

長孫無忌道：「最好當然是發現綫索追下去。」

燕十三道：「若是那些人還留在那邊，一定已安排了陷阱埋伏。」

「所以你留在這裏，希望能够看出什麽？」長孫無忌接問道：「你已經看出來了？」

「沒有──」燕十三目光突然一亮，凝望着那邊的天空。

一個個烟團正從那邊的山林中湧上來，湧上半空，燕十三目光一閃再閃，嘟喃道：「這到底是什麽意思？」

長孫無忌冷笑。「留在這邊又能够看出什麽來？」語聲一落，身形一動，已落在那條樹籐上，也就踏着那條樹籐疾往天塹對面掠去。

燕十三沒有立即掠上去，那條樹籐能否支持兩個人的重量固然是一個問題，長孫無忌也需要有一個他這樣的高手在一旁照應。

天塹風急，長孫無忌掠前十數丈，身形已不由不搖晃，但身形起落仍把握得恰到好處，並沒有離開那條樹籐。當然要藝高，人才能够如此胆大。

燕十三雖然知道他有心賣弄，亦不能不承認這般本領並不多見。

盈盈一旁看着，喃喃道：「他的本領顯然在練青霞之上。」

纖纖道：「輕功也許是的。」

「也許？」盈盈奇怪道：「你以爲練青霞的輕功在他之上。」

「練青霞的輕功怎樣其實我們也不太清楚。」

「我看就沒有這個長孫無忌的好。」盈盈忽然間問道：「這跟我們又有什麽關係？」

「沒有。」纖纖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只是担心我們一會過去絕不會他這樣好看。」

盈盈亦歎了一口氣。「我以爲能够越過這個天塹已經很了不起的了。」

纖纖仰首道：「你又是怎樣意思？」

嚴拾生正從峭壁上爬下來，應聲道：「我完全同意。」落到平台上，他看清楚那條連着飛索的樹籐，苦着臉接道：「能够不過去却是最好。」

盈盈道：「那你留在這兒好了。」

纖纖接道：「我們若是全部過去，他總會想辦法跟過去的。」

嚴拾生道：「爲什麽你們全都要過去，那一個告訴你們那邊一定能够找到什麽綫索？」

纖纖道：「你沒有看見那些烟團。」

嚴拾生目光一轉。「只不過是烟團，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說話間，長孫無忌已到了那邊平台，身形風車般一轉，落在那叢樹木上，回頭向這邊望來。

燕十三身形這時候已展開，飄然落在樹籐上，亦是踏着樹籐迅快的掠向那邊。

長孫無忌沒有理會他，一望之下身形再展開，往前掠去，迅急如箭。

纖纖盈盈目送燕十三也到了那邊，相顧一眼，一齊從腰後伸出右手來。

盈盈右手抱拳，纖纖食中指成剪子，嚴拾生一眼看見，立即嚷出來。「輪的先過去還是贏的？」

纖纖悶哼一聲，身形掠出，落在樹籐上，搖風擺柳的，看着令人心寒。

她掠前十數丈，終於站立不穩往下倒栽，身子一翻，雙手却及時抓住了那條樹籐，交替並用，繼續往那邊移動。

盈盈看着伸伸舌頭，嚴拾生隨即大大的歎了一口氣，道：「我還是留在這邊的好。」

盈盈道：「那你留在這邊好了。」

嚴拾生忽然問：「萬一那邊有什麽綫

索，你們要在那邊追查下去？」

盈盈道：「看那一個有空又有那種心情折回來跟你說一聲。」

嚴拾生再問道：「若是都沒有空，又提不起那種心情，我在這裏呆等到什麽時候？」

盈盈笑道：「你喜歡好了。」

嚴拾生又苦着臉。「看來我不冒險過去是不成的了。」

盈盈道：「也是你喜歡。」

嚴拾生看看那條樹籐，忽又說道：「先後已經四個人過去，那條樹籐說不定經已有什麽地方不妥，說不定隨時都會斷折的。」

「你在胡說什麽？」

「這可是事實。」

「難道你不知道下一個要過去的就是我？」

「可能到我過去的時候才斷折。」嚴拾生搖頭。「是你亦未可知。」

「你還在胡說？」盈盈嬌嗔。

嚴拾生道：「那讓我先過去，若是我平安無事，到你才出事可也是天意。」

盈盈冷笑道：「看你笨手笨脚，又那麽笨重，讓你先過去，樹籐不給你弄斷才怪。」

嚴拾生並不在乎的一攤雙手。「不要緊，反正我是準備了最後一個過去的。」

盈盈冷笑道：「那我先在樹籐上做些手脚，讓你掉下去好了。」

嚴拾生一怔。「你怎能够這樣做？」

盈盈道：「叫你以後不要胡亂說話，尤其是不好的話。」

嚴拾生看着她。「你只是說說，不會這樣做的。」

「也許──」盈盈不懷好意的看着嚴拾生。

× × ×

長孫無忌來到那片空地的時候，燕十三亦趕到，不錯長孫無忌第一個越過天塹，但一路走來，步步爲營，唯恐路上有什麽陷阱埋伏。

有他在前面開路，燕十三當然可以放心前行，以長孫無忌的仔細，若是沒有發現，應該就沒有陷阱埋伏，很安全的了。

長孫無忌看見他那麽快趕到來，一些也不奇怪，冷然道：「你果然是一個聰明人。」

燕十三淡應。「我的運氣也實在不錯，無論跑到什麽地方，總有貴人扶持，逢凶化吉，有驚無險。」

長孫無忌目光一轉，冷笑着接問：「好像你這樣的聰明人當然已看出這附近出了什麽事？」

燕十三目光落在那間倒塌的小屋上。「不久之前這裏有一場惡戰。」

「能够將那間小屋弄成這樣，可見一身橫練功夫以外還有相當厲害的武器。」長孫無忌目光落在地上。「你當然有留意到地上的脚印。」

燕十三點頭，目光轉到燒窰前面那堆火上，那堆火仍然在燃燒，却不知道燃燒着的是什麽，冒起了一個個奇大的烟團。

長孫無忌目光亦一轉。「這堆火絕不是練青霞燒的，目的相信是引我們到來，讓我們知道她的所在。」

「我們除非目不識丁，否則又怎會不知道？」燕十三目光上移。

火堆之後，燒窰之上，一塊白布垂下來，正好遮斷了燒窰的進口，白布上五個字──

「練青霞在此」

長孫無忌目光轉到白布上。「這當然不會是她本人留下來的，只不知在此的是活人還是屍體。」

「以她的武功，要殺她固然不易，要將她抓起來更加困難。」燕十三一頓一嘆。「只是那些人都是老江湖，詭計多端，連我這個江湖人一個不小心還是不免上當，她經驗到底不足，不難墮進陷阱去。」

長孫無忌冷笑。「詭計多端，這就是江湖人之所以成爲江湖人。」

燕十三淡然道：「江湖人要在江湖上立足，多少都要懂得隨機應變。」

長孫無忌接問：「那你是知道現在應該怎樣做的了。」

燕十三道：「無論在此的是死屍還是活人，我們都要進去才清楚明白。」

長孫無忌又一聲冷笑。「那些人正是要我們進去，一進去，他們將窰口封閉，你以爲會有什麽後果？」

燕十三道：「這個窰應該不是燒窰，要燒一個這麽大的窰不是一件易事，要將這個窰的進口封閉也一樣不容易的。」

長孫無忌身形一動，掠至那個燒窰的進口，探頭望了一望，脫口一聲道：「奇怪──」

窰中的長明燈並沒有熄滅，他看得很清楚，窰中另有窰。

燕十三掠至燒窰進口的另一邊，一望却說道：「窰中那個窰的進口是給牆壁封起來，看情形，就正如當日我在景德鎮一樣。」

長孫無忌沒有作聲，身形倒躍開去，掠向窰旁那些小屋子。

燕十三知道他是要弄清楚周圍有沒有藏人，身形一動却是往窰內掠進去，有長孫無忌在外，他又還有什麽放心不下的。

長孫無忌冷眼瞥見，沒有制止，身形更迅急，飛鳥般在那些小屋子間穿插。

燕十三掠進窰內，隨即視着那個窰中窰遊走一匝，沒有發現才掠到窰中窰封閉的進口前面，手撫封閉進口的牆壁，不由歎一口氣。

只憑他一個人的氣力，要移動那面牆壁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必須先將之鑿開幾塊，一塊塊搬開，也所以他立即想到了盈盈纖纖那兩柄削鐵如泥、無堅不摧的寶劍。

若是那兩柄寶劍在手，要將牆壁劈開，可眞的輕而易舉。

盈盈纖纖應該很快便會趕到來，練青霞若眞的給困在這個窰中窰內，也不差在這一時半刻。

所以他索性一躍掠上牆壁上坐下，隨即問：「窰內可有人？」

「那一個──」窰內立即傳出練青霞的聲音。「可是燕十三？」

燕十三不由鬆一口氣。「練大人平安無恙？」

練青霞悶哼一聲。「死不了，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麽？」

（未完・七）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韋青和莊前柳商量，發現在華北屢犯姦殺案的彭奇，突然來到揚州，扮成瞎子，將鐵大器殺掉，這種殺手突然出現，萬家的萬老大夫婦以及二鐵等都死得不明不白，應該如何應付這錯綜複雜的局面？二人決定先到天香樓門外，由莊前柳探明在門外假扮擺卦攤爲人占卜測字的瞎子，誘到一條鬼巷，由韋青出手將其擊殺，雖然查不出什麼證據，但證實他就是姦殺犯彭奇，先殺之除害，免阻碍自己進行工作。韋青回頭轉去探望萬柔鎗傷，被萬家總管們逼去見萬里，萬里要求韋青挐回失去的大箱子，無非是保存自己的名利，使韋青更覺可怖……

即景詩情趣　醋姐兒刁難

韋青不知道今夜的危機是不是萬柔獨自預爲安排的，或者只是配合老父的誘敵行動。現在想這些已經遲了些，他只是攤手嘆氣的份兒。

「來人哪！」苗玉堂一吆呼，郭奇在門外說：「苗總管有何吩咐？」

苗玉堂說：「去把莊大夫請來。」

「是……」郭奇也是總管，但在苗玉堂面前，和在萬里面前一樣，可見苗玉堂在萬里心目中的份量了。

莊前柳入室時，韋青隱隱看到院中有五支「手提式」和三支「快慢機」跟着他，莊前柳更鎮定，只看了韋青一眼，說：「萬爺，發生了什麼事？」

苗總管乾脆開門見山：「莊前柳，廢話少說，大箱子藏在什麼地方，你也該知道。」

「萬爺……」莊前柳肅然說：「什麼大箱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萬里長嘆一聲，負手踱出精舍，苗玉堂說：「你們兩個給我好好聽清了，交出大箱子和裏面的東西。大家還是自己人，剛才老爺子許下的願完全算數。要是以爲自己的骨夠硬，嘿……」

韋、莊二人相視苦笑。

「老雜碎！」苗玉堂對莊前柳說：「你休想狡賴，易莊就是你的女兒，經常和韋青在一起。你們這次由北京南來，傳說有重大的任務，你來告密，沒有什麼稀奇，不過是以退爲進。以小換大而已。」

韋青說：「苗總管，你咬定我們偷了大箱子，這會使親痛仇快的。」

苗玉堂大聲說：「麥總管，郭總管，這兩人以爲咱們只是窮咋唬，請爲他們用『特一號』刑……」接着一下子湧進五名手持「手提式」的護院，把二人押到另一室內。

他們都相信不會讓他們立刻死去，輕微的殘廢却有可能，當然，苗玉堂也該明白，像他們這種寧折不彎的人，若使他們殘廢了，恐怕也會更糟些。

苗玉堂又問了一遍，二人當然不會說

，苗玉堂下令行刑，却只對付韋青一人，叫莊前柳在一邊「陪橛」。所謂「陪橛」是指古代死囚犯行刑時，往往把其他非死刑重犯一併押往刑場，讓他們看死刑的慘象，「橛」就是把犯人綁在上面的木橛，這自然是十分殘酷的方式。

首先由郭、麥二總管把韋青綑在內間一張鐵床上。一切就緒，才把莊前柳押入內間，他可以看到韋青的左邊床下放了一個鐵桶，他的脖子及四肢都被綑牢。

「莊前柳，」苗玉堂噙着殘酷的陰笑，說：「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刑法？告訴你，這叫着滴滴鮮血赴黃泉，我馬上割開他的脈腕，大約半個時辰，就會流血過多而死。」

莊前柳厲聲說：「你把萬爺請來。」

苗玉堂說：「是不是要說實說了。」

莊前柳說：「老爺子總不會强人所難，蠻不講理吧？」

挐玉堂厲聲說：「開始！」

郭奇挐起一柄剃頭刀，走到韋青的床左邊，似乎在他的腕上割了一下，接着，地上桶中就傳來了「嗒……嗒……嗒……嗒」的聲音，由右邊莊前柳所站的位置望去，能看到血色液體滴入桶中，却看不到韋青左手。

韋青面孔木然，視死如歸。莊前柳哽咽說：「韋青，你要是眞挐過一個什麼箱子，爲了大好的生命，是否值得攷慮？」

韋青冷冷地說：「怎麼？我沒有挐，連你也不信？」

「嗒……嗒」聲就是生命的脚步，一個正常的人，大約滴到五六百次就會昏厥，七百次就死亡。因爲這速度和有病打點滴不一樣，比那個快得多。

死亡本身的確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過程。

苗玉堂說：「韋青，你要招就說一聲。」說完，也踱出精舍。只有郭、麥二總管及四個持「手提式」的部下看守着。

此刻在精舍後窗處，有個人在花廳紙孔中向中窺視，她就是萬柔的奶娘。這兒是個小夾道，無人通行。

奶媽眞是個有心人，他早已看出韋青不是個平凡人物，也不是作皮貨生意的。加上有意無意地套問出苗玉堂的話，也就印證了她的想法，以及主母死時對她托孤的大事。

這些年來她一直放在心中，連萬柔都不敢說，今天萬柔約韋青來，倒也不是萬柔有什麼計謀賺他，而是苗玉堂在暗中着到韋青自西北角進入大宅，這才叫郭、麥二總管帶着弟兄以「手提式」把他留下。小荷花告訴了奶娘，她立刻開始了行動。原來麥嘉和奶娘是表姐弟。奶娘說了利害，麥嘉最初不允，最後還是點了頭，願意暗助一臂。

就在苗玉堂踱出精舍未回，郭奇出去小解回來，輪麥嘉去小解時，鐵床上的韋青身上突然傳來「蓬蓬」聲，只見那些繩索全綳斷開來。

就在郭奇大喝「弟兄們開鎗——」時，莊前柳的身子已凌空旋起，雙腿交剪掃向三個手持「手提式」的護院。三支「手提式」已被掃飛。

但仍有一個開了鎗「嗒嗒嗒——」才三聲，已被韋青奪下「手提式」一掌砸出五步以外。

苗玉堂聽到鎗聲，知道不妙，急忙奔來，在院中大聲說：「如果要跑，格殺勿論——」

此刻郭奇撲向莊前柳，却被他的一式「雲手」打了個踉蹌，這才知道來者不善。而韋青已自側面窗中穿出，在窗外掃出半梭子彈，把苗玉堂又逼回前院，二人溜了。

就像煮熟的鴨子飛了一樣，由於這主意是苗玉堂想出來的，他能怪誰？本來也很奇妙，原來並未割開韋青的腕脈，只是用刀背在腕脈處用力劃了一下，在感受上，涼涼地像被割破，且由一根皮管通到他的腕處，皮管上端通到頭後部份有一個倒置的瓶子，內裝假的血水，原理像打點滴差不多。由於這瓶子略高，手腕低些，假血水順皮管流下正好流在被割之處，再由腕上滴到鐵桶中，因韋青全身被綁，脖子也被勒住，所以也看不到這些鬼劃符。

但麥嘉事先却在他耳邊說過一句話「用力一掙就開」的話，原來他在每根繩索上都劃了一刀。

事情雖是如此單純，但這一手過去曾用作使土匪頭子招供，歷試皆有效。人們在緩慢的死亡過程中無法忍受這種恐懼，何況逼供者還許以寬大的條件，被逼供的人都在快要昏厥，或已昏厥而被灌以冷水醒來後乖乖地招了供。

事實上並未眞的割開腕脈，又怎會昏厥？這就是所謂心理作用。心理對生理的影响是很大的。

主意是苗玉堂出的，萬里鐵青着臉不便責備，但郭、麥二總管帶着四個部下，還有四支「手提式」衝鋒鎗，居然被人跑了，萬里大發雷霆。

幸好，並未發現繩子上有刀割的痕跡，反之，追查起來，麥嘉那段時間外出小解，他的嫌疑也許會更大些。

× × ×

黃昏時刻，小葛和小范來到盧卿院中，小葛說：「姑娘在嗎？」

盧卿在屋中：「你們兩個雜碎有什麼事？」

小范說：「小姐，有『貨』，不知道妳有沒有興趣？」

「滾！你們沒有什麼好事，只知道手心向上。」

小葛低聲說：「小范，算哩！貨賣要主，咱們這一次可不全是爲了錢，只不過這年頭好人難作。」

「回來！」盧卿站在客廳門口：「先透露一點，我聽聽看值不值得？」

小葛說：「范兄，你說。」

小范禮讓：「葛兄，你先請！」

盧卿大聲說：「不說就滾！少在這兒磨蹭！」

小葛低聲說：「韋青和一個叫霍小腰的窰姐兒很熱手。」

「霍小腰是什麼貨色？」她把一支「五音子」小手鎗放在几上。看樣子如果小葛和小范二人哄她，就可能轟他們兩鎗。

小葛說：「有人說她是揚州的花魁，也有人說揚州的花魁是『美人窩』的林妹妹。」

盧卿說：「以你們二人看，林妹妹好還是霍小腰好？」

小葛笑笑，說道：「魚肉青菜，各人所愛。這很難說，如果要我來選，我選霍小腰。」

「是不是霍小腰更美些？」

「不是，而是林妹妹接過客過夜或關門。霍小腰據說還是個未開懷的清倌！」

盧卿撇撇嘴：「清倌有什麼了不起，每個少女都該是清倌的。」

小葛說：「姑娘說的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在風月場中保持清白可就太難了——」盧卿的手鎗已瞄上了他。

「姑娘……」小葛連連搖手：「小的只不過是把客人對霍小腰的看法說出來而已。他們今夜要那個……」

盧卿的嬌靨上痙攣了一下，指指小范：「你的『貨』呢？」

小范笑笑：「姑娘知道我這狗鼻子，十拏九穩，永遠不會出錯，韋青今天和霍小腰親熱過。」

「是不是韋青身上有什麼味道？」

「當然。」

「但男女摟摟抱抱也會有——」

「姑娘，這妳就外行了，有狐臭的人會如此，通常一般體味就不易留在別人的身上。」小范指指他自己的瞧天鼻子，說：「我之所以能嗅出，一是我的鼻子不同，二是由於他們動了情，生理上有某種律動，就會有一種體香沁出。儘管他們並沒有眞刀實鎗地幹上……」

盧卿說：「小范，自摑兩個耳光，你的談吐太下流了！」

「姑娘，我要是不說明白些，只怕姑娘不會懂！」但他還是自摑了兩個耳光。

這工夫盧卿在几上丢下一張大洋票子，說：「我還要進一步的消息，拏去，快滾！」

小葛進入拏起票子一看，是五十塊大洋，謝過就和小范走了。盧卿拏起手鎗，拉着鎗拴「嘩啦嘩啦」猛響，「要是眞辦事兒，我就把你射成蜂窩！」

「卿兒，妳在說什麼？」盧飛已來到院中。

「沒有什麼，爹。」盧卿收起手鎗，說：「爹，您要是不及時洗手，結局恐怕會——」

盧飛坐下倒了杯茶灌下才說：「刺客殺人，自己被殺，這本是合理的結局，但在揚州，也沒有人能作得到，爹却爲妳担心。」

「爹要是眞的關心我，就該聽我的勸告。」

盧飛問：「卿兒，我想問妳一件事，妳看韋氏族兄弟互不相容，眞正的原因是什麼？」

「也許是爲了……」她本來想說是爲了她，可是現在，她不屑這麼說，過去他們兄弟玩命，她總把他們看成一善一惡，現在也要修正了。

盧飛說：「是爲了什麼？」

「誰知道？傻瓜才會去研究他們的事情。」

盧飛本來想說什麼又決定不說而離去。盧卿攬鏡自憐了好一會，才來到韋青的屋中。

他是剛剛回來，倚在床上吸烟深思。

「剛從霍小腰那兒回來的？」

「嗯！」韋青幾乎是視而不見，人在集中精神思攷時往往會如此。

「她就那麼好？」她已到了磨牙切齒的程度，但韋青好像無動於衷，袋內的小手鎗已上了膛，但她還在忍。

「她有什麼好？你說！你說呀！」

韋青這才看出，她動了眞火，他對她有某種程度的瞭解，知道她在强忍。他說：「要說她好，却也不見得，只因爲我初來揚州，人生地不熟地，她頗爲同情我，如此而已！」

「不是還有個林妹妹？」

韋青苦笑，說：「林妹妹是偵緝隊隊長郝振鵬的老相好，我怎麼能割他的『靴子』？」

「你倒是挺講義氣囉？」她冷冷地說：「我就不如一些風月場中的女人？她們眞的樣樣都比我强？」

「這是什麼話？」韋青吸了口烟說：「有所謂：方外不須戒酒，但須戒俗；紅裙不必通文，但須得趣。也許她們的長處就在一個『趣』字上。」

她可以說已算是紆尊降貴，到了谷底，她何嘗對任何男人如此坦白過，而得到的竟是如此的冷淡！她的鎗已在手中：「我發覺你太賤，一定要挨幾鎗才知道自己是誰？」

韋青暗吃一驚，却連連搖手說：「妳這是幹什麼？」

「我要轟你兩鎗，看看紅裙是不是得趣？」

「那不過是個比喻！」他坐起來說：「妳怎麼一點幽默都沒有？」

她的持鎗右手顫抖得很厲害。但知道她正在盡一切可能控制她自己，有時人類控制自己比控制別人要難得多。

他知道此刻很危險，忽然長長地嘆口氣，他也知道，在她面前有時採低姿態是很有用的。

果然，她忽然把那支「五蜂子」丢在他的身邊，厲聲說：「你把我斃了吧！」

這一手倒是大出韋青的預料，他吶吶地：「妳這是幹甚麼？」

「你現在不殺我，終有一天我會殺死你。」

他把鎗再丢給她說：「妳現在要殺我，有兩個現成的理由，不知道妳願意不願意聽。」

「說！」

「第一，我嫖過窰姐，和小金魚、林妹妹也不怎麼清白。其次，我留在『紫衣社』，絕非响往這種殺手的刺激生活，而是找個暫避風雨的窩！」所謂「暫避風雨」當然不是指眞的風雨，而是避禍之意。

這些話說出來，豈不是激她加速開鎗，其實正好相反，韋青知道她的脾氣。你要她往東，她偏要往西。

他激她開鎗，她就絕不會開鎗。儘管食指癢癢地想去扣扳機。而意外又發生了，這更出乎韋青的意料，她吹熄了油燈，忽然開始脫衣。

她的雙手迅速地解開衣扣，在黑暗而寂靜的屋中，幾乎沒有甚麼聲音，但絲質衣料相磨擦的聲音，能使韋青所有的神經

痙攣而扭曲。

外面的軟緞鳳仙裝已脫下，丢在椅上。接着，毫不猶豫地解除僅有的「武裝」——褻衣，甚至連緊身衣也撕開，她要徹底地開放、炫露。

所謂緊身衣，是民初中國婦女（未生育年輕女人）所必有的。爲了不使乳峯高聳而緊緊地以單布小馬甲綳緊，雖不能使「海拔」高的變低，至少可以予以抑制其怒聳暴挺的姿態。和現代女性唯恐其平扁，千方百計使之高矗正好相反。

屋中雖黑，晶瑩光澤，凸浮有緻，曲綫分明的胴體，却一絲不掛地呈顯眼前，那有看不清楚之理。

此情此景，稍一放浪，必然落入陷阱之中。雖然盧卿的本意並非故設陷阱。而是不甘「衣錦夜行」，讓他欣賞一下她的優越條件。炫耀中不免有點報復的意味。

這當然是在一切方式都失敗之後的下策。

韋青的視覺着實在這溜光水滑的胴體上來了一匝花式「溜冰」，但立刻就想到了最嚴重的後果。在一個人的惱羞成怒之下，就不會再按牌理出牌了。

「盧卿，這是我平生僅見的上帝傑作——可是……妳這是何苦？」讚美與責備交替，使她的喜怒一時也分不清楚。冷靜實在是處理非常事件的法寶。

如果他說的不是這兩句話，如果他以爲她是把豬頭三牲送上了廟門而準備大快朶頤，得其所哉，極有可能他會吃幾顆花生米。

她忽然停止扭擺胴體，抓起內衣匆匆穿上，一字字地：「記住！我會叫你後悔一輩子……」她衝了出去。她是一件禮服，却被人當睡衣穿了，她有這種憤慨。

韋青忡怔着，似乎室內隱隱地還有暗香在浮動着。

稍後，她又衣衫整齊地出現在盧飛房中，盧飛愕然道：「卿兒，妳怎麼哩？好像有一臉殺機！」

盧卿說：「爹，你若不馬上下決定解散這個血腥組織，明天就會得到報應，付出代價！」

盧飛冷冷地說：「妳這是說孩子話，妳眞以爲爹是個擺地攤的小販，愛幹就幹，說收就收？」

「如爹下定決心，帶着錢遠走高飛，甚至到外國去，我就不信拔不出一雙泥脚來。」

盧飛楞了一下，這的確也是一條路，只是他從未想過。由此可見，不論是那一行業。改行是很難的。他這幾天眼皮子常常跳動，心神不寧，女兒的囉嗦更使他不耐煩，說：「去睡吧！妳把事情看得太單純了！」

「爹，報應來到時，大概也不會太複雜的……」她走出盧飛的臥室，父女交換一個十分不調和的目光，那就是盧飛惶惑，盧卿肯定。

× × ×

午飯後，阿酥照例都要小睡一個鐘頭，但今天剛剛入睡，丫頭把她叫醒。阿酥有點煩：「啥格事體？拆那！」

「娘！有人找您……」

「十三點！阿拉午睡不准打擾。儂不知道？」

「娘，找您的人是位姑娘，『大金牙』說是『這個』的女兒……」丫頭小雲用手作了個手鎗形狀。

阿酥本來一轉身還要再睡，忽然覺得小雲的手勢代表特殊義意，如果小雲不提「大金牙」三字，阿酥自然不會看到這手勢而想到其他的。她的睡意全消，一咕碌爬了起來問：「什麼？他的女兒？『綠牡丹』？」

「老闆……」「大金牙」在門外低聲說：「正是她。」

阿酥心事重重地下床趿上拖鞋：「什麼事？」

「大金牙」忙說道：「她說要見見老闆。」

阿酥自然並不是妓戶的鴇母，頗有來頭，但在目前來說，却極不願開罪這個女煞星，她以爲必是因爲韋青常來此而來興師問罪的。

阿酥下了樓，「大金牙」扯住小雲的耳朶說：「小雜種！『大金牙』也是妳叫的？」

小雲直哼道：「人爺……我只是一時說溜了嘴……」

在會客室門口，阿酥打量着「綠牡丹」盧卿，冷艷中有一股煞氣。也只有韋青這樣的男人才會被這樣的妞兒粘上。

「喲！原來是盧大小姐，這在『美人窩』來說，這可眞是蓬蓽生輝的大事。不知大小姐此來……」

當盧卿說出來意時，阿酥掩口不迭，幾乎失聲，吶吶說：「盧大小姐，這玩笑可開不得！」

「阿酥，」盧卿正色說：「不必大驚小怪，我正常得很，更不是開玩笑。是我自願，又不是妳引誘或把我拐來的！」

「或的大小姐，儂說得倒輕鬆，這在令尊看來，又有什麼分別？快別拏我開胃哩！」

「阿酥，我是謀定而來的，絕不改變主意！」

「大小姐，妳這是和我過不去，要不，怎會出這難題呢？再說，揚州還有好幾家，大小姐爲什麼不去別家？」

「因爲這兒最出名。」盧卿冷冷地說：「阿酥，不必多言，我是決定在此高張艷幟的。妳馬上把林妹妹的『瀟湘館』給我騰出來！」

阿酥本是個伶牙俐齒的女人，這件突如其來的事，居然使她爲難起來，況且，林妹妹是這兒的搖錢樹，要她遷出「瀟湘館」，不就等於把她降了級哩？

這件事再爲難，也好解決，她要是答應盧飛的女兒在此接客，就算是掛頭牌，也總是窰姐兒，說得白些就是妓女，那還得了！

阿酥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大小姐，妳一定要逼我，乾脆！就把我斃了吧！儂八成看我不順眼哩！」

這工夫在門外偷聽的「大金牙」和小八子也傻了眼，怎麼會有這種事？莫非年頭變了。幹妓女還會光宗耀祖不成？

「阿酥！沒有人能改變我的決定。」盧卿以一支「五蜂子」手鎗指着阿酥，說：「限妳一個鐘頭之內決定，不然就斃了

妳！」

阿酥說：「大小姐，這樣成不成？我馬上派人和令尊商量一下，如果他點了頭，阿拉就沒有話說。要是他不答應，大小姐，儂請多包涵！這座小廟弄不起妳這尊大菩薩！」

盧卿勉強點了頭。阿酥探出頭來。「大金牙」立刻就溜，他才不會去傳達這件事的。弄不好連命也會送上。

小八子說：「老闆，別人不會去的，還是我去一趟吧！」

阿酥罵着：「『大金牙』，別人都沒有你聰明是不是？拆那！」

「老闆……」小八子說：「你放心！反正這檔子事兒我會灶王爺上西天，有一句說一句。況且，我也會交待一下，請盧爺派人把大小姐接回去，如他不來接人，我也會說明，反正是賣藝不賣身嘛！」

「對對！小八子，就這麼辦，反正小心就是了！如果遇上韋青，一定要告訴他這件事情，也許只有他才能擺平這件事情的。」

不巧的是，盧飛不在家，這事又不便對別人說，但却在臨去時遇上了韋青，他說了這件事，韋青顯然也十分震驚。想想昨夜她的激烈行爲，這就不足爲奇了。小八子說：「韋爺，老闆說，也許只有您親自去一趟才能……」

「我去也不成！」韋青說道：「她現在等於一支射出的箭，誰也不能使她回頭。小八子，告訴阿酥，盡可能保護三個女人。」

「哪三個女人？」

「小腰，盧卿和林妹妹！」

「怎麼？林妹妹她……」韋青沒說什麼就走開了。

× × ×

「絲牡丹」在「美人窩」中掛頭牌的消息不脛而走，而且林妹妹爲她跨刀。不到一天，全揚州無人不知。

她的身價是這樣的，每日上下午各接客一人，應由她決定接誰。清談，每一個鐘頭大洋三百。彈唱茶敘每個鐘頭四百元，茶圍八百，其他如「隨便」「拉鋪」「關門」及「過夜」等免談，君子自重。

像林妹妹，清談不過是大洋十五元而已，那年頭的大洋太值錢，甚至有人一年的生活費用不掉三十塊大洋。一位小學教員的全年薪俸大致也不超過四百元。

但爲了瞻仰這位艷名四播的「絲牡丹」，揚州大亨的千金（盧飛在揚州是以大亨的姿態在鬼混），不在乎錢的嫖客還眞不少。

只不過一天過去，還沒有一個客人被允許進入「瀟湘館」中，因爲她看不中的就不點頭，她不點頭就算有人用板車拉着大洋來，也休想作入幕之賓。

盧飛晚上回社聽到這消息，立刻要採取行動，他問韋氏兄弟二人，他們都不同意蠻幹。

韋雲說：「社長，她已經去了『美人窩』，而且全揚州的人都知道了這件事，就算去夷爲平地，還是一樣。倒不如暫時保持現狀……」

「現狀？」盧飛以殺人爲職業，玩女人當然也不在少數，一旦自己的女兒幹這行，就無法容忍，其實這正是報應，他說：「什麼現狀？」

韋雲說：「今天一整天去排隊清談或打茶圍的人已超過七百個，却連一個也沒有入圍。」

盧飛吁了口氣，說：「眞奇怪，素來你們兄弟二人你爭我奪，誓死不讓，這一次爲什麼都斯文起來了？」

韋青吶吶說道：「社長，不斯文又如何？」

「搶也要把她搶回來！」

韋青冷冷地說：「我正想把她弄回來，萬一有人吃醋攪局怎麼辦？」

韋雲拔出槍「嘩哩」聲中子彈上了膛，一字字地說：「你再說一句！」

韋青正要再重複一句，盧飛冷峻地說：「你們弟兄未來之前，本社上下一心，從無糾紛，韋雲，如果超過一分鐘你的槍還沒收回去的話……」

韋雲重重地哼了一聲，收回他的一支「九連珠」。因爲盧飛殺人不眨眼，尤其在他的情緒極端惡劣之下。

就在這時，社中的副頭子站在門外，向盧飛點點頭，盧飛匆匆走出。韋氏兄弟二人大聲爭吵起來。

在秘密的小屋中，倪先生對盧飛說了一陣子，盧飛的表情陰晴不定，說：「全去聽訓？」

倪先生點點頭：「只留守三兩人，聯軍總部那面的人表示，本社近來的風評太差，必須嚴格整頓。」

「可是……」盧飛吶吶說：「軍方過去表示過不插手，我們只聽老爺子一個人指揮。」

倪先生攤手說：「據軍方說，本地的老爺子自己也有煩心的事，今後也希望軍方干預，也許有些事就好辦些。」

盧飛說：「據老爺子身邊的人透露，京裏，也就是國務總理派出一位很年輕的專員，早已來到揚州，這個人就等於過去的欽差大臣。」

「對對！」姓倪的說：「專員職位不高，若是國務總理親自遣派的，他的權力就不同了。只不過，斷了一臂的金永年不就是一位專員？」

盧飛微微搖頭說：「老倪，以你的經驗來看這件事，會不會是『鳥盡弓藏』的滅口行動？」

倪先生並未吃驚，表示說他也想到了這一點，殺手組織，不論爲軍政界暗中支持清除異己，或爲地方上的野心份子利用爲斂財工具，利用一段時間之後，必然會設法使他們突然間消失於地平面上，不留一點痕跡。

說得傳統些，這就是所謂「報應」。說得新潮些，應該稱之爲宇宙間的一種無形的平衡，殺人者人恆殺之，天經地義。

倪先生想了一下，說：「社長，我也攷慮過，長江巡閱使那邊……」

「不要弄錯，是五省聯軍總司令，不是長江巡閱使……」

「是是，屬下經常弄錯。」長江巡閱使是較早的頭銜，如民國初年「辮帥」張勳（攪復辟的老軍閥），就曾作過蘇、浙、皖等六省督軍，又稱「長江巡閱使」，到了民十以後，改爲「聯軍總司令」，孫

傳芳就幹過「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

倪先生說：「社長，我以爲目前的危機還不太大，至少『秦璽』沒有下落，以及京裏派來的專員未弄清之前，我們還是他們手中的一張王牌。」

盧飛點點頭，說：「老倪，秦璽有無這回事，尙言之過早，故宮的東西，却極可能和這位專員南下有關……」

倪先生吶吶說：「社長是說易培基盜寶案？」

盧飛揮手打斷他的話，說：「要不，章胖子來幹什麼？你以爲他眞的是來鑑定秦璽的？」

倪先生說：「總司令方面派來一個特務連，又叫手槍連，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多，據說只有兩排人之譜。他們代訓我們的殺手，敎他們軍紀，也想和我們的人研究鎗法，論鎗法，他們自然要略遜些。」

盧飛說：「來那麼多的人幹什麼？」

盧飛總是有點忌諱。

倪先生說：「據那位連長說，他們是由皖北調往蘇北，順道在此與本社交換經驗，切磋鎗法的，也可以說是趁機校正本社的紀律，連長說，紀律蕩然，就無法生存。不管是不是正規軍人，都是如此。」

「這話也沒有什麼不對。只不過……」他沒有說下去倪先生也沒有追這下文。

盧飛說：「什麼時候聽訓？地點何處，訓話的是誰？」

「邱連長代表總司令下面的參謀長訓話，明天深夜十一點半。地點是西門外一家廢棄的酒廠內。」倪先生低聲說：「有句話我很不以爲然，一位連附說，除了社長和我，其他的人最好不要帶傢伙，這當然是爲連長留點面子。」

這句話確使盧飛光火，說：「手鎗連的人屆時也會去聽訓話，絕不會只訓咱們而不訓他們自己的弟兄吧！據我所知，齊總司令的若干部隊，風紀也不怎麼……」

倪斌笑笑說道：「社長，我想這必是連附的意思，試想，幹殺手的人怎可一日無鎗在身？所以這一點我們大可不必理會他。」

盧飛陰着臉沉默一會，說：「倪兄，總而言之要小心！本來殺手的下場十九如此，但我總希望咱們是十成中唯一的例外的一成。老倪，請記住這句話，善文者無直筆，善武者無直招……。」

倪斌肅然點頭。他知道盧飛十九歲幹殺手時就是個秀才。如把他當作嗜殺的大老粗那就錯了。

× × ×

「絲牡丹」到「美人窩」掛頭牌，她叫阿酥把霍小腰也召了來，這當然是爲她跨刀。

今夜來了一位闊嫖客，一出手就賞了小八子一百塊大洋，「大老牙」一百五，阿酥三百。這叫着「見面禮」。幹這一行那有不見錢開眼的，「大金牙」猛張羅肅客，似乎忘了問這位泰州來的大少爺是不是要嫖「絲牡丹」？也忘了「絲牡丹」是誰的女兒？

這位小開，穿了一襲銀鼠皮袍，禮服呢發藍底鞋子，手中拿着水獺皮帽，大襟上一條粗大的洋金鍊子大概是拴了一隻金懷錶。左手上有一枚鑲鑽的寶石戒指。正好今夜奇冷，這身穿戴却也不算炫耀擺闊。

余不凡名字不凡，器宇也不凡，架式更不凡，阿酥把他請入瀟湘館內，說道：「余小開，八成儂是來瞻仰『絲牡丹』的吧？」

余不凡微微一愕，說：「這兒的紅姑娘不是林妹妹？」

阿酥說：「是，是，……小開，還有與林妹妹齊名的霍小腰霍姑娘，暫時也在此掛牌。」

「那好極了！」余不凡說：「就把這兩位請來，至於什麼『絲牡丹』，我說老闆，咱們還沒有聽說過……。」

這下子不但阿酥樂了，連「大金牙」也一直是見牙不見眼哩，要是他非嫖「絲牡丹」不可，那可沒有任何人敢保證她會點頭。這小開根本不識貨，那是再好不過了。

這瀟湘館，幾乎佔去了「美人窩」的全部面積三分之一，還有內外院之分。就是熟客來了也要老在外院客廳中候着，見不是還不一定，如果要見，才開第二道院門。

此刻盧卿就在內院門（第二道門）內，小葛和小范一邊一個，站在她的身後，她冷峻地說道：「這個叫余不凡的確實是他？」

小葛說：「小姐，如果錯了，妳可以把我的耳朵割下來切個小拼盤下酒！」

小范說：「小姐，錯不了的，正是韋青。」

盧卿咬咬牙，心想，他可能不知我來此的事？好賊子，你冷落我……。

如果韋青來嫖她，其後果又會如何？

這工夫林妹妹親自端茶，霍小腰彈了一曲古箏「鳳求凰」。賺來滿堂的掌聲。余不凡讚嘆，說：「霍姑娘和林姑娘算是揚州的花魁，實在不必再巧立名目，嘩衆取寵自稱什麼『絲牡丹』哩……」

二道門距外院的客廳窗子不到五七步遠，盧卿自然聽得很清楚，她已摸到「掌心雷」的鎗柄，小范說道：「小姐，請忍耐！」

「我……我爲什麼要忍耐？」

「因爲你現在越不出名，越受冷落，將來就越不會受後悔的痛苦所侵襲。」小范和小葛，也是「紫衣社」衆多殺手中較有文事底子的人。盧卿的身子在微顫。這時忽然有一隻手握住了她的右手。她猛然一甩手。回頭望去，竟是韋雲。

本來她對韋雲已淡，那是因爲她輕視對手足之情的淡薄，曾開鎗濫射他的族兄。儘管她在殺手窩中長大，人性還是不易泯滅。

「你給我滾！」她用小手鎗指着他：「你們弟兄兩個沒有一個好東西！」

「我沒有標榜我是好東西。」韋雲說：「但至少我不會見異思遷，見一個愛一個！」

「滾開！我恨姓韋的人！」她此刻眞的需要這種向心力，只是他需要的是另一個人而不是韋雲。

× × ×

阿酥說：「余小開必是位有學問的人

，如今衆人在座，能不能吟詩遣興，也使我們開開眼界。」

余不凡說：「聽說林妹妹和霍小腰二位姑娘都是琴棋書畫極精的花國紅粉，兩位先吟一首，在下一定附庸風雅一番。」

林妹妹的底子較差，不敢獻醜，說：「余小開，我的文事底子不成，我娘是知道的，但霍姑娘却是滿腹經綸，還是霍姑娘請。」

霍小腰說道：「林姑娘妳可別打鴨子上架，一個青樓女子就算粗通文墨，也不過是恩客們的刻意渲染誇大，那敢吟詩獻醜？」

阿酥說：「霍姑娘儂那能？誰不知道儂是一位女才子？吟詩作對遠近馳名？快快別客氣哩！拆那！」

加上余不凡在一邊慫恿，霍小腰說：「我就即興吟一首故人的詩句吧……。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心各異，南枝向暖北枝寒。」

吟畢，却只有余不凡一人鼓掌，說：「霍姑娘雖是吟的古人遺句，却極合時宜，不但捷才，還是一位有心人哩！」他雖然這麼解說，如阿酥、林妹妹、「大金牙」及小婢等人却都不知此詩的出處。

這時門內的盧卿低聲說：「誰知道這詩的來歷？」

韋雲搖搖頭故作不知，盧卿望着小葛和小范冷冷地：「問你們兩個，還不如問我的膝蓋哩！」

小葛吶吶說道：「姑娘，小范一定知道。」

小范說：「小葛也知道，他只是不便多咀！」

「什麼叫多嘴？」盧卿說：「十秒不說，我就把你兩張嘴轟亂！」

小葛說：「這首詩是清朝鏡湖釣叟趙恬養的『解人頤新集』所載。宋朝大儒文天祥死節，其弟文溪附元。當時有人作了這首詩，是譏諷也是慨嘆！」

盧卿更加氣忿，也不免妬妒，雖是吟古人的詩句，却能適時適地，至少可以證明霍小腰比她自己淵博多多。明諷文天祥兄弟，暗指韋青族兄弟一個爭氣一個不爭氣。

這工夫霍小腰說：「請余小開展露捷才，讓我們開開眼界。」

林妹妹也許是想難難這位袴紈子弟，說：「如果余小開能用這首詩把我們二人都嵌進去，我們姊妹破例，第一次就可以接余小開過夜……」

霍小腰一愣，却也沒有反對。二門內的盧卿身上好像起火燃燒。這工夫傳來了韋青拍手的聲音說：「就憑林妹妹這句話，我也要勉爲其難……。」

他似乎想了一下，吟道：「不暖不寒二月天，林妹小腰伴我眠，鴛鴦枕上三頭並，翡翠衾中六臂連，開口笑時還若品，側身睡處恰如川，風流了得東邊事，又被西邊打一拳。」

雖是打油，却不能否認其捷才，大廳中掌聲如雷。這工夫盧卿如一個點上火的炮仗，開了門衝出內院，站在大廳門口。

雖然沒有人看到她的手中有鎗，却都相信她身上必有鎗。廳中的人除了韋青，都有點緊張。以爲她不會開鎗的人，那要有超人的信心作支柱才行。

「儂那能？盧小姐、快請坐……」向衆人甩甩頭，如「大金牙」、林妹妹、霍小腰等人都相繼出廳而去。阿酥也在韋青的示意之下走了。

現在大廳中只有韋、盧二人，韋雲、小葛及小范三人還站在二道門內，由於門敞着，可自窗中看到韋、盧二人的胸部以上部份。

「姓韋的……」盧卿一字字地自牙縫迸出：「你給我滾出瀟湘館！」

「妳我都不配說這句話，揚州的稅收，風月和賭場約佔三分之一，沒有我這等豪客捧場，軍閥們吃什麼？」在這一刻，衆人似乎都把韋青當作了瞎子，因爲只有瞎子才不怕鎗。

「你是滾不滾？」手中已有一支「掌心雷」了。

韋青笑笑：「窰姐用鎗指着嫖客，這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遭！」

「你是否以爲我不敢轟你？」

「妳不會轟我！因爲妳到此一整天，還沒有接待過一位客人，所以到目前爲止，妳還不算下海！」

「所以我必須破例——」她的食指上顯然已在用力，這好像是扣扳機的先聲。却絕對未想到，韋青根本未離開椅子，連人帶椅向前一跳，大約在三步半外，小手鎗已套在他的右手食指上，還不停地，轉動着。

韋雲在二門內沉聲說：「盧卿，如果有人欺負妳，我可不可以開鎗？」

盧卿厲聲說：「我厭惡你們韋家人的聲音，滾出我的聽覺以外！」她忽然撲向韋青，她自然也會武功，只是三天打漁兩天晒網，學得不純而已，拳脚工夫就遠不如她的鎗法了。還沒摸到對方的衣襟，她已被韋青揪住手肘一扭。他說：「我知道，妳一定有一籮筐的理，可以到這兒來掛頭牌。」

她大力掙扎着，說：「我的事不要你管！」

「我告訴妳。」韋青一字字地說：「妳只有一個理由能來此零售批發，那就是妳那個草菅人命的父親所應得的報應！我並不想管妳的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自己要下流，別人操心也是多餘。」

「死人！流氓！你放開我！你是什麼東西？要你管我？」

「我不是什麼東西，但我只想問妳一句話。」韋青鬆了手，面向後窗外，語重心長地說：「妳可能迄今還沒有想到，假如妳到『美人窩』來，已經自衆多的客人中選了一兩位接了他們，即使妳只是和他們『清談』，知不知道傳話的人只會傳播『接客』二字？而不會進一步解釋妳是和客人『清談』或『打茶圍』。況且，妳知不知道男人的心理，如果眞有那麼兩個被妳接待『清談』的嫖客，出了『美人窩』的大門，他們會怎麼說？」

盧卿的額上及鼻尖上見了汗。

韋青冷笑說？「他們會說和妳拉過鋪，關過門，甚至還會編造一些謊言說妳，身上那裏有顆風流痣，以便炫耀他是世界上唯一睡過『綠牡丹』的大嫖客！」

冷汗涔涔地自她額上、頸上流下。有些道理像窗戶紙那麼薄，一點就破。但在未點破之前，却又覺得太難太難，根本不可能戳破，戳破以後，却又覺得是那麼容易。但她忽然又大聲說：「我高興！」

「砰！——」一鎗自第二道院門內射來，自韋青頭頂上呼嘯而過。幾乎同時，韋青穿窗而出，而盧卿却摑了竄入大廳中的韋雲一個大耳光。

× × ×

韋青、莊前柳和小八子三人在籌劃一件大事。

這件事成功了就很妙，即使不太成功也很妙。這是韋、莊二人合想出來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樓台中。」莊前柳說：「揚州的寺廟雖沒有四百八十，據說隨便檢起一塊石頭大力一扔，就可能丟到一座寺廟頂上。」

韋青點點頭。莊前柳說：「選擇有鐘而能敲響的，而且在那現場的半徑半里以內。」

韋青又點點頭，說：「另外，把江邊的小火輪（有動力的小船。大多燃煤，且多爲木殼的。）弄好。凡是明夜十二點以前不離開碼頭的，選擇汽笛可用者二三十艘即可。」

莊前柳連連點頭，說：「好主意！而且寺廟和船上各發三千响的鞭炮一串，大洋五元……」

韋青說：「爲了造成絕對的效果，最好在那半徑半里之內再選擇貧戶五六十戶，各送三千响鞭炮，大洋五元，囑其聽到別處放炮鳴笛（即寺廟及船上放鞭炮鳴汽笛），他們立刻就要燃上鞭炮。這樣的效果就萬無一失了！」

小八子茫然望着二人，你一言我一句地，就是聽不懂，幹什麼要放鞭炮或鳴汽笛，還加上敲鐘。

莊前柳說：「你看說是聯軍總司令的老太爺八十大壽好些，還是鎮上的大人物牛經武或劉永泰的老母七十大壽好些？」

牛經武的家財應不輸給萬里，背後都叫他鹽虫子，他最早是護鹽及偷鹽起家的。劉永泰最早是小米販，後來成爲鎮、揚一帶的大米商。

明清揚州府治，居長江北岸，運河旁東而過，過去有「綠楊城郭，十里珠簾」之說，雖因鐵路改道，却仍爲鹽業中心，城東的仙女廟，城西的十二墟，都以鹽、米著名。

牛、劉二人在揚州，不敢說在城南跺跺脚城北會有二級地震的感受，却也沒有幾個人敢惹。根據「不仁可以邀富」之說，這二人的格調諒能思過其半。

韋青說：「雖說牛、劉二人是揚州城內的大豪，能見到他們很不容易，像這種事，萬一有人傳入他們耳中，而他們立刻出面否認的話，害了寺廟和船主，也會壞了咱們的大事。」

莊前柳說：「這是對的，辦這件事絕對要十拿九穩，而聯軍總司令總部又距此甚遠，不要說這等事無人前去查證，就算有人犯疑，在時間上也來不及，是不是這樣的。」

「是的老莊。」韋青說？「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現場的人不能有一人漏網。」

莊前柳說：「就憑我們三個？」

韋青說：「不是兩個，是五個，我們三人再加上小六子，以及……」他伸出兩個指頭，莊前柳就懂了。

莊前柳說：「小金魚她……」

韋青說：「這個小女人應能信得過，但是有些熱帶觀賞魚類，美麗有餘，安全不足，是否有毒還沒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就要小心點，又如易莊，她冒冒失失地，總是讓人担心。所以就不要她參加，甚至也不能讓她知道這件事。」

莊前柳說：「小金魚爲你出了不少的主意，也幫你找到了章九如的住處，此女應該可靠。」

「正因爲她幫我很多忙，知道的事也似乎超出了她的身份，所以我總以爲這件事不要她參與爲妙。」

小八子實在忍不住了，說：「辣塊！媽媽地！你們說了半天，我還不知道要去幹甚麼事！」

莊前柳大致說了一切，小八子想了一下，說：「這是誰想出的主意，太妙太絕哩！弄你格媽媽不開花！」

莊前柳說：「霍小腰這個女人就十成十靠得住嗎？」

韋青反問說：「我是否對你說過她十成十靠得住？」

「對！我們能利用的人，別人也能，有的可動之以利，有的可動之以害，以其親人的生命爲威脅，所以不提防這些可能的變化，變生肘腋就隨時可以發生。」

「還有個人千萬不可掉以輕心！」韋青說：「那就是小葛和小范——」他的語音未畢，人已射出窗外，很快地繞屋一週，對于小葛和小范，他過去以爲那是神話，現在他是心服口服，這兩個傢伙正是所謂「天賦異稟」，結果他並未發現什麼。

莊前柳本來也不大信，見韋青如此忌憚這兩個怪物，也就不敢大意了。

× × ×

大約十點四十分，由盧飛親自率領倪斌及大部份「紫衣社」的人手，乘帶篷卡車來到城西的廢棄酒廠大院中。

這兒的院子很大，屋子也不少，其中最大的是藏酒庫房，容納百餘人，還顯得空空蕩蕩地，十分寬敞。

這工夫特務連的人席地坐在一個以破木箱做成的小講台前左邊，共有八排，所以盧飛只好把他的三十餘人帶到台前右邊坐下，共坐了四排。

邱連長還沒有來，連附和一名排長在接待。盧飛和倪斌是何等經驗的人？雖然台訓他們不能公開，因爲他們只是軍閥奉養的一批殺手，不能讓他們見天日，然而，至少這特務連是正規軍，可以大大方方地在揚州城內借用學校教室或大的廟宇訓話。他們這些人是便衣，深夜來往不受人注意，集會場所又有特務連的人重重卡哨崗位，爲什麼要到城外這等廢棄的酒廠內，連個坐位都沒有，甚至也沒有燈？

盧飛和倪斌頻頻交換眼色，倪斌也和部下相互暗示。就這樣由十一點一直等到十一點三十五分。說好的邱連長會於十一點三十分來訓話，可能到凌晨三點多才能結束，所以時間一過，「紫衣社」的人就四下張望不安起來。（未完・六）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東丐帶方少飛、張亞男來到蟠龍山，找尋在山上發現的强光，無意中發現衡山老人被逆徒萬貞兒和雷霆囚禁在山洞，又見二人要求衡山老人抄錄一份玄天眞經，遭師傅拒絕，便施計離去，不久又來北毒師徒對衡山老人說他已中逆徒之毒，留下一包解藥離去，其目的亦想求賜玄天眞經，只不便明言。衡山老人已發現强光所在，暗中着手挖掘，東丐和老人同時發現了强光就是「九龍刀」，老人因毒發未能奪得，由東丐轉贈方少飛。方少飛得劍後去找萬家棟、朱祐楨，萬家棟雖然覺悟報了殺父之仇，想奪取九龍刀而反將方少飛誣告殺人……

王府共團聚　定計誅奸臣

朱祐楨神色慌張的道：「這樣是否妥當？」

萬家棟命捕快在外面候着，小聲道：「沒有什麽不妥呀。」

朱祐楨道：「殿下是眞正皇子，並非欽命要犯，將來事發我們會被砍頭的！」

「我們說他是欽命要犯，他就是欽命要犯，處決之後就一了百了。」

「我們的良心會不安的。」

「良心不值百萬两白銀。」

「我們會愧對祖先。」

「祖先不及眼前的榮華富貴實際。」

「既無歸宗之心，你又何必殺害哈山克。」

「你不懂，殺哈山克是爲了償債，現在我已經不欠牛家了。」

「家棟哥，畢竟我們是牛、方二家的人，跟萬家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擒住方少飛以後，他們就會對我們另眼相看，將來獲利最大的你就算是第一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這還不簡單，貞兒姑姑斷絕了皇上的所有子嗣日後一旦駕崩，甚至演出逼宮鬧劇，你是當然的繼位大統的人。」

「只怕也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傀儡，將來天下還是萬家的。」

「傀儡有什麽不好，比一個窮酸御史的兒子，或者山野獵人要强上千百倍。」

取下方少飛的「九龍刀」，佩在自己身上，萬家棟又道：「祐楨，人生在世，眼前的享受最重要，别三心二意，你曾答應過我，不論事情如何演變，我們要步調一致，禍福與共，永遠是好兄弟。」

朱祐楨本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兼之心理矛盾，舉棋不定，怎禁得起野心勃勃的萬家棟一再遊說，卒告被其所惑，欣然答道：「好吧，你怎麽說就怎麽辦！」

萬家棟叫兩名捕快進來，架着方少飛往外走，賀寡婦儍楞楞的道：「捕爺，你們抓錯人了。」

早先發話的捕快似是一個小頭目，道

：「妳說眞兇是誰？」

賀寡婦指着萬家棟，道：「是他。」

小頭目臉一沉，道：「住口，萬太師家的孫少爺怎會是殺人的兇手，再胡說八道，小心連妳也一起抓起來。」

萬家棟目泛兇芒，惡狠狠的瞪着她，加上一句：「當心禍從口出！」

驀在此刻，猛聽方少飛大叫一聲：「嗨！」他的「玄天大法」內力渾厚，運行百骸，威力無邊，猛然震撞之下，穴道應聲自解。

餘威所及，兩名捕快元寶翻身，栽倒在丈許之外。

變生肘腋，事變突如其來，萬家棟方自一驚，手剛摸住刀柄，還沒有來得及拔，一股強風已自兜體襲到，萬家棟舉臂格架，完全是本能的反射，招式僅遞出一半，立被方少飛的「玄天大法」震得離地飛起來。

方少飛好快的動作，接踵彈飛而起，就在半空中，奪回「九龍刀」，再補一拳，慘叫聲中，萬家棟從上升之勢變爲急墜，落地後身形一陣搖晃，張嘴噴出一口鮮血，終於支持不住，一屁股坐下去。

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方少飛投之以恩，萬家棟報之以仇，盛怒之下，怎會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刷的一聲，光芒四射，璀璨奪目，「九龍刀」業已在握，照準他的頭顱砍下去。

然而，一轉念間，他想到了牛興夫婦來。

當年如果不是牛家收留，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有今天。

爲此，牛家付出了血的代價，雙雙亡命西山。

而牛大狗則是他們惟一的親人，惟一可以傳宗接代的人，也是自己惟一可以報答的對象。

姑不論萬家棟如何陰狠毒辣，詭詐百出，做了多少喪心病狂的惡事，方少飛實在不忍心斷了牛家的根，起碼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

於是，他咬着牙，忍着痛，收回「九龍刀」痛苦萬分的道：「你滾吧，最好永遠不要再讓我碰見你。」

賀寡婦與三名捕快早就嚇跑了，朱祐楨仍在院子裏正感進退兩難，聞言忙摻着萬家棟，悄然退走。

不知何時，房頂上又多了一個人，是布笠人，方少飛彈身上房，歉然地說道：「對不起，弓先生，我剛才差點殺了牛大狗。」

出乎意料之外，布笠人說道：「其實，你應該殺掉他。」

「前輩改變主意了。」

「是他自作孽。」

方少飛道：「他是牛家的根，我實在下不了手。」

「以他的心性行爲，你不殺他。他遲早也會死在別人的手裏。」

「嗯，我看他滿腦子的功名利祿，一肚子的富貴榮華，已經迷失了自己。」

「也是萬德山大樑不正，管敎偏差下的犧牲者。」

二人越屋而過，邁步前行，方少飛道：「弓先生，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們已得到『九龍刀』。」

布笠人道：「昨天夜裏老夫便知道了，是東丐金帮主告訴我的，老夫此來是想告訴你另外一個喜訊。」

「什麽喜訊！」

「是關於紀宮人那邊的事。」

「是不是她老人家已經見到皇上？」

「豈止是見到而已，皇上只知自己有一個皇子流落民間時，高興的不得了，決定馬上與你見面，老夫正是爲此而來。」

方少飛忍不住心情一陣激動，道：「我們現在就進宮去見駕？」

布笠人說道：「我們到恭親王府去見駕。」

「爲何要在恭親王府？」

布笠人道：「自然是爲了避開萬貞兒的耳目。」

「連皇上都怕她？」

布笠人道：「妖婦羽毛已豐，不得不有所顧忌。」

「哦！」

「另外，彭女俠與少俊的後事老夫已料理完畢。」

方少飛道：「弓先生雲天高誼，我們存歿均感。」

「見到方夫人的時候，請盡量少提少俊的事。」

「我娘還不曉得少俊哥已死？」

「已經知道了，曾多次昏厥，爲免再生意外，最好絕口不提。」

「我知道。剛才萬家棟曾提及，妖婦又定下毒計，準備要抓我娘，眞担心那個廢棄的酒坊會被他們查到。」

「事實上酒坊已經被雷霆的人查到，萬幸老夫事先得到消息，方夫人與林玲母女先一步離開。」

「他們到那裏去了？」

「都在恭親王府等你。」

× × ×

不錯，林玲、林夫人、方夫人都在恭親王府，他們都齊集在一間花廳裏。林玲母女坐在左邊，方夫人居右，再過去是恭親王朱見瑾，憲宗皇帝朱見琛則與紀宮人坐在正當中。

皇上今天身著便服，神采奕奕，顯得特別興奮，紀宮人則是一襲剪裁合身的宮裝，雍容華貴，明麗清新，與在「安樂宮」時所見判若二人。

他們正在談論着，問題的焦點全部集中在方少飛一個人的身上。

皇上甚是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已當衆封紀宮人爲貴妃，這時，笑笑道：「紀貴妃，妳說那孩子像朕，這可是眞的？」

紀貴妃笑容滿面的道：「皇上親生的兒子，當然像皇上，問問方夫人當知臣妾之言非虛。」

朱見琛念兒心切，當眞對方夫人說道：「紀貴妃說的可是實話？這孩子的容貌身材與朕相較如何？」

方夫人連忙撲跪在地，朱見琛擺擺手，道：「這是恭親王府，並非金鑾寶殿，一切禮俗全免，大家隨隨便便的談天說地，不要拘束。」

「是，陛下！」

方夫人同歸原位，正容說道：「娘娘

之言句句實話，殿下的容貌身材，擧止行動，跟皇上的確十分相像。」

林玲道：「殿下行俠武林，仗義江湖，宅心仁厚，爲人剛正，尤其迭逢奇遇，目前已是武林中第一等的高手。」

你一言，我一語，朱見琛見到兒子的心情更爲迫切，雙眼直瞪瞪的瞧着門口，說道：「可是，這孩子怎麽到現在還沒有來？」

來字尚未落地，布笠人首先飄然而現，接着方少飛也到了，跨步而入，跪倒在朱見琛座前丈許處，高呼：「兒臣叩見父皇，吾皇萬歲萬萬歲！」

朱見琛招招手，急聲說道：「快別多禮，過來讓朕瞧瞧你。」

方少飛躬身應諾，擧步向前，朱見琛上上下下，仔仔細細打量了一個够，直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連說：「這是我的孩子，這的確是朕親生的兒。」

這當然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方少飛亦無可置疑，但陡然間與父母聚在一起，總有如夢中的感覺，傻乎乎的站在原地，在心底深處問自己：「這是眞的嗎？我是不是在做夢？」

紀貴妃的感受却是眞實的，二十年的苦難總算熬出了頭，自己日日夜夜思念的兒子，也終於回到自己的身邊，當方少飛跪倒在她的面前時，紀貴妃情緒激動，將方少飛擁入懷中，終至淚下如雨，泣不成聲。

方少飛同樣很激動，流淚眼對着流淚眼，良久，良久後，才悲不自勝的說道：「當兒臣闖入大內的時候，難怪弓先生會安排我先去『安樂堂』，妳老人家又對我那麽好，原來是兒臣親生的娘，要是當時我就確知自己的身份，拚了這條命不要也要見到父皇。」

紀貴妃替兒子擦着眼淚，自己的眼淚却流個不停，道：「孩子，你那裏知道，整個後宮全部在萬貞兒的掌握之中，爲了你的安全，誰也不敢掉以輕心，爲了我們母子見一面，弓先生可謂煞費苦心，是我們母子的大恩人。」

方少飛道：「聽說還有一位假面人，也是我們的大恩人。」

紀貴妃說道：「没錯，他們兩位都是武林奇俠，世外高人，没有他們兩位仗義相助，你早在二十年前便遭了萬貞兒的毒手。」

布笠人身份如謎，方少飛已習以爲常，但在皇上、紀貴妃、恭親王的面前，他依舊是那一身打扮，不會以眞面目示人，則顯得頗不尋常，從而也足以表明布笠人絕非等閑人物，連皇上亦另眼相待，就坐在恭親王對面的一個位子上。

方少飛上前以跪拜之禮叩謝，布笠人忙將他拉起來，道：「殿下，老夫只是適逢其會，不足言謝，第一個該謝的人應該是扶養你十幾二十年的義母。」

方夫人當然該謝，爲了他，方家幾乎損失兩個兒子，方御史尚在獄中，方少飛雙膝跪地，才磕了一個頭，方夫人便忙不迭的阻止道：「殿下快別如此，這樣會折煞老身的。」

方少飛堅持不肯，叩了三個響頭才站起來。

方夫人道：「請殿下上坐，容民婦以大禮參駕。」

方少飛呆了一呆，道：「娘，使不得，這當眞會折煞孩兒的，我永遠是妳老人家的兒子。」

方夫人緩緩說道：「君臣有別，禮不可廢。」

方少飛以堅定的語氣說道：「不！養育之恩大如天，做兒子的說什麽也不能接受母親的參拜。」

母子二人相持不下，紀貴妃笑道：「算了，難得他有這一份孝心，妳也就別再堅持，哀家代皇上作主，方、林二家扶養照顧皇子有功，除日後另有封賞外，從即刻起，叩拜之禮概免。」

「謝娘娘恩典！」

方夫人唯唯應諾，退回原位。

紀貴妃道：「當年我們母子分手時，哀家曾交給假面人半隻玉鐲，不知此物是否仍在方家？」

方夫人不但帶來半截翠綠色的玉鐲，連方少飛當時所穿的部份衣物也一併携來，送至紀貴妃面前。

紀貴妃取出另外半截玉鐲，兩下裏一湊，果然嚴絲合縫，正是隻完整的玉鐲。

至此，朱見琛、紀翠綾、方少飛再也没有半絲半毫疑慮。

恭親王道：「皇子迄未命名，請皇兄賜名。」

朱見琛沉吟一下，道：「賜名祐堂（木旁，以下同）。」

恭親王進一步要求道：「朝廷不可一日無儲君，祐堂又是皇兄僅存的一位皇子，請皇兄冊封祐堂爲東宮太子。」

朱見琛早有打算，道：「祐堂現在就是東宮太子。」

東宮太子，就是未來的皇上，紀貴妃喜上加喜，眼中熱淚盈眶的道：「祐堂，還不快謝謝父皇隆恩。」

方少飛倒不在乎這些，鄭重謝恩後道：「兒臣有個不情之請，請父皇成全。」

朱見琛笑容可掬的說道：「祐堂，有什麽事，你儘管直說就是，不必有任何顧忌。」

方少飛字斟句酌的道：「兒臣在想，爲了方便行事，更爲了父皇及朝廷的安危，此事暫不宜對外宣佈，兒臣亦仍以方少飛自稱，免被萬貞兒父女得知後狗急跳牆，遽生譁變。」

布笠人隨聲附和道：「陛下，萬德山父女結黨營私，經營有年，已結成一股不可輕忽的惡勢力，皇上父子團聚，殿下册封太子的事一旦洩漏，萬貞兒確有採取斷然擧措的可能。」

朱見琛遲疑一下，道：「好吧，就照祐堂的意思，暫且密而不宣。」

方少飛說道：「我義父方正，對兒臣恩重如山，林大人同樣忠君報國，不畏險阻，不幸羅織入罪，身繫囹圄，請父皇作主。」

朱見琛聞言先是一聲長歎，面有歉色，目光從方夫人、林夫人臉上一一掃過，緩緩說道：「朕一時不察，被萬貞兒巧言所惑，以致誤國誤人，甚覺愧疚，方、林兩位大人忠心義胆，敢言直諫，乃國之棟樑，朕亦知之甚稔，但爲防節外生枝，目前仍以暫羈刑部大牢爲宜，朕當密令刑部，妥爲護衛，不會讓他們再受到半點委屈的。」

恭親王朱見瑾道：「皇兄所言極是，事到如今，此擧不失爲權宜之計，倘若將方正、林田甫貿然無罪開釋，一定會激怒萬德山，滋生事端。」

方少飛憤憤不平的道：「萬貞兒父女一手遮天，爲所欲爲，不知道陷害了多少忠臣義士，造成了多少寃獄枉魂，難道天下蒼生就活該倒霉，就該無限期的忍受煎熬與苦難？」

言來慷慨激昂，義憤塡膺，言外之意無疑在指責皇上昏庸誤國，害人害己。

紀貴妃、方夫人等人齊皆大驚失色，生怕激怒皇上，紛紛起身，欲爲太子緩頰，不料，朱見琛却笑臉相迎，坦然接受，一點也没有生氣的跡象。

須知朱見琛並不是一位昏君，只是生性略嫌軟弱，没有一定的主見，偏偏遇上一個貌美如花，能言善道，又工於心計，野心勃勃的萬貞兒，在她有計劃的蒙蔽左右下，遠君子而近小人，斷絕了與方正、林田甫等人的交通管道，李本不瞭解實際的狀況。

現在既已明白一切，頓覺昨非而今是，怎會爲太子的直言所惱。聞言鄭重其事的說道：「朕當然不能再坐視他們父女繼續爲非作歹，讓蒼生受苦受難，一定要伸正義，除奸邪。」

方少飛精神一振，道：「那就請父皇馬上頒下旨意，將萬德山、萬貞兒、王立、雷霆等幾個窮兇極惡的元兇主犯賜死，以平衆怒。」

朱見琛道：「雷霆等人惡性重大，罪在必死，但此非其時。」

方少飛一怔，道：「現在還不是時候，要等到那一天？」

恭親王道：「萬德山、萬貞兒狼子野心，歷經多年經營策劃，羽毛已豐，目前東西二廠，錦衣衛，乃至大內禁衛，悉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的目標，並不以現狀爲滿足，尙有進一步謀我大明江山的意圖，此刻若驟然將爾等賜死，抗不從命固乃意料中事，最怕情急生變，塗炭生靈，對皇上有所不利。」

方少飛道：「這個萬家棟亦曾透露，萬家確有圖謀我朱明江山的野心與計劃，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再任令他們再繼續發展壯大，而坐以待斃。」

恭親王道：「事實上，當皇兄得知事實眞象，你得到『九龍刀』的同時，就是全面反擊行動的開始。」

方少飛迫不及待的，問道：「如何進行？」

憲宗皇帝朱見琛道：「意朕以爲，原則上應將打擊面儘量縮小，將損害減至最少，以免禍連無辜，動搖朝廷根本。」

方少飛道：「這兒臣同意，眞正的罪魁禍首，僅僅是他們那一小撮人，餘皆追名逐利的小人，或亡命之徒，不足爲慮，父皇聖德，不欲妄加刀斧，固爲仁者所當爲，但樹不倒猢猻焉散，還是要付諸實際行動才行，必須要有具體的步驟與方法才好。」

恭親王望了布笠人一眼，道：「這事弓先生籌思已久，早有成竹在胸。」

不待方少飛開口，布笠人便自動說道：「皇上聖明，殿下妙喻，爲免大肆殺戮，動搖國本，老夫籌得一計在此。」

林玲焦急的說：「是什麽妙計？」

布笠人道：「姑且定名爲『樹身自腐之計』。」

「請弓先生說的詳細一點。」

「老夫在想，如果能夠在他們的核心內部點燃一把火，樹身一毀，猢猻自散，嚴懲禍首，輕辦從犯，正符合皇上仁心聖德。」

「弓先生，點火要有火種，也要有內應。」

「醉俠卜常醒、牌仙包布書、鐵掌遊龍吳元俊就是最好的內應。」

「火種呢？」

「血手魔君與快刀王立的不和正是一個火種。」

方少飛聞言大喜道：「誰來點火？」

布笠人說道：「張敏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方少飛說道：「此人唯利是圖，恐怕靠不住。」

「正因爲他唯利是圖，才易於掌握驅使。」

「我是担心他會將消息出賣，弄巧成拙。」

「請殿下勿須過慮，老夫會隨時在他左右監督。」

「那麽，弓先生，你究竟打算如何進行？」

布笠人說道：「此事必須因勢利導，見機而爲，急不得，一有眉目，自當隨時奉聞。」

恭親王喜形於色的道：「快刀王立與血手魔君雷霆，無疑是萬貞兒的左右手，只要拔掉一個，最好是兩個人都扳倒，就等於成功了一半，能夠兵不血刃，讓他們自腐自毀，實乃上上之策。」

方少飛道：「萬德山身居要津，乃當朝太師，萬貞兒更貴爲皇妃，沒有父皇聖命，誰也不敢輕易動他們，父皇可否頒一道密令，賜兒臣先斬後奏之權，以利便宜行事？」

朱見琛不假思索，馬上爽快的說道：「可以，從現在起，皇兒即擁有先斬後奏之權，不單是萬家父女，凡不守官箴，爲禍百姓的文武百官，皆可代朕處斷。」

這一點、非常重要，蓋方正、林田甫過去亦曾直言諍諫，歷陳萬家父女的諸多惡跡非是，奈何朱見琛惑於萬貞兒的花言巧語，却無動於衷，今聞皇上親口頒下聖命，總算塵埃落定，大家這才眞正的鬆了一口氣，大可放手去幹，不必再有任何忌憚。

皇上父子，紀貴妃母子得以團聚，實乃一大喜事，就像平常百姓家一樣，有說不完的離情，道不盡的別意，恭親王早已備下盛宴，就在王府內，大家圍坐一起，閑話家常，其樂融融。

席間，方少飛爲顧及義母與林夫人的安全，於徵得恭親王的同意後，決定讓兩位老人家就暫時留在恭親王府。

紀翠綾貴爲太子母，不敢也不應該再回「安樂堂」，恭親王府遂成爲她臨時安

身之所。

布笠人最是忙碌不過，並未參予晚宴，諸事一畢，便匆匆告辭而去。

他身份如謎，行踪亦如謎，沒有人知道他去了那裏。

却有人看到，快刀王立獨自一個人，大搖大擺的走進五福樓去，直接來到龍鳳廳。

近來，他是五福樓的常客；三天兩頭差不多每天都會來龍鳳廳喝悶酒，時間久了，根本用不到點菜；屁股還沒有坐熱，掌櫃的便親自將他喜歡的菜餚送上來。

掌櫃的掛着一臉的諂媚，道：「王大人，還是老樣吧？」

快刀王立頭也沒抬，冷冷道：「再加一副杯筷，四個菜。」

「王老有客？」

「嗯，張管事來的時候請他直接到龍鳳廳來。」

掌櫃的領首應是，躬身退下，恰巧在櫃枱邊遇上太監張敏，道：「張管事今天好口福。」

張敏的三角眼一瞪，沒好氣的道：「甚麽意思？」

掌櫃的道：「上午是孫少爺請客，晚上又是王大人——」

張敏打斷他的話，道：「你少說兩句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

掌櫃的馬屁拍不成，碰了一鼻子灰，訕訕然道：「是，王老在龍鳳廳候駕。」

張敏沒再言語，跨步走進龍鳳廳，待酒菜杯筷上齊後才說道：「王大人，是不是一個人喝悶酒喝膩了，想找小弟來陪陪酒？」

快刀王立斟了兩個滿杯，與張敏照了杯底，拿着筷子，却不去夾菜，輕敲着桌面，道：「是有一件事想跟張兄琢磨。」

張敏一邊斟酒，一邊說道：「小弟在洗耳恭聽。」

「剛不久，我得到一個消息，『九龍刀』重現江湖。」

「唔，張某亦有個耳聞，消息好像是從孫少爺口中傳聞的。」

「張兄可知道『九龍刀』落在何人之手？」

「據說是方少飛。」

「老夫正是爲此事找你。」

張敏道：「王大人可是想要搶奪『九龍刀』？」

「這是上策，不過，方小子已非昔日可比，成功的功算不大，我寧願用其他更簡便的方法。」

「乞道其詳？」

「可以買。」

「買？王大人準備出多少錢？」

「他要多少就給多少。」

「『九龍刀』乃無價之寶，們小弟看，王大人縱然傾其所有，方少飛也不見得肯賣。」

「可以租刀。」

「租？打算租多久？」

「快則一日，慢則三天。」

「恐怕行不通吧，三歲小孩也會怕中圈套，上惡當。」

「可以借。」

「借？這要有交情才行。」

「可以運用各種關係。」

「可惜大人身邊沒有一個跟方少飛有關係的人。」

「有！」

「誰？」

快刀王立沒有立即答話，再敬張敏一杯酒，吃了一口菜，瞇着雙眼，露出狐狸般地笑容，說道：「張兄就是最適當的人選。」

張敏駭然一驚，吃到嘴裏的菜差點給嚇出來，神色慌張的道：「王大人，這個玩笑可開不得，小弟與方少飛八百竿子也扯不上關係。」

「張兄，見眞人不說假話，目前方少飛曾夜闖大內，你就是領路的人，老夫親眼目睹。」

「這——這——」張敏傻眼了，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別緊張，如果王某告密，你早就沒命了。」

「謝王大人高抬貴手。」

「客氣，王某需借用大力。」

「實不相瞞，那只是一筆買買，由布笠人居間轉介。」

「你現在也可以再去找布笠人。」

「帶一個人混進紫禁城，事情單純易辦，『九龍刀』則非同小可，小弟恐力有未逮。」

「你沒有嘗試怎麽曉得辦不到？」

張敏被人抓住小辮子，不答應不行，答應吧又恐無法達成任務，急中生智，被他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好法子，說道：「王大人欲得九龍刀，想必是欲與雷霆再决一雌雄，張某好像聽血手魔君曾經說過，他情願不用『擎天劍』，與王大人再戰一場。」

王立連乾三杯，斷然說道：「不！不！不！」

「這是爲何？」

「老夫是敗在『擎天劍』下！一定要用『九龍刀』鬥垮雷老兒的『擎天劍』，才算扳回顏面。」

「萬一弄不到手怎麽辦？」

「你一定要盡力！」

「王大人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敢不盡力，奈何這刀在別人的手裏，作不了主。」

「張兄，請記住，可以買，可以租，可以借，甚至可以偷，不惜任何代價，不擇任何手段，只要能取得『九龍刀』就成了。」

「這小弟完全瞭解。」

「瞭解就好，老夫知道你神通廣大，無所不能，一定不負所托，方小兒一旦首肯，就請代我知會一下雷老兒，叫他選一個黃道吉日，準備應戰。」

武林中人個個視名如命，官場中的武林人猶有過之，快刀王立仍是恨不能馬上就與雷霆刀劍相對，身爲主人的他，反而趕着客人走，一頓晚餐就此草草收場。

張敏走了，快刀王立走了，五福樓却及時又來了兩位貴客。

來人一個臉黑如炭，一個膚白勝雪，黑臉的老頭雙腿已斷，腋下撐着兩根鐵杖，整個身子被架空在鐵杖上，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黑煞龍飛，與白煞鐵虎兄弟。

這時正値晚膳時分，五福樓座無虛席，雙煞眼見龍鳳廳是空的，隨即一頭闖進去。

一名小二隨後跟進來，道：「兩位請外邊坐，這裏是專門招待貴賓的。」

白煞聞言大怒，駢指如劍，一張寸許厚的檀木桌面，立即被他戳了一個大洞，尚未收走的碗盤，震得砰砰亂跳，湯菜橫流。

鐵虎大馬金刀的道：「小雜種！你是說老子不够資格進龍鳳廳！」

小二嚇得了魂飛魄散的說道：「够！够！」

黑煞龍飛一鐵杖掃翻了滿桌的碗盤，一屁股坐下來，說道：「够就快將你們拿手的好菜好酒端上來，吃的好，老子重重有賞，吃的不好，當心砸爛五福樓的金招牌。」

小二連聲應是，連大氣也不敢吭一聲，擦淨桌子，掃好地，縮頭縮尾的溜了出去。

酒菜是由掌櫃的親自送來，致歉的話說了一籮筐，最後道：「小夥計有眼不識泰山，諸多冒犯，兩位爺大量海涵，這一頓飯算小老兒免費招待，請慢用。」

雙煞面目猙獰，令人望而無畏，掌櫃的也不敢久留，話一說完，便即告退。

二人久別重逢，今天一大早才在城郊不期而遇，白煞一面吃喝，一面說道：「大哥，今天一整天我們都在談過去的事，對於未來，不知大哥可有何打算？」

黑煞龍飛不假思索的說道：「首先自然是報仇，憋了二十年了，一定要殺個痛快。」

「這不難，那西仙白芙蓉聽說正在北京。」

「愚兄得到消息，北毒石天那個老小子，前一陣子曾與萬貞兒勾勾搭搭？」

「有這回事，目前好像又退燒了。」

「管它退不退燒，只要他人在北京，就不能輕輕放過他，萬貞兒胆敢袒護，就連她一起幹。」

「事實上萬貞兒本來就留不得，她也是學得『玄天眞經』上功夫中的一個。」

「二弟，還有誰？」

龍飛道：「布笠人、方少飛、血手魔君雷霆。」

「方少飛，布笠人走狗運，等於是撿宜，那萬貞兒和雷霆是如何學得？」

「據傳是乃師衡山老人所傳授。」

「這個老不死的生死下落如何？」

「小弟正在訪查中。」

「愚兄上午已經說過，方少飛與布笠人，在代表咱們兄弟換經的時候，動了手脚，以致你我所學皆不甚齊全，找到這兩個雜碎，不將他碎屍萬段，難消我心頭之恨。」

「大哥，幸而所有的經文我們俱已分別背熟，假以時日，不難貫通全經。」

「二弟之言不差，殺了西仙、北毒、南僧、東丐也一起解決後，咱們再覓地鑽研，屆時放眼武林，走馬江湖，將是我們兄弟獨霸的局面，再也沒有人敢出面一爭短長。」

言來意氣風發，煞有介事，似乎整個武林已在他掌握之中，接着是一陣哈哈大笑。

白煞鐵虎跟着也縱聲大笑起來，聲震屋宇，狂妄已極。

× × ×

天上無雲，有月，月明如洗。

地上無露，有霜，夜凉如水。

白家，白家第三進院子裏的樓上，是張亞男的香閨，香閨外面的陽台上，置一香案，擺着不少瓜菓餚饌，張亞男一身淡雅，滿面肅容，手裏捧着三支上好的沉香，正在祭拜天地，禱告上蒼。

只聽她喃喃自語道：「蒼天在上，小女子張亞男在下，敬備瓜菓時饈，祭拜諸神，切盼在地土地，過往神明，能念我一片眞誠，孝感動天，促我父張峻山速來與女兒相會，以慰孝思而圓天倫。」

小心翼翼的將香插好後又道：「人皆有父，惟我獨無，我思父念父二十年，已心力交瘁，了無生趣，假如此香燃盡，我父仍未現身，小女子亦不欲獨留人世，决心了此殘生。」

言畢，撲跪在地，正經八百的行了三拜九叩的跪拜大禮。

她好像不是在鬧着玩，返回屋裏，取出一條事先準備好的白色絲巾，搬了一個櫈子，將絲巾懸在樑上。

也不知她是從那裏學來的，對「上吊」還挺內行的，打了一個死結，將脖子套進去，試一下長短高度，認爲恰到好處時，才又回到原來的地方跪下。

張亞男昂首望天，一臉企翹，神情肅穆，態度虔誠，任何人見了都會爲她的孝思所感。

屋外風大，香火燃速甚快，這時已燃去一半。

月明如洗，夜涼如水，一切依舊，四下裏一片沉寂，並未因張亞男的孝心而出現奇蹟。

香火又燃去了一寸，僅僅還剩下四寸不到。

霍然，夜空中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亞男，亞男！」

張亞男游目四望，聞其聲，不見其人，道：「是少飛哥嗎？」

「是我！方少飛。」

「在那兒？」

「就在附近。」

「幹嘛？」

「知妳西山誓言必踐，特來相伴。」

「別過來，免得壞了我的事。」

「放心，我隱身暗中。」

沉默片刻，香火又燃去寸許，二人又開始第二回合的談話。

方少飛道：「亞男，妳眞的相信怪力亂神之說？」

「鬼才相信。」

「那又何必如此鄭重其事。」

「呆瓜，是做給我爹看的。」

「妳認爲布笠人就是張前輩？」

「我寧可信其是。」

「弓先生曾親口否認。」

「那是因爲對家母不滿。」

「妳覺得弓先生會來？」

「應該不會使我失望。」

方少飛道：「萬一判斷錯誤，他沒有

來怎麼辦？」

「只好重打鑼鼓，重結網。」

「我是担心妳會不會——」

「傻蛋，我怎麼會忍心撇下你一個人走。」

禁不住一陣甜情蜜意襲上心頭，雖然僅僅這麼一句話，却使方少飛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香火還剩下一寸多。

「少飛哥，你到周圍去看。可有甚麼動靜？」

「好，我這就去。」

不一時，方少飛的話傳過來了：「亞男，外面靜悄悄地只看到一隻貓。」

「沒有人嗎？」

「沒有。」

「唉？」

張亞男的點子多，在江湖上是有名的，連尋父也用點子，但眼見自己的心思要付之東流，却再也樂不起來，沉重的歎息一聲，沒再言語。

人也跟着換了一副悽悽慘慘戚戚的面孔，兩眼直勾勾的死盯着香火頭，一動不動。

香火頭終於燃盡了。

張亞男呼地站了起來，面色凝重，目注蒼天，喃喃自語道：「蒼天既然絕我張亞男，小女子只好以一死相報！」

雙掌合十，再施一禮後，便轉身入室，登上板櫈。

不僅此也，眞的將脖子套進去，將板櫈一脚踢開。

方少飛嚇一跳，以爲她臨時變卦，眞的要尋死，當即長身而出。

另一個人比他更快，從對面的樓頭上一瀉而下，凌空蹈虛，踏月而行，正是正宗的「一葦渡江」身法，方少飛的眼皮子僅只一眨，那人已進入香閨，將張亞男輕輕放下。

不是布笠人！

不是任何熟識的人！

是一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

來人身材魁梧，氣宇軒昂，劍眉星目，儀表堂堂，威武中別有一番書卷氣息，儒雅中自有一股懾人的豪情，看上去年齡約在五十上下。

張亞男呆呆地望着他，說道：「你是——你——」

來人慈祥的笑道：「妳要找的人。」

「你眞的是我爹？」

「這種事怎可隨便冒充。」

張亞男呆了，傻了，也樂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從頭上直看到脚下，從神態眼神中，從細微末節之處，在對方的身上，找到了她自己的影子，從而也肯定，眼前的這位長者，果然是自己生身的爹——八斗秀士張峻山。

「爹！」

二十年來朝思暮想，現在終於成爲事實，張亞男一頭投進父親的懷抱裏，千言萬語，一時間竟不知從何說起，僅僅叫了一聲爹便接不下去了。

在父親寬厚的膀臂裏溫暖了一會兒，張亞男激動的情緒始稍見平復，抬起頭來，看着父親，緩緩說道：「爹，你老人家大概就是弓先生吧？」

八斗秀士張峻山搖頭，沒有說話。

「那你們總該認識吧？」

「不認識。」

「奇怪，那你老人家怎會知道，做女兒的今夜與爹有約？」

「傻孩子，打從妳搬進此地後，爹每天夜裏都來看妳，妳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沒有一樣能瞞得過爲父的，包括妳剛才跟方公子的談話。」

「既然如此，爹自然也知道，女兒上吊是假！」

「丫頭，妳的鬼名堂最多，爲父的聞名已久。」

「不管是眞是假，爹還是出現了，總算沒有白費。」

「難得妳有這份孝心，爲父的怎忍見妳再這樣苦惱下去。」

「爹，從今以後，你老人家就別走了，讓我們一家團聚。」

「不！爲父的稍待就走。」

張亞男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爲是自己聽錯了，退後三步，大睜着眼，道：「爹說什麼？還要走？」

「是的，爹不能不走。」

「這是爲何？」

「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不提也吧。」

「爹是怕娘不答應？」

「爲父的自己也不打算留下來。」

「爹，你老人家可千萬不能聽信謠言，說娘如何如何，事實上娘是規規矩矩的人，只是由於爲人過於剛強，得失之心又重，難免遭人非議，惡意中傷。」

「這個爲父的相信。」

「那還有什麼問題？」

「主要是意見不合。」

「意見不合？」

「妳娘嗜名如命，好大喜功，爲父的偏偏生性澹泊，與人無爭，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張亞男忽然噗通！一聲，跪倒在父親的面前，淚流滿面的道：「爹，請看在你苦難女兒的份上，別再走，就留下來吧，別看娘叱咤風雲，不可一世，實則同樣是異常寂寞，爭強鬥勝，只不過是爲了排遣空虛，娘是個面惡心善的人，自從上一次毀了假面人的墓碑後，女兒看得出，她老人家一直在懊悔、自責！」

八斗秀士張峻山拉着女兒，眸中老淚盈眶的道：「亞男，不要逼爲父的，這是不可能的事，快起來。」

張亞男斷然說道：「爹不答應，做女兒的永遠不起來。」

張峻山歎息一聲，道：「傻丫頭，就算爹答應，妳娘不同意也是枉然。」

事情總算現出一線曙光，張亞男興沖沖的道：「爹答應就好辦，我現在就求娘去。」

爬起身來，掉頭就要下樓，那知，西仙白芙蓉已先一步到了樓梯口上，冷冰冰的道：「爲娘的在此，妳不必去了。」

張亞男一驚，道：「娘！」

白芙蓉根本連正眼都沒瞧她一下，面籠寒霜，聲音比冰雪還冷：「張峻山，你來幹什麼？」

張峻山木然無表情的道：「來看看孩子。」

（未完·廿）

天龍八步

·本文承自第38頁·

余如松打斷他的話，道：「金牌可以僞造。」

鬼面俠道：「不信可以去問皇上。」

石天成、余百忍同聲說道：「會的，此事一了，我們自會進宮見駕。」

鬼面俠聲如雷鳴道：「本俠看可不必了，皇上等下說不定就會駕臨太白樓。」

石孝冷哼一聲道：「鬼面俠，我看你是喝多了酒，發燒，滿口的胡言亂語！」

余如松也惡語相加道：「馬豆腐，是生是死，是福是禍，全在你一念之間，本將且不管你的身份眞假，願聽你最後一句話。」

豆腐大俠馬雲飛忽然發出一聲獅吼，道：「不錯，區區的這個欽差，不是正牌的，但比起你們這一羣披着人皮的狼來，還是高貴得多，我馬雲飛雖是一介武夫，也一定要與爾等周旋到底！」

言來慷慨激昂，義薄雲天，老丐仙深受感動，亦朗聲說道：「豆腐，難得你如此坦蕩磊落，就憑你這一句話，我老人家的這一條老命也願意賠上。」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紅玫瑰、趙婷婷、巧兒、還有小玉姑娘，乃至窮朋友們，皆齊聲嚮應，願共赴死生。

「好，想死你們就一塊鬼死吧！」

余如松、石孝的動作好快，喝聲未落，二人已一馬當先攻上來。

然而，鬼面俠、紅玫瑰的動作更快，身法奇詭，他們二人的脚才邁出半步，已攻到面前，「乾坤指」與「玫瑰釘」花開並蒂，雙雙奏功，余如松、石孝還沒有弄清是怎麼回事，胸前已各中一指一釘。

全場的人都嚇呆了，無人敢再輕舉妄動。依照慣例，鬼面俠緩緩的取下了他的鬼面具。這一次，他所面對的可不是一個人，而是石、余兩家所有的人，當他們看清楚鬼面俠的廬山眞面目時，嚇得心胆俱裂，雙腿發軟，上百個聲音齊聲跪地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

一片萬歲聲中——鬼面俠皇上傲然卓立，目睹數百名禁衛軍湧入廣場，將二家的人牢牢看住。

並沒有因爲是皇上，而改變了他一貫的作風，余如松、石孝各賞一指，在他們的臉上各戴上一張鬼面具。

但是，他自己並沒有再戴，朗聲說道：「余百忍、余如玉父女，石天成、石鳳仙父女，賜死，其餘的交刑部審理，情節輕微或被迫追隨者，一律開釋，因此案而牽連受害者，加倍撫卹。」

禁衛軍領旨辦事，皇上這才轉過身來，好一副俊逸挺拔，儀表偉岸的相貌。

老丐仙溫三爺、鐵胆羅刹白梅、豆腐大俠馬雲飛這一干人，本待大禮參駕，却被皇上阻止了，輕拍一下馬豆腐的肩膀，笑容可掬的道：「豆腐，朕曾說過，金牌乃家傳之物，你就是死心眼想不通，本來是正牌的欽差大人，却總以爲自己是個冒牌貨，不肯屈就。」

馬雲飛自我嘲弄般笑笑，道：「草民愚昧，起碼在皇上施出『天龍八步』時也該明白才是，但雲飛仍有一點甚爲不解，皇上爲何不儘早施展奇技，將那一干惡徒制伏？」

皇上笑道：「這有兩層原因，一是在案情尚未全部明朗，證據不足前不便打草驚蛇；二是因爲余家兄弟也練成了『天龍八步』身法，經常施用，必然僨事，出奇方可奏功。」

對趙婷婷皇上撫慰有加，對卓巧兒亦諸多嘉勉，對老丐仙及丐帮弟子更是讚不絕口；然後將眸光凝注在霹靂嬌娃白梅的臉上，笑容滿面的道：「梅姑娘，朕突然發現，妳像極了巳故的白皇后。」

紅玫瑰白梅欠身答道：「不敢瞞陛下，白皇后是臣妾大姐，臣妾此番以鐵胆羅刹紅玫瑰的身份投身江湖，就是爲了追查皇后的寃情。」

皇上聽得一怔，隨即拉住了白梅的柔荑玉手，鄭重其事的道：「皇后本來就是你們白家的，爲免虛懸太久，再起爭端，梅姑娘可願與我這個昏君共度晨昏？」

老丐仙溫三爺聞言大喜，鼓掌吆喝道：「鬼面俠配紅玫瑰，這是絕配，必將是流傳百世的一段武林佳話，老叫化子第一個舉雙手贊成。」

豆腐大俠馬雲飛亦猛敲邊鼓，道：「小弟也由衷支持，紅玫瑰技壓羣豪，一旦入主坤寧宮，看誰還敢再動皇后娘娘的歪腦筋。」

趙婷婷、巧兒姑娘、小玉姑娘，大家一陣鼓噪，直羞得白梅雙頰飛紅，粉頸低垂。

皇上一點架子也沒有，還是和以前一樣，談笑風生，轉對豆腐大俠馬雲飛道：「豆腐，你跟巧兒的事也該辦了吧？」

對男女間事，馬雲飛向來口沒遮攔，但臨到終身大事，却不由的臉紅脖子粗起來，口齒也變得笨了，訥訥的說道：「還早，還早。」

皇上不肯放鬆，繼續追問：「像巧兒這般柔順的姑娘，可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難不成你另有意中人？」

馬雲飛連忙分辯道：「沒有，對，沒有，草民是覺得，我們都還年輕；尤其巧兒正當父母新喪，不宜談嫁娶之事，雲飛復浪跡江湖，一事無成，雅不願巧妹爲我受半點委屈。」

皇上頻頻點頭說道：「嗯，你這話也不無道理，朕自有安排，從今以後，將會繼續借重大力，絕不叫你一事無成。」

禁衛軍辦事的效率奇佳，就這麼幾句話的工夫，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已將「銀刀、金劍、天龍步」蒐集齊全呈上。余百忍、石天成父女四人畏罪自戕，其餘人犯，輕者開釋，重者押解刑部待審。另外，瘦巴老頭王明，則因傷重不治身亡。

皇上滿意的笑笑，以鬼面俠慣用的語氣說道：「承諸位大力相助，出生入死，備極辛勞，本俠無以爲報，請隨我鬼面俠同往紫禁城一遊，聊表寸心，並略盡地主之誼。」

大家聽來格外親切，好不歡欣，門外輦轎早已備好，一個個滿懷歡笑，迎着朝陽，當即離開太白樓，向紫禁城行去。

—全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對聞天聲、史琬敘說遇上賈老二的經過，兩人聞說賈老二已脫險，十分高興，次日，丁鳳仙來到，訴說其父丁藥師被擄去之事，衆人猜想刧持丁藥師的那批人目的是在徐少華，徐少華立即和聞天聲等人商量，如何救出丁藥師，大家正在對此事毫無頭緒之際，田有祿來報，說是一位青衫人要來見徐少華，賈老二忙出去見那青衫人，從青衫人手中接過一信，看過之後，自作主張答應了青衫人信中所說的事，原來那信中，是要求徐少華用秋水寒換回丁藥師，賈老二心中已有了救人之計，所以擅自作主答應對方……

一柄假寶劍　救回丁藥師

賈老二笑着說道：「他們那會這樣傻法？」

徐少華道：「那該怎麼辦呢？」

賈老二裂咀一笑道：「小老兒自有道理。」

他並沒有說出道理來。徐少華忍不住道：「賈總管……」

賈老二道：「少莊主不用多問，到時自知。」

×　　×　　×

初更過後，聞天聲悄悄地離開雲龍山莊。

×　　×　　×

二更時分，賈老二聳着肩，大搖大擺的從書房經東園圓洞門進入後園，再循着石板路走近老章住的小屋，口中忽然「合罕」咳出聲來。

許多不大不小的人物，在走近比他身份較低的人之前，總喜歡先咳上一聲，那是告訴這人，來的是他，好讓別人先有個準備。賈老二是總管，他夜晚到處走走，正含有查巡的意思。

就在他這聲乾咳堪堪咳出，小屋陰暗處忽然人影一閃，看園的老章已經到了他的身邊，躬着身說道：「總管有什麼吩咐嗎？」

賈老二摸着咀上兩撇鼠鬚，心裏暗暗哼道：「好小子，一身輕功倒是不賴！」一面低沉的道：「到屋子裏去說。」

老章彎着腰道：「總管請。」

賈老二沒有作聲，舉步走入小屋。這是老章住的地方，當然並不寬敞，除了一張木床，只有一張小桌，和一把木椅。

老章巴結的用手在木椅上抹了一把，說道：「總管請坐。」

賈老二道：「你也坐下來。」

老章應着「是」，就在床沿上坐下，抬目說道：「總管……」

賈老二朝他咧咀笑了笑道：「你還是躺下來的好。」伸手一指朝他前胸點了過去。老章根本連眨眼的工夫都沒有，就應指往後躺下。

賈老二把他推到床上，再拉過棉被，蓋在他身上，然後舉步走去，隨手帶上了門。

現在他身形忽然一弓，一道人影淩空撲起，快若流星，朝東北首掠去，眨眼工夫，就已落到假山上，目光一掠，舉手輕輕拍了兩下。

他兩記掌聲堪堪拍起，就有兩條人影從園外飛起，越過圍牆，翩然落到假山上。那是兩個一身緊身黑衣，黑絹包頭的女子，見到賈老二立即躬身道：「侄女見過賈二叔。」

「好極，好極！」賈老二嘻的笑道：「原來妳們早就來了，快跟我來。」

兩個黑衣女子應了聲「是」。

賈老二已經轉身朝假山下縱去。兩人跟在他身後，掠落假山。

賈老二越過一片草坪，走上北端的九曲橋，來至水榭，推門而入，一直走進屏後。兩個黑衣女子也跟着他走入。

只見賈老二彎着腰，把左首一個壁櫥推開，再揭起一方地板，首先走了下來。原來水榭屏後的地面下，竟是一處地道入口。

兩個黑衣女子沒有作聲，跟着賈老二從石級走下。那是一條黑漆漆的甬道。賈老二從身邊摸出一個火筒，打着了回身遞給跟在身後的一個，就繼續往前走去。

不多一回，前面出現了一條岔道，賈老二領着兩人朝左彎去，走近一道木門，推門而入。

房中點着燈，正有兩個人坐在那裏。一個是男的，面目冷森，眉心有一道刀疤的漢子。另一個則是二十三四歲的女子，柳眉鳳目，甚是嬌俏。那男的看到賈老二，立即喜道：「賈總管來了，大哥有沒有來？」

原來他正是藍如鳳所喬裝，另一個女子，當然是柳飛絮了！

賈老二嘻的笑道：「少莊主沒來，這兩個是小老兒討來的救兵，也就是來接替你們二位的。」

柳飛絮道：「這二位姑娘來接替我們的？」

「一點不錯！」賈老二點着頭，笑道：「藍公子已經改扮了辛有恒，妳柳姑娘也得改扮另一個人，二位一經改扮，豈不是少了一個藍公子，和一個柳姑娘了嗎？所以小老兒特別去跟一位老朋友情商借了兩個小姑娘來頂妳們數的。」

說到這裏，接着道：「好了，時間不多，小珠、小玉，妳們兩個快坐下來，小老兒好給妳們易容。」

兩個黑衣女子依言坐下。賈老二從懷中取出一隻黑黝黝的扁木盒，打了開來，就開始給二人臉上易起容來。

他手法極為熟練，不消一回工夫，已給小玉易成了柳飛絮、接着又給另一個小珠臉上易容，很快變成了藍如鳳，兩人就站了起來。

柳飛絮和藍如鳳看到面前兩人，就像自己在照鏡子一般，簡直看不出一點破綻來。

柳飛絮道：「賈總管，你這手絕活，眞是維妙維肖，幾時教給我們可好？」

藍如鳳問道：「學易容難不難？」

「學這個並不太難，你們要學，小老兒一定教。」賈老二道：「不過目前第一件事，你們先得學改變聲音。」

藍如鳳喜道：「賈總管，你是不是馬上就教我們？」

「當然馬上就得教。」賈老二道：「你們不學會變音術，怎麼能開口說話？」

兩個黑衣女子道：「賈二叔，我們也要學。」

「好、好！」賈老二朝柳飛絮一指，說道：「柳姑娘，現在該妳了，快坐下來吧。」

柳飛絮依言坐下，賈老二又開始給她易容。

藍如鳳一直站在一旁觀看，只見柳姐姐漸漸變成了一個冬瓜臉漢子，不覺咦道：「你要柳姐姐扮的是老章？」

「沒錯！」賈老二道：「辛有恒和老章兩人的身份可並不低呢！」

藍如鳳問道：「賈總管，他們是甚麼來歷，你知不知道？」

賈老二微微搖頭道：「目前還沒有摸清楚，所以你們兩個說話要特別小心。」隨着又道：「好了。」

他很快的給柳飛絮易好容，闔起木盒，收入懷中，才把如何變音，如何摹倣他人聲音，給四人詳細解說了一遍，就站起身道：「變音術要勤加練習，慢慢的學，大概有三天時間，就差不多了，柳姑娘，她們兩個（兩個黑衣女子小珠、小玉）就要留在這裏，妳隨小老兒出去，咱們該走了！」

柳飛絮聞言站起，跟着賈老二走出。回入水榭，賈老二把地道入口回復原狀。

柳飛絮輕咦道：「原來這裏竟是地道入口。」

賈老二笑道：「妳就是從這裏被擄進來的。」

柳飛絮問道：「是老章？」

「不！」賈老二說道：「是辛有恒，他負責守地道的，所以藍公子仍要留在下面。」

兩人走出水榭，回到老章住的地方，進入屋內，賈老二一手掩上房門，從懷中取出一塊銅牌，交給柳飛絮，說道：「這是章通的銅牌！妳收好了。」

柳飛絮接過。賈老二叮囑道：「妳要換上一身衣服，小老兒教妳的變音術，必須勤加練習，好了，小老兒要走了。」

柳飛絮點頭道：「我知道。」

賈老二沒再說話，舉步走近床前，一把挾起老章屍體（他方才點了老章的死穴），開門走出，迅快走入梅林，把老章放下，低聲笑着道：「老小子，這地方不錯吧？」

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瓷瓶，打開瓶塞，用指甲挑了少許化血散，彈在老章屍體上，回身就走。

回到住處，只見田有祿垂手站在門口廊上，賈老二心中閃電一動，立即大搖大擺的走進院子，還沒走近。

田有祿已經迅快的從階上迎了下來，口中叫了聲：「總管。」

「唔！」賈老二頷首應聲道：「你來了？」

田有祿忙道：「屬下已經來了快半個

時辰了。」

賈老二心中暗道：「快半個時辰，那是二更時分。」一面問道：「有事嗎？」隨着話聲，推門走入。

田有祿跟在後面，巴結的道：「你老吩咐過，每晚二更，無論有沒有事，屬下都要來一趟，聽候差遣，屬下剛才看總管沒在，只好在廊上等候了。」

賈老二暗暗點了下頭，一面說道：「下午那小子送信來，他們綁了丁藥師，我怕有人進來踩盤，所以到處去走走。」

田有祿問道：「總管知道對方是甚麼路數嗎？」

賈老二道：「不大清楚。」

田有祿跨上一步，壓低聲音問道：「總管看要不要報上去？」

賈老二心中不禁一動，暗道：「原來這小子是負責通訊連絡的。」一面摸着兩撇鼠鬍，點頭道：「自然要報上去，這可不是一件小事。」

他把對方信上要少莊主用秋水寒去換丁藥師，約在明晚初更在九里山下之事，告訴了田有祿。

田有祿目光一抬，請示道：「總管可有安排？」

「這個……」賈老二沉吟了一下道：「丁藥師對咱們沒甚麼用處，我認爲等雙方交換人質之後，截住對方，秋水寒就可以落入咱們手中了。」

田有祿喜道：「總管此計大妙，屬下這就立即報上去。」

賈老二拍拍他肩膀，嘉許的道：「這是一件大功，你快去吧！」

田有祿受寵若驚，忙道：「屬下追隨總管，有功勞也是你老賜的。」說完，躬身，迅快的退了出去。

賈老二望着他身形，微微一笑，隨後跟了出去。

田有祿自然不會想到賈老二跟踪他，一脚來至住處，他是伺候書房的人，就住在書房後面，東園北首的一排小屋裏，進入屋內，就迅快的掩上了房門。

賈老二輕輕落到後窗，用小指點破一點窗紙，湊着眼睛往裏望去，只見田有祿伏在桌上，正在書寫剛才告訴他的經過，然後蓋上鈐記，把小紙條搓成小捲，塞入一個小竹筒中，回身從壁間取下用黑布圍着的一個四方形小鐵籠，伸入抓出一隻灰鴿，放到桌上，把小竹筒在牠脚上縛好，雙手捧着灰鴿，朝北首後窗走來。

賈老二知道他要開啓後窗放鴿子出來，自己已經看清楚了，就無須再留，飛身掠起，回房休息去了。

× × ×

徐州城東大街，此刻還是燈火輝煌，行人熙攘，十字路口，七開間門面的協大祥綢布莊，顧客雖然已經不多，但還沒有打烊。

這時候最忙的應該是帳房先生了，正在核算今天一天的帳目。

一個年約三十出頭，面貌白淨，一身天青緞長袍的年輕人，雙手正攏在袖管裏，就站在店堂前面，看着大路上的車馬行人。

就在此時，從店門外走進一個身穿藍袍紅臉老者。那年輕人一眼看到紅臉老者，不覺色然心喜，急忙迎了上去，恭敬的道：「二師叔，你老……」

紅臉老者不待他說下去，就攔着說：「承德，這裏不是談話之所，咱們到裏面再說。」

原來這紅臉老者正是僉夜從雲龍山莊趕來的聞天聲，穿天青緞長袍的年輕人，則是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的關門弟子何承德，協大祥綢布莊的少東。

何承德眼看二師叔行色匆匆，急忙應了聲「是」，抬手道：「你老請。」他領着聞天聲進入第二進一間小客室，正待行下禮去。

聞天聲一擺手道：「承德，不用多禮，你坐下來，咱們長話短說，老夫馬上要走。」

兩人落坐之後，何承德望着他道：「二師叔，你老難得到徐州來……」

聞天聲一擺手道：「老夫在雲龍山莊，馬上就要回去，有一件事，明天要你親自去跑一趟……」

一名伙計替兩人送上茶來，就回身退出。

何承德道：「二師叔有什麼吩咐，弟子自當遵辦。」

「那好。」聞天聲從大袖中取出一張名單，遞了過去，說道：「這上面是老夫七個弟子的姓名和住址，你明天去一趟馬陵山西村，找到這上面列的第一個人，他叫陸遂良，你把這張名單交給他，要他約齊其他六個師弟，一起到徐州來，暫時可在你這裏落脚，聽候後命。」

何承德接過名單，說道：「弟子遵命。」他望着聞天聲說道：「二師叔可是有什麼事嗎，弟子也可以聽候你老人家的差遣。」

聞天聲笑了笑，說道：「你這番好意，老夫心領了，你在徐州是一個有家有業的人。」

何承德沒待師叔說完，就搶着道：「二師叔，你老這是見外了，這爿店是由家兄經管的，弟子只是沒事時帮着家兄照料照料，弟子是本派弟子，二師叔有事，自然和弟子的事一樣，還有師父門下的幾位師兄，也都在徐州，你老如果要人手的話，只管吩咐好了。」

「很好。」聞天聲點着頭道：「目前人手不用太多，你先給老夫把信送去，等他們來了再說，如果有事的話，老夫自會通知你的。」

話聲一落，人已站了起來，說道：「承德，老夫要走了，這件事就交給你了，哦，還有一點，你務必記住，此事十分機密，你不可告訴任何一個人。」

何承德跟着站起，說道：「二師叔放心，弟子省得。只是二師叔到了店裏，連茶也沒喝一口！」

聞天聲含笑道：「老夫另有要事待辦，你和二師叔還客氣什麼？」

何承德立即把名單揣入懷裏，說道：「陸師兄他們來了，弟子要不要通知你老呢？」

「不用。」聞天聲道：「老夫自會派人來通知的。」

何承德應了聲「是」，聞天聲已經舉步往外行去，忽然脚下一停，回身叮囑道：「你不用送出來，這樣會引人注意，你也不可對人說老夫來過的事。」

何承德又應了聲「是」，果然不再送出來。

聞天聲出了協大祥，趕回雲龍山莊，還不到二更，就逕自回房休息。

× × ×

第二天，一天無事，直到晚餐之後，聞天聲、徐少華、史琬，丁鳳仙四人，都坐在書房裏。

丁鳳仙聽說爺爺有了消息，對方約了徐大哥今晚初更到九里山去，就一直吵着要跟徐大哥一起去。

史琬是個好事的人，也就嚷着：「大哥，今晚爲什麼我們都不能去？自從我們相識以來，那一件事，我們不是一起去的？什麼大場面，都見識過了，還怕對方什麼呢？」

聞天聲喝了口茶，笑道：「史姑娘，這是對方約定的，本來只要妳大哥一個人去就好，因爲今天送信來的人，只有賈總管見過面，所以由賈總管陪妳大哥同去，這又不是去和人家動手，人去多了也沒用，妳看，老夫不是也不去嗎？」

史琬道：「大哥眞的要拿秋水寒去換人？哼，他們刦持了丁藥師，還敢要大哥拿寶劍去換人？」

聞天聲笑道：「丁藥師對妳大哥有救命之恩，只要丁藥師平安回來，區區一柄秋水寒，又算得了什麼？」

他並不知道賈老二有何打算？因爲賈老二一直不肯透露口風，他相信賈老二必有計較，是以只好這樣說了。

史琬哼道：「這一定是賈老二的主意，哼，拿劍去換人，這有多窩囊？」

聞天聲笑了笑道：「這叫做小不忍，則亂大謀，丁藥師人在人家手裏，投鼠忌器，不和他們交換，又能怎樣？」

史琬氣道：「所以才窩囊咯！」

丁鳳仙垂淚道：「徐大哥，眞是謝謝你，你拿心愛的寶劍去救爺爺，這份高誼，我會一輩子都感激不盡。」

徐少華道：「妳快別這樣說，我這條命還是丁老人家救的呢！」

正說之間，賈老二聳着肩像大馬猴似的走了進來，嘻嘻的笑道：「少莊主，馬匹已經準備好了，咱們該動身了。」

史琬叫道：「賈老二，你眞的要大哥把秋水寒去送給人家，你這雲龍山莊的總管，怎麼當的？一點也沒有佈置？」

賈老二聳着肩道：「這能佈置嗎？咱們在明裏，人家在暗裏，咱們稍有動靜，人家就會知道，你佈置好了，人家會來自投羅網嗎？」一面朝徐少華使着眼色，催道：「少莊主，咱們走吧！」

徐少華點點頭，回身道：「師傅，弟子走了。」

聞天聲因他有賈老二同去，自可放心，頷首道：「你們快去吧！」

有聞天聲在書房裏坐鎭，史琬和丁鳳仙自是不敢偷偷的跟着去了。

徐少華，賈老二走出大門，兩名莊丁已牽着兩匹馬在階前伺候，兩人接過馬韁，跨上馬鞍，由賈老二領路，走在前面。

徐少華策馬跟在他後面，一回工夫，離莊院已有兩里來遙，忍不住問道：「賈總管，待回咱們要如何和他們交換呢？」

賈老二把韁繩放緩一些，和徐少華走成並轡，他從大褂裏取出一件東西，遞了過來，說道：「少莊主快把劍接過去。」

徐少華伸手接過，不禁爲之一呆，他接過來的竟是一柄和秋水寒一般無二的短劍，連綠鯊皮鞘的陳舊，斑點和劍柄上的精細雕刻，古銅綠銹都一模一樣，不覺抬目問道：「賈總管，秋水寒有兩柄嗎？」

「秋水寒神物利器，那會有兩柄？」賈老二聳着肩笑道：「這柄是小老兒託人仿製的，當時有許多人明爭暗奪，想把秋水寒弄到手，小老兒不得不防，才仿製了一柄，嗨，你別看它是仿製的，用的却是百練精鋼中的精鋼，再由名手鑄製，雖然不及眞的，却也不遜於江湖上的一般名劍，而且，也一樣削得斷普通刀劍。」說到這裏，又壓低聲音道：「如果江湖上人都知道秋水寒在你手裏，就會有許多麻煩事兒跟着來，不如趁今晚這塲過節把劍送出去，正好把許多麻煩轉到對方頭上去。」

徐少華問道：「秋水寒只不過能削鐵如泥而已，怎麼會有這許多人心生覬覦的呢？」

「嗨，你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賈老二道：「削鐵如泥，算得了什麼？秋水寒劍身雖然只有八寸長，但它是千年寒鐵鑄製的，使劍的人如能貫注眞氣，從劍上使出，是謂劍氣，可破任何一門的氣功……」他頓了頓又道：「譬如昔年陰教的『玄陰眞氣』就有一十二層，魔教的『天魔神功』，他們自吹有三十六層，練到最上一層，即爲眞仙，其實只有九層，這些功夫，就無人能破，只有秋水寒是它們的尅星，所以練邪魔外道功夫的人，自然要千方百計的奪取，只有把秋水寒據爲己有，才不至於受制於人。」

徐少華道：「這就難怪大家都要覬覦了。」

「少莊主記着！」賈老二道：「待回和對方見了面，你聽小老兒的就好。」

× × ×

九里山相傳是楚漢相爭時的古戰場。

這時快近初更，大半輪明月早已斜掛天空，南首山麓間，樹影婆娑，荒草迷離，雖然去古已遠，仍然令人有蕭肅之感！

尤其是在新春初頭的夜裏，天氣還沒轉暖，寒風如剪，依然和嚴冬沒有什麼分別。

一陣得得蹄聲，劃破黑夜的沉寂，從大路遠處，出現了兩匹健馬，正朝山前馳來。這兩匹馬上，正是前來赴約的徐少華，和總管賈老二。

現在他們已在山麓間的一棵大樹下停下馬來，賈老二彎腰屈背的從馬鞍上爬下，目光左右轉動，「哈」了一聲道：「這時候已經是初更了，一點沒錯，怎麼他們還沒來呢？小老兒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守時，不守時，就是不守信，人而無信，小老兒不知其可也。」

徐少華跟着下馬，笑道：「賈總管，你居然也掉起文來了！」

賈老二霎着一雙鼠目，嬉的笑道：「這是孔老二說的，聖人說的話，總是對的了，這傢伙約了咱們，自己却到這時候還沒來……」話聲未落，突聽數丈以外响起

一個低沉的聲音道：「賈總管不用責備在下，在下其實早就來了。」

隨着話聲，一個人影已從一片疏林中走了出來，這人正是下午送信來的青衫中年人，此時依然穿着一襲青衫，神態從容，舉步走來。

賈老二霎着一雙豆眼，說道：「只有朋友一個人來？」

青衫中年人微笑道：「咱們約好了以劍易人，又不是打羣架，何用多人？」

「說得也是！」賈老二聳聳肩道：「所以咱們也只來了兩個人，小老兒是陪同咱們少莊主來的。」

說到這裏，一抬手道：「這位就是咱們少莊主。」接着回頭朝徐少華道：「這位……嘻嘻，他就是下午送信來的那位朋友，小老兒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反正知不知道他是誰並不重要，約少莊主來的乃是他的主人……」

說到這裏，忽然咦了一聲道：「朋友，你們貴上怎麼不來？」

青衫中年人向徐少華抱抱拳道：「徐少莊主請了。」接着又朝賈老二答道：「敝上來不來也並不重要……」

「對，對！」賈老二沒待他說下去，搶着連說了兩個「對」字，嘻的笑道：「咱們只要把交易做成了就好。」

「對！在下正是這個意思。」青衫中年人點着頭問道：「徐少莊主把劍帶來了嗎？」

賈老二問道：「人呢？」

青衫中年人道：「你們把劍交給在下，咱們自會把人交出來。」

賈老二道：「少莊主答應貴上，以劍易人，劍自然帶來了，不過咱們要先看到人，才能把劍交給你，咱們交劍，你們放人，這叫做人劍兩訖。」

青衫中年人道：「徐少莊主最好讓在下先看看劍如何？」

徐少華朗笑一聲道：「徐某既然答應貴上，豈會食言？」說完，伸手從身邊取出一柄尺許長的短劍，抬目道：「劍就在徐某這裏。」他並未抽劍，只是連鞘朝青衫中年人揚了揚手。

青衫中年人目光如炬，看了徐少華手中秋水寒一眼，說道：「徐少莊主可否抽出來瞧瞧？」

「可以。」徐少華答應得很乾脆，話聲一落，立即右手抬處，鏘然有聲，抽出一柄一泓秋水般的短劍。

他早經賈老二暗中叮囑過，抽出短劍之後，就要默運「太清心法」，把眞氣貫注劍身，俾可使劍上增加逼人寒氣，因此他在短劍出鞘之際，就劍尖朝前一指，把眞氣從劍上逼出，沉聲道：「朋友看清楚了！」

青衫中年人看他劍尖一指，森寒逼人，自是不疑有假，點頭道：「好，徐少莊主可以把此劍交給在下了。」

賈老二道：「人呢？你看過劍了，咱們也要先看看人。」

青衫中年人道：「好！」右手朝後一抬，只見他身後不遠走出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紮脚棉袴，腰背微彎的老者，那不是丁藥師還有誰來？他似是被制住了穴道，身後還有兩個一身藍布勁裝的漢子押着走出來。

青衫中年人道：「徐少莊主只要把劍交給在下，咱們也立時釋放丁藥師，不知尊意如何？」

徐少華雙目精芒陡射，冷然道：「今晚是徐某答應以劍換人的，徐某一言九鼎，自無反悔之理，你可以把劍拿去，不過徐某請朋友轉告貴上，他擄人勒索，以不擇手段的行徑，用到雲龍山莊頭上，撇開今晚，徐某總有一天會向貴上討還這筆過節的，好了，你接住了。」

右手一抬，秋水寒脫手朝青衫中年人平飛過去。

他這番話說得磊落光明，氣度軒昂，自有一份懾人威儀，尤其短劍從他手中平穩飛出，不徐不疾，表現他內功造詣不同凡響！

青衫中年人看着徐少華，心中暗暗點頭，忖道：「看來這少年强過他老子甚多，不出數年，雲龍山莊當另有一番新氣象！」一面伸手接住短劍，左手一揮，他身後兩名勁裝漢子立即拍開了丁藥師穴道，喝道：「去吧！」青衫中年人疾快轉身，率同兩名勁裝漢子一齊往後掠去。

徐少華急忙朝丁藥師迎了上去，拱手道：「丁老人家，你沒事吧？」

丁藥師吁了口氣道：「徐少莊主，爲了老朽……」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突聽喝聲乍起，有人大笑一聲道：「朋友，把秋水寒留下再走！」

一下躍出四五條人影，攔住了青衫中年人三人的退路。

這一着早在賈老二意料之中，連口風也是他放的，當然並不驚奇。

徐少華却不禁一怔，他還以爲是賈老二安排的伏兵，但這又不對，這柄劍只是仿製品，賈老二明明說過：今晚把劍送出去，正好把許多痳煩轉到對方頭上去，那就不會暗中設伏了。

青衫中年人目覩了五個黑衣大漢一下攔住去路，他既敢代表他主人來和雲龍山莊辦交涉，自然不會是無能之輩，甚至連正眼都沒向他們瞧上一下，就仰首大笑一聲道：「徐少莊主，這大概是雲龍山莊的伏兵吧？」

他這聲大笑，才顯出他的內功修爲來，笑聲鏗鏘有力，絕非送信去的時候，只像個文弱師爺。

徐少華冷然道：「他們不是雲龍山莊的人。」

「眞是胡說八道。」賈老二搶着道：「咱們少莊主一言九鼎，豈會是這種人？再說小老兒忝爲雲龍山莊總管，要是咱們派人在這裏設下埋伏，小老兒怎會一點都不知道？」

一面朝徐少華聳着肩，笑道：「少莊主，這不關咱們的事，咱們不妨退後點，小老兒喜歡瞧熱鬧，咱們何不瞧瞧熱鬧再走？」

丁藥師悄聲問道：「徐少莊主，他們這些究竟是什麼人？」

徐少華道：「今晚是他們約在下以劍易人，在下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

賈老二噓道：「快別說話了，好戲快上場了呢！」

這時那攔住青衫中年人的五個黑衣漢子中，中間一個沉聲喝道：「朋友把秋水寒留下，這話總聽到了吧？難道還要咱們動手不成？」

青衫中年人大笑道：「徐少莊主說你們不是雲龍山莊的人，那麼你們是什麼人呢？」

「咱們是什麼人並不重要。」爲首黑衣人學着他的口氣，洪笑道：「你朋友是什麼人，不是也沒人知道嗎？」

青衫中年人冷冷的道：「你們幾個鼠輩，大概是想和在下動手了？」

爲首的黑衣人說道：「朋友若是不肯把秋水寒留下，咱們兄弟說不得只好動手了。」

青衫中年人仰首朗笑一聲道：「朋友既然這樣說了，在下只好……」他故意停了下來。

爲首黑衣人問道：「只好怎樣？」

「只好不交出來了。」青衫中年人神色從容，接着道：「因爲在下頗想看看朋友你們幾個鼠輩究竟有多少斤兩，敢在江湖道上如此囂張？」

其餘的四個黑衣人怒嘿一聲，正待出手。

爲首黑衣人右手一擺，制住他四個同伴出手，然後頷首說道：「雲龍山莊少莊主肯雙手把秋水寒奉上，可見朋友有點來頭……」

「慢點！」賈老二搶着喝了一聲，忽然走上兩步，尖着聲音說道：「朋友不能這樣說話，咱們少莊主是答應在先，所以他們依約放了人，不願食言，才把劍交給這位朋友的，這一場過節，並未了結，只是不願在今晚出手而已，朋友不用出言挑撥。」

他這話是暗示他們雙方，徐少華今晚是不會出手的；但這話也好像在暗示爲首黑衣人，你們只管從青衫中年人手中把劍奪去好了。

同樣一句話，却有兩種不同的意思，也只有賈老二這樣的老江湖才說得出來，但在不明就理的人，不但聽不出來，反而會覺得他喜歡多話，有些嚕唆！

爲首黑衣人大笑一聲道：「好，那麼兄弟就先向這位朋友討教幾招，咱們不妨就以這柄秋水寒作個賭注，不知朋友意下如何？」

青衫中年人神色倨傲，微哂道：「憑你們幾個，配和在下打賭嗎？」

爲首黑衣人目光烱烱，怒哼道：「如何不配？」

青衫中年人道：「口說無憑，你馬上可以知道了。」

爲首黑衣人聽得大怒，喝道：「朋友口氣很狂，那就讓你看看兄弟配不配好了！」話聲甫落，右手呼的一掌朝青衫中年人劈了過來。

青衫中年人不避不讓，右手抬處，同樣擊出一掌，這一掌就硬碰硬的接上了，但聽「啪」的一聲，雙掌交接，居然功力悉敵，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爲首黑衣人不由得心頭一凜，暗道：「這人究竟是何路數？」心念轉動，雙掌一緊，接連攻出四招。

青衫中年人面噙冷笑，雙手連封帶攻，封出爲首黑衣人的掌勢，忽地跨上一步，連攻五招，這五招迅辣至極，迫得爲首黑衣人連退了兩步。

爲首黑衣人似是已被激怒，口中大喝一聲，招勢亟變，雙手忽掌忽拳，忽抓忽指，使得快速凌厲，着着俱是進攻招式。

這下也看得徐少華暗暗一怔，他在數招之間，居然使出了少林、武當、峨嵋、形意諸家拳法中的招數，尤其他雙爪箕張，使出來的擒拿手，更是眼熟，好像在那裏見過，甚至連他使出來的這些大雜膾手法，自己腦筋裏也有些印象，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瞬息工夫，雙方形勢爲之一變，爲首黑衣人這一路快攻，立把青衫中年人逼退了數步，青衫中年人豈肯退讓，招式也隨着一變，雙爪如風，交替抓出。

他這一路爪法，直來直往，同樣使得快捷凌厲，記記取人要害，而且是五指直戳，尖銳無匹，帶起的指風，不但挾着輕微嘯聲，而且陰風逼人，練的似是「陰風掌」、「白骨爪」一類功夫！

爲首黑衣人忽然哈哈大笑道：「朋友藏頭縮尾，不肯說出姓名來，兄弟還以爲你是雲龍山莊的人，哈哈！原來竟是白骨門的朋友！」

徐少華聽他說出「白骨門」，心頭不覺暗暗「哦」了一聲，那白少游一再向自己尋仇，不是爲了秋水寒嗎？白骨門對秋水寒，好像志在必得！

青衫中年人被他一語道破，不覺冷冷哼了一聲道：「白骨門難道還會怕人家看出來歷來嗎？」

兩人口中互相叱喝，手上却絲毫沒有鬆懈，爲首黑衣人忽拳忽掌，雜以擒拿手法，變化多端，不可捉摸。

青衫中年人本來深藏不露，但如今已被對方喝破來歷，就放手施爲，雙爪如風，直來直往，使出他的看家本領「白骨爪」來！

這是一場極爲激烈的惡戰，雙方攻拒之間，無一不是迅辣兼具，足以致命的殺着！

那四個黑衣漢子眼看雙方情勢緊張，不覺悄悄抽出鋼刀，舉步圍了上去。

而青衫中年人身後兩名穿青色勁裝的漢子也立即鏘鏘兩聲，掣出長劍，迎了上去。

四個黑衣漢子仗着人多，口中發出一聲唿哨，兩人對付一個，揮刀朝青衣漢子攻去。兩個青衣漢子也毫不含糊，揮劍迎戰，刹那間，刀光劍影，一齊出手，分成三處廝殺起來。

兩個青衣漢子使的是「白骨劍法」，劍勢詭異，十分凌厲，以一敵二，依然毫無遜色，四個黑衣漢子刀法也十分厲害，他們似是久經訓練，以兩對一，佔便宜的地方就是聯手撲攻，相輔相成，幾乎就像一個人使雙刀一般，有攻有守，此退彼進，配合得恰到好處。

當然，這兩方面的人，青衫中年人這一邊，是來和雲龍山莊以人易劍的，派出來的人，自然絕非庸手。

五個黑衣人的目的是來奪劍的，當然也非高手不可。因此雙方人數雖然是以三對五，但因爲都非庸手，一時之間，很難

分得出勝負來。

徐少華回頭問道：「賈總管，那五個黑衣人，你看得出他們是什麼路數嗎？」

賈老二從懷中摸出紫玉扁瓶，喝了口酒，搔搔頭皮，嘻的笑道：「這幾個人使的刀法，是大雜膾，有少林、武當、峨嵋、六合、八卦各門派的招法，拼湊使用，却又使得純熟無比，小老兒看出他們的招式，却也說不出來他們的路數來！」

就在他們說話之時，只聽得蓬然一聲，爲首黑衣人和青衫中年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不，爲首黑衣人身形堪堪站穩，正待一退即上，陡覺一股無聲無息的潛力直逼過來，心頭不禁暗暗怒惱，趕忙運集內力，左手朝前推出，但總究慢了一着，左掌甫發，但覺全身一震，不由自主的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爲首黑衣人怒笑一聲，突然右手一抬，劃起一道刀光，向青衫中年人直欺而上，人還未近，刀光已經挾着一道寒風，攔腰劈到。

青衫中年人大笑道：「你終於亮出兵刃來了！」身形疾轉，左掌如刀斜削出去，右手五指箕張，隨着身形轉動之勢，朝爲首黑衣人右肩骨上抓落。

爲首黑衣人也是久經大敵，你一個旋身，閃到他身後，他也倏地轉過身來，帶轉鋼刀，正好削上你的手腕！

突聽到青衫中年人發出一聲朗笑，他手中已經多了一柄精芒閃爍的短劍，嗒的一聲，把爲首黑衣人的鋼刀齊中削斷！

同時他在笑聲中，左手揚處，金風破空，一排銀丸像流星般激射而出，粒粒勁急，快如閃電，緊接着響起幾聲驚叫怒哼和鋼刀落地之聲！

正在和兩個青衣漢子動手的四個黑衣漢子持刀右腕，全被銀丸擊中，鋼刀墮地，人也痛得左手緊握着右腕，紛紛往後躍退。

青衫中年人手持短劍，又是一聲大笑道：「朋友今晚已很難從在下手中奪走秋水寒了！」

那爲首黑衣人鋼刀被截，四個同伴也都負了傷，心頭憤怒已極，厲聲喝道：「山不轉路轉，白骨門總不會搬到天外去的。」右手擲去斷刀，揮了揮手，率着四名黑衣漢子疾快的飛掠而去。

青衫中年人朗聲道：「那很好，在下隨時候敎。」

他收起短劍，回過身朝徐少華抱抱拳道：「徐少莊主，咱們後會有期，恕在下要先走一步了。」說完，便率着兩個青衣漢子揚長而去。

賈老二朝徐少華聳肩一笑道：「少莊主，咱們也該回去了，史公子和丁姑娘只怕等得不耐煩了呢！」

他這聳肩一笑，表示他十分得意，仿製的秋水寒不但送出去了，而且還經青衫中年人當場使用，削斷了爲首黑衣人的鋼刀，那麼就算他回去之後，發現秋水寒是仿製品，也有口難言，江湖上會立時傳揚開去，秋水寒落到了白骨門的手裏，你說是假的，有誰相信？

他雖沒說出來，徐少華自然懂，一面朝丁藥師招招手道：「丁老人家，請！」

丁藥師問道：「小孫女也在雲龍山莊嗎？」

「在！在！」賈老二忙道：「要不是有馬陵先生坐鎮在書房裏，史公子和丁姑娘這兩位小姑奶奶早就跟來了。」

丁藥師不知道他口裏說的「史公子」、「兩位小姑奶奶」是什麼人，却也不便多問。

賈老二把自己乘來的牲口讓給了丁藥師，說道：「丁藥師，你老和少莊主快上馬了。」

丁藥師道：「賈總管……」

賈老二沒待他開口，就搖着手道：「你老只管上馬，小老兒從小跑慣了路，等你們回轉莊裏，小老兒也準可趕到，慢不了多少的。」

徐少華也道：「丁老人家不用客氣，請上馬吧！」

丁藥師還待謙讓，賈老二聳着肩，邁開大步就跑，邊跑邊回頭道：「小老兒先走了，丁藥師，現在你還和誰客氣呀！」

他拖着鞋跟，梯梯他他的還是跑得很快，轉眼之間，已經奔出十數丈遠。

丁藥師望着賈老二後影，說道：「這位賈總管，倒是性情中人，風趣得很！」

徐少華笑道：「他遊戲風塵，當敝莊總管，實在委屈了他。」

丁藥師是老江湖，就憑他這句「遊戲風塵」，便已聽出這位賈總管不是尋常人了。

兩人上馬之後，徐少華便把丁鳳仙找來雲龍山莊，以及青衫中年人持書求見，要自己以劍易人，詳細說了一遍。

丁藥師喟然歎道：「秋水寒神物利器，少莊主爲了老朽，竟然把寶劍拱手讓人，老朽眞是感到無地自容，唉，此劍落到歹人手中，若是助長爲惡，老朽更是罪孽深重了。」

徐少華忙道：「丁老人家快不可如此說法，你老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區區一柄秋水寒，又能算得了什麼，以後千萬不可再提了。」

「哈哈！」丁藥師大笑一聲道：「但這回是少莊主救了老朽一命了。」

說話之間，已經趕到雲龍山莊，只見賈老二像大馬猴似的守在大門口，迎着兩人，笑嘻嘻的道：「丁藥師，小老兒沒說錯吧，你們在路上聊個不停，小老兒沒人可聊，就快馬加鞭，馬不停蹄的趕路，嘻嘻，所以還是小老兒早到了一步！」

丁藥師終於證實了，這位賈總管果非常人，看他拖着鞋跟，梯梯他他的跑不快，實則他的一身輕功，着實驚人，輕功如此，旁的也就可想而知了。慌忙翻身下馬，拱手道：「賈總管這份輕功，老朽無限欽佩。」

「那裏、那裏？」賈老二謎着眼，得意的笑道：「小老兒從小跑山跑慣了，那算什麼輕功？」一面連連抬手道：「少莊主，聞三老爺還在書房裏呢，你快請丁藥師裏面坐。」

徐少華陪同丁藥師進入書房，賈老二早已搶先一步奔了進去，口中叫道：「丁姑娘，你看誰來了？」

丁鳳仙和史琬就是因有聞天聲坐鎮書房，兩位姑娘家心裏着急，就是不敢擅自

離開，這時忽然聽到賈老二的聲音，丁鳳仙和史琬急忙站了起來。

賈老二才笑嘻嘻的朝聞天聲拱拱手道：「聞三老爺，咱們回來了。」

這時徐少華也陪同丁藥師走了進來。

丁鳳仙一眼看到爺爺，急忙叫了聲：「爺爺……」一下掠到丁藥師身邊，挽住了爺爺的臂膀，問道：「你老人家沒事吧？」

丁藥師藹然笑道：「妳看爺爺不是好好的？」

史琬叫道：「賈總管，大哥眞的把劍給人家了？那是什麼人呢？」

聞天聲也站了起來，含笑道：「史姑娘，先讓丁藥師坐下來再說不遲。」

徐少華給師傅和丁藥師作了介紹。丁藥師連連拱手道：「老朽久聞馬陵先生大名，三個月前大駕光臨寒舍，老朽失迎之處，還望馬陵先生見諒。」

聞天聲含笑道：「小徒蒙藥師施救，兄弟還沒向你老哥致謝哩！」

雙方寒暄着相繼落坐，徐少華、史琬、丁鳳仙也跟着坐下，一名莊丁已奉上茶來。

史琬突然回過頭去，咦道：「賈總管呢？」

徐少華說道：「出去了，他也許有事去的。」

史琬披披咀道：「他有什麼事？大概懷裏的酒瓶空了，才溜出去裝酒去了。」

接着徐少華把此行經過，向師傅報告了一遍。

史琬搶着道：「這麼說，刦持丁老人家的是白骨門了，那五個黑衣人呢，又是什麼人呢？」

徐少華道：「不知道，我問過賈總管，他也看不出對方的來路。」

史琬哼道：「他除了喝酒，還會知道什麼？」

「唉！」聞天聲輕輕歎息一聲道：「這樣也好，秋水寒專破氣功，無堅不摧，江湖上人誰不覬覦？落到誰的手中，都會惹上麻煩，白骨門是武林中最難惹的一個門派，不惹他們也好。」

「嘻嘻！」賈老二從門口接口道：「怎麼不惹他們？少莊主說過了今晚，非找他們算帳不可。」隨着話聲，梯梯他他的走了進來。

聞天聲一怔，問道：「少華，你向他們挑戰了？」

「這也算不得是挑戰。」賈老二接口道：「當然也不能怪少莊主，是他們先惹上咱們雲龍山莊的，小老兒是雲龍山莊的總管，也覺得氣不過，何況是少莊主？咱們雲龍山莊若是好欺侮，以後還能在江湖上立足？」

聞天聲皺皺眉道：「咱們麻煩還不夠嗎？」

「一點也不麻煩。」賈老二笑嘻嘻的道：「雲龍山莊要在江湖上吐氣揚眉，就得多找幾件麻煩事兒做做，趕明兒個，咱們也丟擄幾個白骨門的人來，然後再由小老兒找上白骨門，捎封信去，要他們拿秋水寒來換人。」

史琬「啊」了一聲，喜得挑着眉毛，笑道：「賈總管，你這主意不錯，咱們就這麼辦！」

聞天聲忙道：「如今藍小兒弟和飛絮還沒下落，咱們總該先找到他們再說。」

這話是暗示賈老二，這件事還沒辦妥以前，不可再去招惹第二件事。

賈老二連忙點頭道：「是，是，聞三老爺子說得沒錯，咱們先把藍公子，柳姑娘找到了，再去找白骨門不遲，秋水寒就暫時存在白骨門好了，反正也不怕他們逃走。」

存在白骨門，就是說隨時隨地都可以去取回來的了，這口氣就大得出奇！

聞天聲是淮揚派的名宿，但淮揚派只是一個地方的門派，不在九大門派之內，就是當今武林九大門派，也沒有一個人敢惹白骨門。

白骨門掌門人白靈君，年逾九旬，功參造化，是當今三大奇人之一，早已不問塵事。他三個兒子元規，元輝，元浩，也都已六十以上，門下弟子，數以百計，武林中人，只要聽到白骨門三個字，莫不退避三舍，避道而行，所以聞天聲不願讓徐少華去招惹他們。

× × ×

第三天中午，聞天聲剛剛回到房中，準備休息。房門啓處，只見賈老二悄悄閃入，含笑道：「小老兒有事來向馬陵先生報告。」

聞天聲道：「賈總管請坐。」

「不用坐，小老兒說完就走。」賈老二接着悄聲說道：「剛才小老兒去了一趟城裏，何承德告訴小老兒，你老門下有六位高徒從馬陵山趕來，現在落脚在協大祥了。」

聞天聲喜道：「如此就好，賈總管要他們什麼時候來呢？」

「小老兒已和他們約好了。」賈老二壓低聲音道：「今晚初更，小老兒會去把他們接進來的，你老在初更過後，到水榭來和他們見面，只要告訴他們今後一切聽小老兒安排就好。」

聞天聲點着頭笑道：「這還用說，他們來了，自然全聽你老哥調度，就是連兄弟也全聽你老哥的了。」

「嘻嘻！聞三老爺這話小老兒可不敢當。」賈老二又道：「不過小老兒想知道一點，你老這六位令高徒中，武功，機智，不知那二位較佳？」

聞天聲笑道：「兄弟自己也只有這點能耐，如何敎得出好徒弟來？只有大弟子陸其琛爲人機智，三弟子汪友諒較爲穩重，其餘就只是普通庸碌之人。」

賈老二搔搔頭皮，說道：「馬陵先生，你老是淮揚派名宿，有一句話，小老兒不知該不該說？」

聞天聲道：「你老哥有什麼話，只管直說無妨。」

賈老二說道：「這六位令高徒，今後是要扮演的是對方的人，武功方面至少也要學上幾招對方的招式，才不至露出破綻來……」

聞天聲問道：「你老哥會對方的招式嗎？」

賈老二聳聳肩道：「前晚他們動手之際，小老兒看了一點，還記得，傳給他們，大概夠應付了。」（未完．廿六）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情用簫管機簧發射出來的小箭將舒自綉的腦袋射穿，救了唐晚詞險遭斷腿之危，同時文章亦把梁二昌的頭顱砸裂，震退余大民，猱身撲擊郝舜才，想抓住作爲人質，無情僅存的暗器小針，不能不向他射擊，小針並無淬毒，只能傷人，文章受傷倒地，郝舜才、余大民忙協助三劍僮對付龍涉虛，金鐘罩最忌不能透口氣，被衆人揑住呼吸系統，他手抓余大民頸骨致死，唐晚詞趕走英綠荷，回身用刀砍斷龍涉虛雙手，他早已窒息而死，與此同時，文章轉過來用被刺的小針刺傷銀劍，挾走銅劍作人質，無情跟踪來到貓耳鎭，在人叢中互相追逐……

垂死掙扎 仍逞餘勇

途人互相交談。「眞可憐，年紀輕輕，就是殘廢！」

「他這般急作什麼？你過去看看！」

「你看你看，這個人……」

無情以手撐地疾行，由於腿不能立，只及平常人的膝部，只不過「走」了一陣，就大汗淋漓，濕透重衫。

文章跟他相隔一條街，在對面迅行。

無情眼看再追下去，一定綴不着他，但也不敢呼求途人出手相助。

——有誰能助？

——不過讓文章多造殺戳而已！

無情又氣又急，旣累旣喘，忽然，三名衙差，一名地保，攔在他身前，不讓他越過去。其中一名疏鬚掩唇的捕役，顯然是個班頭，向他叱道：「你叫什麼名字？從那裏來？來幹什麼？」

無情一口氣喘不過來，只見遠處文章又要轉入另一條街道，再稍遲延就要失去影踪，只急道：「讓路！」

一名削臉官差怪笑道：「哎呀，這殘廢公子更可比咱們兇哩！」

另外一名年歲較長的公差却調解道：「小哥兒趕得忒急，敢情必有事兒，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無情眼看文章就要走脫，恚然道：「那兒走的是殺人兇徒，他正要加害一個無辜幼童！」

那留鬚衙役一怔問：「在那裏？」他見無情殘廢，心中倒不疑他作惡，聽他這一說，倒信了幾分。

無情用手隔街一指道：「就是他！他還挾着小孩子！」

三人引頸一看，人來人往，人頭洶湧，竟找不到目標，眼看文章就要轉入街道，忽然，有一個人，向他攔了一攔。

文章凝步一看，連鬢落腮密鬍接領的，穿着一身便服，青子官靴，白淨面皮，年約五旬上下，只聽那人喝問道：「你是誰？怎麼身上有血，挾着個小孩子幹什麼？這小童是你什麼人？」

文章一聽，便知道來人打的是官腔，決非尋常百姓，他更不想生事，只想避了開去。

他才一扭身，又給另外三名僕徒打扮的人攔手截住，其中一名幾乎要一巴掌摑過來，道：「我們賓老爺問你的話，你聾了不成？」

文章這才發現自己身上披的斗蓬，也滲出血來，而臂彎內挾着的鋼劍，也在疾行時露了出來，這一來，自知大概是瞞不過去了，登時惡向胆邊生，怒叱道：「滾開！」

他這一喝，那三名作威作福慣了的僕役也頓時走火，揮拳踢脚，要把文章打倒制住。

文章那邊一動手，那圍住無情的三名公差，全瞧見了，其中那名年紀最大的喊聲道：「那豈不是隣鎭的鄉紳，驛丞賓老爺？你們看那個人的確挾着一個小孩，正跟何小七、鄧老二、趙鐵勳他們打起來了呢！」

那留鬍子的衙差抽出鐵尺，向無情叱道：「你留在這兒，那人犯了什麼事，待會兒還要你到公堂指證，」轉首向兩名同伴道：「咱們過去拿人！」

兩人吆喝了一聲「是」，一齊横過街心，趕了過去。

× × ×

原來那名看出文章大有可疑的人，正是那位南燕鎭主事賓東成。賓東成曾接待過劉獨峯和戚少商，而郝舜才被拒於門外，關於這一點，賓東成認爲是平生快意，不意又聽聞郝舜才竟迎待了「四大名捕」中的無情，無形中好像扯低了他的榮耀，心中很有點不快，這天帶着三、四名管事、僕從，往貓耳鎭的市集逛逛，合當遇事，竟遇着了挾持幼童，鬧市逃竄的文章！

至於那三名衙差，恰好在市肆巡行，聽到前面騷動，走出來看個究竟，恰遇上無情，本要審問，却發現賓東成那兒已跟人動起手來，賓東成是這一帶的地方官，這幾個官差，連忙過去護駕，暫不細察無情。

那三名捕役橫搶過街心，奔撲向街角，文章已陡地丢下銅劍，右手一拳，擊倒了一名僕役，咬牙反手拔出了左肩上的七首！

文章刀一在手，雖然受傷頗爲不輕，但那兩名僕役又焉可攔侍住他？三五招間，兩名僕役身上都掛了彩。

以文章的武功，要殺死眼前四人，易如反掌，但他旣知來人很可能是官面上的人物，若在此鬧市公然殺人，日後不易洗脫罪名，只怕要斷送前程，所以總算不敢猛下殺手，只想嚇退這幾人。

文章拟刀動手，路上行人皆譁然走避，一時局面十分混亂。

賓東成見此人形同瘋虎，武功非常，見勢不妙，便要喝令手下撤走再說，犯不着把性命賠在這裏，却正好在此時，那三名捕差又攏了上來，一時人手驟增，胆氣便豪，賓東成於是叱道：「來啊，先拿下這個凶徒！」

三名官差，揮鐵尺圍襲，文章因懼無情掩至，知道不能再拖，性命要緊，把心一横，搶身猛進，長袖一揮，捲飛二人，一刀把削臉公差削下半邊臉來，登時血流如注，掩臉摜倒，慘呼不絕。

這一下，可把幾名衙差、僕役及賓東成全皆震住，

文章獰笑道：「誰敢上來，我就一刀宰了他。」他此時滿臉血汚，兇狠暴戾，平日溫文威儀已全消失不見。

忽聽一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文章猙　的神情倏然變了。

他驟然俯身，要伏竄向倒在地上的銅劍。

他身形甫動，那人就說話了。

話並不特別，只說了一句聲道：「別動。」

文章本來要掠起的身子陡然頓住。

賓東成等望了過去，只見一個白衣青年，以單手拄地，全身汗濕重衣，髮散袂掀，但雙目有如銳電，冷若刀芒。

他盯住文章的咽喉。

文章就覺得自己的喉嚨正被兩把刀子抵着。刀鋒冷，比冰還冷。他感到頭部一陣僵硬。

「你最好不要動。」

文章不敢動。

他知道只要自己一動，眼前這個看來弱不禁風的無情，立即就會發出暗器。

他旣不能撲向銅劍僮，也不能掠身而去。

他開始後悔爲何要放棄手中的人質，去跟這幾個什麼小丑糾纏。

× × ×

無情全身都在輕微的抖動着。

而且呼息十分不調勻。

他知道自己快要崩潰了。

因爲，他功力未復，而且又實在太累了。

可是他不能倒。

他已嚇住文章，但却制他不住，因爲他已失去發暗器的能力。

所以他只有强撐下去。

——能撐到幾時？

× × ×

只聽一聲失聲低呼：「莫非你就是……」說話的人是賓東成：「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捕無情？」

無情要保留一口元氣，只點頭，儘量不多說話。

那班頭一聽，高興得跳了起來道：「有無情大爺在，你這凶徒還能飛到天上去？還不束手就擒？」說着就要過去擒拿文章。

文章臉上閃過一絲喜悅之色。

無情叱道：「你也不許動！」他知道那名班頭只要一走過去。文章就會借他爲盾，或扣到他來作人質。

班頭一怔，馬上停步。

無情用一種寒怖的語音說：「我的暗器是不會認人的。」

文章剩下的一隻眼睛，一直盯着無情的手，似在估計情勢。又似在觀察搖搖欲墮，臉色蒼白的無情，是否能一擊格殺自己？

兩人隔了半箭之地，對峙着。

兩人的中間，便是賓東成和兩個僕役，兩名捕役，另外還有一捕一僕，倒在地上。

街上的行人，早已走避一空。

文章正在估量着無情。

無情正在設法禁制文章。

一個是不敢冒然發動。

一個是不能發動。

不能發動的似乎暫時佔個上風，但能發動的一旦發動，在場無人能擋。

× × ×

「放我一馬，日後好相見。」

「你殺人太多，罪不可恕！」

「如果你殺了我，只會惹怒傅相爺還有蔡大人，決不會放過你。」

「你現在指出誰的名頭，也嚇不倒人了。」

「好，你只要讓我離開，我以後退隱林泉，既不從仕，也不重現江湖。」

「你既不出仕，也不出江湖，何不在牢裏償債還孽？」

「無情，你不要逼人太甚。」

無情說道：「我沒有迫你，是你迫我來逼你。」

文章道：「那你要我怎麼辦才對？你說！」

「束手就擒。」

文章又說道：「逼急了，你未必殺得了我！」

「你不妨試一試看看。」無情淡淡地道。

然後他就不準備說下去了。

——文章敢不敢眞的一試？

× × ×

無情忽然眼神一亮。

「文章，我給你一個機會。」

他居然轉過身去，把背部對着文章。

「你從後面攻襲我，我一樣能夠射殺你。」

文章手心出汗，全身顫震。

——這個年輕人，竟然會這般看不起他！

——這個殘廢者，居然沒把他瞧在眼裏！

他盯着無情的後頭，望望自己手上的匕首，已有決心一試……

可是却無信心。

——無情要是無必勝的把握，怎麼敢背對向他，這般狂妄自大？

如果他不能把握這個機會，就更加沒有機會了。

——要不要試？

——能不能試？

——試了是生還是死？

× × ×

文章一生人決定事情，都未遇到這樣子的徬徨過。

他最后決定了出手。

但却不是向無情出手。

他的目標仍是地上的銅劍。

——無情既敢背對向他，就定有制勝的把握！

——他不向無情下手，只要仍能抓住銅劍爲人質，至少可保不敗。

——萬一無情出手搶救，他也大可縮手，以逃走爲第一要策！

他大吼一聲，向無情撲去，半空一折，折射向銅劍，同時抓住本披在身上的斗蓬一旋，成了個最好的護身網！

只要他先掠出一步，他就聽不到那一句話。

聽不到那一句話，局面就不會起那麼大的變化。

「你是誰？快走開，這兒危險！」

這句話是賓東成說的。

賓東成望着文章的背後急叱的。

——也就是說，文章背後有人！

是誰？

× × ×

文章當然不相信。

——像這種在重要關頭誘人回頭分心的技倆，他在對敵時至少用過一百次！

不過在他還未掠出去之前，賓東成這一喝，還是使他略爲警惕了一下。

他立刻發現在賓東成一叱之際，無情臉上陡現關切之色。

——爲什麼他會變色？

——莫非是……

× × ×

文章頓生警覺，陡收去勢，就在這時，他已猛然察覺厲風撲背而至！

不是一道急風！

而是兩道銳風！

文章已來不及閃躲！

他已沒有退路！

他只有反擊！

這一刹間，他竟然還能夠連下兩道殺手！

一道反擊背後的人！

一道飛襲無情！

因爲他知道，他受狙的這一瞬間，無情必不會輕易放過，定必發出足以讓他致死的攻擊！

所以他要敗中求勝，否則寧可同歸於盡。

× × ×

這刹那間的情景，眞把賓東成和兩名衙差，兩名僕役驚住

一位全身艷麗奪目衣飾鮮紅的勁裝女子，披深紅滾黑絨邊披風，掣着雙刀，自文章背後悄悄掩了近去。

賓東成見是個艷美女子，生恐爲這凶徒所趁，忙高呼制止，就在這一呼之後，慘烈的激戰陡然開始。

鮮血飛濺，酷烈的戰鬥又陡然而止。

以文章平時的功力，唐晚詞提刀欺近，總是可以覺察得出來，但文章的心神，全集中在對付無情的身上，而且他已受了傷。

一個人若病了，反應自然也不那麼靈敏，同理，一個人受了傷也一樣。

他發現的時候已遲！

這刹那間他的鬥志完全被激發！

他受重創的左拳，在唐晚詞雙刀砍中他的同一時間擊中了她！

唐晚詞「嚶」的一聲，飛跌尋丈！

血光飛濺，文章胸腰之間陡現血泉！

刀光一閃，文章的刀奪手而出！

無情盡全力一挪身，刀已釘入他的左胸！

這瞬息間，三人皆重創！

× × ×

三人一齊重傷。

一齊蹲倒於地。

文章的傷最重。

——重得幾乎難以活命。

但他的神情，却是奮亢多於痛苦，懍悟多於難受。

他顫着手指，顫着聲音，指着無情吃力着道：「原來……你……眞的……不能……出手……哈……我幾乎……給你……騙了……」語音裏也不知是奮慨，還是痛悔，抑或是惋惜。

他倉猝遇襲時飛投的一刀，無情竟未能躲得開去。

——現在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無情非但無法威脅到別人的性命，就算別人威脅到他的性命，他也無保命之能！

文章終於可以肯定了這一點。

他雖然傷重得快要死了，但只要無情不能向他出手，他自信還可以逃生。

——而且還可以殺了無情！

所以他雖在喘息、忍痛、但仍在笑。

「無情，無情，」他接近吟哦似的道：「無情你終於還是死在我的手上。」

× × ×

無情冷笑。但他看見唐晚詞飛跌出去的時候，眼睛都紅了。

他捂着胸，血已開始滲透出來。

「你忘了，我還沒有死。」

文章吐着血，緩緩的掙了起來：「但你已不能動手。」

「不錯，」無情略揚一揚手中的簫：「我是不能動手，但我還有它。」

「我現在要是還相信你能發暗器，」文章已經勉強能站得起來。「我就不是人，是豬。」

無情緊握着那支簫。

——如果還剩下暗器，就算是一枚，局面就會不一樣。

文章緊緊的盯着他手上的簫。

——究竟簫裏還有沒有暗器？

文章雖然已斷定無情已發不出暗器，如果他能以簫發射暗器，在唐晚詞狙襲他的瞬間，無情便可以置他於死地。

所以無情的簫裏，照理也不可能會有暗器。

反而是他手上的笛子裏，暗藏一件厲害的暗器。

——上天入地、十九神針！

這一蓬針，據說是當年「權力帮」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所共同擁有的一種暗器，但還未到分發予各神魔施用之前，蕭秋水的「神州結義」及「朱大天王」的勢力，已摧毀了十九人魔。

這種「暗器」，也一直未曾出世。

文章當然不可能無緣無故帶一根笛子出來，笛裏有這最後一道殺手，最後一張保命靈符！

——可是「上天入地、十九神針」從來未正式施用過，誰也不知道威力如何，效果如何。甚至有人傳說，就是因爲「九天十地、十九神針」的製作尚未完善，所以李沈舟才遲遲不把這種絕門暗器發部屬使用。

李沈舟、柳王亡，權力幫倒，這套「九天十地、十九神針」也流傳了出去，但究竟有沒有傳說中「驚天地、泣鬼神、魔針出而人辟易」之威，連文章自己也不知道。

他連自己也不曾用過。

這是他兒子文雪岸在奇逢巧遇中奪得的暗器，送給老父作緊急之用，文章一向都是要別人的命，很少要自己拚命，所以從未用過。

——今天難免要用上了。

× × ×

無情看到他的神色，就覺得很絕望。

因爲他馬上感覺到，重傷浴血的文章，必定還有一着殺手鐧。

而且「殺手鐧」極可能就藏在他的鐵笛裏。

——既然自己簫中可藏暗器，文章笛裏又何嘗沒有「殺手鐧」？

要是在平時，文章的殺着必定巧妙掩藏，但他此刻已受了重傷，很多事就無法掩飾得天衣無縫。

所以無情一眼就看得出來。

可是，有些事，看得太清楚却容易太痛楚，太清醒往往不一定是件好事。

偏偏無情的觀察力強，一眼就看出來：文章仍有「殺手鐧」——這個「觀察」使無情接近崩潰、絕望。

——沒想到竟要死在文章的手上！

——而且還要累了二娘和銅劍送命！

他這樣想着的時候，看得出來文章正在設法用語言來引開她的注意力，而手指正按向鐵笛上的機簧。

他甚至可以瞧得出來，那鐵笛其中一個簧括，並不是笛孔，而是簧括。

他都看得出來，可是偏偏就是無法閃躲。

這樣子的送命，着實敎他死不甘心。

× × ×

死不甘心又怎樣？

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甘心死，但仍得死；世上有很多人不願意敗，但仍得敗。

因爲敗得不服氣，輸得不甘心，所以才有人怨命，推諉運氣：我不幸、才會落敗。

但是世上有多少人成功了之後，都不認爲自己因幸運致有所成就，而都說自己奮鬥得來的成果？

故此，難怪失敗的人，特別容易迷信，失意的人更相信是命。

× × ×

文章的中指已觸及鐵笛機括的按鈕。

但他沒有馬上按下去。

——救命的法寶，是拿來救命的。

——不到最後關頭，把救命活寶用盡，一旦到生死存亡之際，恐怕就要束手待斃。

他笛中的魔針，一按即發。

人却迅雷般掠往唐晚詞。

——唐二娘中了他一拳，決不致命，因爲他左手重創之下，殺傷人決不如前，她不久就能掙扎起來，他必須在她未緩得一口氣前殺了她！

——而且他掠向唐晚詞，無疑等於跟無情拉遠了距離，就算無情手上簫中有暗器，也更不易傷得着他！

文章無論做什麼事，都先求穩，再求功。

就算受了接近摧毀性的重創也不會例外！

可是他掠到一半，忽然頓住。

因爲一匹快馬已從長街急轉入街裏。

（未完・四十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鷹捉到重傷的空空見，經過審問，知道他就是「夜走千戶無影」的張東海，從他口中正說出賈大富的眞姓名是樊……就被人飛來暗器殺死滅口，沈鷹追出去，亦找不到兇手，一塲劇戰連主兇余重陽也走脫，荔枝院交由地方官兵看管封鎖。管一見和手下趕程來到，夏雷詳細將襄陽發生的一件命案和死者名叫樊旗向沈鷹滙報，沈鷹便和管一見商量，交換了意見之後，便再到荔枝院貴妃樓、賞花樓搜查，麒麟鎖是否仍在荔枝院內，余重陽可能還匿藏在城裏，故人手亦回駐兩樓之內。另方面到蘭香院追查，發現小蘭被殺，死前花常春到過……

麒麟鎖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打開鋼櫃　水落石出

沈鷹停在屏風附近，望着上面，雲飛烟知機，立即將屏風拉開，沈鷹一躍而起，雙掌齊出，上面承塵的木格釘得死死。他落下再上，雙掌運勁擊出，只聽「嘩啦啦」一陣聲响，木槅碎裂，跌落地上，沈鷹抬頭一望，只見承塵三寸之上便是天花，心頭狂跳起來。

雲飛烟也失聲道：「這兩間房子的高度，為何不一樣？」

沈鷹退後幾步，再跳起將那邊的承塵擊碎一角，灰塵碎木飛揚中，雲飛烟舉起火摺子一照，這邊的樓面竟然高出了好幾尺：「這是甚麼原因？」

沈鷹叫她退開，他連發幾掌，把承塵擊得支離破碎，這才看出玄妙。原來那兩間房中間那堵牆，上面有一個四四方方的大柱子，五尺見方。這大柱跟牆壁一樣髹了一層白堊。前面那邊與貴妃寢室之牆齊，後面這邊便突了出來，佔了丫頭這間房的一半。而靠窻那堵牆離頂五尺伸出兩根石樑，直抵那方大柱！

雲飛烟說道：「這種情況咱們全未遇過！」

沈鷹問道：「烟兒，你說這是甚麼東西？」

「它當然不是樑子或是柱子，只不知是甚麼東西！」

說着，管一見他們已自另一邊趕了過來，沈鷹接道：「如果老夫沒有猜錯的話，這是個石櫃！裏面必定藏了甚麼珍貴之物！」

管一見亦同意，他接過一座燭台，舉高看了一下，說道：「老夫在那邊仔細查過，沒有接縫，但這邊也沒有，是何道理呢？」

沈鷹走到柱子下面仔細觀察，也看不出甚麼，便道：「跟老夫上去看看！」他躍上石樑坐下，慢慢移動向前。

到了石樑與那石櫃接口附近，便發現了一道小縫，低聲道：「誰有匕首？」

小仙子道：「我有！」她將匕首拋與沈鷹，沈鷹又喚管一見跳上另一根石樑。「老管，你看看接口處，有沒有縫隙？」

管一見看了一下，道：「正有一道小縫！」他亦向手下討了一柄匕首，將尖端刺進縫裏，喝道：「起！」兩人一齊用力一挑，前面那層「牆壁」竟然向上掀起來，原來只是一塊木塊再髹上白堊，望之便如牆壁。

木塊一起，兩人便見到裏面放着一隻大鋼櫃，足足有四尺見方，看來異常堅固，沈鷹將火湊近，又見到櫃門上有一柄大銅鎖，鎖上鑄着一隻麒麟，他心頭立即狂跳起來，脫口道：「這便是點子。」

管一見探頭過去，只見鎖柄上和鎖扣上各有一道極淺之凹紋，看情況便是被人以利鋸鋸過，大概這鋼櫃和鎖所用的材料十分堅硬，因此鋸不動。

沈鷹道：「這裏面放的東西必然異常珍貴，鋼櫃落在余重陽手中，而開櫃的鑰匙，却落在趙嚴手中，這個秘密誰也不知道，更料不到趙嚴死後將鑰匙交給他的女兒……」

管一見道：「如今已可肯定，殺死趙香君的絕不是余重陽，那會是誰？」

沈鷹道：「可能是辛星，但江湖上却從未聽過此人之名，他到底是誰？」

管一見說道：「這些人都有一個特點，他們都有兩個名，說不定辛星這名字只是他們師兄弟之間才知道的，而他另有其名！」

沈鷹振衣跳下，道：「此人若知道鋼櫃在此，他必然會來……」

管一見截口道：「說不定他已經來到附近了。」

沈鷹道：「老夫有一計在此，我相信必然會來開鎖，但可能知道咱們在此，所以不敢貿貿然進來，假如咱們能使他們知道咱們不在此處，便能引他們入彀，待他們進來，咱們四面圍住，自然可以將之一網成擒，而一切也將水落石出！」

管一見想了一下，道：「有了，咱們立即派人去找陳知府，叫他大張旗鼓，請咱們去飲宴……」

沈鷹道：「就這樣決定！烟兒，你立即走一趟！」

×　　×　　×

當雲飛烟離開之後，蕭穆、顧思南和虞庭玉亦回來了。沈鷹和管一見聽了他們的報告，都大為驚訝，齊聲道：「甚麼？花常春居然會做這種生意？」

虞庭玉道：「相信小蘭不會騙咱們，她的丫頭亦不敢胡說！」

管一見道：「花常春一定知道許多秘密，可惜不知道他如今在何處，老沈，你有辦法找到他麼？」

沈鷹道：「若果老夫是他，便從此在江湖上消失！」

管一見道：「未必，也許他有把柄落在人家手中！不過這事且慢商量，咱們還是準備應付這個麒麟櫃吧！」他一頓又道：「燕三，老夫差你辦一件事，未知……」

燕三忙道：「頭兒儘管吩咐！」

管一見附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燕三立即趁黎明前的黑暗，悄悄離開。

×　　×　　×

第二天，一切如常，既沒有人來荔枝院，亦沒有新的綫索。但晚上管一見的手下和雲飛烟却到城裏了。雲飛烟與沈鷹等接上頭之後，大家便忙碌起來！

照安排陳知府的轎子應該在下午到達安陽，然後晚上包下一座酒樓，欵待沈鷹與管一見等人，可是中午住在客棧裏的顧思南却發現了花常春的踪跡！

花常春一個人在一間小酒家裏自斟自酌，他立即派周昭信去通知沈鷹！

×　　×　　×

沈鷹、管一見，司馬城，顧思南夫婦和夏雷，竟然帶了周昭信、陶松如臨大敵，匆匆趕去那小酒家。

當他們去到酒家時，花常春已經不在，沈鷹忙問掌櫃，那掌櫃道：「那客官付了賬，由左邊走去，他去那裏老朽可不清楚了！」

衆人出了酒家，立即向左奔去，沿途問人，竟然問到花常春的踪跡，原來他居然出了城。到城門，沈鷹將人分成兩組，又訂下聯絡之辦法，然後分開兩邊追趕。

沈鷹這一組向東急馳，這附近十分平坦，田埂一望無際，司馬城忽然叫道：「看，田埂有一個人，似是花常春！」

沈鷹道：「不錯，看身形有點像，快追，等下大家說話小心一點。」

田埂上那人發現身後有人追來，立即拔足而逃，沈鷹、司馬城、雲飛烟和周昭信不約而同，提氣急追！

當他們踏足田埂，那人已跳上平地，望一條小村落奔去，沈鷹急道：「他便是花常春，錯不了，快追！千萬不能讓他溜掉！」

沈鷹說這話時，雲飛烟反而跑在他前面，她外號「雲上飛」輕功出類拔萃，四

個起落，亦離開田野，向小村落飛進。

那村落只有三四十戶人家，房舍分兩旁而建　雲飛烟很快由村頭馳至村尾，村後是座小山崗，山崗全是黃土和石塊，因此只有疏疏落落的青草，且石頭又大多只有拳頭大小，最大的也不過是人頭般大，一眼望去，不見有人影，他猶豫了一下，結果還是向山上飛去！

此刻沈鷹等人亦至小村裏，他道：「你們分開找尋，老夫與烟兒一道。」

雲飛烟邊跑邊轉頭望四周，當她到山頂，便見到花常春正往下跑，已將至另一端山腳，她彎腰拾起兩塊石頭，叫道：「停步！」飛身而下。

前面那人怎肯停步？回一回頭，奔逃更急，但他這一回頭，雲飛烟便肯定他便是花常春，當下立即大聲叫起來：「頭兒，他果然是花常春！」

話音剛落，沈鷹亦已至山頂，聞言立即大聲通知司馬城等人，同時急衝下去！

雲飛烟見花常春不停，便將手中的石頭當作暗器拋出，花常春不是省油燈，聽到風聲，連忙向旁躍開，但雲飛烟第二塊石頭又至！

花常春一躍而起，那塊石頭自他胯下越過，但雲飛烟早已彎腰再拾起一塊石頭，脫手往他後背射去，這一次因爲花常春人在半空，一時間沒法閃避得開，正中後心！

花常春只覺後背一陣疼痛，一口氣幾乎提不起來，落地時，一個踉蹌，險險栽倒！

說時遲，那時快，雲飛烟已飛了過來，人未至，劍先至，劍尖直指花常春後腦，喝道：「看劍！」

花常春一個「鳳點頭」閃開，足尖抵地，身子半旋，長劍出匣，反刺雲飛烟的腰際！

雲飛烟怕他再逃！不敢閃避，急忙沉劍來擋，「噹」的一聲過後，花常春劍光暴張，繞住雲飛烟的頭頂！

雲飛烟暗吃一驚：「花常春果然名不虛傳。」當下稍退半步，小心翼翼在身前佈下一層劍網！

花常春正要她退，雲飛烟前脚剛退，他身子立即倒飛，漫天劍花倏地斂去，這一手功力更令人嘆爲觀止。

花常春一退丈五，脚尖剛落地，便立即轉身，尙未定下神來，眼前金光一閃，一片森森劍氣，令他打了個寒顫！

好個花常春及時蹲下身來，長劍一撩，暫時解了圍，但雲飛烟亦已趕至，前後將他夾住！

花常春目注沈鷹，道：「沈神捕今日之表現令花某大爲失望！」

沈鷹微微一笑。「閣下此話說得太早！你要束手就擒，還是作垂死掙扎？」

花常春冷哼一聲，道：「素聞沈神捕武功有過人之能，花某欲與你單打獨鬥，料你不會拒絕！」

沈鷹哈哈大笑道：「老夫絕對不做無把握的事，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抓你回去交差！」言畢提起劍來，指着花常春的胸膛，說道：「你再不動手，便沒有機會了！」

花常春望着他的金劍，失聲道：「你，你是……」

×　×　×

荔枝院裏只剩下四個人：蕭穆、端木盛、小仙子和柳白石，還有一個埋伏在暗處的燕三。蕭穆四人剛吃了點乾糧，便聞到一個鳥叫聲，四人立即互相打了個眼色，放下食物，向貴妃樓走去。

原來那鳥叫聲，是燕三所扮，燕三匿在賞花樓上，居高臨下，監視着一切，假如有外人到來，他便會學鳥叫聲，通知下面的人！

蕭穆四人慢慢向貴妃樓走去，心頭怦怦亂跳，因爲這個計劃竟能成功。他們沒有料錯，花常春的出現是一個誘敵之計，目的是要調開荔枝院的人，而他們且來個將計就計！

貴妃樓裏傳來一個輕微的響聲，蕭穆向後打了個手勢，首先躡手躡足跳進去，尙未站穩，已一陣罡風迎胸湧至，他雙掌一分，亦發出一股掌風，只聞「蓬」的一聲響，兩股罡風相觸，兩人也同時退後一步！

罡風流竄之下，刮得衣袂獵獵作響，蕭穆定睛一望，眼前那人赫然是余重陽！

余重陽似乎不欲拖延時間，一退即上，蕭穆向旁移開兩尺，回了一掌，道：「章鴻儒，你中計了！」

余重陽臉色一變，長笑道：「誰是章鴻儒，你認錯人了！」

「老夫沒有認錯！」

話音剛落，余重陽又發動攻勢，但蕭穆見招破招，余重陽佔不到一絲便宜，不由暗暗心驚：「人道昔日南北兩神捕如何了得，我尙有幾分存疑，料不到連他的手下也如此了得！」激鬥間，端木盛及柳白石已在他倆身旁竄過！

余重陽突然旁移，一掌拍向柳白石的後背！

這一掌他蘊力千鈞，柳白石避無可避，連忙回身刺出一劍，劍尖直指余重陽掌心的「勞宮穴」！

與此同時，蕭穆也一掌擊向余重陽的脅下！余重陽不敢大意，急忙向後跳開一步，柳白石立即收劍，跟着端木盛進內！

小仙子站在一旁，道：「沈叔叔，要不要晚輩帮手？」

蕭穆輕哼一聲：「你給老夫站在一旁！」他雙掌一震，踏出兩步，又向余重陽攻去！

余重陽功夫也十分了得，一招「如封似閉」，便將蕭穆那一招破去，道：「原來你是沈鷹！」

「不錯，這次老夫若非將計就計，你又怎會出現！」沈鷹道：「如今你跑不掉了！」

余重陽目光一亮，問道：「剛才那個是管一見？」

「算你聰明！」沈鷹攻勢不絕，每一招都欲取對方之命！

余重陽怒喝道：「你我無怨無仇，又何必苦苦相迫？你要多少錢，但憑開個價來！」

沈鷹哈哈笑道：「你以爲老夫是個唯利是圖的人？」

「憑你一人一定能勝得了老夫？」余重陽身法一變，行動變爲緩慢，但每一招

都蘊足了內力。

沈鷹一見他的身法出手，脫口道：「你果然就是章鴻儒！這是胖漢的招式！」

余重陽道：「算你目光銳利，你可知道我如今爲何這般瘦？」

「本來不知，如今已知道，你是爲了掩人耳目，其實賈大富便是樊江，那天張東海只說了一半，便被你以暗器射殺，目的就是爲了隱瞞身份！」

章鴻儒道：「我爲了掩人耳目，與樊江設計了多少事，還減掉了百多斤肉，用盡苦心，你還不放過我？」

「老夫想知道那隻鋼櫃裏藏了什麼東西，偷取趙香君的麒麟鎖匙的又是誰？」

「辛新星！他是章某的大師兄！」

沈鷹默默念了兩遍，道：「此名不曾聽過！」

「這有何奇怪？章某還有一個名叫孟德，你知道麼？章鴻儒是老夫的眞姓名，孟德是在師門中使用的，余重陽則是在荔枝院用的！你聽過勞飛雄的名沒有？」

「鐵掌勞飛雄？他十多年前不是被『獨眼飛豹』打落括蒼山懸崖死了麼？」

章鴻儒哈哈笑道：「勞飛雄便是辛新星！說勞飛雄死了亦無不可，因爲自那役之後，這三個字便從武林中抹去了！莫說你不知道，連老夫也被他瞞過！」

沈鷹續問：「那你是何時才知道他未死的？」

「前天晚上，他找上了我！以前他亦不知道我還未死，當然亦不知道余重陽便是孟德，也就是章鴻儒！」

「哼，你們師兄弟間也勾心鬥角，到底所爲何事？」

「哈哈，虧你號稱神捕也不知道！」章鴻儒嘴上說話，手上絕不稍慢。「當然是爲了鋼櫃裏的東西！」

「什麼東西？」

「老夫會在此時告訴你麼？」

沈鷹悶哼一聲，再問：「辛新星與花常春有何關係？」

「是有點關係，不過我亦不太清楚，你最好問他！」

「那老夫只好先收拾你了！」沈鷹不再問話，雙掌翻飛，加强攻勢。

章鴻儒的功力之深，大出沈鷹的意料，而且其招式甚怪，時有大違武學原理的情況出現，但怪招一出，往往便將沈鷹的攻勢阻止！

沈鷹精神一振，問道：「你們師父是誰？」

章鴻儒道：「待你死後，老夫自然會告訴你！」

沈鷹心頭大怒，猛地一聲長嘯，厲聲道：「且看今日，誰死於此處！」

話音剛落，裏面忽然傳來柳白石訊一聲悶哼，小仙子心頭掛着他，道一聲失陪，便飛身進內！

×　×　×

易容成端木盛的管一見，一冲入貴妃丫頭的寢室裏，便見到石樑上坐着一個人，那人正伸手去開鎖，管一見不由分說，脚尖一點，斜飛而起，鷹鍊出手，直擊那人的腦門！

鍊子雖是軟物，但鍊子尖端那個鷹咀，却十分鋒利，腦門讓其「啄」中，那有命在？那人不敢怠慢，左臂一展，掌緣切在鍊子上面，鷹咀立即落空！

可是他太小覷管一見了，只見他手腕一抖，鷹咀一落，鍊子已纏住其手臂，與此同時，他身子才開始墜下！

那人廣不及此，來不及坐穩，已讓管一見扯下，幸而他反應快，左臂及時一繞一沉，甩掉纏臂的鍊子，但右手的鑰匙，已「叮」的一聲跌落地上！

管一見鷹鍊一收又出，同時左掌五指箕張，望對方抓去，喝：「柳白石，還不快將鑰匙拾起來？」

柳白石標前一步，彎腰伸手向地上抓去，但那人反應亦快，稍退一步，飛起一腿，向柳白石脚窩踢去！同時低頭避過鷹鍊！

柳白石見他來勢洶洶，連忙躍開，那人一脚踩住鑰匙，寸步不離，管一見立即加緊攻勢，但那人見招破招，絲毫不讓管一見專美。管一見暗吃一驚，心想此人貌不驚人，怎地武功如斯高深，當下問道：「閣下到底是誰？」

那人冷笑一聲，道：「老夫告訴你，你亦不知道！」

柳白石忽然道：「你便是那個姓辛的嗎？」

那人大笑，說道：「想不到還是讓你查到，快告訴老夫，是誰將老夫的名告訴你的？」

柳白石心頭更加踏實，當下吸了一口氣，道：「是趙儼！」

那人冷哼一聲：「我早應該料到是他！不錯，老夫便是辛新星！」

「辛新星？對了，辛新同音，趙儼臨死前又說不清楚，所以我一直以爲你就叫做辛星！」柳白石又提高聲音問道：「我殺趙儼、賈大富和孟大鵬等人都是你僱我的？」

辛新星大笑：「你到現在方知道？老夫是你老闆，你還敢對我無禮！」

柳白石道：「柳某可不是白拿你的錢的，貨銀兩訖，大家再無瓜葛！」

「假如老夫要你殺死此人，你收多少錢？」

柳白石笑道：「你知道如今與你對敵的人是誰麼？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笑面神鷹』管一見管神捕！柳白石想殺他，除非嫌命長！」

辛新星一怔，脫口道：「管一見不是與沈鷹去追花常春了麼？」

管一見冷笑一聲：「老夫若如此容易中計，還能在江湖上混幾十年？那是將計就計，你們今日出現，實在是好得很，好得很！」

辛新星惱羞成怒地道：「管一見又如何？也不過爾爾罷了，今日殺了你，可永絕後患！」他加緊攻勢，與管一見搶佔上風。

柳白石又問道：「我每次都做得乾淨俐落，爲何你還要殺我？」

「哼，你爲何殺死花雄？」

柳白石一愕，脫口問道：「花雄是誰？柳某幾時殺過他？」

「別惺惺作態了，便是那個交錢給你的人！那次他到黑松林付錢與你，便死在半路了，不是你殺的　還有誰？」

柳白石恍然大悟。「那不是我殺的，是余重陽的保鏢空空兒，也即是張東海殺死的！他想從花雄口中得悉你的身份！」心中想道：「原來花雄是花家莊的人，難怪張東海覺得有點面善！花常春與荔枝院既然有『生意』來往，他們之間見過面也不奇怪！」

辛新星目光殺機一閃，道：「你既然背信棄義，老夫自然亦容你不得！」

「如此說來，在蕪湖城客棧偷襲柳某，以及殺死趙香君的，都是你幹的了！」

「不錯，幸好老夫走得及時，讓我無意中見到那丫頭，認出她是趙儼的女兒，嘿嘿，麒麟鑰匙，果然在她身上！」

管一見接又問道：「趙嚴亦是你的師弟！」

「不錯，他是最遲入門的，剛進門兩三年，先師便仙逝了……」

「上面那口鋼櫃，到底藏些什麼奇珍異寶，值得你們師兄弟如此勾心角？」

辛新星嘿嘿笑了幾聲：「你可曾聽過『屠星』之名？」

管一見失聲道：「四十年前，被中原五大門派追殺於伏牛山下的那位『屠星』赫連不悔，便是你師父？」

「不錯！不過當時家師並沒有死！他自崖上跌下，只跌斷了兩條大腿筋，後來便收了咱們這幾個人爲徒，傳其衣缽！」

管一見恍然道：「赫連不悔是武林公慌，難怪你們不敢以化名頭示人！」

「管神捕果然聰明！」辛新星恨聲道：「可是老不死後來因下半身不能動彈，整天害怕咱們將來會對他不利，因此故意把武功弄得支離破碎才敎咱們，使咱們一直未能成爲頂尖兒高手，上面那口鋼櫃藏的便是他生平的武功著作！如今你明白了沒有？」

「這口鋼櫃是章鴻儒弄來的？」

「他死的時候，咱們都沒看到這口鋼櫃，也不知他收到那裏去，後來咱們便不斷找尋，却想不到讓孟德捷足先登，弄到這裏來，可惜他沒有麒麟鑰匙，得之如同廢物！但咱們事先亦沒有想到鑰匙會落在最不起眼的趙嚴手中！」

辛新星頓了一頓，繼續說道：「這些年來，經過老夫的潛心修煉，雖然彌補了許多武功上的缺憾，但始終未能達到化境，因此再度出來找尋此物！皇天不負有心人……」

管一見冷笑道：「說錯了，假如你早日找到章鴻儒，兩人衷誠合作，那就可以說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如今已嫌太遲！」

辛新星臉上殺機盎然。「老夫做夢也料不到孟德會狠起心腸，減掉百多斤肉，後來只道賈大富是他的化身，嘿嘿，算他倒霉，給柳白石殺死了。」

柳白石忙道：「是你僱我殺他的！」

「不管如何，將劍送進他喉管的，始終是你！」

管一見續問：「那你與花常春又有何關係？」

辛新星嘻嘻笑道：「何須有關係？老夫只知道他表面清高，背地裏迫良爲娼，便足可使他言聽計從，何況他武功又不如我！」

「他迫良爲娼？」

「他着花雄暗中在某個秘密巢穴，擄劫民女，或威迫利誘，把良家婦女帶到巢穴裏加入訓練，第一流的賣與荔枝院，其他的分別售與別家妓院！」

柳白石道：「花家莊財產不少，他何必做這種事？」

「你們都不知道他好賭如命，而且十賭九輸，沒有這筆收入，如何可以維持開銷？」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眞是知人口臉不知心，姓辛的，你得小心了！」

辛新星一愣，傲然道：「老夫早就小心了，只是你並沒有什麼本事令老夫更加小心！」

管一見含笑道：「剛才老夫要聽你說出原委，所以不施全力，如今大致上已經明白，再無顧忌，自然不同！」言畢右鍊右掌，輪番攻擊，辛新星果然開始覺得吃力，但他仍然屹立不動，拚命抵擋。

管一見心中忖道：「他踩住麒麟鎖不讓開，萬一讓他將鑰匙毀掉，上面這口鋼櫃始終是個禍害？」心念一動，便有了主意！

激鬥間，辛新星怪招頻出，管一見連擋三招，忍不住退了兩步，辛新星輕嘯一聲：「管一見也不過爾爾！」長臂又擊出一掌！

掌風呼呼，管一見避重就輕，閃開兩步，辛新星得勢不饒人，標前七尺，左臂一掄，手掌如刀，向管一見脖子劈去！

這一招不但勢快力猛，而且與一般中原武學招式大不相同，管一見微吃一驚，急忙再一退，翻起左臂來格！

辛新星右掌又向管一見胸膛印去，管一見右掌之鷹鍊只利遠攻，不利近攻，沒法抵擋，脚底一頓，向後倒竄，喝道：「柳白石，快！」

柳白石反應亦快，立即飛身過去，彎腰往地上之鑰匙抓去！

不料辛新星反應更快，管一見突然倒竄，他亦同時後退，向地上之鑰匙抓去！刹那間，柳白石亦至，辛新星想也不想，一掌擊向其脅下。

柳白石肩頭點地，向旁一滾，右手長劍往辛新星大腿刺去，左手仍抓向鑰匙！

好個辛新星左掌擊向地上，一股罡風將鑰匙捲飛三尺，同時躍起，避過長劍，望鑰匙落去！

柳白石來不及爬上來，急切間只好舉劍向上一撩！

辛新星一個觔斗翻下，不但避過長劍，而且更近地上之鑰匙，柳白石一滾而前，長劍貼地削去。

辛新星被他緊纏之下，然名火起三千丈，雙眼覷得眞切，右掌倏地張指抓落，恰好抓住劍脊，右脚一抬，踢在柳白石的手臂上！

只聞「卜」的一聲輕響，柳白石的右臂已經脫臼，他吃痛之下，急忙棄劍扭腰滾開，同時發出一聲悶響！辛新星毫不猶疑，拋下長劍，向地上的鑰匙抓去！

這件事寫來雖慢，但實際上都在一瞬間發生，疾如白駒過隙，管一見此刻方趕了過來。

× × ×

花常春話音剛落，沈鷹的金劍已經刺

到，他長劍一格，道：「你是蕭穆，哼！你的劍法，花某早已領敎過了，也不過爾爾！」

「你如今方知道我是蕭穆，已經太遲了！你施調虎離山之計，是作法自斃！」

雲飛烟的長劍亦自後刺至，道：「莫忘記還有我！」自從沈鷹退隱之後，他一干手下在山上日夕苦練，沈鷹因日子清閑，亦盡心點撥他們。

沈鷹亦知蕭穆等人遲早會再下山，重入江湖，不過他亦知道憑他們幾個的武功，尙不可在武林中稱雄，是故要他們練習合擊之術，以互補不足，因此，雲飛烟只使了三劍，花常春臉色便如同死灰，知道今日再也逃不脫！

而在此刻，周昭信和司馬城亦已趕到，分四邊，將花常春團團圍住，花常春又驚又怒：「花某到底犯了什麼法，你們來爲難我？」

雲飛烟冷笑一聲：「索以清高欺世的花常春，竟然迫良爲娼，只憑這點，今日咱們殺了你亦不冤枉！」

花常春臉色鐵青，結結巴巴地道：「你……你們含血噴人！」

「咱們有人證，不容你抵賴！」

花常春惱羞成怒，厲聲道：「花某賣與荔枝院的女子，她們全是自願的，此不過是生意耳，有甚麼了不得的！」

蕭穆金劍攻勢絕不稍慢，道：「不管如何，今日除非你自盡，否則便要你陪咱們回荔枝院一趟！」

「要花某自殺，乃痴人說夢話，有本事的便將花某殺了吧！」花常春突然改變打法，全然不顧生死，只攻不守。

這一來，蕭穆以及雲飛烟都有點投鼠忌器，花常春看出奧妙，攻得更急，刹那間，蕭穆和雲飛烟反而落在下風，司馬城在旁瞧見，忙向周昭信打了個眼色，示意他準備隨時加入戰圍。

花常春雖然驍勇，但蕭穆和雲飛烟亦守得穩，一時間不能得手，他眼角一瞥，見周昭信在旁邊，又知他武功較差，便決定向他下手，以便突圍。

激鬥間，只見他長劍向蕭穆一刺，引開蕭穆的視綫，再一個橫移，避開雲飛烟的長劍，手中劍忽然一轉，望周昭信的咽喉刺去！

幸好周昭信早有準備，及時翻腕振刀，將長劍擋開，可是花常春那一劍，蘊了强勁的內力，周昭信鋼刀幾乎握不穩，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

花常春身子暴射，長劍仍指向周昭信，這一劍，力道更猛，劍尖激得空氣嘶嘶作響，周昭信臉色大變，忙不迭跳開！

花常春見機不可失，立即竄前，可是眼前一花，司馬城已繞了過來，一拳急搗其胸膛！他家傳的「百步神拳」，馳名武林，雖然司馬城功力不逮，但此刻拚力擊出之氣勢仍令人不敢小覷。

花常春因爲驟然改變身法，一時之間來不及回劍抵擋，急切之間，只好向後一退。

說時遲，那時快，蕭穆的劍已經刺到，花常春慌不擇路，連忙又向旁一閃，雲飛烟的那一劍已架在他脖子上，道：「別動！」

花常春呆了一呆，蕭穆食指在他後腰一戳，「叮噹」一聲，花常春手中長劍已跌落地！

× × ×

辛新星右手剛抓住地上的鑰匙，管一見手掌一揚，鷹鍊已畢直飛出，鷹咀直取辛新星的眉心！

辛新星膝未直，向後一退只能退了幾尺，管一見人已至，左掌如山向辛新星胸膛印去！

辛新星腰剛直起，來不及再閃，右拳搗出，「啪」的一聲響，管一見的手掌擊在他拳頭上，喝道：「撤手！」辛新星五指不由自主張開，鑰匙再度落地！

管一見伸出一脚向地上的鑰匙踢去，辛新星亦同時踢腿，他踢的不是鑰匙，而是管一見的大腿！

管一見見他來勢洶洶，只好撤腿，辛新星的左拳已自旁橫擊過來，這一招同樣十分怪異，而且毫無先兆，迫得管一見退開，但他一退即進，雙方都不敢貿貿然又抓鑰匙！

這時候，小仙子才由外面飛進來，高聲問道：「柳大哥，你沒事吧！」

管一見道：「小丫頭，快把地上那柄鑰匙撿起來！」

小仙子慢慢走前，她關心柳白石的傷勢，仍問道：「柳大哥，你到底傷得重不重？」

辛新星見小仙子背向着自己，有機可乘，突然向管一見虛發了一掌，迫得管一見退開一步，他轉身飛身向小仙子後肩抓去！

柳白石大聲叫道：「快閃開！」他忍痛自地上躍起。

小仙子聞聲立即向左前方斜跳，但辛新星怎肯放過她？標前一步，化爪爲掌，仍然擊向小仙子後肩。

小仙子雖然古靈精怪，但她一直無機會轉身，不知就裏，無從施展詭計，喪胆亡魂間，脫口叫道：「柳大哥快救我！」

柳白石剛自地上躍起，見小仙子勢危，奮不顧身撲上去，左掌向辛新星右掌迎上去！

「蓬」的一聲響過後，柳白石內力大不如對方，身子被拋飛，後背撞及牆壁，張口噴出一口血箭，身子立即滑在地上，軟作一堆！

小仙子大叫一聲，向柳白石撲去！管一見手腕一抖，鷹鍊抖得畢直，擊向辛新星的後背，辛新星在他面前殺人，這口氣他實在嚥不下去，是故這一擊力蘊千鈞，呼呼作響，動人心魄！

辛新星斜飛七尺，半旋着身子，舉掌仍望小仙子擊去，小仙子夷然不懼，指着辛新星道：「老怪，你有本事的便打你姑奶奶一掌看看！」

管一見連忙搶前，道：「小心！」

辛新星怎麼會把小仙子看在眼內，那一掌仍然往小仙子擊去，只見小仙子手掌向上用力豎起，袖口裏突然噴出幾枝針來，這幾根牛毛細針剛噴出來，她的另一隻手臂亦揚了起來，同樣射出幾根牛毛細針來！

這下距離既近，又事先沒有預兆，是故饒得他辛新星老奸巨滑，亦閃避不開.

身子中了六根「閻王針」，小仙子立卽退後，抱起柳白石走到一旁去！

辛新星厲聲喝道：「臭丫頭，你針上淬的是甚麼毒？」他雙眼盡赤，雙掌齊擧，向小仙子飛去！

管一見怎能讓他繼續逞强？飛身過去，揮鍊將他截住！辛新星手臂一移，那兩掌改擊管一見！

管一見連忙拋下鍊子，同樣出掌迎上去，「蓬」的一聲過後，兩人同時向後退，餘風所及，頂上的承塵格格作响，搖搖欲墜。

管一見忙道：「快跑！」他退後兩步，拉着小仙子往外面掠去！

辛新星走了兩步，張口噴出一口黑血，上面一片承塵跌落，擊在他身上，只聽「咕咚」一聲，他已因毒氣攻心，一頭栽倒！

× × ×

小仙子剛向內竄去，燕三已到客棧將虞庭玉、皇甫雪、葛根生、風火輪、商衞、路遠、殷公正、黃柏志和馮曉年等人全找來，他們聽到貴妃樓裏打鬥聲，便向那邊跑去。

只見沈鷹和章鴻儒正在門口鬥得十分激烈，雖然他們知道管一見在裏面，但奈何門口被堵住，只好站在外面觀戰！

章鴻儒見他們來了援兵，三魂不見了六魄，忙用話扣住沈鷹：「大名鼎鼎的沈鷹，不會用車輪戰吧？」

沈鷹道：「你不必多言，老夫只與你單打獨鬥！」他在衆目睽睽之下，更急欲取勝！

章鴻儒一知端木盛乃管一見喬裝，便知道功敗垂成，早已豁出了生命，只望能險中求勝，殺出荔枝院，他日再作後圖，是以攻勢源源不絕，如長江之水，到了後來，十招中竟有七招是攻勢。

沈鷹抽出烟杆，攻勢大盛，很快便扳回劣勢，激戰間，只見章鴻儒一掌擊向沈鷹胸膛，沈鷹翻腕格開，烟杆反戳對方的「乳突穴」！

章鴻儒左手突然張開五指翻上，望烟杆抓去，沈鷹變招更急，烟杆一橫，反向其五指掃去，章鴻儒撤掌抬腿一踢！

沈鷹左掌倏地切下，正中章鴻儒的足踝，這一掌用力甚重，章鴻儒大腿一沉，幾乎站不穩，只見沈鷹烟杆落在其膝上，「篤」地一聲輕响，章鴻儒只覺右腿酸軟無力，「咕咚」一聲，跪倒地上。

沈鷹飛起一腿，將他踢得飛起，身子接着騰飛，正當章鴻儒手脚在半空亂舞之際，巳戳中了其麻穴，「蓬」章鴻儒跌落地上巳不能動彈。

沈鷹暗叫一聲僥倖，擧袖拭去額角的汗跡，收了烟杆，管一見與小仙子巳走了出來。

沈鷹忙問：「裏面情況如何？」

「辛新星巳中了小丫頭的毒針，料巳毒斃，待承塵落定，咱們再進去。」

小仙子哭道：「柳大哥，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沈鷹走過去，伸手搭住柳白石的脈搏上，半晌放手搖頭，却將右掌按在他他背後，一股內力透過「靈台穴」，輸進柳白石體內，半晌，柳白石忽然睜開雙眼，嘴唇一動，道：「小……仙子，你將我懷中的東西掏出來。」

小仙子見他精神有進，神情大喜，忙道：「你要什麼東西？」邊說巳邊將手伸進他懷中，掏出一疊紙來。

柳白石道：「這是我全部的積蓄，請兩位神捕替我拿去賑災。」

小仙子一怔，脫口道：「你瘋了麼？你以後不用吃飯？」

柳白石喘氣道：「小仙子，我知道你……你對我好，可惜，可惜……」

小仙子急問道：「可惜什麼？」柳白石只能喘氣，說不出話來，沈鷹一鬆手，他頭一垂，巳然斷氣，小仙子尖叫道：「柳大哥，你不能死！」她聲音凄厲，使人毛髮悚然，衆人本來都覺得有異，但兒她淚流滿披面，眞情畢露，心房也登時隨之一沉。

沈鷹向管一見打了一個眼色，接過柳白石的銀票，便走到裏面去，丫頭的寢室一片凌亂，辛新星倒在地上，身上蓋了好些木條木碎，沈鷹走前看一看他，滿臉烏黑，七孔流血，早已死了。

管一見則走到裏面，拾起鑰匙，躍上石樑，說道：「老沈，你也上來看看究竟吧。」

沈鷹亦走過去，同樣躍上石樑坐下，管一見伸手去開鎖。

鑰匙可以自鎖孔插進去，但開了好一陣，都開之不動，管一見道：「莫非這柄鑰匙是假的？」

沈鷹道：「不一定，也許時間久了，裏面有問題。」

說着外面傳來一陣人聲，有人道：「花常春被抓回來了！」

沈鷹忙叫道：「喂！小顧，你過來一下。」

顧思南立卽走進來，沈鷹躍下去，他跳上來，管一見知道他對機關消息和開鎖這方面，有特殊的天份，因此將鑰匙交給他。

顧思南只開了幾下，便聞「啪」的一聲响，鎖被打開了，他拿下鎖扣，把鋼櫃櫃門打開，只見裏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封信。

管一見將信取了出來，跳落地上，撕開封口，將信箋取出來，與沈鷹同閱。

「字諭新星等徒：爾等一早便想謀奪老夫之武功秘笈，對老夫一味敷衍，全無師徒之情，老夫只道偶然而已，是故收了一個又一個的徒弟，竟全是一丘之貉，所以老夫決定不將秘笈傳給你們，又故佈疑陣，使你們認定秘笈必藏在櫃裏，讓你們之間互相爭奪，相信能打開此櫃者，不死亦已身受重傷矣，如此方能體會一個人身子不便之苦衷！

「哈哈，能看到老夫之信者，必是武功高過同儕，城府亦深過同儕者，若非新星必是孟德？縱然老夫害不死你，但你也替老夫清理了門戶，老夫亦暗生感激，因此贈以良言，勸你由今日起必須放棄練武，否則功力越深，走火入魔之機會越大，赫連不悔留字。」

管一見與沈鷹看後，對望了一眼，都覺心底生寒，料不到赫連老魔臨死前，心腸仍然這般狠毒，連自己一手栽培的徒弟

亦不放過。

管一見嘆息道：「設若他們兩個未死，看了此信也會被氣死。」

沈鷹道：「老夫只封住章鴻儒之暈穴，他尚未斷氣！」

當下兩人走出大廳，却見虞庭玉在低聲飲泣，沈鷹望向章鴻儒，他腦袋早被人擊得粉碎。

虞庭玉嗚咽着道：「對不起神捕……他承認殺死外子，所以晚輩一時忍……不住……」

沈鷹說道：「他死不足惜，你不必難過。」

他見花常春蜷縮在地上便走了過去，解開他的暈穴，順手又封住他的麻穴。

花常春厲聲喝道：「你們什麼事都知道了，還等什麼，花某要是你們，早就下手了。」

「哼！老夫不明白，你如何要迫良爲娼。」

「花某若非如此，如何能維持一莊之開支？」

「如果你不賭錢，根本無問題，且要賺錢，任何生意都做得，又何須做這種喪盡天良的事，若你女兒被人迫落烟花，未知你有何感想。」

花常春臉色灰白，但仍嘴硬。「花某不想再說。」

「你來荔枝院尚負有使命，要替辛新星打探賈大富的底細？」管一見道：「爲了令嫒之前途，相信你不會不答！」

花常春咬牙道：「管一見你狠！」

「老夫萬萬不如閣下。」

花常春吸了一口氣，道：「是的，可惜咱們都捉錯用神，以爲賈大富便是章鴻儒！」

「你這一次來安陽，也是受命於辛新星？」

「不錯。」

沈鷹將管一見拉到一邊，低聲問道：「此人如何處理？」

管一見道：「先放他回去，叫他自己處置。」

沈鷹頷首，走到花常春身旁，道：「老夫可以暫時放你回去，不過你自己認爲如何處理，老夫一向執行行惡之人必須得到懲罰之原則。」

花常春臉上現出難以置信的神色，半晌才道：「花某回去，立即放了那些……良家婦女，然後替小女物色一佳婿，待這些事辦完之後，花某親自上黃山，任由你們處置！」

管一見道：「老夫亦不怕你食言，因爲只須我將你之臭史揚出去，你活着也還要比死難過。」言畢，俯身解開花常春之穴道。

花常春長身抱拳道：「今日大恩花某永誌，快則半年，慢則一年，必上黃山踐約。」說着匆匆離去。

沈鷹道：「好了，此案巳水落石出，咱們也該走了。」

雲飛烟說道：「頭兒，你聽不到鑼聲嗎？」

沈鷹恍然道：「老夫倒忘記了，你約了陳知府，不過他來得正好。」

雲飛烟又道：「你還忘了一件事。」

沈鷹訝然問道：「甚麼事？」

雲飛烟悄悄指一指虞庭玉之背，沈鷹恍然，說道：「還是烟兒細心，虞庭玉大仇巳報，至今仍留在此處，莫非另有含意！」再轉頭看看蕭穆，見他站在她身邊，神態甚爲侷促，心頭雪亮，當下輕嘆一聲喚道：「虞姑娘！」

虞庭玉聞聲，轉首問道：「神捕有何吩咐。」

「未知姑娘尚有家人否？」

虞庭玉輕輕搖頭，道：「晚輩自小便是孤兒……」

「老夫見你武功不錯，人又聰明能幹，而老夫山上欠人手，未知姑娘肯否屈就，到靈柱山？」

雲飛烟截口道：「虞姐姐與咱們相處和洽，她當然肯！」說着趨前拉着她的手，道：「虞姐姐，你還不快答應？」

虞庭玉粉臉倏地一紅，輕聲道：「多謝神捕收留之情，也多謝妹妹……」蕭穆暗中噓了一口氣，自從虞庭玉出現後，蕭穆便老是覺得心神不寧，只有在見到她時，心境才能平靜！

小仙子忽然哭着說道：「你們拿了錢，便忘記我和柳大哥了，你們都是些貪錢鬼！」

沈鷹道：「你一向古靈精怪，誰知道你心中打什麼主意？」

雲飛烟道：「愚姐替你找個好地方安葬他好不好？」

「不好！你們替我買些石灰，再找一副上好的棺木吧！雙鷹神捕不會吝嗇這一點錢吧？」

沈鷹道：「好，吃了晚飯再替你辦！」他一把拉着她的手臂，「跟咱們去赴宴吧！」小仙子忽然哇地一聲，撲進沈鷹懷中哭了起來。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你這丫頭哭什麼？」

小仙子抬頭指着管一見道：「我不跟你說話！剛才如果不是你大意，柳大哥便不用死！」

管一見冷哼一聲，他對她有幾分忌憚，不敢多說，以免被她纏住，當下首先奔回去。

× × ×

陳知府的宴會沒有白花，因爲沈鷹將柳白石的銀票交給他，由他出面賑災，這是一件功德，又百利而無一害，只樂得陳知府嘴巴笑不合攏，最後喝得酩酊大醉。

沈鷹等一干人亦放懷吃喝，席間不時爆起哄笑聲，只有小仙子一口飯也不願意吃。雲飛烟說道：「小妹子，你不吃東西怎行？」

小仙子嘟着嘴道：「你未聽過茶飯不思這四個字麼？」

雲飛烟一怔，衆人巳大笑起來，小仙子怒道：「難道你們都看不出我在失戀的麼？」

沈鷹含笑斥道：「小小年紀怎麼會失戀！」

小仙子認眞地道：「我巳經快十四歲了，絕對不是小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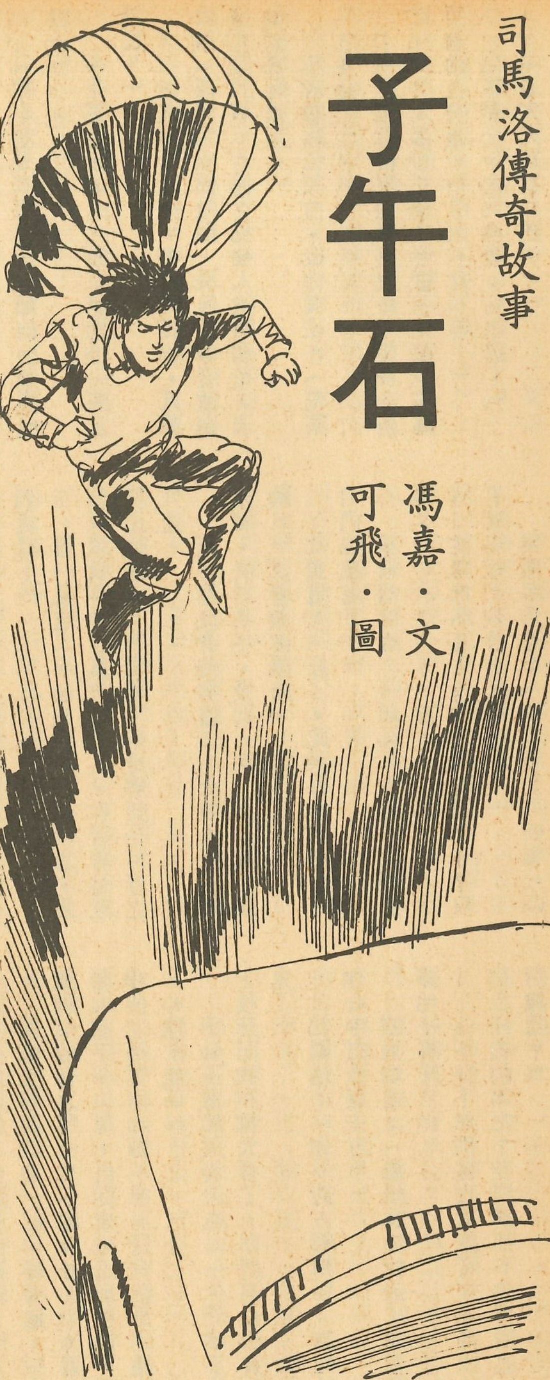
可惜衆人聽了，仍然難以接受，再度哄笑起來……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狂人計劃　盜取核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卜可夫派飛人到一幢三十層樓的大厦，鋸開玻璃墻，在史達恩中將的機密辦公室中拍攝和複印了一些需要的文件，雖然守衞長從電腦指示發覺，但因升降機受到破壞和類似催淚彈的濃烟影响，無法及時追緝竊匪，已被二個飛人得手飛回預定地點降落，卜可夫的計劃，又得到進一步的成功，另方面大厦擾擾攘攘了一天，還以為竊匪仍留在大厦中，這時司馬洛、林鈴、李敏來到，找史達恩中將道明來意，說明是卜可夫派飛人盜取機密文件的，希望協助解決，史達恩中將仍然擺出官架子，不肯說出機密文件的內容，不想他們插手參加……

「唔，好吧！」史達恩中將嚴肅地說：「讓我考慮一下！」他權威而嚴肅地在那裏踱來踱去。

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三個人都耐性地等待着。其實他們並不是在等史達恩中將考慮，原來他們的身上是有小型的無綫電傳音器的，他們與史達恩中將的對話，都通過無綫電而傳到莫先生的耳朵裏了。

莫先生雖然沒有上來，却是巳經來到了這座城市中，在此地的總部等着了。

莫先生聽到了他們談話的過程，而由莫先生與司馬洛的合作經驗豐富，自己亦是辦事經驗豐富的，他知道他此時應該做一些什麼事情。

莫先生就在總部裏打電話與史達恩中將的上級聯絡。就在司馬洛提到過的那位顧靈堅五星上將。

以莫先生的地位，他與這些大人物當然都是有聯絡的，他與他們講話很容易。

於是，當史達恩中將還在考慮着的時候，他的寫字間中的電話就響了起來，響的是那隻紅色的電話。

史達恩中將揮揮手，說道：「對不起，請你們避一避，我有一個重要的電話要講！」

司馬洛他們都避到外面去了。史達恩中將拿起電話，這個電話自然就是顧靈堅五星上將打來的。

這紅色的電話是直通的熱綫電話，打這電話來的人，就必然是顧靈堅上將。顧靈堅上將故意說：「你那邊有什麼新發展嗎？」

「呃——」史達恩中將說：「我是正在研究之中，這件事情，也許是關係很重大的，我這裏雖然沒有失去什麼文件，但是被打開的却是用以放置重要文件的抽屜，這其中包括放置XO計劃的抽屜，你知道的，我在想，那些人也許用不着偷走，他們只要拍攝了或在甚至映印了就行了，之後放回原處，我們就反而很難弄得清楚他們實在偷的是什麼！」

他把司馬洛所指出的那番理論也當作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了。

「為什麼竊賊捉不到呢？」顧靈堅上將問。

「他們飛走了。」史達恩中將說。

「我聯想起卜可夫那件事，」史達恩中將說：「因此我不免懷疑——」

「哦，你跟司馬洛先生他們討論過了，」顧靈堅上將說：「這很好，證明你跟他們相處得很好，我還怕你跟他們合作不來呢，你加緊與他們合作吧，他們要知道什麼，你就讓他們知道什麼，這是很重要的！」

史達恩中將不由得呆了一呆。

顧靈堅上將又說：「他們有什麼需要，而你不能供應的，你給我電話好了。」

「呃——我在想，」史達恩中將說：「我們一定要用他們嗎？我們自己沒有人嗎？」

「他就是我們的人，」顧靈堅上將說：「我們需要專家來調查這件事情，而他

們就是專家的專家！」

「這個——呃——」史達恩吶吶着說道。

「我跟他們的上司是好朋友，」顧靈堅上將說：「事實上我們有時在情報工作方面亦是要借重他們的，因此他們是最理想的人手。你還以為他們是外人？對了，我忘記了通知你，這是我的疏忽，他們是絕對可以信任的，你應該盡量利用他們的長處！」頓一頓，「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了。」史達恩中將說。

顧靈堅上將掛了電話，史達恩中將還是在那裏發呆着。原來他是奉命合作的，這就沒有辦法了。

而由於顧靈堅上將明白他的性格，用這個婉轉的方式來下命令，史達恩中將就不會覺得下不了台。

他放下電話，走出外面，看見司馬洛等與他的女秘書正在一起研究着那巳經破了的玻璃牆。

他乾咳了一聲，大家便又回轉來看着他。

「我考慮過了，」史達恩中將說：「卜可夫這個可能性太可怕了，而剛才我亦查問過了你們三位的資歷，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合作的。」

「多謝你。」司馬洛說。

史達恩中將回到他的寫字間裏，仍以主持人的身份在那張大皮椅上坐下來，說：「剛才，我們在研究的就是，那些竊賊要偷的是什麼。」

「不錯，」司馬洛說：「在這一點上，你有什麼可以提供的嗎？」

「這個———」史達恩中將說：「我就不明白了。」他從文件櫃中取出三份密碼文件來，「這裏就是我在這裏存着的最重要的三份文件，但是他們即使譯出來，也不用見得有用！」

「這三份文件是什麼內容呢？」司馬洛問道。

「這裏是本地的兵力在上一個月內經過調配之後的分佈情形，」史達恩中將說：「我是有份策劃的，而紀錄亦存在我這裏。」

「唔，」李敏說：「也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史達恩中將到底是一位高級的軍官，對於軍事上的知識，他是豐富得多的。

他搖搖頭：「知道了也是沒有用處的，而且，他們也不一定要來偷，從別些來源也可以查出來，只是比較複雜一些。而且，現在不是在戰時，這一區亦根本沒有戰爭的陰影，為什麼有人有興趣查出來？沒有人會要攻打我們。」

「這倒是眞的！」李敏說。

「而且，」史達恩中將說：「萬一有一個什麼天方夜譚的理由要攻打我們這裏的話，他們譯出了文件之後亦不敢造次了，因為我們最近兵力大增。」

「唔，還有這一份呢？」林鈴問。

「這是我們最近增購的新型武器的紀錄，」史達恩中將說：「其實這在報紙上也是巳經刋登過了新聞的，只不過這裏有詳細的數字。假如有人要攻打，那亦是只有嚇得他們取消計劃罷了。」

「唔，這也似乎不大有用。」司馬洛說。

「但是；」林鈴說：「卜可夫是一個狂人，他的想法是不可以常理測度的。」

「唔，一個狂人，」史達恩中將點點頭。「再談到這裏的一份吧，這是我們在一星期之後搬運一隻核子飛彈的計劃！」

「核子飛彈，」司馬洛說：「這就值得研究！狂人們通常最喜歡這種玩具。」

「從什麼地方搬到什麼地方去？」林鈴問。

史達恩中將拿起一根指揮棒，在牆壁上的大地圖上指點着：「從這裏，搬到這裏！」

「對了，」李敏說：「他就是要在搬運中途奪取，因此他首先要知道路綫。」

史達恩中將哈哈笑起來：「你別跟我開玩笑吧。奪取？我們這一次搬運，也同時是一次演習，有五千軍隊，有軍事和各種武器保護着的。奪取？五千軍隊護送的東西，要多少人才能夠奪取？起碼有一萬軍隊才有把握，還要有許多精良的武器配備。即使卜可夫有這許多軍隊武器——我不相信可能有——他又能夠收藏在什麼地方而不被發覺呢？」

這一問，倒是把司馬洛等人問倒了。

不錯，假設卜可夫是眞的計劃奪取這隻核子飛彈吧，那又如何能從五千軍隊護送時奪取過來呢？

不過，也正如司馬洛所講的，這正是卜可夫最感興趣的那種事情，因此也不能就此就認為卜可夫是沒有這個企圖的。

「他的手上有了這種子午石，有飛人可以派用場，」李敏指出道：「那麼可能性就是相當高明的了。」

「你告訴我怎樣做吧，」史達恩中將說：「有什麼可能性？」

「你能夠把計劃講得詳細一點嗎？」李敏說：「單單知道從這裏搬到那裏那是不夠的，這份文件我又看不懂！」

「我也一時翻譯不出來，」史達恩中將聳聳肩。「這件文件不過是循例保存在我這裏罷了。不過幸而這一次的路程是由我設計的，我可以比較詳細地講一講。你得明白，調動五千人，要演習，那就要做得好看，而這却是非常之困難，需要有很周詳的計劃的。這就像是計劃五千個人演一幕戲！」

這句話，史達恩則並不是自大或者是吹牛了。人數一多，調動和控制塲面的方面就的確是有困難的，雖然軍隊素來都是服從紀律的。此外還有那許多的武器和軍車。

史達恩拿起指揮棒，較為詳細地指着地圖，講述到時會行走的路綫，以及會有一些怎樣的塲面。

他講完之後，大家都沉默着。

「照這個情形看，」史達恩中將說：「你們告訴我有什麼出事的可能性吧，不能偷，也不能搶。」

「偷呢？」李敏問道。

「假如他們偷了這路綫的計劃，是打算偷的話，」史達恩中將說着，氣結地攤攤兩手。「妳又告訴我怎麼去偷吧？我們現在講的不是一隻錢包，而是一枚核子飛彈。」

「途中會有很多人圍觀的，」李敏說

：「假如他派人混在途人之中，到時把飛彈刦持呢？這就不需要一萬軍隊了。因爲有許多途人圍觀着，你們軍隊的守衛一定不敢亂放槍，以免傷人，但是他們那種人則是不怕亂來的。」

「我們仍然是有五千軍隊，」史達恩中將沉吟着說：「刦持了之後我們的軍隊會把他們包圍起來，根本不能逃走，而且我們是軍隊，不是警察，我們不會接受他們的任何勒索要求的。」

史達恩中將還是講得很有道理，而且他也很講理。他又說：「而且，假如他們是要刦持的話，他們爲什麼要來偷這個計劃呢？五千軍隊出動而要經過市區，是不能說走就走的，因此我們在事前兩天就會宣佈我們行走的路綫了，以便市民有所準備，到時，我們所經過的路綫上，不能夠有汽車行走，他們有兩天時間準備也該很夠了。」

「這個——」司馬洛沉吟着：「但無論如何，他們偷的是你這份計劃書，他們是要準備一項大行動，需要提早準備的，兩天時間，對他們來說並不夠用。」

史達恩中將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說：「你們來猜好了，我是願意合作的。你們告訴我，他們又怎麼可以不理五千軍隊而動手吧？」

司馬洛他們暫時回答不出來，不過使他們堅信這一點的則是卜可夫的派飛人來偷的計劃，這樣千辛萬苦來把計劃偷掉，可以肯定，卜可夫是必有所圖的。

司馬洛改變話題問道：「爲什麼要把核子飛彈運走呢？」

「沒有爲什麼，」史達恩中將說：「這是一種例行的調動。一件這種重要的武器，不能夠老是放在原處的，隔一段時間就要搬動一下，改換一個地方放置，以便任何人不易有什麼不軌的計劃！」

「東西現時又是放在何處呢？」司馬洛問。

「軍營中間，」史達恩中將說：「地下十米，一座水泥鋼筋的地庫裏面，而且是禁區中間的禁區，軍營本來就已經是禁區了，而放置飛彈的地方還是禁區中的禁區，普通的兵士也是不能接近的！」

「唔，」司馬洛說：「進去偷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等到你拿出來運送的時候才動手了。」

「問題就是如何動手。」史達恩中將說。

「可不可以改變一下計劃呢？」林鈴問。

「什麼改變計劃？」史達恩中將問。

「例如提早兩天或在延遲兩天。」林鈴說。

史達恩上將恐怖地瞪着林鈴，就像林鈴所提議的乃是一件非常大罪的事情。他說：「不能改期！」

「爲什麼呢？」林鈴問。

「軍令如山，」史達恩中將說：「非不得已，我們就是沒有改期的習慣！」

「但是，」李敏說：「假如到時刮風下大雨呢？」

「一樣照計劃實行，」史達恩說：「做兵士，必須吃得起這種苦，你有聽過打伏的事情會因爲天氣惡劣就雙方暫停的嗎？我告訴你，在我當兵的時候，下大雨，水浸到胸部，我都還是一樣要打，那還是隆冬的天氣，許多人都因爲受了冷而生病死去了！不，我們沒有改期的習慣！」

史達恩中將所講的話又是很對的，軍隊就是軍隊，軍隊第一要注意的，就是紀律。

「那麼，」司馬洛說：「這隻核子飛彈，假如單單是這隻核子飛彈改期呢？他們要得到的是這件東西，你改期，他們就會撲一個空了！」

「不行，」史達恩中將固執地說：「你別跟我開玩笑了！改期？以後再派五千兵士去護送？」

「我是說，」司馬洛解釋說道：「核子飛彈是有彈頭的，假如不把彈頭裝上，那就不過是一隻空殼吧了。先把空殼運去，假如他們搶到了，也只是一個空殼，沒有什麼大用處。假如他們沒有搶，那以後可以秘密地再把彈頭運去，是沒有人知道的！」

「怎麼樣才算是秘密到沒有人知道呢？」史達恩中將說：「將來再秘密搬運，那更加危險了。萬一這是聲東擊西之計又如何？那時，我們會沒有五千大軍保護着了。」

「我們來替你運好了，」司馬洛說：「我們負責，假如卜可夫那時才來，那也就是自投羅網！」

「對不起，」史達恩搖搖頭。「在手續上，這一點實在是無法辦到的。軍部的任何東西都不能交在平民的手裏，尤其是這樣重要的東西，沒有人能負得起這個責任，也沒有人肯授權！」

史達恩這時講的則是實實在在的道理了。雖然他的上級吩咐過他要盡可能與林鈴等人合作，但合作是有一個限度的，他就是不能夠作主答應這一個要求。

司馬洛也不能怪他，只好繼續細細地向他詢問有關他這個搬運核子飛彈與及演習的計劃，以便多得到一些推測對方的基礎。

而在同時，那些守衛與警方仍在這座巨大的大厦中展開地毡式搜索。他們不知道，亦不會相信那個竊賊是已經飛走了的，因此必須搜個澈底。

這樣搜了一次又一次，那全座大厦的人都要停止辦公一天，不准進入。

自然，他們並沒有搜出什麼來。

× × ×

而在另一方面，卜可夫果然是正在研究那些密碼。司馬洛猜對了，那二個飛人是用不着把密碼拿走的，他們只要把那些密碼映印了就行了。

事實上他們果然正是拿到了史達恩那份演習和搬運的計劃書，而且就用寫字間裏的映印機映印了。

這份映印本拿回了卜可夫的總部，卜可夫便照製了一份，就可以應用了。

他沒有那譯密碼的電腦，他就要用自己的電腦來嘗試翻譯，並且找來了兩個電腦科學家帮助。

正如史達恩中將之所講，他們軍部有專家專門翻譯別人的密碼，別人也一樣有專家可以翻譯他的密碼的。

那副密碼文件給映在電腦的光幕上，

表面看上去是一幅毫無意義的圖案，專家們的責任，就是要在毫無意義之中把意義找出來。

卜可夫本人對這種事情並不怎樣精，所以他只是能夠在旁看着——和催促着。

他的急性子及暴躁的脾氣，未必能使那些專家們工作得更快，因爲用腦的工作最忌就是受到催逼，不過卜可夫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們的心中雖然不太高興，却也是無可奈何的。

卜可夫在那裏走來走去，不時問道：「怎麼樣？行了沒有？」

當那些科學家回答沒有時，卜可夫便咒罵起來：「蠢才！飯桶！我出這樣高的酬勞把你們請回來，你們就是能告訴我一個不字？」

那些科學家亦不生氣，他們知道卜可夫就是這樣一個人。

卜可夫的罵，對他來講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他們只怕終於要對卜可夫說不行，這件事情是辦不到的，那個時候情形就不很好，卜可夫很可能不止要他們把酬勞取回那麼簡單而已。

幸而他們對這件事情是有十足信心的，做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差的只是時間問題了。也許他們需要用多一些時間。

卜可夫有時也會催得倦了，就回到他的私室中去飲一杯酒，然後又回到另一個地方去看看，就是他們做實驗的那個地方，此時，都個地方已經有很多飛人正在練習飛行。

× × ×

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三個人接近黃昏的時候還是留在史達恩中將那寫字間裏，不厭其煩地與史達恩中將討論着。史達恩中將則是給他們弄得很悶。他本來就睡眠不足，單單是靠咖啡也支持不多久的，他也快要睡着了，幸而他還算是軍人出身，受過嚴格的訓練，是吃得起苦頭的，他仍然可以挨下去。

至於他那個女秘書，則是已經支持不住，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大家也不去搔擾他，在未需要她提供什麼資料之前，用不着把她吵醒的。

史達恩中將不耐煩地說：「好，好，就算用不着卜可夫偷了，我就把飛彈雙手奉送給他吧，他又拿來幹什麼好呢？」

「這樣一隻飛彈，」司馬洛說：「威力不是足以毀滅一座城市嗎？」

「是可以的，」史達恩中將說：「但是他毀滅一座城市幹什麼？對他有什麼好處？」

「他是一個狂人！」李敏說：「很可能我們認爲毫無價值的事情，他偏偏認爲是值得做的。」

「我告訴你，」史達恩中將說：「我這一輩子亦是遇見過不少狂人的。卜可夫不是一個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的狂人，他不會做太狂的事情，不論他打算做的是一件怎樣瘋狂的事，這件事一定是對他有利益，他才會做的！」

他伸出一隻手指指着他們：「你們已經把我麻煩得很夠了，我所知的事情，我都已經告訴了你們，你們何必還在這裏浪費時間呢？假如你們認定卜可夫是就在這裏的，那麼你們快點去查一查他的所在，及早把他找出來，不是更好過等他來向我動手嗎？」

「我們知道，」林鈴說：「我們有很多人，現在我們已經廣佈情報網和綫眼在調查這一點了，可惜至今還是未有結果。一件事情，是應該分許多個方面去進行的！我們現在在這裏煩你，也是爲了以防萬一需要到最後的時刻才能夠應變罷了！」

史達恩無可不可地揮揮手，不作評論。司馬洛又說：「好了，現在我看我們也不好再麻煩你了，史達恩中將，很多謝你的合作，現在我們也要走了！」

「你們現在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史達恩中將問。

「沿途踏勘一下吧，」司馬洛說：「沿着你所講的路綫，去看看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那會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史達恩中將說：「現在，卜可夫應該是連那份密碼也還未曾譯出來的，他還不知道我的計劃如何，他還沒有機會，你們會看得出什麼來？」

「我們却已經知道了你的計劃了，」司馬洛說：「我們是會把自己當作他們，而設計一下的。」

司馬洛他們離開了，三個人開着車子，沿着史達恩中將所講的路綫走。

他們首先是把車子開到軍營那裏去，然後循着軍隊他日會沿的路綫而行，沿途的確看不出有什麼奪取飛彈的可能性。

在市區，街道狹窄，軍隊不能沿小道，只能夠沿着唯一的大街而行，不能改道。而且，假如是在市區搶到了飛彈，那又如何呢？

偌大的東西是不能夠搬着逃走的，逃不進那些橫街窄巷，假如只是走大街，那根本沒有可能。前後都有軍隊和軍車塞住，走不動的。

他們的車子通過了市區，而到達了郊外。

郊外是可以逃了，但是又逃得過那許多軍隊的包圍和追捕嗎？

汽車在開着的時候，車上的無綫電中傳來莫先生的聲音。

莫先生問道：「你們現在是正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報告了他們的所在。

莫先生說：「這很好，你們大可以順道去探一探李查理，他就在邊境之外的隣市。」

要見到李查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一個發達得很的人，他是隣市的地下皇帝，據說市長也要看他的咀臉做人，那是因爲他擁有全市百分之六十的地產，而這是最值錢的百分之六十。

因此他有一整座二十層高的寫字間大厦作爲他的總部，全座大厦都是用以處理他的業務的。事情多，所以雖然已經是晚間了，李查理還是相當忙的，他正在那座大厦頂樓那一層他私人的辦公室中處理着事務。

剛剛開完了一個董事會之後，司馬洛等就上來了。

李查理揮揮手招呼道：「請坐，請坐，你們要喝點什麼嗎？吃點東西？」

「多識了，」司馬洛說：「隨便喝點東西就行！」

「找你也眞不容易，」林鈴說：「我們要在樓下等了一個鐘頭！」

李查理揮揮手。「有些人找我，排期一個月都輪不到！」

李敏怒道：「我們知道你發達得很，但是——」

「小妹妹，別生氣！」李查理微笑道：「我的意思是，就因爲我們是老朋友，所以我特別給你們面子，一有空良就馬上請你上來了。我剛才是正在開着董事會，不能夠叫人家忽然退席的，要你們等上一個鐘頭眞是很抱歉，但我李查理是不會忘記朋友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大概也不會忘記你的老朋友卜可夫了！」

李查理那皮光肉潤的臉上一硬。他說：「卜可夫並不是一位朋友，你也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

「我知道，卜可夫是你的仇人！」司馬洛說。

「他不是我的仇人。」李查理說：「也許我是他的仇人罷了。你知道他這個人的，有仇必記，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勸他。其實也不是我的錯，只是我以前離開了他，不和他合作，他就認爲我是忘恩負義。其實他又不是有恩於我，只不過他需要我，而我不願意與他合作罷了。人是有權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我只是選擇另謀發展——」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到這裏來經營地產，發了達，成爲權貴了。」

李查理得意地微笑着：「你聽我的忠告吧，地產是一定賺錢的生意，爲什麼？因爲世界上越來越人多，而人都是需要住屋子的，我來到這裏，簡直是一手把這座城市建立起來，使之繁榮——」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買下地皮，就建築住宅，出租和出售。你有你的辦法使城市發展計劃總是發展在你所買的地皮上！」

「這個——」李查理聳聳肩。「也可以說是我眼光獨到，懂得選擇地皮，我所買的全是地點適中而有用的地皮，這就是叫做眼光遠大——」

「我們不是到這裏來向你請教經營地產的秘訣的。」司馬洛說：「我們是關於卜可夫的事情！」

「對不起，」李查理馬上說：「這個無可奉告！」

「卜可夫就在這附近，」司馬洛說：「我要知道他究竟是躲在何處，我要知道他在計劃着一些什麼。」

「我已經說過，無可奉告了。」李查理說。

「卜可夫得到了子午石，」司馬洛說：「你也知道的，而現在我們又知道他是派人進入隣市的軍部去竊取了一些重要文件。」

「我不知道關於他的事情，」李查理說：「我也沒有興趣管。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是正正當當地做地產生意發達的嗎？」你們可以調查一下的，甚至查帳也可以。我並沒有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情。」

「我在奇怪，」司馬洛說道：「卜可夫是仇恨你的，爲什麼你却能夠活得這樣好。」

「也許是我的運氣好吧！」李查理說道。

「單單運氣好是不夠的。」司馬洛說：「卜可夫有仇必報，你也知道沈自重的遭遇的。沈自重也並沒有犯卜可夫，卜可夫只是不放心這個人存在，就用多種方法去殺死他了！」

李查理取出一根雪茄來點上了，雖然林鈴與李敏對那股雪茄的烟味都表示厭惡，但他也不管了。這是他用以鎭靜神經的一個辦法。

司馬洛又緊逼地說下去：「也許，卜可夫是不打算對付你吧？」

「那就謝天謝地了！」李查理咬着雪茄，一吸一噴的。

「但是，」司馬洛說：「卜可夫不對付一個仇人，一定是有一個充份的理由的，也許就是因爲仇巳化解了。」

「對他而言是沒有這種事情的。」李查理說。

「他需要一個很有錢的人支持他，」司馬洛說：「他所做的事情，沒有錢是不行的，而他又不去賺錢！」

李查理的臉忽然紅起來，那根雪茄也給他咬斷了一截，他把咬下來的一截噴在地毡上，而餘下來的一截向烟灰盅裏一塞，咆哮地道：「你這是胡說八道！讓我告訴你我與卜可夫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吧！他並不是忘記了對付我，也並不是沒有對付我，他只是不成功，過去至少有十次他派人來殺我，都失敗了。」

「那你不單是運氣好，」司馬洛說：「而且簡直是神通廣大了！」

「是的！」李查理說：「我是神通廣大，我只有一個秘訣。你知道我的秘訣是什麼嗎？就是躲在這裏，你有沒有聽過我離開這裏的？沒有。這裏是一座我完全控制了的城市！卜可夫要對付我，就要派人進入我的城市來。但這是我的城市，他的勢力無法伸進來，所以他沒有辦法成功。那便傳說他死了之後，我還是不放心，除非我看見他的屍體，否則我還是不敢離開，這就是爲什麼我能生存到今日了，哼，資助他的計劃？他是一個瘋子，我不是，我才不會參加那種瘋子的行爲，那樣做有什麼好處？勝得過做地產生意嗎？我巳經賺到了一座城市，卜可夫有什麼？這本來就是我們之間的最大歧見所在，我的性格沒有改變，他的性格沒有改變！我們是沒有合作的可能性的！」

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面面相覷。

李查理這話果然講得很有道理，而他們也並不懷疑李查理是正在說謊的。

司馬洛終於嘆一口氣說：「目前，你的處境倒是與沈自重差不多了。你是不想理會卜可夫的，但是卜可夫却逼上頭上來，你一直在提防卜可夫會取你性命，那你對這個人的注意一定不會鬆懈，你有什麼特別的秘密可以提供的嗎？」

「你也別告訴我們你無可奉告，」林鈴說：「只要卜可夫知道我們到過這裏來，那你跟我們合作與否都是一樣的了，你不合作，他也是當你合作的。」

李查理又點燃了一根雪茄。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這個瘋子，他看來的確是要向軍營裏那顆核子飛彈打主意！我不知道他拿來幹什麼，也不知道他有什麼辦法可以拿到手。但我知道他是巳經聘了一個歐洲傭兵哥連斯作他的手下了。那種飛彈，普通人拿到手也不知如何用法，但是哥連斯是會用的。」

「哥連斯現在在何處呢？」司馬洛問道。

「我不知道，」李查理說：「到了他的手中，他就收起來了，還會冒頭嗎？對不起，我能告訴你們的就只有這麼多了，我也是希望能除去卜可夫的，好讓自己能夠安枕的，但是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們的了。」

× × ×

那個哥連斯，果然是就在卜可夫的手下。

而這是一個闖禍的人，雖然卜可夫是以鐵腕管理手下的人，但像哥連斯這種出賣性命的人，他却是控制不來。

哥連斯不耐煩老躲在總部悶着，他要出去走走，他要消遣一下。卜可夫沒有辦法，他只好派出二個手下陪着一起，他們去逛酒巴，而酒巴是鬧事的黑點。

哥連斯就是在一家酒巴裏闖禍！

他飲了幾杯，借酒行兇，在一個女客的屁股上摸了一把，那個女客的男朋友與他爭執起來，哥連斯在他的肚子上擊了一拳，那人彎着腰給扶走了。

那二個手下很不放心，勸哥連斯還是快點離開爲妙。

哥連斯冷笑：「你少担心吧！我全世界跑，什麼場面沒見過？這些小流氓，就是要拳頭對付。」

但那並不是一個小流氓，情形漸漸不對了。酒巴中的客人都溜走了，換了十幾個新來的大漢。

酒保面露恐懼之色，但是不敢做聲。

忽然之間，一聲口哨，桌子給推翻了，那十幾個人都亮出刀子，把哥連斯等三人包圍住了。

哥連斯這個人乃是一個出生入死慣了的職業軍人，沒有什麼刺激性的事情，他反而覺得不舒服，現在有架可打他可是正中下懷了。

他哈哈大笑起來：「憑你們這個膿包，就想難倒我？」

那二個卜可夫的手下知道因爲不方便鬧事，所以就是道歉賠錢，低聲下氣他們也是願意的，但是偏偏哥連斯就是這樣硬性子，而他們又無法制止哥連斯。

他們其中一人連忙在哥連斯的耳邊低聲陳以利害，另一個則對那些人叫道：「好了，好了，這是一場誤會，我們有事可以慢慢談，找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

「打了人就來講和平了？」那些人的其中一個冷笑道：「很好，你們要和平，那就三個人一齊伏下來，向我們磕十個響頭，然後從我們的胯下爬出去。」

這個條件是難以接受的，即使那二個人想息事寧人，也認爲不可能如此。

他們在愕着的時候，哥連斯則低聲對他們說：「你們別儍吧，還有什麼好談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只有打，你們磕完了頭，從他們胯下鑽過了去，他們還會有另一套的。」

他們亦知道這是眞的。

接着忽然一隻啤酒瓶飛過來，三人連忙閃開，啤酒瓶就擊在酒巴上碎掉，而那個酒保則巳不知躲到何處去了。

三人的反應就是馬上拔槍，只是拔出了一把槍，因爲他們只是一個人有帶槍出來而巳。

槍一出來，那些人也不免吃了一驚，不敢貿貿然接近了。

而那個拿槍在手的人警告地喝道：「好了，你們！不要再鬧了，聰明的就這樣算數，我們是也不想傷害人命的！」

那些人却大爲不服氣。

其中一個領頭的人說：「你數數我們這裏有多少人吧，你一把槍裏面只有六顆子彈，也是死六個人，我們剩下來這些呢？我們還是會把你們斬成肉醬的！」

「最好不要弄到這樣，」拿槍的一個一面說着，一面在後悔他們沒有多帶傖來。「我們反正是逃不掉的，我們就把你們六個帶走。」

哥連斯與另一個人亦每人抓起了一張椅子，以便抵抗。

椅子雖然是抵抗刀子的相當有效的武器，不過對方人太多，正面攻不進來，難保不會在背上捱一刀的。

就在這僵持之中，忽然銀光一閃，一把刀子疾飛過來，刺中了持槍的人的胸部，那些人之中顯然也有一個善於應付這種場面的人的，他知道最大威脅的就是那把槍，只要把那把槍解決掉就行了，在混亂之中他一刀飛過去，對方來不及看見，也來不及提防的。

這一刀果然立即奏效，那持槍的人身子一顫，就向後跌倒，槍也跌下來了。

不過哥連斯到底是能征慣戰的，一手把槍接住了。

那些人一擁而上，另一個卜可夫的手下揮動椅子打開了其中一人，哥連斯則連放了兩槍。兩個持刀的凶徒倒在地上，一個當場就死去了，另一個則呱呱大叫，他們是沒有中過槍的人，事前不知厲害，一中了槍就怕得要死了。

而且剛才他們說一把槍只有六顆子彈，他們不只六個人，這是很簡單的數學，誰願意做這犧牲的六個人呢？

他們大爲混亂，爭先恐後逃掉了，門口也幾乎給他們擠破。

哥連斯哈哈大笑起來：「你看，這些飯桶，我講得有沒有錯？」

那另一個同伴則是不像哥連斯那麼得意，他此時正把那個中刀的人扶了起來。那人肯定不是心臟那邊的胸部中刀，也許不會死，不過血流得多，亦不能行動了，他軟弱地說：「救……救命！救我……送我到醫院！」

「我們把他扶走吧！」他的同伴說。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聽見嗚嗚的警車聲正在自遠而近。

哥連斯惡毒地咒罵起來：「媽的，警察來了，我們巳經沒有時間把他帶走，一定會給警察截到的！」

「那怎辦好呢？」那另一人問。

哥連斯的槍擺過來，那傷者恐怖地大叫：「不……」

（未完・十四）

鐵胆傲骨

打賭闖陣法　一諾值千金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棄道人就要毀在神算子手下，石中堅突然現身，手持「鬼劍」擋住了神算子的招式，石中堅施出「鬼劍客」傳授的三招絕招，再加上「鬼劍」的鋒利，神算子欽佩不已，此時無上道長來到，神算子向他借用「太極寶鏡」，但無上道長謂「太極寶鏡」不在他手中，神算子無法，只好離開……石中堅從懷中取出仇方玉交給他的「太極寶鏡」，無上道長一看，知是贗品，石中堅也知道自己上了仇方玉的當，十分氣憤，誓要報此大仇……石中堅在荒墳中遇上白面修羅、元夷修士，激鬥之間，元夷修士一把將石中堅摔出，竟陷入石穴之中……

陽光緩緩地從雲層中散出，逐走了令人恐懼、可怕、顫慄的黑夜，照亮整個宇宙，帶給人一股光明的希望……

這正是第十天的開始——

倏然——

遠處三條人影，電馳而來，其勢有若電光石火，快捷絕倫，不消片刻，已然來到了這遍佈亂石的地方，盤膝坐在地上。

只見這三人，鬚髮皆白，滿面紅光的老人，奇怪的是，他們每人身旁都平放着兩根烏木拐杖——。

這時，突聞坐在最下首的那位老人，對坐在最上首的那位老人道：「老大，你看今天那『千面客老兒』會不會如期應約而來？」

那被稱作老大的老人，哈哈一笑開口答道：「老三，我看你是愈老愈糊塗了，『千面客』老兒何時打過謊言，但就不知道，那老傢伙今天約我們三人來此地，打什麼賭？你向來有『小諸葛』之稱，你不妨猜猜看？」

老三聞言，得意地笑道：「說得好，說得妙，我是愈老愈糊塗了，但我雖糊塗，却猜得出那老傢伙要和我們打的賭。」

那一向保持沉默，坐在中間的老人，未得他言畢，冷冷道：「老三，有話快講，吞吞吐吐，賣那門子關子？」

老三聽他如此一說，感到不是味道，於是對老大說：「老大你聽聽，我我話還未說完，他就搶了去，還說我賣關子，眞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老二那裏聽得進這些話，大喝道：「你到底說不說？」

老三連忙陪笑道：「好！好！我說！我說！老大適才不是說我向有『小諸葛』之稱嗎？我一猜保險猜中。」

說此至，乾咳了一聲，繼續道：「那『千面客』老兒，今天相約我們三人來此打賭，一定是爲了我們那三分寶貝七分混蛋的徒弟，老大你說我猜的對不對？」

他說話時，眉飛色舞，得意非凡，眞似一個老天眞。

老大聽他說是爲了他們的徒弟，於是笑罵道：「老三，當年我們收他爲徒弟時，還是你的主張，現在你怎麼又稱他爲七分的混蛋呢？」

老三似被這句話，提起心事，狠狠地說道：「當年我救他時，看他一表人才，大可爲武林放一異彩，誰想他竟是一個面善心惡的渾蛋小子，做出這等傷天害理的事來，我眞想生吃了他，唉！往事不提也罷。」

他那適才一副老天眞的樣子，此時，由於提起往事，抹殺得一乾二淨，這情形看在老大眼裏，也不由黯然神傷！

但老二不管這一套，冷冷說道：「既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老三滿腹怨氣，被他這一冷譏，像是找到了發洩之處，喝道：「老二你說話可要負起責任，你說我旣知什麼，當初你若一定堅持不收，還不是算了，後來教授武功時，你又是最熱心的一個……」

老二也不甘示弱，未待他說完，大聲喝道：「你放屁……」

老大在旁見他們愈來愈不像話，於是一整臉色，做出老大的姿態，道：「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我們有朋友來了。」

話聲方落，只見一條人影，青影閃處，已停身在三老面前——

三老並沒有因此吃驚，只聽老大冷森森地道：「神秘客老兒，你跟踪在下來此，有何貴幹？」

神秘客哈哈一聲狂笑，道：「貴幹倒談不上，不過我只想討回昔日的七首，不知三位是否帶在身上？」

老三仰首狂笑一陣，神秘客被他這突然一笑，感到莫名其妙，冷冷道：「你笑什麼？」

老三笑聲一歛，道：「你還要那破銅爛鐵幹什麼？」

神秘客一整臉色，道：「就因爲它，事情可鬧大了。」

老大突然開口問道：「你先說說，到底鬧了什麼事？」

神秘客冷冷一笑，陰惻惻地說道：「你先別問，我只問你們這七首是否帶在身上？」

老大緩緩說道：「很抱歉，我們沒有帶在身上。」

神秘客聞言，心裏一急，忙道：「那你們三人趕快回天山峯去拿……」

老二在神秘客來到後，看都不看他一眼。

這時聽他說話帶有命令口吻，不等言畢，倏然截住神秘客的話，道：「你急個什麼勁，老實告訴你，那七首是掉了，抑是被人偷了，我們都不知，反正不在我們身上就是了！」

神秘客這下被激得心中大怒，喝道：「那你們一定要找回來，不然……」

老二性情最暴躁，那裏聽得進這段話，狠狠地道：「不然怎樣！你是不是想打架。」

神秘客向前跨了一步道：「不錯，確實想打架。」

老三一聽得要打架，心中一樂，笑道：「打架，好啊！『神秘客』老兒，你說怎麼比法，我先奉陪幾招。」

神秘客被他們這天山三老，你一言我一語，氣得臉色鐵青，嘴裏牙齒咬得「格格」作响，就待發作。

就在這弓張箭發之際——

驀然——遠處一聲清嘯倏告破空傳來，嘯如龍吟，直衝雲霄，歷久不絕，足證來人武功已達爐火純青地步。

神秘客突聞嘯聲，心頭一震，暗道：此嘯聲莫非是他所發！」

這時！天山三老並沒有現出一絲驚訝來。

忽然但聞老三拍掌叫道：「你這老傢伙果然應約而來？」

神秘客聞言，下意識地，問道：「是誰？」

老大脫口說道：「千面客老兒！」

神秘客聽說是千面客，大吃一驚，果然被他猜中是他，只見他長長吁了一口氣，身影微晃，但聞衣袂飄風聲響，人已走得無影無踪。

這突變的事故——

天山三老也感愕然，忽然老三提高嗓子，大聲道：「神秘客老兒，我們話還未說完，你走什麼？」

話聲方落，一條人影電閃星馳而來，停身立在天山三老面前。

此來人正是千面客。

天山三老中的老大倏然笑道：「千面客老兒，眞是信人，如期而來！」

千面客道：「好說！好說。」

話說至此，用手指着老三，說道：「你這『老天眞』適才在跟誰說話，大叫大嚷的！」

老三緩緩說道：「我是在跟神秘客說話！」

千面客大吃一驚，脫口叫道：「神秘客！」

老三見他這副神情，譏諷地道：「你緊張個什麼勁，人家早走了！」

千面客不再言，只是低頭想着，他不明白神秘客到此地來幹什麼，爲什麼又突然離去，難道說他是知道我來，才匆匆走的嗎？」

若是因爲我來，才匆匆離去，那是爲了什麼呢？

莫非是爲了那枝……？

倏然——但聞老二冷冷說道：「少嚕嗦了！你先說打賭什麼？」

千面客聞言，沉吟了片刻，冷冷說道：「你們老三，不是有『小諸葛』之稱，難道這都猜不出？」

語氣中帶有輕蔑之意，三老也不由被激怒，收起那一向隨便的態度，挺身坐起，只聽老三從鼻孔裏冷嗤了一聲，道：「是不是爲了我們那徒弟的事？」

千面客哈哈一笑，道：「老三果然有幾套，我正是爲了他而來！」

老三冷森森地說道：「少戴高帽子了，你要怎麼比法，趕快說出？」

千面客道：「我們先談一談輸贏以後的事怎樣！」

老大比較持重，聞言認爲甚有道理，於是說道：「也好！你說說看？」

千面客已有打算，毫不慌張，緩緩說道：「我是這次約會的發起人，就是說我是主人，你們是客人，主人應該讓客人，還是你們先說吧！」

老大沉吟了片刻道：「好！我們擺下一個劍陣，如果能不破陣而出，那就要你尋遍天下名山大澤，去找一種名叫『石濟』的草藥，來治我們三人的脚病，不過要在一年之內送到天山去，你能辦到嗎？」

千面客吃了一驚，未料到他們會提出這一要求——

話說至此，瞥了老二一下，只見老二白了他一眼，他緊忙伸了伸舌頭，又繼續說道：「此種陣法叫『空明陣法』，你若能走過四十九招，這就算你贏了，我們這三個老傢伙，拚着老骨頭也要把我們那寶貝混蛋徒弟除掉，以達成你的願望，若你走不過四十九招，哈！哈！哈！那就廝煩你跑跑腿了，你說行不行，不行的話，現在說還來得及。」

千面客認爲這個方法，甚是公平，不加思索地說道：「就這麼辦？」

話音方歇，他猛地氣納丹田，抱元守一，功運兩臂，凝神而立，蓄勢待發，果眞是一副武學宗師的風度。

天山三老也不敢待慢，同時探手朝腰際一摸，「刷！刷！刷！」三聲連響，當時青光驟閃，每人手中已然握着了一把長劍。

隨勢向外一彈，「波！波！波！」的劃空之聲連响，激起了四周氣流的迴旋，一縷縷熠熠劍芒由劍尖電射而出，單此一手，已可驚世駭俗了。

突然他們劍勢一收，三人同時單掌一點地，身子霍然彈起，只見他們一陣穿插移動，眨眼間，又復盤膝，坐在地上，長劍平放在胸前，眼睛盯在千面客臉上，一瞬不瞬。

千面客見他們一陣晃動，以爲陣式發

動了，使他心中大爲驚駭，沒想到對方如此快速，趕忙雙肩微晃，倒退了兩大步，定神望去——

這時天山三老已復坐在地上，只見他們此時的坐法，已與適才併肩坐着，完全不同，老二和老三相隔一尺，而老大却坐在兩人的正後方，正好成爲一個品「字」形。

千面客暗叫一聲「慚愧！」自己何必如此緊張，連忙歛聚心神，垂手而立。

就在這賭鬥一觸即發之際。

驀地諸人身後「卡軋！卡軋！」之聲響起！

此突來的聲音，驚的諸人霍地循聲望去。

只見一塊大石後，走出一個人來，此人年僅二十上下，一臉冷漠，傲然的神情，顯得極端的安詳，堅毅……

千面客一見來人，委實吃了一驚，忖道：「他怎麼來的！」

此來人正是被「元夷修士」掌傷跌入洞中的石中堅。

只見他此時，面如冠玉，鳳目重瞳，氣度瀟洒飄逸，恍若玉樹臨風，翩翩絕世丰神，宛若衞玠重生，眞個神儀內瑩，精華外映，絲毫瞧不出有曾受過傷的跡象。

千面客心中暗道：「怪哉！」他不明白，石中堅竟然現在功力如此之高，已達到藏而不露的地步。

天山三老根本未見過石中堅，自然不知他到底是誰，他們只是想，此一似乎手無縛鷄之力的弱冠青年，到此荒山野地來幹什麼。

這時，石中堅星目一瞥，只見他嘴唇一陣蠕動，但却沒有一些聲音。

但千面客耳邊却有蚊蠅般聲音響起。

「千面客老前輩，晚輩這裏有一件東西……」

話聲未完，頓覺石中堅凝神聚氣，右足尖朝外一抬一劃，身形倏告彈起，平飛過十丈之遠，輕飄飄地落在千面客身旁，神態顯得悠閒安逸。

這一來，千面客與天山三老不覺楞住，臉泛驚疑之色，任他們江湖前輩，經驗老到，也瞧不出石中堅到底使得是那門子武功，竟似凌空飛行一般，憑借着一口眞氣，飄於空中。

石中堅飄落在千面客身旁後，見他們那副神情，冷漠、傲然的臉上，泛起一絲笑容，這笑容是得意的。

他滿足了因爲他得到了曠世奇遇，在短短地十天之內，學成了三百年前仙芝尊者與無垢大師共同參悟寫成的「雙客秘笈」，當然這還要看他以後的勤加練習，以悟解出其更深奧之處。

這時，只見他探手入懷，取出無上老道交給他的皮夾，雙手遞與千面客，並且口裏說道：「這是無上道長托晚輩轉交給你的。」

千面客由驚愣中醒了過來，伸手接過皮夾，順便打開一看，臉色驟變，語氣急促地喝道：「天山三老請注意，千面客有僭了！」

話聲方落，身形正待撲進——

頓聞天山三老的老大暴喝一聲，道：

「慢着。」

「千面客」不明白是何道理，冷冷說道：「還有何吩咐嗎？」

老大低沉地說道：「算招數之事，你有何意見？」

「千面客」聞言，面色微紅，暗道：「糊塗！」自己一時心急竟然連這也忘記了。

於是他念頭一動，對石中堅說道：「娃兒，你就作證帮我們算算吧。」

話說至此，冷冷對天山三老道：「你們認爲這樣可以嗎？」

天山三老眼睛一瞥石中堅，齊聲道：「好！」

這下石中堅可急了，只聽他連忙道：「老前輩一共有幾招？」

千面客毫不遲緩，說道：「四十九招了。」

招字尾音方落，身子飄然而起，向「空明陣中」撲去，身形來到，雙掌一拍，向老三頭頂猛擊下去。

他滿以爲老三必定避讓，那知「小諸葛」劍守外勢，右手的劍訣却取敵人眉心，出手沉穩深厚之極——

千面客一收掌勢，側身避過，暗讚道：「果然厲害！」猛地回身一脚，朝老大握劍之手踢去。

這一招來得突然，其勢如電，快速絕倫——

天山三老也不由大駭，老大趕忙右手一沉，緊隨着平穿出去，一招「蛟龍出洞」反點千面客「氣海」重穴。

幾在同時，老三的一劍，朝千面客腰際要害猛劈而下，這兩招配合巧到好處，眞可爲天衣無縫。

石中堅也暗暗心驚，他不知道這三個鬚髮皆白的老者是什麼人，但看上去，功力且都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這時千面客兩面受敵，但絲毫不亂，頓見他單足輕點，身子直冲而上，避過了來勢，飄落在「空明陣」中央。

只見他左手食中二指一併，點向老二「巨闕」穴，反手一起，向外一揮，一招「力敵凶神」，猛劈老三胸前。

這一招雙手互用，詭異絕倫，驀聞暴喝之聲響起，老二出左手，老三出右手，雙手一併，立即拍出一掌，同時老二右手劍一招「執龍擒精」反切千面客手腕。

千面客委實心驚，左手一撤，但右手掌勢一出，收不回來。

頓聞「砰！」然一聲巨响，兩掌中途相接，千面客被震得手臂發麻，對方却穩如泰山，紋風不動。

這一下，激得他心中大怒，一聲喝道：「再接我一掌！」

話出掌發，雙臂一圈一吐，一招「星月交輝」，掌挾強烈狂飆拍出，較前威力更見凌厲，這一掌他用了十成功力。

驀聞一聲喝叱，背後風聲響起，逼得千面客不得不先求自保。

他急忙一收掌勢，縱身飄退出「空明陣」。

就此片刻工夫，他已繼續拍出二掌一招，但却被對方接了過去。

他不由心驚天山三老所研創出的陣法，威力果然非同小可。

這當兒「空明陣」的威力已然發揮，

只見天山三老均保持原來坐式未動，互相調換着位子，如山的劍影，電掣一般由四面八方紛紛攻至。

千面客凝神細看，已瞧出三人進攻的部位，都似有一定的規律，塡空進逼，配合得天衣無縫，心知若不速戰速決，時間越長對自己越是不利。

要知天山三老，武功和千面客均在伯仲之間，不分上下，只不過現在三老的腿自膝蓋以下已成癱瘓，不聽使喚，所以施展起來，大大打了折扣。

這時天山三老的劍勢突然一緩——

這兩掌威猛無儔，兩道寒飆，分擊而出。

他認爲天山三老，會揮掌相格，硬拚一下！

那知事實大爲不然。

就在千面客掌勢甫出的刹那，正面的老三，突然旋到左側，而左側的老大却滑到他的身後，盤坐在後面的老二劍尖一點地，身子原式不動，已然凌空而起，轉到千面客右側，「嗖」！的一聲，一招「橫掃千軍」猛劈而至！

這一來，千面客縱然藝高胆大，也不由心中一楞！百忙中身子一挫，竟轉了九十度，單掌一招「雪花蓋頂」向老三當頭罩下。

倏見眼前人影一閃，「空明陣」又換了一個方位，堪堪避過了千面客的一掌。

站立一旁的石中堅，也暗自心驚，他未料到，天山三老所組成的「空明陣」竟然會有如此威力，憑千面客的武功，一時也奈何不了。

他眼睛不停地跟着千面客的身形打轉，口裏吶吶地唸着：「十五、十六、十七、……二十……」

就在第二十招之時——

倏見天山三老三隻長劍猛遞，分向千面客身上要穴點至。

天山三老出手奇快，只見三支長劍彷似三條遊龍，招式各自不同，威力也各有異。

這時，千面客三面受敵，堪堪再也避閃不過，驀聞他仰首一聲斷喝，身子拔起，在空中一挫腰，飄退一尺之外。

但就在他飄身急退之際，天山三奇叱喝聲中，陣法一轉，已把千面客圍在核心，三支長劍泛起一片劍芒，頓時風聲呼呼，劍影分出，威勢實是驚人。

千面客鬥得興起，身形展起，飄忽如電，穿梭於如山的劍影中，閃招遞招，快速無比。

但他所發出的掌力，力道雖剛猛無儔，但這天山三老組成的「空明陣」却有條不紊，飄身避掌之後，其餘之人，齊撲身而上，把他圍在中央。

這一來，站立一旁的石中堅也不由暗地心驚。

這時，千面客額角已溢出汗珠 他暗地心急起來，忖道：「怕我走不過四十九招，已傷於天山三老的手下了！」

在此念頭，他不竟嘆了口氣，但雙手還是不停地揮攻而去！

倏然——

他靈機一動 大聲叫道：「娃兒 現在是第幾招？」

石中堅正在細心地數着，聞言大吃一驚，脫口叫道：「第四十五招！」

千面客和天山三老均已聽到，他們同時忖道：「還有四招，在這四招之中，即要分出輸贏了！」

就在他心忖之際——

驀聞千面客，引吭一聲長嘯，嘯聲聽得令人難受至極，也使天山三老心裏同時一楞！

千面客在嘯聲過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天山三老連拍四掌。

這四掌挾千面客畢生功力所發，力道疾如排山倒海之勢，而且以四種不同的手法，分擊而至。

天山三老心裏一駭，同時把陣式向後移退——

千面客就在天山三老剛一退身，以這極短的刹那，身影一躍而起，向外瀉去。那只不過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千面客能退出「空明陣」，他身所負的奇詭武學，確實驚人。

但天山三老亦不是弱者，他們眼見千面客就要脫離陣式，三人呼嘯一聲，陣式立時移動，老大一支長劍，一招「陰風狂掃」朝外揮攻而去，同時，老三翻腕錯掌，左掌急吐，一招「金豹舞爪」猛向千面客推去。

千面客身在空中，來不及閃身避招，兩掌平胸推出，迎向擊來的勁道，頓聞「轟」的一聲巨响，他被震得落在地上，身上一陣劇動，已中了老大的一劍，鮮血汩汩由傷口溢出。

驀地裏——

石中堅一聲大叫：「第五十招！」身隨聲起，快如電光石火，撲向千面客落身之處，右手一伸，一把扶住千面客正在搖晃的身子。

幾在同時，悶哼聲中，天山三老的三小諸葛，已被掌力震得氣血翻湧，張口吐出一口血箭，仰身栽倒，暈絕過去。

這時——

千面客略微調息了片刻，封住了傷口的鮮血，倏然冷冷笑道：「天山三老！現在四十九招已過，在下的條件，就要看你們三位去辦了。」

老大聞言，氣極一笑，道：「此是當然！」言下悽涼至極。

千面客哈哈一聲狂笑，對石中堅道：「我有要事，先走一步了！」

話聲方落，人已在七八丈之外，只見幾個縱落，已消失不見。

天山三老的老大和老二望着千面客消失的背影，黯然一嘆，抱起老三，轉身大步疾走而去。

石中堅自來後，到他們離去，腦海中感到一片迷惘！

他不明白，千面客何以會跟這三個老者比武？

並且聽口音，似乎這次比武，是有着目的，而這目的又是什麼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困惑住了石中堅，他不禁搖了搖頭，漫無目的地向前走着。

他一面走着，只覺胸口之中一口悶氣難平，不由大喝一聲，猛地一掌，向一株環抱粗細的蒼松劈去。

掌風過處，「絲！」的一聲輕响，蒼

松紋風未動。

突然，一陣山風，輕掠而過，這被石中堅一掌拍劈的蒼松，倏然倒下，頓聞「砰」的一聲巨響，樹幹已落在地上，擊得地上，塵沙落葉，四處飛揚，端地威力非凡！

他滿意地笑了，口裏讚道：「雙客秘笈果然厲害！」

倏地，他眉頭緊皺，好像在推測一件事情——

倏然，他竟揮手打起拳來……瞬間，臉上昇起一片笑容……

笑容一斂，又出神地推揣一件事久久又自打起來……

想想打打，一共十九次……他畢竟忘了時間……

這時夕陽已西斜，黑暗逐漸來臨……

就在石中堅想想打打之際——

驀聞一縷憂怨、凄涼笛聲，倏告破空傳來，這笛聲好像是一個人在發洩心裏的幽怨。

笛聲越來越凄涼，如泣如訴，有如斷腸曲子……

石中堅也不覺被這笛聲感動，約半個時辰後，笛聲才停，然而在天空裏，飄蕩着那凄涼的音韻……

他忽然感到這縷笛聲，似乎在那裏聽過，是那麽的熟悉，他重重地拍了一下腦袋，極費力地要想解決此一疑問之處。

倏然，一個嬌小玲瓏，美艷無比的倩影，掠入他的腦海裏，他不禁脫口驚叫出來，口裏喃喃地說道：「是她……一定是她……」

驀地裏，他感到奇怪，忖道：「她怎麽會來到這裏？難道她已期滿出困了嗎？自己不是在臨走前，曾告訴她，要在三月後的十五日，夜晚三更時分去找她拚個上下輸贏嗎？難道她就在這些日子裏，忘得了一乾二凈啦？」

「唉！女人眞是一個善變的東西！」他不禁搖頭嘆息起來。

但——就在他嘆息之際——

那一縷悽涼、幽怨、如泣如訴的笛聲又告破空傳來，而且似乎比原先所發出的笛聲要近些。

石中堅聞言，心頭一震，決心要去探個究竟。

他心念一決：猛提丹田之氣，單足輕點，就待縱身撲去——

突然，就在笛音方歇，緊隨着「哇！」的一聲慘叫，劃破此萬籟俱寂的黃昏，使人聞之，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石中堅再不遲疑，縱身躍起，朝着發聲之處電閃而去——

此時，夜色濛濛，星河耿耿，雖然沒有月色，但也不十分昏黯。

石中堅一展身形，如脫弦之箭，斷韁怒馬，雙肩微晃之際，已飄身出去了十丈之遙，端的已不是從前的石中堅了。

片刻工夫，他已來到適才發聲之處，流目四盼，只見四野一片荒崗亂塚，怪石嶙峋，巨木叢生，草叢中不時發出虫鳴聲響。

倏然——他眼角一瞥，但見一株蒼松古柏之下，一團黑色物事，他分辨不出此到底是何東西，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

他仗着藝高胆大，略微一定神，雙足一起，飄落那團黑物之側，探手一把抓起，只嚇得他驚叫一聲，倒退了兩大步，手中一用力，向外一丟，把剛抓起的那黑團丟了出去。

頓聞「叭」的一聲，黑團已被丟在地上——

原來適才石中堅抓起的黑團，是一個頭部粉碎，腦漿溢出的中年男子，已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是什麽人！石中堅驚愕之後，長長吁了一口氣，胸部一挺，充足了胆量，朝那人緩緩走去，伸手一摸，已氣絕多時了。這實在是一件極爲殘忍的行爲，他還是第一次看到。

他忽然想到，這人之死，會不會與笛音有關，石中堅揣測了半响，依然推測不出一點端倪。

他不願化費太多的時間，去推揣這件跟他毫不相干的事，主要的，他必須趕快將吹笛之人尋出。

那麽，他上那裏去找吹笛之人呢？因爲笛音已在他剛縱身之際，立即停止了。

這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他漫無目的地走着，回頭凝望了死於地上的那中年男子，他不覺也黯然嘆了一口氣。

走着，走着，約莫半盞茶的時間，倏然——

遠遠又傳來那幽怨的笛聲……

× × ×

這一次距離甚遠，那傳來的笛音與原先所奏的，完全一樣。

一聲慘叫，劃破長空，笛音又停……

石中堅感到心駭，他下意識地覺得，這慘叫聲與此縷笛音有關。

他一提氣，直向那慘叫聲起處掠去，轉眼間，他已經來到慘叫聲起處。

眼光過處，但見一個俊美少年死在地上，死狀與適才那中年男子一樣。

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他不明白她爲什麽如此心狠手辣，他開始對她，心扉裏泛起一股寒意。

他無論如何，也揣測不到其中原因何在？

他又移動了脚步，凝望着那俊美少年一眼，緩緩走了開去。

倏然——

就在身前五丈開外，三條人影，健步如飛，身手極快，直向前面林內瀉去。

他心念一動，提氣向那三條人影背後追去。

他這一陣急奔，快逾流星趕月……

顧盼間，他已經追上那三條人影，眼光過處，倏然使他心驚，身子一閃，隱入了林中。

原來這三條人影中，就有兩人是那自稱來自東海「潛鯨島」的元夷修士和白面修羅，而另外一個已是年在花甲之上，身材瘦長，皮膚黝黑的老者。

只見元夷修士與白面修羅臉上同時露出緊張之色，倏然停下脚步。

但聞那老者對元夷修士冷冷說道：「你怎麽來過一次，就這些時日，却忘了途徑？」

元夷修士戰戰兢兢地說道：「師叔，我確信就在這附近！」

隱在暗處的石中堅聽得嚇了一跳，他想立即離去，這一走，是必被他們發覺，他並不是怕他們，而是免得引起無謂的紛爭。

這時又聞老者陰森森地問道：「你認爲那小子，可能已得到了那本秘笈？」

元夷修士輕輕地答道：「晚輩不敢斷言！」

老者聞言似乎甚爲生氣，怪責道：「你們師兄弟兩人，竟制服不住人家一人，眞是沒有出息！」

元夷修士與白面修羅被老者一陣責怪，罵得面色泛紅，雙雙低下了頭，不發一言，再也不敢抬頭望老者一眼。

老者冷然一笑，突地眉頭一皺，驚異地問道：「那個亂石陣眞有此等厲害？」

元夷修士堅毅地道：「確實厲害！」

老者面色微變，但這只不過極短暫的時間，又平復了下來。

驀地裏——

「轟」的一聲雷響，從極遠的天際倏告破空傳來，這一聲雷響，是天氣要下雨的前奏曲，但在這萬籟俱寂的氣氛中，聽來並不悅耳，而且使人聽到有一陣恐怖、凄涼的感覺。

老者大吃一驚，剛剛平復下來的臉色，又驟然變色，大聲喝道：「你們兩個娃兒，趕快在前帶路吧，遲了就不好辦了！」話落，眼睛瞪了一下元夷修士和白面修羅……

元夷修士和白面修羅二人聞言，不敢怠慢，口裏說道：「師叔，咱們這就在前帶路！」

話落，雙雙縱起，朝亂石陣方向急奔而去……

老者微微一笑，縱身向元夷修士與白面修羅背後追去。

隱在暗處的石中堅望着他們三人去遠了，從樹後閃了出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慢步踱了開去。

他走着走着，腦海裏浮現出無數的事情，而這些事，也正是要等着他去完成，他感到自己的責任實在太重大了，不知自己能力是否可以辦到。

這時，天色更加昏暗了，一朶朶烏雲，蔽去了繁星的光芒，放眼望去，簡直伸手不見五指。

雷聲越來越近了，「轟！隆！隆！」的聲響，震得山搖地動……

山風越來越疾了，「沙！沙！沙！」的聲響，吹得枝葉紛飛……

一道電光，劃破了漆黑的夜空，照亮了整個宇宙，四周的叢林樹幹，在夜風中如山神海怪般左右搖晃……

緊隨着「絲！絲！」聲響越來越急！雨，果然下來了，看情形似乎一時停不下來……

寒冷侵襲着他，雨淋濕了他全身衣服，他心想須找個地方避避雨。

他望了望黑黝黝的四野，風雨呼呼之聲，他心裏不覺打了個冷顫。

一望無際的森林，他又能去那裏找躲雨的地方？但他臉上依然是那麼的冷漠、傲然……

他猛一提氣，如流星飛瀉，快逾閃電，漫無目的地朝前狂奔着。

不知走了多少路，突然，眼睛過處，借着閃電，發現遠處有一間破廟，心裏一喜，加緊了脚程，直向前馳去。

片刻工夫，他已然來到這不知名的破廟門前。

這個破廟的門是虛掩着，他不加思考地用手向門推去。

只聽「呀」的一聲輕響，門已應手而開，他一脚邁入廟裏，一陣陰森森的冷氣倏然襲向他的臉門，饒是他藝高胆大，也嚇得倒吸一口涼氣，他趕忙一定神，運足眼力朝廟內環視一周——

只見這是一間破敗不堪的小廟，方圓不過一丈左右，無數屋頂破的木板與灰塵，倒塌了一地……

這時，石中堅江湖經驗已經不淺——

他爲了防範，一提丹田之氣，功運雙臂，蓄勢待發，凝神靜氣，躡手躡脚地步入廟內，尋一處光綫最暗地方盤膝坐下。

就在他跌坐在地上不久，倏然——他心中似有所悟，雙目一闔，行起功來，片刻工夫他已達到無我忘我之境，眞氣凝聚在靈台方寸之間，頭頂發出一陣陣熱氣，全身似被一叠薄霧籠罩住。

約莫半盞熱茶工夫，驀地裏——

一條白色人影，似乎也是爲了避雨，閃身入了此廟，由於天色太黯，所以根本看不清此人是男是女，但由其背影看來，似有八成像是女人。

這條白色人影，一進廟內，抬頭環顧，一眼就看見了石中堅……

白色人影不覺「噫」的一聲，脫口而出，但石中堅却一無所覺。

白色人影，隔了片刻，緩緩朝石中堅跌坐之處走去，不消幾步，此人已來到石中堅身前一尺之處，停身站住，上下打量着……

倏然，此人反手一舉，就朝石中堅頭部擊去——

但她擧起的右手，却久久擊不下去，突聞她一聲長嘆，緩緩放下了手，低頭沉思了半响，驀地伸手在牆上一陣蠕動，緊隨着身子一縱，奔出廟門，冒着大雨疾奔而去，眨眼間，即消失了人影。

時間轉瞬即逝，黑暗被曙光逐退驅散，這又是一天的開始……

石中堅也在打坐中醒了過來，只見他面色紅潤，精神飽滿，雙目神光一閃即歛，圍繞着身體四周的薄霧白雲，已然消失無形……他張口吁了一口長氣，單指虛點地面，抖掉落於滿身的灰塵，就待擧步朝廟外走去。

倏然——他眼睛在微瞥之際看到了牆壁之上寫着幾行字，他心頭一跳，趕忙向前跨了一步，抬頭望去，只見上面寫道：「你是我所看到的男人中，唯一倖免於死的一個，這是你的福氣，你應該永遠保持住，不過我要警告你，不許你以後干涉我的事，不然，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下面沒有其他字跡。只劃了一支長笛。

冷傲、倔强的石中堅那裏能夠看得進如此狂妄的字眼，暴喝一聲，伸手向牆上虛空一摸，所有的字跡，均消失不見。

（未完・十三）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三鳳閣江玉南和王十姑睹鬥一場，結果將這「老姑婆」制服，請江魚將她護送回家，而三鳳亦被魔敎捉回去，至於「老姑婆」和江魚是否魔敎中人，他們却不知道，只好轉回和金長久會合，經過金長久分析可能他們都是魔敎中人，並訂出防禦之計，嚴坐待敵上門，果然不出所料，來的是小雷音寺二敎主，是一位女子，一身穿素，發出攝魂魔音，使人聽了失魂，怦然心動，帶來四個黑衣少女先和田榮交手，未分勝負，繼而二敎主和江玉南接鬥，用「附骨魔梭」刺入江玉南雙肩，金長久已用塗了狗血的强弩陣，要她取出解藥爲江玉南療傷……

受魔法威脅 求後府劍功

田榮道：「好，別說一件，就是十件八件，兄弟無不答允。」

江玉南道：「萬一我服這藥物，是迷亂神智之物，田兄立刻殺了我。」

這一句話說的聲音很高，在場之人，全都聽得很清楚。

田榮呆了一呆，道：「這個……」

江玉南接道：「田兄如若不肯答允，兄弟決不服用。」

田榮回顧了高泰一眼，高泰微微頷首示意。

那是表示了高泰也同意了江玉南的請求。

田榮黯然歎息一聲，道：「好！兄弟如若眞的殺了江兄，我也不會獨生，我會和高兄找上她，捨命一拚。」

少年三俠，經過了這一段時日相處，彼此之間，互生敬慕，產生了很深厚的感情。

只是三個人都不是善於表達的人，平常時日，瞧不出來罷了。

江玉南服下了白色藥丸。

二敎主忽然微微一笑，嬌聲說道：「江少俠，你放心服用，那是眞眞正正的解毒藥物，不過，你要記住，你如不肯加入魔敎，錯過了今夜，還有明天，我會找你的。」

江玉南道：「如果在下能逃過此刦不死，隨時候敎。」

二敎主望了田榮一眼，道：「現在，你準備怎麽辦？」

田榮道：「二敎主給的是解藥，咱們自然不能不投桃報李，妳們可以去了。」

二敎主一笑道：「金長久，可惜你準備的黑狗血，完全没有派上用場。」

金長久說道：「今天用不上還有明日，只要二敎主肯來，咱們總會有碰上的機會。」

二敎主道：「金塘主如是不敢留難咱們，我這就告辭了。」

金長久道：「二敎主好走，恕我不送了。」

二敎主道：「不敢有勞。」

帶着四婢，快步離去。

望着二敎主的背影，江玉南臉上是一片嚴肅之色。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江兄，你在想什麼？」

江玉南道：「走！咱們到屋裏說。」

金長久揮揮手，示意弓箭手等散去，然後，緊追在江玉南的身後，行入屋中。

屋內，早已經高燃了兩支火燭，火光熊熊，照得一室通明。

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田少兄，這就是咱們太過仁慈了。」

田榮道：「怎麽說？」

金長久道：「你如證明了江少兄服用的是解藥，那就該設法把江少兄送入室中，在下一陣亂箭，說不定可以把她們全留下來。」

田榮道：「人家既然給的是眞正解藥，咱們就應該放人家離開才是，怎的反要留難？」

金長久道：「兵不厭詐，越詐越好，再說，她肯給解藥，那也不是因爲對咱們有了什麼同情之心，而是因爲她們陷入了弓箭的包圍之中。」

江玉南已緩緩解開了身上的衣服。

高泰回顧了江玉南一眼，却對金長久道：「金塘主，你那強弓長箭之上，是不是眞的塗了黑狗血？」

金長久道：「是！」

高泰道：「你幾時殺了一條黑狗，我怎麽一點也不知道？」

金長久道：「這種事，用不着張揚，出其不意，才能够收到效用。」

這時，江玉南已脫下上衣，望着傷處出神。

傷處是一片紫紅顏色，不見血跡，亦不見破洞。

江玉南吁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是什麼暗器所傷？金塘主見識廣博，請仔細瞧瞧。」

金長久仔細看了一眼，搖搖頭，道：「這不是暗器，如若是暗器，也是從來没有在武林中出現過的暗器。」

高泰仔細看了一眼，道：「這實在不像是暗器，但也不是魔法，妖術。」

金長久道：「那是什麼呢？」

高泰道：「是什麼就不清楚了。」

江玉南道：「一道青芒，疾射而至，我擧劍一封，竟然能動作無形，射入我前胸之上，破衣而入，頓然使人感覺到疲困萬端，擧劍無力。」

金長久凝目沉思了良久，突然說道：「我聽一位武林前輩說過，西域大澤中，產一種奇怪的蟲卵，叫作吸血蟲，見血回生，難道會是那一種奇蟲不成？」

江玉南道：「我看她由袖中打出之物，明明是一件暗器。」

金長久道：「那吸血蟲的顏色碧綠，看上去十分醒目，常常會集結於一處。」

高泰道：「牠是死的，還是活的？」

金長久說道：「大概是活的吧，我知道的不多 不過有一種方法，可以試驗出來。」

高泰道：「什麼方法？」

金長久道：「聽說用火罐可以拔出來，咱們試試如何。」

高泰脫口道：「好啊！這件事有益無害。」

在那個時代，火罐是家中必備之物，所以，很容易找到。

在江玉南的前胸傷處，鋪上了一片白色棉布，然後叩上燒熱了的火罐。

半柱香時光之後，拔開火罐，燈光下，可見那白色棉布上，有很細微的綠色小蟲，大部份已經死去，小部份仍在蠕蠕而動。

金長久說道：「不錯，就是這種吸血蟲。」

江玉南道：「那一道青芒，難道全是這些吸血蟲麽？」

金長久道：「照常情推想，吸血蟲卵是一種極不易尋得之物，怎會如此輕易施用。」

田榮說道：「不是吸血蟲，那是什麽呢？」

金長久道：「這就容易了，用麵粉或是極易碎裂之物，兵刃一擋，那道綠芒，就碎成一片粉末，吸血蟲借機攻入了人的身體之中。」

田榮道：「原來如此！」

高泰道：「金兄，這法子很靈，咱們爲什麽不繼續用火罐把江兄身上的吸血蟲拔出來呢？」

田榮繼續不斷的施用火罐，每一次都拔出不少條綠色的小蟲。

田榮笑一笑，道：「江兄，現在感覺如何？」

江玉南道：「輕鬆多了。」

高泰道：「眼看江兄這次敎訓，咱們應該有一次很好的經驗。」

田榮說道：「對，有了江兄這一次敎訓，咱們以後，就應該小心些，凡是魔敎中人打出的暗器，咱們就不要用兵刃封擋了。」

金長久道：「魔敎的伎倆決不至此，他們的暗器中有鬼，兵刄中也可能有鬼，所以，我們要多多當心。」

江玉南道：「金塘主，一刀一劍的硬拚，各憑武功取勝，就算遇上了再厲害的高手，在下相信也可以應付他幾下，但這等鬼蜮伎倆，實在叫人防不勝防。」

金長久說道：「江兄對此事有什麼高見。」

江玉南道：「在下心中一直有一件很懷疑的事。」

金長久道：「哦？」

田榮道：「什麽事？」

江玉南道：「魔敎中人，是不是眞的會魔法？」

田榮道：「一定會。」

江玉南道：「田兄怎能如此肯定？」

田榮道：「鳳媽媽表現出了那些奇術，好像超過了一個人的技術能力。」

江玉南道：「是！鳳媽媽如此，二敎主自然是更高明。」

田榮歎息一聲，道：「想不到世上眞有這等不可思議的詭異事情。」

金長久道：「如若魔敎中人眞的具有魔法妖術，那就非單純的武功所能抗拒的了……」

說完話，兩道目光，盯注在江玉南的

身上，似要等他答覆。

只見江玉南神情肅然，似是正在想一件十分重大的事。

金長久低聲道：「田少兄，問問江少俠。」

田榮奇道：「問他什麽？」

金長久道：「雲頂神府，是武林中一個神秘世家，我想必有人所難及之處。」

田榮點點頭，道：「江兄，如若對方眞的有什麽妖術，咱們也該有一個抗拒的辦法，對麽？」

江玉南道：「我正在想，該不該這樣辦？」

田榮道：「什麽該不該？」

江玉南道：「那位二敎主今日的手段，雖然詭異，但還不算魔法，到目前爲止，咱們還沒有受到眞正的魔法威脅。」

田榮道：「就算沒有受到眞正的魔法威脅，但咱們已見識到了眞正的魔法。」

江玉南長長歎息一聲，默然不語。

田榮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兄，你好像有什麽話，不肯告訴我們？」

江玉南道：「諸位一定想知道麽？」

金長久道：「此時何時！咱們已經生死與共，你還有什麽不肯說的話？」

江玉南道：「唉！在下離開雲頂之時，後府中一個姥姥，特別召我去，問了幾句話。」

金長久道：「問了什麽？」

江玉南道：「她說，就她近日中默察天象的結果，江湖上可能會發生一場大刦，她告訴我，很可能，有一些魑魅魍魎，要在江湖上掀起一天風雨……」

金長久點點頭，道：「這話不錯，就目前形勢而言，確然如此，那位老前輩是否還告訴了你應付之法？」

江玉南道：「是！她告訴我，一旦遇上了會魔法的人，不論武功如何精深，也無法應付魔法。」

金長久道：「對！法術和武功完全不同。」

江玉南道：「那位姥姥送給我一個錦囊，告訴我一旦遇上了魔法，想法子拆開這個錦囊。」

金長久道：「哦！」

江玉南道：「但咱們現在，一直沒有遇上魔法的機會。」

金長久道：「江少兄，你說說看，究竟是怎麽回事？難道，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麽？」

江玉南說道：「金塘主，那只是一封錦囊，打開之後，可能就會沒有什麽效用了。」

金長久道：「不管如何？那錦囊之中，一定會有對付魔法的手段，咱們可以有備無患。」

高泰道：「江兄。這一點，金塘主說的不錯，一旦遇上了什麽變化，那時間，再想打開錦囊，就來不及了。」

金長久說道：「江少兄，你必須相信我們，一旦魔法加身，那實在是來不及的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先打開這個錦囊瞧瞧，如若可以給諸位看時，我就公諸各位看，萬一有什麽不能公開之處，還望諸位多多原諒。」

田榮道：「好！你先看吧！」

江玉南由懷中摸出一個錦囊，拆閱之後，臉色頓然一變。

田榮道：「那上面說什麽？」

江玉南歎息一聲，緩緩把錦囊遞了過去。

田榮伸手接過。

高泰、金長久，都忍不住把頭伸了出去。

只見那錦囊之上寫道：「世有妖術事，並非是不可思議，那是一種修練而成的心靈威力，一種靈異幻術，但並非空泛。你如遇上了這等不可思議的事，請於夜闌人靜時分，焚香南拜，擊破余贈之紅珠，自有妙用。王姥姥手啓。」

金長久點點頭，道：「江少俠，王姥姥給你一顆紅色珠子？」

江玉南道：「是！當贈珠之時，她要我好好的保管，可能有用到之處。」

金長久道：「那紅珠丢了？」

江玉南道：「沒有。」

金長久道：「既然沒有丢掉，江兄發的什麽愁呢？」

江玉南道：「我只是驚異於世間眞有妖術一事。」

金長久忽然哈哈一笑，道：「在下闖蕩了一輩子江湖，見過不少高手，也聽過武林中不少妖異的傳說，但我自己的確沒有見過妖術這件事。想不到，我年近花甲，竟然眞讓我遇上了這種事，只要能開一次眼界，死而何憾？」

高泰道：「金塘主，江兄今夜要擊碎紅珠，就有妙用，那算不算妖術。」

江玉南道：「本來，我一直不相信世間眞有妖術、魔法的事，但我看了王姥姥這錦囊之後，心中忽然半信半疑起來。」

田榮道：「這件事很容易，今夜擊破紅珠，咱們就可以求證了。」

高泰道：「江兄，這錦囊之上，沒有說明不許外人在側，今夜之中，我們也可以看看了。」

江玉南道：「大概可以吧！」

金長久道：「夜闌人靜，咱們看是可以看，但千萬不可亂說話。」

田榮笑一笑，道：「江兄，那王姥姥也是神府中人？」

江玉南點頭道：「是，她是屬於後府的。」

金長久道：「江湖上千百年來，有不少武林世家，但從來沒有一家敢自稱神府，但雲頂神府，却是江湖上所公認，江兄仔細想一想，就不會心存疑惑了。」

田榮道：「有理，有理。」

金長久道：「你們休息一下，我去準備香案，這件事，只限咱們四人知曉，不可假手他人辦事。」

金長久說辦就辦，不大工夫，親自搬了一個桌子行了進來。

桌子上還放着香爐等物。

三更時分，金長久不但自己沐浴更衣，還催着高泰、田榮等一行人沐浴更衣。

江玉南也換了一身乾淨衣服。

這是個無月的夜晚，滿天星光，更點綴出夜色幽深。

陣陣蛙鳴傳來，更感到夜闌人靜。

擺好了香案，江玉南燃起一把香火。

遙對南天，拜了三拜，然後由懷中取出了一顆紅色珠子。

金長久、高泰、田榮，一排横立在江玉南的身後，保持了五六尺的距離。

每個人的神色都十分沉靜。

江玉南初收到這顆紅色的珠子時，並不知道這顆珠子的用處，甚至沒有仔細的看過這珠子一眼。

現在，取出來時，心情却不大一樣。

放在掌心中，很仔細的看了一陣，發覺這顆珠子，非玉非金，毫不知道是什麽東西造成的。

江玉南拿在手中把玩了一陣，暗運內力一揑，紅色的珠子分爲二。

一陣奇烈的香味，突然飄散而出。

這香味之強，江玉南從未聞到過。

遠遠站在數尺的金長久、田榮、高泰等，也都一皺眉頭。

香味很快的擴散，飄送至很遠的地方去。

金長久低聲說道：「田少兄，這香味很奇怪，我走了數十年的江湖，從來沒有聞過這種味道。」

田榮道：「難道這種香味，和召請來此之人有關？」

高泰道：「我想，那位姥姥不會騙我們，咱們等一等吧！」

等了足足有半個時辰之久。

那股散開的香味仍然很強烈。

忽然間，響起了一陣步履之聲，劃破了靜夜。

轉頭望去，只見一個竹杖芒履的老者，緩緩行了過來。

那老者穿着一身黑衣，夜色中，看得不甚清楚。

江玉南、田榮等，都沒有動，直到那黑衣老者行到了香案前面。

金長久側頭望了那黑衣老者一眼，心頭忽然一跳。

那是很老很老的老人，滿頭白髮，蕭蕭如銀，臉上全是皺紋，雙頰也因太老邁、枯瘦，整個一層皮向下垂了下來。

這個人相當的難看，但却有一種莫可言喻的冷厲、威嚴。

只聽那黑衣老者冷冷的說道：「小娃兒，你使用千里香召我來此處，有什麽吩咐？」

江玉南道：「晚進江玉南，來自雲頂神府。」

黑衣老者應聲道：「哦！你有什麽事嗎？」

江玉南道：「晚進離開雲頂之時，王姥姥贈送我紅珠一顆，要我遇上了什麽爲難之事時，擺設香案，揑破紅珠，以求援手。」

黑衣老人道：「嗯！你遇上了什麽爲難之事？」

江玉南道：「晚輩遇上了來自雷音寺的魔敎困擾。」

黑衣老人道：「雷音寺？」

江玉南道：「是！小西天雷音寺魔敎敎主已經親自趕到了此地。」

黑衣老人道：「把王姥姥的錦囊給我看看，行麽？」

江玉南交出了錦囊。

黑衣老人伸手接過，瞧了一眼道：「你們遇到了什麽魔法困擾？」

江玉南說出了身爲綠芒所傷的經過。

黑衣老人笑一笑道：「那不是魔法，那只是一種奇異的暗器。」

江玉南道：「但它已脫離了暗器的範疇。」

黑衣老人點點頭，道：「雷音寺確有很多奇術，只是，他們還未對你們施展而已。」

江玉南道：「未雨綢繆，所以，晚進才斗胆揑碎千里香。」

黑衣老人道：「你準備要我如何帮助你？」

江玉南道：「憑藉眞實武功，晚進們如若敗在對方手中，或是死於對方手下，那也只怪我學藝不精，但如死傷於法術之下，實是心有未甘。」

黑衣老人道：「旁門左邊，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有時候確然很有效果。」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竹筒，放在香案上，道：「明天午時，你去見我。」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他走得不見快速，但一轉眼間就消失不見。

望着黑衣老人消失的去向，金長久低聲道：「江少兄，這是不是神府中人？」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我也不認識。」

金長久道：「怎麽？你也不認識？」

江玉南道：「對！不過，我想王姥姥一定認識。」

田榮道：「這件事充滿着神秘，江兄明天是否要去見他？」

江玉南道：「事已至此，看來，不去也不行了。」

田榮道：「江兄是準備單槍匹馬去呢？還是我們一起去？」

江玉南道：「這個麽？要看過這竹筒中留示再說了。」

取過香案上的竹筒，隨手打開。

筒中果然塞有一片白綾。

展開望去，只見上面寫了很詳細的地址，而且，畫了一個圖形。

白綾後面，寫了一行字，道：「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起來，不過，只限一位。」

江玉南展示了白綾之後，問道：「諸位，決定那一個和我同去？」

田榮搶先說道：「我去。」

江玉南說道：「金塘主和高兄有何指敎？」

高泰笑一笑，道：「既然田兄願去，兄弟同意，但不知金塘主有何意見？」

金長久道：「這種事，福禍難料，田少俠既然佔了先着，那就由他去吧！」

高泰道：「金塘主，咱們留在這裏的人，只怕也不輕鬆。」

金長久道：「是，那位二敎主，隨時會找上來，除此之外，咱們還要防備他們的暗襲！」

放低了聲音，接道：「不過，丐帮中的周鵬已經有信傳來。」

江玉南道：「他說些什麽？」

金長久道：「他說，帶我們去見識一下魔敎中人開設毒店……」

江玉南道：「毒店？」

金長久道：「也就是魔敎吸收中原武

林同道的地方？」

江玉南道：「哦！但不知周鵬是否知曉魔教中的二教主已到了此地？」

金長久道：「我們也是剛才見到，這件事，我還沒有告訴過他，我現在也正在想，是不是應該告訴他？」

江玉南道：「在下覺着，這件事應該跟他說個明白。」

金長久道：「我怕他心生畏懼，再投入魔教之中，反正，他現在還未完全暴露出脫離魔教的事，一旦重返魔教，自是輕而易舉。」

田榮點點頭道：「這件事不能不小心一些。」

江玉南道：「這就有些爲難了。」

金長久道：「這件事諸位交給我吧。你們不用多費心思。」

江玉南道：「好！不論是經驗心機，塘主都比我們高明，這件事，就勞金塘主多費心機了。」

金長久道：「好！這就不要兩位費心了。」

江玉南道：「田兄，咱們走吧。」

金長久道：「現在就走？」

江玉南道：「是！我和田兄還要用一些時間準備。唉！那些準備。必須我和田兄，找一個隱密的地方，只有兩個人的地方，不受驚擾。」

金長久道：「你們難道不能在這地方準備！這裏不是很安全麽？」

高泰道：「對！由我和金塘主替你們護法，難道你們還怕？」

金長久道：「對！再說諸位在此，也好有個照顧。」

江玉南道：「在下的意思，我們還是離開的好。」

田榮道：「爲什麽？」

江玉南道：「第一，這裏可能會遭到魔教的突襲，第二，這裏人手太多，咱們很可能受到自己人的驚擾。」

金長久略一沉吟，道：「旣是如此，兩位就請便吧……」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江兄可否告訴在下，你們在準備什麽？」

江玉南說道：「不論我們明天能否有所收穫，但我和田兄，必須要有一些準備，有一套兩個合手的武功，我要和田兄詳細研商一下，盡一夜之功，使雙方能夠配合。」

金長久道：「原來如此，兩位請先去吧。」

這一夜，江玉南和田榮隱在一座荒凉的樹林中，研演了一套合手劍法。

直到天色將明，金長久和高泰也沒有好好休息，把人手撤離了原處，以防對方的突襲。

但這一夜却在平靜中過去。

第二天中午時刻，江玉南和田榮到達了黑衣老者的地方，那是一處左依小山，右臨水潭的茅舍。

荒野清靜，籬門緊閉。

江玉南低聲道：「我去叫門。」

提高了聲音，道：「末學晚進江玉南如約來訪。」

那茅舍中傳出了那老人的聲音，道：「籬門未拴，兩位自己進來吧！」

江玉南推開了籬門，大步而入。

那老人端坐在正廳中。

他仍然穿着那一身黑色的衣服，微閉雙目，臉上皺紋很多，而直垂下來。

田榮在距離江玉南身後五尺處，停了下來。

江玉南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前輩，在下江玉南，面請教益。」

黑衣老人緩緩睜開了眼睛，道：「那一位是？……」

田榮道：「晚輩田榮。」

黑衣老人道：「哦！你們是否已受到了魔法的威脅？」

田榮生恐江玉南答覆沒有，急急接道：「有！我們已受到了魔法的威脅。」

黑衣老人雙目突然暴射出湛湛神光，道：「江玉南，你可知道，神府弟子，應遵守的戒條麽？」

江玉南道：「晚輩知道。」

黑衣老人道：「你說出來我聽聽。」

江玉南肅容說道：「神府誡律，只有兩條。第一，不得欺師滅祖，第二，不得爲非作歹，雖只有兩條，但這兩條却包羅甚廣。」

黑衣老人道：「你現在爲了對付魔教，必須另習技藝，那是否算是欺師呢？」

江玉南道：「這個，晚輩很難自下斷語，還要老前輩指教。」

黑衣老人沉吟了好一陣，才說道：「唉！江玉南，神府劍法之中，已隱隱含有玄機，你練劍有成，難道一點就體會不出麽？」

江玉南道：「晚輩愚昧。」

黑衣老人道：「你知道老夫是何許人麽？」

江玉南道：「晚輩不知。」

黑衣老人道：「大體上說，老夫也算是神府中人，只不過，你出身前府，我是屬於後府罷了。」

江玉南道：「哦！」

黑衣老人道：「前府承繼了武術正宗，後府却學的是劍道大乘。」

江玉南道：「我在府中，輩份很低，對府中事知曉不多。」

黑衣老人又說道：「所以，我在告訴你。」

江玉南道：「晚輩也在洗耳恭聽。」

黑衣老人道：「你願不願意由前府弟子身份轉入後府？」

江玉南道：「是否有必要？前府中可允許？」

黑衣老人道：「前府和後府，雖然同稱神府，但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前府中人，全以武功求進，後府中人，却是以丹術爲主。」

江玉南道：「丹術？」

黑衣老人道：「是！明白點說，就是接近魔教的手法，資質適合，很快會有傑出的成就，如是資質不對，遇合不巧，窮畢生之力，也無法練成什麽。」

江玉南囁嚅道：「哦！晚進的資質成麽？」

黑衣老人道：「老夫的看法，你還可以，不過，這種事，自然有一番磨難，還得與它有緣，你究竟能成個什麽氣候，我還無法肯定。」

江玉南又問道：「老前輩，你的身份是？……」

黑衣老人道：「別問我，現在是我問你。」

江玉南說道：「是否要先要稟明師長呢？」

黑衣老人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你只要答應我，你是否願意？」

江玉南道：「老前輩，晚進主要的是，想求教老前輩應付魔教之道。」

黑衣老人說道：「我就在回答你這件事情。」

江玉南道：「除了由晚輩轉入後府一途，就無別的良策了？」

黑衣老人點點頭。

江玉南道：「果眞如此，那只有答應了。」

回顧了田榮一眼，接道：「老前輩，晚進不知道後府中的規矩，在下這位朋友，是否需要加入神府門戶？」

黑衣老人搖了搖頭，說道：「他倒不用，後府弟子，比前府的條件更苛刻，更嚴厲。」

江玉南道：「老前輩，難道只有我一個人對抗魔教麽？」

黑衣老人道：「那倒不是，我旣然要你帶他來，自然另有傳授……」

臉色忽然間轉變得十分莊嚴，接道：「這裏有四大戒條，屬於後府弟子遵守事項，你先看看能不能守得住。」

江玉南伸手接過，展開看去。

那是一片白綾，正楷寫出了四大戒條，一目瞭然。

他看完後，躬身說道：「弟子能夠遵守。」

黑衣老人道：「那就好，老夫先帶你去見識幾樣東西……」

目光一掠田榮，道：「小娃兒，你也要做一點事。」

田榮道：「晚輩敬候吩咐。」

黑衣老人道：「守住這座茅舍，不許任何人進來。」

田榮一轉身，道：「晚輩遵命。」

黑衣老人抬頭望了江玉南一眼，緩緩站起身子，道：「你跟我來吧！」

轉身向後行去。

江玉南緊隨身後，行入了後園中一座青石砌成的小屋前面。

黑衣老人推開石屋的黑門，緩步行了進去。

江玉南緊隨身後而入。

黑衣老人回頭推上門戶，石屋中突然間變黑了下來。

黑的伸手不見五指。

江玉南一皺眉頭，說道：「這是幹什麽？」

黑衣老人道：「你坐下來，閉上雙目，等適應這石屋中的黑暗之後，再睜開眼睛。」

江玉南哦了一聲，依言閉上雙目，盤膝而坐。

大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後，黑衣老人才緩緩說道：「可以睜開眼睛了。」

江玉南依言睜開雙目，果然目光巳能適應黑暗。

隱隱間可見室中景物。

江玉南低聲說道：「老前輩，這石屋中放的什麽？」

黑衣老人道：「老夫正要問你，你看到了什麽？」

江玉南道：「劍。我看到了一個木桌上，放了五把劍。」

黑衣老人道：「那不是木桌，那是一張黑石桌子。」

江玉南道：「哦！」

黑衣老人道：「你仔細看看那五把寶劍，有什麽不同？」

江玉南道：「五把劍，長短不同。」

黑衣老人道：「還有什麽不同？」

江玉南道：「好像顏色也不同。」

黑衣老人道：「不錯，你能不能分辨出是什麽樣的顏色？」

江玉南道：「一把紅色，一把白色，一把好像是黑色，還有兩種顏色，我看不清楚了。」

原來，這石室之中，一片黑暗，除了鮮明一些顏色之外，很難看得出來。

黑衣老人道：「不錯，那上面五把寶劍，有五種不同的顏色，但你只看到三種，你只能由這三種顏色中，選出一種。」

江玉南道：「選一種？幹什麽用？」

黑衣老人道：「你先選一種顏色，再問內情不遲。」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白色的看起來清白，我就選白色的吧！」

黑衣老人道：「白色的？」

江玉南道：「是！白色的。」

黑衣老人道：「江玉南，老夫必須聲明，你有絕對的選擇自由，但在選擇之後，你就沒有反悔的自由了。」

江玉南道：「老前輩，我只想請教一件事，希望老前輩不吝賜教。」

黑衣老人道：「你說說看吧！」

江玉南道：「這些顏色不同的寶劍之中，可有什麽不同之處？」

黑衣老人說道：「練法不同，威力也不同。」

江玉南道：「沒有正邪之分吧？」

黑衣老人道：「沒有。」

江玉南道：「那就行了。」

黑衣老人說道：「你是否還準備改變主意？」

江玉南道：「不改變了。」

黑衣老人道：「好！你過去，把那柄白色的劍拏過來。」

江玉南應了聲，行過去，取劍入手，才發覺那把劍很短，只不過尺許左右，心中暗暗忖道：「這柄劍如此之短，會有什麽用處呢？」

只聽黑衣老人道：「這柄白色的劍，在五把短劍中，排在第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而且，初習劍道，應以白色劍光爲主。」

江玉南道：「晚輩承教……」

語聲一頓，接道：「老前輩，晚輩進入了神府之後，習劍時間，不算太長，但也不算太短，但却從未習過這樣的短劍，這把劍的妙用何在？」

黑衣老人微微一笑，道：「不是讓你練一般的劍法，自然不需太長的劍……」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你抽出這柄短劍瞧瞧，這柄劍已爲你所有，除非日後

你有了什麼特別的精進，這柄劍可能要伴你一生。」

江玉南道：「這樣重要麼？」

伸手一按機簧，「卡」的一聲，短劍出鞘。

頓然間，一道寒芒，直逼過來。

這把劍雖然不長，但却是一把十分鋒利之物，劍上隱隱透出霞光。

江玉南點點頭，道：「好劍，在下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利器。」

黑衣老人道：「從此之後，你就是這把劍的主人，也是這把劍的主裁人，此後，你要一刻不離開它。」

江玉南道：「晚輩明白了。」

黑衣老人道：「明白就好……」

沉吟了一陣，道：「現在，咱們去見見那個傳授你劍法的人吧！」

江玉南奇道：「不是你老前輩麼？」

黑衣老人淡淡一笑，道：「你要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江玉南道：「是！在下極希望知道老前輩的身份。」

黑衣老人道：「我的身份麼？是一個看管寶劍的人，我們在內部，被稱作爲劍奴。」

江玉南道：「劍奴？」

黑衣老人道：「對！我們叫做奴，專門看守寶劍。」

江玉南道：「這些劍，都是神府所有麼？」

黑衣老人道：「是！都是神府中後府之物。」

江玉南道：「既是後府之物，爲什麼擺在這裏？」

黑衣老人道：「此事說來話長，但老夫現在沒有時間和你解釋，現在，學劍要緊，咱們走吧！」

江玉南奇道：「老前輩，晚進心中還有很多的問題。」

黑衣老人道：「什麼問題？」

江玉南道：「這些既是神府中的寶劍，爲什麼會存在這個地方？」

黑衣老人道：「這中間的事，很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

江玉南道：「哦！」

黑衣老人道：「有一件事，我要給你說得很清楚，你必須用心聽着！」

江玉南道：「晚輩洗耳恭聽。」

黑衣老人道：「見着那位老人家時，你要一切從命。」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明白。」

黑衣老人道：「好！咱們走吧！」舉步向外行去。

江玉南發覺他走的後門，心中大感奇怪，忖道：「奇怪呀！我們由後門走出去，那田榮如何知曉我們已離開了？」

心中所疑，還未來及開口。

那黑衣老人已經開了口，道：「不用管別的人，他和我一樣。」

江玉南道：「和你一樣？」

黑衣老人道：「對！和我一樣，只能當一個劍奴。」

江玉南道：「老前輩……」

黑衣老人搖搖頭，不讓江玉南再說下去，放腿向前奔行。

江玉南緊追黑衣老人的身後。

只覺那黑衣老人越跑越快，到了後來，簡直如一陣疾風。

江玉南緊追在身後，只跑得滿頭大汗，雙腿發酸，但他仍然咬着牙苦追不捨。

忽然間，黑衣老人停了下來。

那黑衣老人停了之後，面不紅，氣不喘，但江玉南却氣喘如牛。

這時，他才發覺了一件事，自己這身武功，和一個劍奴，竟有着如此之大的距離。

眼前的景物很荒凉，四週都是雜樹亂草，滿生着高可及腰的荊棘。

就在那亂草叢中，偏偏有一幢茅舍。

像是一座久年沒有香火的尼庵。

江玉南大喘過一陣氣後，逐漸恢復了平靜。

黑衣老人緩緩的說道：「你推門進去吧！」

經過了這一陣奔走之後，江玉南實在不敢再存有半點輕視這老人之心，躬身說道：「老前輩不進去麼？」

黑衣老人道：「你是否忘了，你還有一個姓田的朋友？」

江玉南道：「沒有忘。」

黑衣老人道：「老夫要去照顧他。」

江玉南道：「老前輩，這座茅台中是什麼人？」

黑衣老人道：「老夫不是說過了麼？是傳你劍術的人。」

江玉南四顧了一眼，道：「不像有人住的樣子，晚輩如是找不到人，如何通知老前輩見面？」

黑衣老人道：「他知道了這件事，不會不在，進去吧！」

不再理會江玉南，轉身而去。

江玉南望着那黑衣老人的背影消失不見，才伸手一推木門。

進入了大門，才發覺這座荒凉的茅舍相當的寬大。

江玉南行過荒凉的庭院，到了大廳前面。

廳門大開，一個灰衣老者，端坐在大廳之中。

這座大廳相當大，但除了那些老人坐的一張木椅之外，別無陳設，看上去有種不調和的感覺。

端坐木椅上的老人，冷肅的像一座木刻的人，而且，一動不動，實在叫人無法判定他是否已死。

江玉南吸一口氣，緩步而入，撩衫拜倒，道：「晚輩江玉南，拜見老前輩。」

老人雙目未睜，但却開了口，道：「你是神府中人？」

江玉南道：「是。」

灰衣老人道：「雖屬同府，但前後有別，前府行俠，後府練劍，前府不忌名祿，後府却是苦修。」

江玉南道：「晚輩知道。」

灰衣老人道：「你選過寶劍了？」

江玉南道：「是！晚進選的是一支白色寶劍。」

灰衣老人道：「白色的短劍？」

江玉南道：「是！」

取出短劍，雙手奉了上去。

灰衣老人接過白色的短劍，仔細瞧了一眼道：「你自己選的？」（未完．28）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